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金剑雕翎

(上)

 **BOOK**
网络资料 非纸类

卧龙生真品全集
金剑雕翎 上
(台湾)卧龙生著

前 言

在我国众多的小说题材中，武侠小说是比较突出的一种，它山藏海纳，无所不包，天文、地理、人文、数艺，皆入其中，也溶入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辨是非、讲道义，锄强扶弱，舍己为人的侠义情怀，以及正义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尚武精神。

大部分武侠小说的故事内容，浅显明朗、易读易解，事件似是就发生在距你不远的地方，但你如认真的去思维求取，却又迷蒙飘渺，似有若无。我喜爱这种迷蒙的美，也喜欢那如梦如幻的感受，所以，我爱看武侠小说，也看了很多的武侠小说。

看的太多了，就忍不住也写了起来。我从事武侠小说写作的过程，就是这样简单。当然，我也可以找出一个伟大的理想，来美化一下写作的动机，看起来就心怀大志了。

武侠小说容易写，因为它取材容易，只要具有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多看些武侠小说，都可以提笔写作。听到的传奇故事，看到的奇人异事，都可以溶入小说之中，随手拈来，俯仰皆是。是故，武侠小说一旦行销流畅，大批武侠小说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真是万箭齐发，其势壮观。可惜的是这些大都不是创作者的成品，而是东抄西凑的怪诞作品，牛头接在马嘴上，看的人莫名其妙，倒尽了读者胃口。

近年来行走国内各地，发现盗版之风甚盛。这种做法，破坏了原著形象，也打破了市场规范。盗印者旨在赚钱，成书了事，错漏不予补正，也不理会读者反应，不付稿费，劣纸印装，省了很多成本，大量占据市场，形成了劣帮逐出良帮，造成了正当出版商的痛苦，创作者也受到极大伤害。

也有一些好书，借用了卧龙生名字出版，细阅内容，才发觉多本出于名家手笔。这些人已有了良好的创作声誉，想不出盗版者为什么要弃置原作者的笔名不用。

更为可怕的是盗名欺世的伪书，一些黄黑色的作品，内容诲淫诲盗，充斥血腥暴力，文字也粗俗不通，也借用卧龙生名字出版，而且还杜撰了香港卧龙生和台湾卧生龙的区别。事实上卧龙生只有一个，香港的作家群中，也无人以卧龙生作为笔名。也有自认聪明的伪书制造者，以卧笼生、卧龙笙，蒙混耳目，更是画蛇添足，欲盖弥彰了。

这些书非出自一社一地，粗略的查访了一下，竟有十余家出版社参与了制作伪书行列，出书百余部，有六七百本之多，胆大妄为，令人惊叹，对卧龙生个人戕害之深，真是断肠泣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亦极可观。

希望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卧龙生全集之后，能滞止伪书在市场横行，不能再以卧龙生之名欺骗读者。彻底的灭绝伪书，恐还需读者大力支持，不买不看，伪造者无利可图，自会烟消云散。

大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全集，一共三十九部，是我至 1995 年 3 月为止的全部著作，排出于全集之外的，均非我的创作。这是个非常明确的界限，希望读者给予支持，指教。

卧龙生

1995 年 10 月于西安

为卧龙生真品全集写序
中国武侠小说
研究会会长宁宗一

金秋北京，首届海峡两岸武侠小说研讨会在西山卧佛寺举行。中华各地的著名武侠小说作家、评论家和出版界人士齐集一堂，共同探讨中国武侠小说的地位与价值，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武侠小说创作的趋势和走向，这无疑是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

根据大会组委会的安排，决定由我来做开幕词，尽管我知道这是一般学术研讨会的通例，但它还是“逼”我思考了一些问题，所以我的发言一开始就提出了这样的看法：

侠和儒的文化心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影响，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前贤和时俊大多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潜藏着儒的影响，而民间社会中的平民百姓又多闪动着侠的影子。其实，在众多知识分子中间，对侠也同样独有深爱，所谓“欣赏其斑斓的色彩与光圈”也。事实上，侠的精神与对侠的崇拜，已积淀成中华民族的“一种寄希望于痛苦之中的遗传基因”了。而武侠小说的生成，可能就是这种“基因”的物化。

这段话我确实是有感而发。在我任教的大学中，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中都拥有一大批武侠小说的读者群。而博士和硕士诸生中更有同好。至于教师群更不分老中青，都能找到同道。我个人的欣赏趣味固然不足为凭，但武侠小说拥有一个较高文化水准的读者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武侠小说并非如一些宣传文字所言，都是格调不高，乃至导人向善的坏书，并非只能对无知青少年“卖卖野人头”。当然，谁也不否认，武侠小说中也有高下之分，也有把“武”渲染成血淋淋的暴力，把“侠”写成恶棍等等劣制品。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喜看高水平的武侠小说的热潮却长盛不衰，这，就自有其社会心理方面的诸多原因了。所以在我那篇即兴的“开幕词”中，说出了我读那些武侠名篇的审美感受，而目的仍然是为还武侠小说以应有的文学地位

大声呼吁：

……这种英雄文字最有价值的魅力，不仅在于它的想象力的丰富和情节的传奇性，更在于那文字背后含茹的精神气质，以重然诺、讲气节、轻生死、蔑视封建王法、救人厄难、惩办奸宦、热爱祖国河山等等。因此，在传世的武侠小说的杰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毅、蛮勇、有力量、有血性的世界。这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可能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他们却往往是性格上的巨人。这些刚毅、剽悍、勇健的斗士，富于个性，敏于行动，无论为善还是作恶，都是无所顾忌，至死方休。它们往往诱发读者十分强烈的感情：或促人奋发昂扬，或迫人扼腕悲愤；或令人仰天长啸，或使人悲歌慷慨。这正表现了杰出的武侠小说作家的一种人生态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毅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美，是巾帼的豪情。这美就是意志、个性、热情和对理想境界的不断追求。这无疑是另一种价值准则的判断，而这恰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壮美的一面。

令人十分快慰和兴奋的是，'95北京武侠小说研讨会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刚刚结束不到两个月，我就确切地听说西安的太白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卧龙生先生的武侠作品全集，这无疑是继海南的梁羽生作品集、三联的金庸作品集和珠海的古龙作品集后的又一庞大的工程，这对于喜爱武侠小说，特别是对卧龙生情有独钟的读者来说，不啻为一件功德无量的举措。

略熟悉出版界情况的读者，大都知道，卧龙生先生作为台湾武侠小说作家中早期即著名的“三剑客”之首，他的大名当然具有强大的诱惑力，所以盗用“卧龙生”之名出版的武侠小说真是络绎不绝，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以至真正的卧龙生饱受声名之累。太白文艺出版社此次经过认真清理，又经卧龙生先生亲自认定，出版这样一套卧龙生真品全集，真乃是功德无量的事。从容观意义上说，这是在武侠小说出版领域的一次打伪活动，也必然是对一切“伪卧龙生”的一次大曝光。

卧龙生作品的整体基调是呈现中国人的灵魂——大勇、大智、大德。正直、真诚、博大、傲岸、深沉、热情是他笔下人物的生命核心和人格力量之所在。卧龙生善于把他的人物置于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的生死边缘，或是感情危机的白热点之中，或是与环境剧烈冲撞难以自拔的瞬间，然后去刻画或讴歌他们的搏斗、追求、夺取，直到人物战胜对手和战胜自我，从而登上精神新岸。总之，在卧龙生的武侠世界中，有豪气与无豪气，有血性与无血性，有力度与无力度，关键并不在于场面和环境的描写是否火爆，是否有气势，又多么九转回肠，而在于他笔下人物的心灵深层结构中有没有克服迷惘、犹豫和软弱的力的激流。如果我们能深入到卧龙生先生的创作心境中去，我们会感知到，在浑象而蕴藉的艺术风度里，表现出这位著名小说家的一种人生态度，即对人性的礼赞，对正气的渴望，对智性的欣赏，对勇与力的追求。

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多贯穿着对人性的有意味的描述。面对书中几位女性人物，他的笔触能极准确地把握那回肠荡气的情愫，并顺水推舟地把它变成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动力（见《金剑雕翎》、《飞燕惊龙》、《金笔点龙记》、《天马霜衣》）等。同时这也就决定了他的作品节奏富于变化：时而金戈铁马，雷霆震击，时而凤管鸾弦，光风雾月，紧张杀伐之际，插入抒情短曲，即使着墨不多的几笔粗线条的勾勒，也能摇曳多姿。这种不简单地追求传奇之奇，而写出心灵的真实，是极见匠心的。

卧龙生在他设置的善恶并存、光影交错的大千世界中，总能打破一刀切的常规，写出人物性格的组合性。他的小说人物最成功之处就是把人物的内心矛盾、性格中的冲突、心理上的扭曲综合地表现出来。我特别喜爱卧龙生笔下的不少男子汉形象，他们都被写得十分真切。因为作者能把笔触深入到男子汉气概的内部，揭示内在善与恶的两种人性的交锋，粗犷的外部性格和深沉忧郁的心理特质、外部生活的缺憾和内在心灵的冲撞，交织起大生命的苦痛与欢欣，充满了原始的质感，读后令人心灵为之震撼。见（《剑气洞彻九重天》）

卧龙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国学根底深厚，学识渊博，但他从不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他对新思潮极敏感，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气息已有所吸收。他当代意识极强，因此在说传奇故事的同时，有意识地运用了现代小说的某些技法，使作品在颂美匡恶、除恶扬善的传统立意中，浓淡相宜地融入和泼洒了不少现代生活的哲理色彩。仅就小说技法来说，卧龙生不满足于情节单一的故事，而喜欢采用多条线索，对列式结构组织素材，由单向审视变为立体审视，变封闭式叙事为开放式、辐射式的布局。众多的人或事的交替穿插、时序错位的叙述以及空间缠绵的展示，不单纯追求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因果性，所以反而使小说的传奇性更加浓郁。仅从这角度来说，卧龙生的一些优秀代表作完全可与世界高品位的通俗文学读物和畅销书媲美。

总之，我读卧龙生先生的作品总体感受是：他是以智者的沉思与幽默掩盖着心的沉重，在侠和平凡的人生状况的描写中，升华出他对宇宙、自由、生命、人的玄思默想，正是这些不易一下子为人发觉的深层意蕴，才是他给予他的读者最有价值的审美感应，他的独特贡献也许正在这里。

当然，卧龙生先生的作品并不都是成功的，即使成功之作，也如研究者所说“因为其经常涉及杂学的解释而枝蔓较多，略显杂沓。”另外，卧龙生有时在追求量时而忽视了质的标准，粗疏、简陋之作也有一些。当然任何作家都有得意之笔，也有失意之笔，不过不尽如人意的瑕疵，毕竟不能掩盖卧龙生的实力和成就。人们毕竟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认识到了他的襟抱、道德、学问、才气和文章。

1995年11月26日

内容提要

十名武林顶尖高手相约进入“禁宫”比武，数十年过去了，这些人再未出现江湖。正、邪各派掌门人，都想一探“禁宫”之秘，希冀能获得十位高手的武功手录，以便扬名或称霸江湖。但禁宫在何处，却扑朔迷离，无处寻觅。忽有传闻能够打开“禁宫”之门的“禁宫之钥”出现江湖，立即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各派为争夺“禁宫之钥”互相残杀……

黑道梟雄沈木风，以百花山庄为据点，以高强的武功欲图灭掉各大派而统一江湖。刚刚出道的少年侠士萧翎，误入百花山庄，沈木风为降伏萧翎，设下重重陷阱，使这位身负绝技、胸存正义的少年，遭到各派人物的堵截围杀。

百花山庄大宴群豪，正然觥筹交错之际，忽现刀光剑影，正邪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正道侠士陷入了重围之中……

该书情节曲折，故事紧凑，语言流畅，是一部很好的武侠名著。

金劍雕翎

第一回 天涯飘来血舟

八月，秋汛初至，湘江水盈，灌满了丹桂村旁的长碧湖。

深夜，湖心月影正沉浮。

湖畔，桂子频飘香。

一阵唧呀的橹声，划破了湖面的寂静，一艘画舫，缓缓由东方驰来。

船头端坐着一个轻袍暖帽的老者，一个四旬左右的美妇人，紧傍那老人身侧而坐，一个十二三岁的童子，依偎在那妇人的怀抱。

迎面江风送过阵阵寒意，那中年妇人轻扯一下身上披的锦缎披肩，掩在那孩子的身上，慈母的关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

那老人端起身前木几上的香茗呷了一口，笑道：“翎儿睡了吗？”

那中年妇人启唇一笑，低头瞧了瞧怀中熟睡的儿子，道：“睡了。”

那老人缓缓站起身子，仰望明月长长吁一口气，道：“三十功名尘与土，一片冰心在玉壶。”声音幽沉，隐隐合着英雄末路的凄凉。

那中年妇人淡然一笑，接道：“夜深了，咱们该回去啦！翎儿着了凉，又要愁煞人。”

那老者颌首挥手，正待命舟子掉转船头，突见一艘灯烛辉煌的巨舟，双帆张风，直驰而来。

那巨舟似是已失去控制，随着风向，直向画舫撞了过来。

画舫上掌舵人似是驶航的老手，不待主人吩咐，立时一转主舵，画舫向侧旁避去，另一个舟子，却急奔向船头，扬起手中竹篙，口中大声吆喝道：“伙计，睁着眼睛往上撞，什么意思？”他一连吆喝数声，始终不闻那巨舟上有人相应。

舟子心中大急，挥篙向那巨舟之上点去。

这时，江风威势已弱，巨舟吃那竹篙一点之力，登时向一侧偏了过去，两只船擦身而过。

那轻袍老者一直背着双手，看着这一幕惊险的经过，神色镇静，毫无畏惧之容。

那执篙大汉，眼看巨舟几乎撞上画舫，对方却似浑如不见，忍不住大声叫道：“喂！你们还有一个活人没有？”

任他喝骂叫嚷，仍不闻有人相应。

长碧湖占地百亩，四周生满了深可及人的芦苇，那双桅巨舟，方向一偏，撞入了芦苇之中。

那卓立在船头上的老人，看得心中一动，暗忖：看这巨舟似已无掌舵之人，难道没有人吗？但见那辉煌的灯火，似又不像无人乘坐，心头大感奇怪，扬声吩咐那掌舵的舟子，说道：“把船驶近那巨舟瞧瞧！”

那中年妇人似想阻止，但却终于忍了下去。

驾船的舟子一转舷，把画舫驶近，紧傍那巨舟停了下来。

那轻袍老者望着那巨舟上辉煌的灯火，凝神静听了片刻，回头对站在船头手执竹篙的舟子说道：“这巨舟，有些奇怪，你攀上船去瞧瞧。”

那舟子躬身一礼，领命而去，放下竹篙，攀上巨舟。

轻袍老者背手卓立在船头上，仰望着明月出神。

突听一声尖厉的惊叫，那攀上巨舟的舟子，踉跄奔回，扑通一声，跌入了湖水之中。

那轻袍老者微微一皱眉尖，一撩长袍，向巨舟之上攀去。

那中年妇人怀抱中熟睡的孩子，亦被这一声尖厉的呼叫惊醒，霍然由慈母怀中站了起来。

迎面江风，飘过来一阵浓重的血腥气味。

老者停下了脚步，重重地咳了一声：“有人在吗？”目光转处，只见一条黄色的剑穗，随风飘动，长剑从一个华衣人后心洞穿前胸，深钉入了舱门处板壁之上，直没至柄。

烛火照耀，清晰可见那华衣人的侧面，那是一个年轻人，惨白的面色却无法掩去他那英俊的轮廓。

轻袍老者微微叹息一声，举步向舱中行去。

布设华丽的船舱中，一片惨象，桌倒椅翻，血迹处处，距舱门不远处，伏卧着一个中年大汉，后脑裂开，早已气绝死去。

轻袍老人黯然叹息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好一幅凄惨的景象。”

转眼望去，只见靠窗处，站着个黑衣长衫大汉，双腿直立，两手十指深入板壁之中，骤见之下，极似一个人扶着板壁而立，仔细看去才可看出此人早已气绝多时，全身僵直，只因十指深深插入了壁板之中，才使他的尸体不倒。

此人全身不见伤痕，但口鼻之间，却不停地滴着鲜血。

辉煌的灯火，照着三具死状各异的尸体，构成了一幅恐怖绝伦的画面。

深夜血舟，寒风打窗，那老者虽然胆气逼人，也不禁由心底泛起一股寒意，摇摇头叹息一声缓步向舱外退去。

突然间，由船舱一角中，传过来一声微弱呻吟之声。

呻吟声虽然微弱，但听在那轻袍老人的耳中，却有如急雷骤发，惊得全身抖动了一下，停下了脚步。

他缓缓转过身子，目光环扫，搜寻船舱。

只觉那三具死状不同尸体的形态，愈看愈是恐怖，不禁心头惶然，正待回身退出，又是一声微弱的声音传来。

这一声，他听得异常清晰，由那微弱的呻吟，可分出那是个奄奄一息受了重伤的人，所发出的呻吟。

轻袍老人犹豫了一阵，眉宇间泛现出坚定之色，说道：“劫后余生，奄奄待毙之人，老夫岂能见死不救。”一撩长袍，重入舱中。

凝神望去，只见船舱一角的暗影处，倒卧着一个蓝衣妇人，长发散乱，

满身血迹，上半身依靠在舱壁的木板上，不禁顿生怜悯之心，转身奔出舱外，招来两个舟子，卸下了一扇舱门，抬起那重伤妇人。

烛光照耀之下，只见她面色惨白，双目微闭，鲜血湿透了大半幅衣裙。

突然间，她睁动一下微闭的双目，发出一声重重的呻吟，就借身子转动之势，疾快地伸出手去一拂，一盏油灯斜斜地倒了下去。

她臂上本已受了数处创伤，这强行伸手一拂，震动了伤口，鲜血泉涌而出。

她紧咬着玉牙，强忍着伤痛，缓缓闭上双目，汗水从她苍白的脸上滚了下来。

两个舟子不过刚把那重伤的妇人移上了画舫，那双桅巨舟突然冒出一阵浓烟，火舌闪闪，穿窗而出，强劲的夜风中，火势迅速的蔓延开去。

那轻袍老人打量了那延展的火势一眼，沉声说道：“快划开去。”

两个舟子急急放下那重伤少妇，合力摇橹急驶而去。

那少妇眼见大火已成，那艘双桅巨舟，已然难逃火劫，心头一宽，赖以支持重伤的精神力量，亦随着松懈，晕了过去。

当她醒来之时，发觉自己正躺在一间布置十分雅致的卧室之中。

紫檀大床上，铺着厚厚的褥子，四面紫绫壁，梳妆台上，放置着一面两尺多高的铜镜，右首壁角，垂吊着一盏白绫宫灯。

一看之下，立时可觉着这是一个十分豪富的人家。

突然间，室中一亮，垂帘起处，缓步走进一个风姿绰约的中年妇人，穿一身青布衣裙，但掩不住那高雅的气度。

只见她缓步走近木榻，脸上泛现出讶然之情，道：“啊！你醒过来了。”

蓝衣妇人轻轻叹息一声，道，“难妇承蒙相救，还未拜谢救命之恩。”挣扎欲起。

哪知这一动，震动了伤口，只觉全身一阵剧痛，不禁一皱眉头。

那中年妇人，急急摇手说道：“唉！你全身都是刀伤，不宜挣动。”

蓝衣妇人黯然说道：“如非夫人搭救，难妇恐早已没了性命，大恩不言报，这番情意，难妇当永铭于肺腑之中就是。”

那中年妇人摇头说道：“不用说感谢的话啦！福祸旦夕，风云难测，人生在世，谁无危难。你尽管安心休息，寒舍人口简单，居所甚静，虽非豪富，但多上三五个人吃饭，也不要紧。”

蓝衣妇人接道：“难妇还未请教夫人上姓？”

中年美妇笑道：“我姓萧。”

蓝衣妇人道：“萧夫人。”

萧夫人摇头笑道：“快不要这般称呼，我也许长你几岁，如不嫌弃，那就叫我一声姊姊吧！”

蓝衣妇人略一沉吟，道：“夫人抬爱如何担当得起。”

萧夫人轻轻叹一口气，道：“妹妹的伤势极重，不宜多劳神说话，外子

已入城替你配药去了。”

蓝衣妇人心中大受感动，热泪盈眶地说道：“咱们素昧平生，夫人这般对待难妇，叫难妇粉身碎骨也难报答。”缓缓闭起双目，两行清泪顺腮淌下。

她似是突然回忆起一件什么重大的事情，刚刚闭上双目，忽然又睁开眼来，说道：“敢问夫人声，难妇乘的那艘双桅帆船，可还停在湖中吗？”

萧夫人摇头叹道：“烧啦！唉！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但你那双桅帆船，尽付一炬，连那满湖芦苇，也被烧去，最可怜的还是那停泊在湖畔的几艘渔舟，也被那蔓延的火势烧毁，火势燃烧足半夜之久，你那艘双桅巨帆，早已化作劫灰。”

那蓝衣妇人眨动了两下圆圆的眼睛，默然不语。

善良的萧夫人只道那蓝衣妇人心疼巨舟，赶忙接口安慰道：“财帛身外物，你也不必为那惨遭火劫的巨舟心疼了，寒家人口单薄，不妨长留此地。”

蓝衣妇人道，“多谢夫人的垂爱。”

萧夫人望望她身上的刀伤，黯然摇首，退出室外。

那蓝衣妇人充满着痛苦的脸色，这时泛绽出一丝微笑，闭上双目睡去。

当她再次醒来时，天已入夜。

木案上高燃着一支红烛，熊熊的火光，照得满室通明。

宽敞精雅的卧室中，除了美丽的萧夫人，多了一个身着青缎长袍，面色严肃的老人。

烛光下，一个细磁的药碗，热气还蒸蒸日上腾。

那脸色严肃的老人，目光一掠木榻，劈头第一句就对那蓝衣妇人道：“你身受九处重伤，仍能保得性命，实出老夫的意外。”

蓝衣妇人道：“得蒙恩赐援手，使难妇幸脱死劫。”

老人摇摇头，说道：“老夫虽然粗通医理，但像此等重伤，实有无能为力之感，但你却能平安度过，目下看来已无大碍，待伤口弥合之后，再养息一段时日，或可康复。案上药物，费我不少心思，服过之后，还望你能屏绝心中杂念，好好睡上一夜，对你伤势，不无小补，明晨老夫再来替你把脉。”

说完，背起双手，缓步走出了卧室。

萧夫人端起药碗，行近榻边，低声说道：“外子为人，心慈面冷，对人素来不会说客气之言，还望妹妹不要怪他才是。”

蓝衣妇人急道：“夫人言重了，救命之恩，深如东海，难妇虽死，亦难报万一……”

萧夫人微微一笑，接道：“妹妹请喝下这碗药汤。”

蓝衣妇人叹道：“难妇落魄之人，怎敢和夫人平辈论交，承蒙抬爱，已然心领。贱名云姑，请夫人直呼贱名。”

萧夫人笑道：“妹妹虽受重伤，风采仍然可见，如若我猜想不错，妹妹必然出身大家，不是个俗凡之人。”

云姑轻叹一声，不再答语，接过药汤吃下。

数日的疗养，云姑大部伤口已合，人已可下床走动。

她从萧夫人的口中，得知了萧大人乃是一位廉正的御史，因弹劾权臣，被陷害关入天牢，被一位武林高人所救，埋名归隐林泉。宦海凶险，已使他再无心仕途，每日垂钓、莳花，乐度余年，夫妇两人，膝下只有一子。

又过了一月时光，云姑伤势已经痊愈，多日相处，她已和萧夫人成了闺中密友，但她却绝口不谈自己的身世来历，对那火劫巨舟，也似忘去一般，从未再提过。

萧家人口简单，除了夫妇二人和一个孩子外，只有一个追随萧家多年的老家人萧福，一名长工和一个婢女。

萧大人那一艘画舫，也毁于那次大火之中，原来雇用的两个舟子，也辞工他去，一座宽大的庭院，就只有这几个人。

那长工除了修整花木，做些粗工之外，从不进后院一步，因此，使这花树环植的内院中，更显得分外寂静。

这日中午饭后，云姑突对萧夫人说道：“愚妹伤势已好，长日无事，太觉闲散，我那姊夫，既喜清静，倒不如把令郎交我课读，也让我消磨这漫长的时光。”

萧夫人沉吟了一阵，笑道：“妹妹有此用心，那就有劳费心了。”

云姑知她心中甚多怀疑，也不解说。

次日上午，萧夫人带了孩子来拜见老师，云姑虽然谦辞再三，孩子仍然行了拜师大礼。

萧大人虽然归隐林泉，但治家依然极为严谨，云姑虽由萧夫人口中知道萧家只有一个独子，但自从她清醒之后，就从未见过那孩子之面，在她记忆之中，那萧大人也只来过一次，这数月来，她见的只是萧夫人和一个十八九岁的婢女。

萧夫人带孩子拜见过云姑之后，拉着云姑一只手，亲切地说道：“妹妹，这孩子天资不弱，悟性极高，只是先天不足，身体虚弱一些，有劳妹妹多费心了。”

云姑微微一笑说道：“姊姊但请放心，我自会全心全意的照顾他。”

萧夫人长长叹息一声，道：“妹妹，千万不要误会我的用心，你该打的尽管打，该骂的尽管骂，这是玉不琢不成器……”

云姑目光一掠孩子，接道：“姊姊放心，我看他峥嵘秀拔，禀赋本厚，日后成就，绝不在姊夫之下。”

萧夫人叹道：“你那姊夫，生平行事，太过方正，得罪了很多权门中人，不得不归隐林泉，埋名这丹桂村中，读书莳花自娱，以遣岁月。他因宦海受挫，看破利禄，不愿独子再涉足功名，平日虽也肯教翎儿读书习字，但读的却不是治世经典，而是诗词歌赋，佛道星卜，随兴之所至，想到什么，就教他什么，是以十一二岁的孩子，却学了一肚子奇怪的东西……”

云姑笑道：“姊夫没有教错，不论翎儿日后是否将涉足仕途，这些学问，

都该知道一些的好。”

萧夫人回顾了孩子一眼，道：“翎儿，好好听云姨的教训。”

说罢回身缓步而去。

云姑也不劝留，起身相送，回身关上了房门。

这座书房，足足两大间，除了一张木桌，两张竹椅之外，就只有一套茶具。

两扇木窗，正对花园，盆菊盛放，素梅含苞，点缀出初冬景色。

云姑仔细打量了孩子两眼，只见他肌色黄中微现青色，不禁暗自一叹，道：“这孩子幸亏遇上了我，要不然只怕他难以活过二十……”

心中念转，口中问道：“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那孩子道：“我叫萧翎。”

云姑笑道：“这名字起的很好，振玉翎，总是飞腾之兆，但愿你能光耀门庭……”

萧翎摇摇头，说道：“爹爹替我诊过脉，说我活不过二十岁，只要我学些杂学，再过两年，他还要带我游玩名山胜水，纵然死去，也不算枉虚此生。”

云姑先是一怔，继而淡然一笑，道：“这些话，你可曾告诉过妈妈吗？”

萧翎道：“没有，爹爹再三告诫于我，要我不能告诉妈妈，爹爹说，妈妈若知道此事，定然要痛不欲生。”

云姑微微一笑道：“翎儿，你可怕死吗？”

萧翎道：“不怕，爹爹说生死由命，勉强不得。”

云姑笑道：“但死有重如泰山，轻如鸿毛之分，一个人虽然应有生死不足留恋的胸怀，但也应有坚强的求生意志。”

萧翎垂下头去，讷讷地说道：“我不愿看到爹爹伤心。”

云姑突然一整脸色，那娇艳的脸上，似是陡然间罩上了一层寒霜，一字一字地缓缓说道：“孩子，你如听我的话，就可以不死了。”

萧翎双目一瞪，道：“当真的吗？”

云姑道：“自是千真万确，但有一件，我教你什么，不许告诉爹娘。”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好吧。”

匆匆时光，转瞬间又过了两月。

没有人知道在这两个月之中，云姑和萧翎在那两扇木门紧闭的书房之内，做一些什么。

但有一点使萧夫人大为放心，萧翎那虚弱的身体，似是逐渐强壮起来，脸上也泛现出红润的光采。

萧大人淡泊世情，虽觉翎儿大异往昔，但他不愿多问，萧夫人眼看爱子身体强健起来，高兴地心花怒放，哪里还去多管闲事，盘根究底，查问翎儿从云姑那里学了一些什么。

这一天，腊月二十三日，萧夫人梳洗刚完，忽见萧翎急急冲进房来，叫道：“妈妈，云姨走啦！”萧夫人吃了一惊，道：“什么？”萧翎道：“云

姨留下了一张便笺，悄悄走了。”萧夫人急急接过便笺，只见上面写道：

难妇既蒙相救，又蒙夫人垂爱，视同姊妹，劫后余生，本应留府竭尽绵薄课教翎儿，以报再生之德。唯难妇另有要事，必须亲去处理，本欲明告，又恐盛情相留，迫于情势，只得留书拜辞，恩德永铭五内，结草衔环，但祈有图报之日。临行不胜依依，情非得已，唯恳宏量海涵。

书上萧夫人妆次

云姑拜留萧夫人一口气读完留笺，不禁叹道：“这怎么行，她一个妇道人家，在这等深冬岁暮之时……”忽听步履声响，萧大人启帘而入。

萧夫人正急得没有主意，一见萧大人入内便急急说道：“老爷请看，云姑留字走了。”

萧大人摇头道，“不用看啦，此乃必然之事。”

伸手接过留笺，扯的粉碎，放入袋中。

萧夫人呆了一呆，道：“你干什么？”

萧大人道：“此笺留它不得。”

萧夫人道：“为什么？”

萧大人长长叹息了一声，沉声道：“偶然突发，不可臆测之事，正如暑日降雪，江水逆流，总非吉兆，此事既已时过境迁，不提总比提的好。”

这性情耿介的老人，虽然完全不知江湖间事，但久居宦海，毕竟人情练达，阅历丰富，似乎已看出此事的不祥与凶险。

萧翎呆呆地瞧着他父亲，突然轻轻一叹，道：“依孩儿看来，云姨绝对不会走的，孩儿迟早会见得着她。”

萧大人面色一沉，轻声责道：“小孩子知道什么。”

但无论萧大人如何责骂于他，这童子心中，却始终抱着一种奇异的信念，认为云姑绝对不会就这样抛下自己而去，他终究必能再见得着她。

他虽年龄幼小，但凡是下了决心的事，却从无更改。

此后数日，他一直痴痴地倚门守望，不管寒风如刀，瞪着两只圆圆的眼睛，瞧着那被白雪所掩的道路，萧夫人纵然时时拖他回房，但只要眼睛一瞬，他便又跑了出去，家人们都知道他素来任性已惯，不敢劝拦。

残冬岁暮，昼短夜长，五日时光似乎过的比往常分外迅快。

除夕前数日，瑞雪纷飞，正是丰年兆端，萧翎披了件轻裘斗篷，戴着顶宽边貂帽，和往日一样的，早饭方罢，便匆匆赶来门外，倚篱而立，遥望着那无边无际的白雪出神。突听一声长长叹息，来自身后道：“小主人回去吧，大雪封路，严寒砭骨，道途不见行人……”

萧翎回头望去，不知何时萧福已到身后，一皱眉头，怒声接道：“谁要你管我了，快给我回去……”

喝叫声中忽然瞥见一条人影，冒着风雪而来，不禁心头一喜，大声叫道：“来了，来了，我早就知道云姨不会弃我而去的。”

声音中充满着喜悦。

萧福呆了一呆，随着他的目光望去，果见那积雪的道路上踉踉行来了一条人影，身形婀娜，显然是个女子。

如此严寒之中，人们身披重裘，犹觉寒冷，但这女子身上衣衫却是褴褛单薄，狂风中衣袂飘飘。

人影逐渐接近，面目已清晰可见，原来是一个十六七岁的青衣少女，长发散垂，脸色铁青，风雪中娇躯不住的颤抖着，显然，她已耐不住这砭骨的寒风。

萧翎欢颜顿敛，失望地叹息一声，正待回身而去，忽听那少女啊哟一声尖叫，身躯摇了两摇，倒卧在冰雪地中。

萧福黯然叹息一声，道：“好可怜的孩子！”

他语气之中，虽然充满着怜悯之情，但人却站着不动。

雪如鹅毛，就这瞬息的工夫，那倒卧在地上的青衣女子，已然被大雪埋了半个身子。

萧翎略一犹豫，大步行了过去，拂开她身上的积雪，伸手拉着她一只手臂，高声叫道：“喂，你快站起来，我扶你到我家中，去避风雪。”

萧福急步行了过来，道：“唉！大少爷，这等寒风大雪，只怕她早冻僵了。”

萧翎道：“纵然冻死了，咱们也要收她的尸骨。”

萧福苦笑道：“这两天来，老爷夫人，已甚烦恼，再将这位姑娘抬回去，只怕老爷……”

萧翎双目一瞪，大声道：“老爷怎样，我爹爹岂是见死不救的人，快将这位姑娘抬回去，什么事都由我担待。”

他看这女子之面，不知怎地，但觉这女子眉目之间，似乎和自己颇为熟悉，无形中便生出了亲近之心，是以坚持要把她抬将回去。

老萧福看他面上的神情坚定，心知拗他不过，长长叹息一声，伸手抱起那女子，大步向府中走了进去。

他饱经沧桑，老于世故，知道老爷、夫人这几日正为着云姑之事心神不宁，本不敢再以这等闲杂之事，前去打扰。

哪知方自走入院中，偏偏就遇着了萧夫人，不禁心神一震，躬身说道：“这位姑娘，冒风雪赶路，耐不住寒苦，倒卧雪中，只要加件衣裳也就好了，老奴立刻打发她上路。”

萧夫人慈样的目光，在这女子面上凝望了两眼，忽然轻叹道：“这女孩子可怜兮兮的，身子又单薄，咱们好歹也得留她住上几天，待这场大风雪过了，再好送她上路。”

萧福唯唯应了一声，萧翎已从她身后窜了出来，一把抱住了萧夫人的右臂，笑道：“孩儿早知道母亲不会责怪于我……”

在这除夕之夜，由于连日风雪不住，寒气更甚，萧大人夫妇由萧翎相陪，围炉取暖，忽见人影晃动，那青衣少女，缓缓走了过来。

她经过一日夜的养息，体能尽复，烛光照耀之下，只见她嫩脸匀红，长发垂肩，虽是布衣荆裙，但掩不住如花容色，嫣然风姿。

她抖抖身上积雪，举步入室，遥对着萧氏夫妇拜了下去，轻启樱唇，说道：“难女拜谢夫人救命之恩。”

萧夫人仔细打量少女一阵，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请起。”

青衣少女道：“多谢老爷、夫人。”

萧夫人膝下无女，见她容貌姣好，心中甚是喜爱，举手一招，说道：“孩子你过来。”

青衣少女依言走了过去，紧偎在萧夫人身傍而立，低垂螭首，柔声说道：“夫人有何训教？”言词清楚，一派大家风范。

萧夫人侧目相顾，愈看愈觉喜爱，拉着她一只手儿，笑道：“孩子，快坐下来，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孤零零一个人冒着这大风雪赶路？”

青衣少女秀目眨动了两下，两颗晶莹的泪珠，顺腮而下，幽婉说道：“难女姓岳乳名小钗，千里寻母不遇，孤女天涯，慈亲何处，断肠岁月，飘零身世，如非老爷、夫人恩赐援手，难女早已埋骨风雪之中。”

她声音娇婉，言词凄然，神情又那般楚楚动人，只听得萧夫人幽幽长叹，黯然垂泪。

萧大人却是面色肃然，徐徐问道：“令堂行踪，姑娘可已知晓了吗？”

岳小钗缓缓抬起头来说道：“家母行踪四方，远在天涯，近在咫尺。”

萧大人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倒是有心人了。”

岳小钗道：“难女寻亲情切，尚望老爷海涵。”

萧翎自岳小钗入室之后，一直留神打量于她，此刻突然插口说道：“爹爹啊！这位姊姊好像云姨。”

萧大人沉声叱道：“小孩子家，胡说什么？”

萧翎不敢再言，一伸舌头，默不作声。

萧夫人仔细看去，果然发觉岳小钗眉眼轮廓，酷似云姑，不禁一呆，道：“翎儿说的不错啊，这岳姑娘当真是有云姑的七分风华。”

萧大人轻轻叹息一声，道：“你们再谈一会吧！我要回书房去了。”起身缓步而去。

萧翎目睹爹爹离了大厅，不禁胆气一壮，望着岳小钗道：“可惜云姨已在六七日之前，留书而去，唉……如若你早来几日，见到我那云姨，就知我说的不错了……”

话音微微一顿，又道：“不过，我相信云姨，总有一日会回来的……”

岳小钗道：“但望公子说的不错。”

萧翎道：“你如无处可去，最好能在我们家里住下，待云姨归来，你就知我所言非虚了。”

岳小钗道：“如蒙得允收留，难女愿充侍婢，侍奉夫人、公子。”

萧翎摇手说道：“不行，我这样大了，哪里还要人伺候，你照顾我妈妈

一人，也就行了。”

岳小钗星目一转，回身对萧夫人跪拜下去，道：“难女多谢夫人收留大德。”

萧夫人急急说道：“家中人口不多，姑娘如肯留此，老身极是欢迎。”

一夜天变，雪住云散，大地春回，岁序更新，万里晴空，捧出来一轮红日，这是一个美丽的新年早晨。

萧翎穿着一身新衣，缓步出室，他自得云姑传授了内家上乘坐息之法后，不但弱体易强，而且不知不觉中，已奠下习武的根基，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抬头望去，只见一袭青衣的岳小钗，正在打扫着庭院内的积雪。

她的动作，轻灵迅快，片刻工夫，偌大一个庭院中的积雪，已全部打扫干净。

只见她缓缓回过头去，望着萧翎嫣然一笑，道：“公子早。”慢步直行过来。

日光照耀着她艳红的嫩脸，玉人白雪，相映生辉。

萧翎见她面目身段，无处不像悄然留字而去的云姨，不禁看的一呆。

岳小钗看到他呆呆望着自己的木然神情，心中微生羞意，盈盈一笑，道：“公子为什么一直望着小婢？”

萧翎长长叹息一声，道：“你长得太像云姨了，唉！如你再大上几岁，那我就无法分辨了。”

岳小钗脸色微变，但不过一刹那时间，又恢复了镇静的神色，缓缓转身而去。

萧翎这几日来，一早就跑到大门口，倚门遥望等待着云姑归来，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一直认为云姑绝不会决绝地离他而去。

但此刻，他突然有着失望的感觉，岳小钗的音容笑貌，虽然酷似云姑，但却无法代替那云姑给他的慈爱呵护，在他纯洁的心灵里，已开始尝受思念的忧苦。

他信步茫然而行，走进了书房。

这地方，萧翎已数日未来，室中摆设依然，云姑却如黄鹤。在这里，他得到了云姑慈母般的惜爱，在这里他学得云姑上乘内功的坐息之法，他虽然还未完全了解云姑传授上乘内功的妙用，但他却知道自己一向虚弱的身体，突然强健起来，都是云姑所赐，一缕孺慕的怀念之情，已深植在他心中。

睹物思人，不禁黯然闭下双目，依照云姑传授的坐息之法，开始练习起来。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突然被一声砰砰的脆响惊醒。

睁眼望去，只见岳小钗脸色惨白，一对明亮的眼睛，怔怔地盯在窗上，手上的茶盘，跌落地上，一只细磁茶碗摔的粉碎。

萧翎怔了一怔，道：“你怎么啦？”

岳小钗如梦初醒一般，举手理一理鬓边垂下的散发，缓缓转过身来，说

道：“你那走失的云姨，可就住在这书房中吗？”

她虽然极力想使自己镇静，但仍然无法平复下激动的心情，声音微带着颤抖，言不由衷。

萧翎虽然觉着她这几句话，说的十分突然，但仍然摇头答道：“云姨住在这书房左侧，这地方是她伴我读书的所在。”

岳小钗道：“云姨对你很好吗？”

萧翎道：“太好了，所以我一直想念着她，唉！但愿她能够早日回来。”

岳小钗强忍着心头酸楚，说道：“但愿如此。”

伏身捡起地上的木盘碎杯，黯然退出书室。

萧翎智慧过人，目视岳小钗异常的神情，心中忽然动了怀疑，站起身来，行近窗前，仔细瞧了半天，却是瞧不出一点可疑的事物，心头纳闷，随手打开了窗扇。

但见满园白雪，遍地琼瑶，几株腊梅，盛放雪中，阵阵梅香，随着寒气，直透入室中。

忽然间，人影一闪，疾快的隐入了覆雪积压的花丛之中。

匆匆一瞥之间，颇似那岳小钗的背影。

萧翎好奇心大动，急急奔出了书房，直追过去。

白雪地上，留下了浅浅的足痕，萧翎依着足痕，追寻过去。

绕过丛丛花树，行到了花园一角，雪上的足迹突然消失不见。

萧翎停下了身子，抬起头来，四外张望了一阵，但见蓝天如洗，艳阳高照，哪里还有丝毫的痕迹可寻。

他举起手来，拍拍脑袋，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就奇怪了，她跑到哪里去了呢？”

目光转处，突然发觉了相距自己停身四五尺外的白雪地上，有一片三尺大小的洞口。

这是一口水井，在萧翎的记忆中，早已枯竭甚久。

这地方是萧家宽大的花园中，最为冷僻的一角，即是那修剪花树的长工，也甚少到这角落里来。

一种奇异的感受，使萧翎不自觉地向井口行去。

一缕凄凉的哭声，由枯井中传了上来。

萧翎心中一阵剧跳，探首向井底望去。

阳光照射下，隐约可见井底的景物。

只见一团活动的黑影，缓缓在井底蠕动，凄凉的哭声，就由那黑影发出，若断若续，娇婉动人。

萧翎穷尽了目力，凝注良久，才看出那正是岳小钗，在她的身前，似是还有一个人，但那人静坐不动，有如泥塑木雕一般，对岳小钗那凄凉的哭声，竟然是听而不闻。

哭声愈来愈凄凉，声声断人肠。

萧翎凝神静听，已隐隐听出那哭声中夹带着轻微的娇呼道：“女儿晚来了一步，竟无法再见……娘面……”

萧翎被那哭声所动，心头恻然，两行泪水，滚下双腮，不自觉的举起右手衣袖，去拂拭脸上的泪水。

他本是双手撑地，探首下看，雪地寒冷，双手早已冻木，右手一抬，全身重量，陡然失去了平衡，啊呀一声惊叫，直向枯井之中跌去，人类潜在的求生本能，使萧翎不自觉伸手向两侧乱抓。

这本是极快的一瞬，萧翎心中还未来及转动生死的念头，突觉身体被一股柔和的力量，托了起来，一阵淡淡的幽香，扑入鼻中。

定神望去，发觉自己躺在岳小钗怀抱之中，她一双清澈大眼睛之中，仍然不停滚落出泪水。

萧翎镇定了一下慌乱的心神，挺身站了起来，目光一转，忽然惊叫一声“云姨”，和身扑去。

一只素手，横里伸来，挡开了萧翎的身子。

耳际响起岳小钗幽凄的声音，道：“公子不可造次，我娘已气绝死去了。”

萧翎只觉胸口上，似乎突被人重重的击了一拳，气血上涌，满脸涨的通红。

这一连串的惊险变故，已使萧翎有些茫然无措，呆了半晌，才静下慌乱的心神，回顾了岳小钗一眼，道：“云姨是你的妈妈？”

岳小钗拂拭一下涌出的泪水，黯然点头应道：“生身亲娘。”

萧翎揉揉眼睛望去，只见云姑盘膝闭目而坐，玉簪插发，脸色艳红，衣着整齐，面目如生，顿觉一股怨气冲了上来，怒道：“你胡说什么？可是欺侮我年纪小，没有见过死人吗？云姨往常打坐之时，也是这般模样，哪里是死了……”

岳小钗摇头接道：“公子哪里知道，我娘内功精深，又服了保尸灵丹，是以她的遗体不坏。”

萧翎突然大叫道：“我不相信你的话，云姨好端端的，怎么死在这枯井之中，云姨……云姨……”他一连大呼数声，不闻相应之言。

萧翎这一闹，岳小钗悲痛的神志，似是清醒了甚多，幽幽说道：“她永远不会答应你了，唉，公子养尊处优，不解武林中事，一时之间，我也没法子对你解说清楚……”

微微一顿，又道：“公子最好能镇静一些，不要惊动了府上之人。”

萧翎目光中充满了怀疑，望着岳小钗，缓缓说道：“云姨当真死了吗？”

岳小钗强行压制的悲伤，又泛起一阵波动，热泪夺眶而出，说道：“死了，我如能早来几日，还可见我娘最后一面。”

萧翎双目投注在云姑脸上，瞧了又瞧，道：“云姨一点也不像死去的样子。”

说着缀缀伸出手去，探向云姑的鼻间。

萧翎的手有些微微的颤抖着，脸上显露出惊怯和怀疑混合的奇异神情。

岳小钗也不再阻拦于他，但目光却盯注在他的手上，以防他损坏了云姑的尸体。

萧翎手指慢慢地触到云姑的脸上，只觉如触铁石，冰冷僵硬，果然已死去多时，怔了一怔，突然放声哭了起来。

岳小钗强忍悲苦，低声说道：“公子快请止声，不能惊动了府上之人。”

萧翎举起衣袖，拂拭了一下脸上泪痕，道：“云姨真的死了，我要告诉爹妈，好好的厚葬她。”

岳小钗摇头说道：“此事不能惊动令尊大人，我要把我娘的尸体悄然运走。”

萧翎道：“你要运她到哪里去？”

岳小钗道：“我娘已留下遗言，要我把她的尸体，送往别处。”

萧翎道：“我越想就越糊涂了，云姨好好的怎么突然死了呢？唉！我知道云姨不会弃我而去，但却未料到她竟然死在枯井之中。”

岳小钗道：“我娘遗书之中，已然说明，你们对她恩义深厚，不能连累到你们，要我把尸体偷偷运走，送往一处安全所在。”

萧翎茫然问道：“什么地方？”

岳小钗道：“公子不解江湖中事，也不知武林人物姓名，我纵然告诉你，你也是无法明白。”

萧翎道：“那姊姊就要走了吗？”

岳小钗点点头道：“我要把母亲的尸体，送到她指定之处。”

萧翎突然一整脸色，庄庄重重地说道：“我也要 go。”

岳小钗吃了一惊，道：“不行，此去路途遥远，而且凶险重重，公子如何能随我冒险。”

萧翎流下泪来，说道：“云姨待我好，她死了我岂不该送她下葬。”

岳小钗道：“公子的盛情，小婢这里心领了。”

萧翎心头大急，扑通一声对云姑尸体跪了下去，道：“云姨视我如子，爱惜呵护，无微不至，姑娘何拟是我姊姊，唉！你以后别叫公子。”

岳小钗道：“那要小婢如何称呼？”

萧翎想了一想，道：“我小你几岁，你就叫我兄弟吧！”

岳小钗道：“这个小婢如何敢当。”

萧翎道：“这有什么不可，你大我小，咱们姊弟相称，那是天经地义的了。”

岳小钗听他说的诚挚，不忍再出言拒绝，微微一叹，道：“公子这等说法，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萧翎仰脸望天，沉吟了良久，忽然把目光投注到岳小钗的脸上，求道：“姊姊，请你带着我一起去吧！”

岳小钗道：“兄弟快些请起，此事得从长计议。”

萧翎道：“姊姊可是讨厌我吗？”

岳小钗道：“哪里话，家母身受活命之恩，我感激还来不及。”

萧翎接道：“那你为什么不带我走？”

岳小钗道：“此去路途遥远，而且凶险重重，何况兄弟又是孤子，如若我带你远行，岂不要急煞两位老人家了吗？”

萧翎缓缓站了起来，凝注着面目如生的云姑，沉吟了一阵，道：“爹爹早已知我难活过二十寒暑，那是不会多管我了，慈母情深，只怕是不放心我远走天涯。”

岳小钗道：“父母在，不远游，兄弟读圣贤书，想是早知道了。”

萧翎道：“爹爹教我读书，博杂的很，佛道卜医，无所不包，而且他早有心愿，要带我畅游名山胜水，行万里路，纵然知道要随你远行，也不会阻拦于我，只要想个法儿，使得我娘安心，那就行了。”

岳小钗仰脸望望天色，道：“兄弟先请回去，我要走也得先行准备一下，今天是不行啦，你也借这段时光，好好想上一想，咱们晚上再作决定。”

萧翎暗暗想道：“我只要暗中瞧着这口枯井，她无法运出云姨，那她就无法避开我的耳目了。”

他抬起头来，只见井口高达一丈有余，四周又无攀手借力之处，如何能够凭空而上，不禁发起愁来，说道：“如若有人在井外花树之上，结下一条索绳，垂入井中，咱们就可以爬上去了。”

岳小钗淡淡一笑，暗道：他虽是童子之言，但却亏他能想得出来这个法子。当下接道：“兄弟请闭上双目，我送你上去。”

萧翎心中暗想：这样高的削壁，除了生出翅膀飞上之外，如何爬得上去？他心地乖巧，虽然存疑，却是不肯多问，缓缓闭上双目。

原来他早已打好主意，要暗中看看岳小钗如何把自己送出这一丈多高的枯井。

只听岳小钗道：“兄弟小心了。”

她双手齐出，按在萧翎的两肋之上，轻轻说道：“不要怕。”萧翎只觉一股强猛绝伦的力量，自肋边翻腾而起，整个身躯，被那强力捧了起来，眨眼间，目接白雪，寒风扑面，人已出了枯井。

岳小钗跟踪而起，双手轻轻一拉，接住了萧翎向下沉落的身子，低声问道：“兄弟，害怕吗？”萧翎大大地喘一口气，道：“有一点怕，不过现在不怕了。”

他目光一转，望着岳小钗，神色庄重地说道：“云姨待我好，我心中一直惦念着她，如今云姨死了，我必得为她送葬，咱们相约之事，一言为定，姊姊可不能骗我，悄然弃我独去。”

岳小钗怔了一怔，道：“兄弟如若真的随我而去，岂不要害你爹娘担心。”

萧翎摇摇头，道：“送葬了云姨之后，我就立时回来，我留下一封书信，给爹爹说明就是。”

岳小钗缓缓点点头，道：“好吧！今晚上三更时分，我去找你。”

萧翎转身而去，头也不回的绕过花丛隐失不见。

岳小钗望着萧翎的背影，心中感慨丛生，忖道：他去时头也不转一次，那是相信我定然不会欺骗他了，娘在遗书之上，虽然要我好好的照顾于他，却是未曾说明是否要带他离家。萧家待我娘恩义甚厚，既不能弃下萧翎不管，又不能当真带他而去，使两位老人家尝试失子之痛。心念回转，竟是难以打定主意。

萧翎回房之后，急急写好一封暂时告别爹娘的书信，收拾几件衣物，打成一个包裹，藏在床下，他虽然从未离家远行过，但常听爹爹谈起出门之事，心中早有了梗概。

他盼望着早一些日落西山，又盼望这一天长过一年，想到和岳小钗此番离去，不知何日才能归来，重见爹娘之面，转念又想到此去定可大大的观赏一下沿途风光，长些见闻，心中胡思乱想，悲喜交集。

他心中思潮汹涌，哪里还有睡意，一直坐到了三更时分，还不见岳小钗来，不禁大为焦急起来，正待出室寻去，忽听窗外传进来一个柔和的声音，道：“兄弟，睡醒了吗？”

萧翎急急跃起，抓起了藏在床下的包裹，奔出室外。

果然是岳小钗应约而来，接过萧翎手中包裹，低声说道：“兄弟，我带着你走。”拦腰抱起了萧翎，疾行如飞。

萧翎看她纵跃之间，有如飞鸟一般，七八尺高的围墙一跃而过，心中大是羡慕，暗道：我如能练成和她一般，才算不虚此生。

岳小钗身法奇迅，转眼间已入荒野。

这是个无月的深夜，一天繁星，遍地白雪，寒风度骨，吹得人陡生寒意。

陡然间，岳小钗停止奔行之势，柔声说道：“兄弟上车去吧！”

萧翎抬起头来看去，只见一辆黑篷马车停在白雪地上，寒风中，黑篷微微波动。

岳小钗打开车帘，放下萧翎，说道：“我已在车中替兄弟铺好了被褥，你等了半宵，想已十分劳累，赶快睡一会吧。”也不容萧翎答话，立时放下垂帘。

这车篷似是用着很厚的黑布作成，垂帘一落，再没寒风透入。

车中更是黑暗，伸手不辨五指，萧翎搓搓冻得有些僵硬的两手，说道：“姊姊不进来吗？”

车篷外传入岳小钗的声音，道：“我还要驱车赶路，你自己好好的休息吧。”语声未落，轮声辘辘而起，车已驰动，萧翎闭上双目，休息了片刻，再睁眼，已可见车中景物，只见右角处，重重白绫，裹着云姑的尸体。

云姑仍然是端坐的姿态，微闭双目，靠在车栏上，神态仍是那般安详，就像她往日打坐一般，毫无死后的恐怖形状。

只听岳小钗的声音，重又传了进来，道：“兄弟，小心些，不要碰着了

你云姨的尸体。”声音微微一顿，又道：“你心中害怕吗？”

萧翎振振精神道：“不怕，云姨和活着一般模样。”

岳小钗长叹一声，不再言语，篷车却突然加快，向前奔驰。

萧翎体质素弱，虽得云姑传授了上乘内功，但因他与生俱来的先天缺陷，练武不能急进，云姑费了数月苦心，也不过使他一向孱弱的身体，强了一些，这日经过一天半夜的劳心未眠，早已疲惫难支，轮声催眠，不知不觉间，昏昏睡了过去。

朦胧之中，被一阵低微的哭声惊醒，他生来智慧过人，幼小便务旁学，心思甚是机灵，人虽醒来，却是不肯稍动，悄然启开双目望去。

只见岳小钗跪在云姑尸体之前，泪水泉涌，哭得甚是伤心，只是声音十分低微，显是怕惊醒了萧翎。

在她的身侧，放着一张香笺。

一线日光，由那黑篷缝隙中，透射进来，萧翎目光转动望去，只见写道：“不能让他大哭……大笑，情绪激动……”下面折叠起来，无法看到，上面却被盖在身上的被子挡住，看这几句话，没头没脑，也不知说的哪个，萧翎心中暗想：这张香笺的字迹，似是云姨手笔，定是她的遗书了，不自禁抬起头来。

岳小钗耳目何等灵敏，只因心中伤痛过深，神志已有些迷乱，不知萧翎醒来，但萧翎身子一动，立时警觉，素腕伸动，先取去身侧的香笺，举起衣袖拂拭了一下脸上的泪痕，回过头来，笑道：“你睡好了？”

她伤痛母亲之死，但却又极力逃避着不愿使伤痛之情，落在萧翎的眼中，不胜悲苦中，忽然盈盈一笑，更见凄凉情态。

萧翎爬起身来，对云姑拜下去，岳小钗却伸手拦住了他，柔声道：“兄弟你要干什么？”

萧翎道：“我要拜拜云姨的遗体。”

岳小钗道：“不用啦，你如一拜，只怕又要引起我的悲苦之情，现已天色过午，只怕你腹中早已饥饿，咱们下车进些食物吧。”也不容萧翎答话，一掀车前垂帘，牵着萧翎走下车去。

只见阳光耀目，耳际闻水声淙淙，马车停在一片树林旁边，一株老树根旁，三块大青石上架着一只铁锅，锅下枯枝高烧，阵阵香气，扑入鼻来。

岳小钗拉着萧翎，坐在老树根上，笑道：“妈妈生前，常教我烹饪之术，你看姊姊的手艺如何？”

原来那车中运着云姑尸体，岳小钗怕露了马脚，势将引起麻烦，不敢在店中食宿。

两人匆匆食过一顿野餐，萧翎赞不绝口，夸奖岳小钗烹饪的手艺。

岳小钗收了锅碗，扶着萧翎登上马车，就林中几株大树之上，划些记号，才登车而去。

萧翎看她划的字不像字，图不像图，叫人无法辨认，心中虽觉疑问重重，

但却强自忍下不问。两人一车，行了数日，这日中午时分，到一个大镇之上，但见人马往来，十分热闹。萧翎腹中饥饿，但这几日来一直和岳小钗食宿在荒野，虽然不解，想她必有用心，也不敢提出饥饿之事，强自忍下饿火，可是两匹拖车健马，几日来未得好食，体力大感不支，嘶叫一声，卧了下去。岳小钗一皱眉头，低声说道：“兄弟，咱们吃点东西再走。”萧翎喜道：“我早就有些饿了。”

两人下了马车，找了一座客栈，岳小钗吩咐店家，带着两匹马去，好好的饲喂，和萧翎拣了一处靠窗的位子坐下。

突然间响起一阵急促的马蹄之声，两匹疾奔快马，急驰而过。

马上两个大汉，都佩带着兵刃，寒冬天气，跑得两匹马汗水淋漓。

忽见那当先一匹马上大汉，陡然一收缰绳，急行如飞的奔马，陡然人立而起，长嘶一声，停了下来，江南文风鼎盛，文士多不善骑，眼看此人骑术如此精湛，街上行人都不禁喝起彩来。彩声未绝，忽又传出惊叫之声。原来后面一匹健马，不料前行之人，陡然停了下来，急马狂奔，收势不及，连人带马撞了上来。

只见那当先停马大汉，百忙之中，突然回身一掌，直向急奔的健马推去，众人惊叫声中，那健马急奔之势，竟被那大汉一掌给挡了下来。彩声雷动中，两个大汉齐齐翻身落马，望了那黑篷马车一眼，目光四处扫射。

只听一个大汉说道：“在这里了。”松开手中马缰，大步行入店中，直对岳小钗走了过来，抱拳一礼。

岳小钗神色镇静，微微一耸柳眉，道：“你们急什么呢？”

那大汉似是自觉形态太过莽撞，尴尬一笑，放缓脚步行来，垂手而立，低声说道：“我见得姑娘留下暗记，匆匆追来……”

岳小钗玉手一摆，道：“什么事，等会儿再说不迟。”

那大汉心中似是有甚急话要说，但却轻咳了一声，硬给咽了下去。

这时，另一个大汉，已拴好两匹健马，跟入店中，恭恭敬敬对着岳小钗施了一礼，行了过来。

萧翎打量那两个大汉，都在三旬左右，黑绸紧身小袄，足登薄底快靴，一个背上斜斜背着一柄单刀，一个斜背一对判官笔，神态威武，气度不凡，但对岳小钗却似有着深深的畏惧，执礼甚恭。

那当先入店，身背单刀的大汉，似是憋不住胸中的话，忍了一阵，低声接道：“姑娘的行踪已然败露，强敌即将跟踪而至。”

店中客人虽有好奇之心，但见那两个佩带兵刃的大汉，神态威猛，只怕惹来麻烦，不敢多看。

岳小钗神情微变，大眼睛眨了一眨，缓缓说道：“你们快用酒饭，咱们尽快登程。”

两个大汉腹中似甚饥饿，招来酒饭，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一餐饭匆匆食毕，算了酒钱，牵过马匹，立时启程赶路，那佩刀大汉接

替了岳小钗，扬鞭驰车，身背判官笔的大汉，紧紧随在车后。这几日，岳小钗一直驭车而行，萧翎一个人闷在车中，此时两个人对面而坐，萧翎不禁多瞧了两眼，只见她娇靥泛愁，柳眉微锁，凝目沉思，似是正在思忖一件重大之事。

轮声辘辘，车行极快，片刻间出了市镇。

岳小钗突然抬起头来，目光凝在萧翎的脸上道：“兄弟……”

萧翎微微一怔，道：“什么事？”

岳小钗道：“咱们行踪已然败露，恐已难免要有一场生死难卜的恶战。兄弟不是江湖中人，犯不着和我们冒此凶险，姊姊之意，先把你送往一处安全所在，不知兄弟意下如何？”

萧翎摇头接道：“不行，我要和姊姊走在一起，纵有什么凶险，我也不怕。唉！我爹爹早已告诉我，难活过二十岁，我今年十二岁了，也不过还有八年好活，早死几年打什么紧。”

岳小钗本想强他离去，但转念想到母亲遗书中相嘱之言，要好好善待于他，此子先天之中暗带缺陷，纵然授以上乘内功心法，亦不能在短期内疗治好他与生俱来的暗疾，两年之内，绝不能使他大悲大喜，情绪激动，能度过两年时间，内功基础深奠，当可挽救他早夭之命。如若强行撵他下去，势必大伤其心，岂不害了他的性命；慈母遗命，岂可有违……

萧翎目睹岳小钗沉思不言，忍不住说道：“姊姊，你在想什么？”

岳小钗道：“兄弟定要随我同行，必须答允我两件事情。”

萧翎道：“什么事？”

岳小钗道：“不论遇上什么凶险之事，未得我允准，不许你接口插言，轻举妄动。”

萧翎道：“我不言不动就是。”

岳小钗道：“还有一件，不论你看到了什么悲苦、高兴之事，都不能大哭、大笑。”

萧翎奇道：“这为什么？”

岳小钗道：“不要问为什么，你如不肯答应，我就立时派人送你回去。”

萧翎道：“好吧！我答应。”

岳小钗道：“你好好坐着休息。”一掀垂帘，跃出篷车。

但闻车外传进谈话之声，只是声音太过低微，听不清说的什么。

第二回 剑光挫凶徒

萧翎只觉马车行速，逐渐加快，车身颤动剧烈，似是行驰在一条崎岖的山道上。

突然间，马车停了下来，岳小钗掀帘而入，抱起了云姑的尸体，低声对萧翎说道：“兄弟，你跟我来。”

萧翎跳下马车，抬头看去，只见远山凝翠，峰岭起伏，不远处一丛修竹中，露出来一间茅屋。

岳小钗急急向茅屋行去，萧翎用出了全身气力，紧追在岳小钗的身后，绕过翠竹，到了那茅屋前面。

只见柴扉紧闭，一片寂然。

岳小钗举手在那柴扉之上，叩了两下，肃然而立。

足足等待一盅热茶工夫，才闻那室中传出来一个苍老低沉的声音，道：“什么人？”

岳小钗道：“晚辈岳小钗。”

茅屋中响起一声深长的叹息，道：“老身已十年未见宾客，纵是故人之女，也不愿破例相见，你回去吧！”

岳小钗急急说道：“晚辈之母，已然谢世，遗体现在室外，万望老前辈看在亡母份上，破例……”

遥闻一声厉啸传来，打断了岳小钗未完之言。

茅室中响起了一阵竹杖着地的嗒嗒之声，柴扉呀声而开。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妪，手握竹杖，紧闭着双目，骨瘦如柴，一脸堆满皱纹，当门而立。

岳小钗放下了云姑的尸体，恭恭敬敬对那老妪拜了下去，道：“叩见老前辈。”

那老妪现身，有如木雕泥塑一般，动也未动一下，岳小钗拜伏地上，亦似懵然不觉。

萧翎心中暗暗想道：这老太婆好大的架子。

只见那老妪缓缓伸出枯瘦的手指，慢慢推动柴扉，道：“老身已见到你了。”

岳小钗道：“老前辈破例赐见一面，晚辈感激不尽。”

那老妪冷冷接道：“你要见我一面，现在见过了，你还不走，等待什么？”

岳小钗道：“晚辈还有一件事相求，万望赐允。”

那老妪神色冷漠，凝立不语。

岳小钗凄然说道：“家母负伤死亡，遗书要晚辈把她遗体送往衡山一位故人之处……”

那老妪仍然是静静的站着，不动不言。

岳小钗看她没有反应，接道：“在晚辈记忆之中，老前辈乃家母生前极

少的故友之一，年前家母亦曾带着晚辈来此拜访，但因老前辈闭门谢客，不敢惊扰，徘徊门外良久，才带晚辈离去。今日家母已作古人，晚辈依照遗嘱，送灵衡山，不想消息走露，招来敌人追踪铁蹄。晚辈死不足惜，但恐伤到家母遗体，万望老前辈破例恩准晚辈寄灵于此，也好放心拒敌。”

那面容冷肃的老妪，似是被岳小钗言词所动，已将关上的柴扉，突又大开，道：“看在你死去母亲的份上，我允你存灵七日。”

岳小钗道：“老前辈恩泽广被，幽明同感……”

她目光一掠萧翎，接道：“晚辈想留下这位兄弟，照顾亡母遗体……”

那老妪冷冷接道：“洗心茅舍，从未有过三尺童子涉足……”

萧翎看那老妪的冷漠神情，心中早已气愤，只是不便发作，此刻再也忍耐不住，高声说道：“我不要留在这里。”那老妪不再理会两人，缓缓回身而去。

岳小钗低声对萧翎道：“兄弟不要闹，咱们处境险恶，追踪之人，个个武功高强，姊姊自己就无信心胜敌，只怕无能兼顾于你了。”

萧翎一挺胸，庄重地说道：“我不怕。”

岳小钗看他神色坚决，大有视死如归之概，不禁呆了一呆，抱起云姑尸体，放入柴扉之内，回身向林外行去。

萧翎紧随在岳小钗的身后，亦步亦趋。

那辆黑篷马车，仍然停在崎岖的山道上，两个随行的大汉，正在焦急地等待着。

岳小钗拉着萧翎，跳上马车，素手一挥，道：“咱们走！”走字出口，车已起行，迅快如飞的向前奔驰而去。

车行不过百丈，突听一声沉如雷鸣的吼声，由后面传了过来，道：“停车！”

岳小钗盘膝坐在车中，闭目养息，对那传来的喝叫之声，恍如不闻。

萧翎忍不住动了好奇之心，探出车外，向后望去。

只见三匹快马，风驰电掣一般追来，倏忽之间，已追到车后。

萧翎看那三骑快马，都跑得满身大汗，显然是经过一段遥长的跋涉而来。

当先一骑快马离篷车还有一丈左右，马上三人，却突然飞跃而起，人离马鞍，捷如飞鸟，悬空打了一个筋斗，人已越过马车，脚落实地，拦住了马车的去路，右掌一挥，猛向那驾辕的快马头上劈去。

驭车之人，正是那身背单刀的大汉，只见他左手一收缰绳，正在奔行的马车突然一偏，右手长鞭挥处，疾速向那拦路大汉右小臂上抽去。

萧翎仔细看那拦路大汉，竟然是一个身着黑色长衫的老者，颌下留着四五寸长的花白山羊胡子。

只见他身体闪动，陡然间向后退出八尺，避开了大汉一鞭，仍然拦在车前。

萧翎看这几人与飞车相搏的惊人举动，不禁心神向往，忘了害怕。

一只素手，探出车外，抓住了萧翎的右臂，硬把他拉入车中。

萧翎望了岳小钗一眼，道：“姊姊，好看得很，他们动作好快，快得我眼花缭乱，看不清楚。”

岳小钗轻轻叹息一声，道：“这是生与死的恶斗，哪里是好看之事，不许再伸出头去……”

只听车后传来一阵厉喝、怒吼之声，紧接着当的一声大震，似是两件沉重的兵器，撞在了一起。马车的行速，突然减了下来，人喝马嘶，兵刃撞击的声音，交织一片。

岳小钗倚在车栏上，又闭上双目，似是在想着一件沉重的心事，对车外打斗之情，置之不理。

萧翎心中构想出一幅双方相搏的景象，那驰车和随护车后的大汉，正在和追来那三人三骑，动手相搏，车前车后，兵刃飞舞，定然异常壮观，向往之心，油然而生，几次想探出头去看看，但又怕岳小钗生气责怪，强自忍了下来。

陡然间，响起了一声惨痛的马嘶，篷车停了下来。

岳小钗睁动了下双目，重又闭上。

萧翎再也忍不下好奇之心，右手一伸，撩起了车帘，向外看去。

只见那驾车大汉，已拔出背上单刀，跳了下去，正和那留着山羊胡子的老者恶斗，那老者身上虽也背有兵刃，却是没有取用，赤手空拳，和那施刀大汉相搏，两人盘旋交错，打的甚是激烈。

萧翎不解武功，只见那大汉单刀翻飞，舞起一片白光，把那老者圈入了一片白光之中。

转头望去，车后的打斗，更是激烈凶险，那随行而来的护车大汉，已拔出背上的判官双笔，这三人都已动了兵刃，一只金丝软鞭，和一个奇形怪状，似刀非刀，似剑非剑之物联手而攻，车后打斗，敌方似是占了优势，软鞭和那似刀非刀，似剑非剑的兵刃，交织成一片光网，已把那使用判官笔的大汉，圈入其中。

再看车中的岳小钗，仍静静坐着不动。

萧翎心中疑云丛生，暗暗忖道：车外打得如此凶恶，岳姊姊却坐着不动，看起来她定是自知武功不行，难以出手帮忙，只好和我一般模样，坐在车中等待了，唉！如是我们这边胜了，那还罢了，如果不幸失败，看这三人来势有如凶神恶煞一般，决计是不会放过我们了。

忖思之间，突然一声暴喝，那手舞单刀的大汉，被那赤手空拳的老者，一掌击在左肩之上，震得轻轻向一边退开，让出一条路，他本是拼命挡那赤手老者，不让他逼近马车，终是武功不敌，中了一掌，敞开了门户。

萧翎看得啊哟一声惊叫，说道：“奇怪呀！”

那使刀大汉甚是剽悍，人被掌力震退，一提气又冲了上来，抡动单刀，挡在车前。

那老者冷笑一声，道，“好啊！你是不想活了。”右掌一招“飞钹撞钟”迎胸拍了过来。

岳小钗突然睁开双目，撩起车帘，一掠车前和车后的打斗形势，低声对萧翎说道：“奇怪什么？”

萧翎道：“那老者眼看已被那刀光圈起，怎么会忽然败中取胜，打了这位大叔一掌。”原来车后施用判官笔的大汉，在两人联手迫敌之下，形势危险，车后恶战仍然保持着不胜不败之局，车前那使刀大汉，看是占尽优势，却出乎意外的中了那赤手空拳的老者一掌。

岳小钗道：“兄弟不解武事，那自是看不出了。”

突然砰的一声，使刀大汉手中单刀，被那老者右手一掌震得飞了出去。

那老者似是已动杀机，左手随着右掌拍下来，击向那大汉前胸，那大汉先已受伤，身子运转不灵，眼看已无法避开一击。

萧翎吃了一惊，忽觉眼前黑影一闪，岳小钗突然疾飞而出，直向那老者劈出的掌势迎了过去。

这是极快的一瞬，萧翎目不暇接，耳际间已响起了一声闷哼，那气焰万丈的老者，突然踉跄而退，一条左臂软软垂了下去。

岳小钗望了望那使刀大汉一眼，道：“伤的很重吗？”

那使刀大汉面泛愧色，说道：“一些微伤，算不了什么。”

他说的嘴硬，但岳小钗已看出他的伤不轻，虽非致命，眼下也得好好养息一下。一伏身捡起单刀放在车上，低声说道：“你快上车去，休息一下，等一下咱们还得赶路。”娇躯一闪，向那老者欺去。

那老者左臂“曲池穴”，被岳小钗一击点中，一条左臂，已难再使唤，但他神智仍然清楚，眼看岳小钗攻近身来，右手一挥，拍出一掌。

岳小钗去势如风，招术随势而发，右手五指半屈，本是点向那老者“璇玑穴”，见他右掌劈来，中途折势，点向右腕。

那老者被她一击而伤，吃过一次苦头，知她武功高过自己甚多，当下一沉右腕，身子也同时向后退去，准备取下兵刃迎敌，却不料岳小钗那半屈的五指，突然伸直弹了出来，几缕尖厉的指风，急袭而至。

那老者只觉腕上脉穴一麻，全身的劲力，顿然失去，退势一缓，跌倒地上。

就这一刹那间，岳小钗已经近身，右手连挥，点了他四处穴道。

萧翎目睹岳小钗出手克敌的快速手法，心中又是敬慕，又是欢喜，暗道：原来她有这般高强的武功，早先那闭目不闻之状，只不过是屑和这般人动手罢了……

他这里心念转动之时，岳小钗已飞身车后喝退那手使判官笔的大汉，跃身而上，赤手空拳和两人相搏。

这三人之中，以那老者武功最强，两人眼看为首之人，躺在地上不动，生死不知，心神大乱，岳小钗出手又快，不过四五个回合，已点中两人穴道。

萧翎的心头畅快，高声欢呼道：“姊姊的本领真大！”

岳小钗仰望了两只掠空而过的健鸽一眼，眉宇间隐隐泛起一片愁容，目光注向那使用判官笔的大汉道：“咱们行踪已露，对方不得手，决然不肯罢休……”

萧翎接道：“姊姊武功如此高强，怎的胆子却是甚小！纵然再有人追来，也难挡得姊姊一击。”

岳小钗淡淡一笑，道：“兄弟不知江湖上事，姊姊这点武功，只不过萤火烛光而已，家母武功强我何止十倍，亦是难免身受内伤而死。”

萧翎呆了一呆，道：“云姨是受内伤而死的吗？她几时和人打架了，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岳小钗吩咐那使用判官笔的大汉，把三个敌人用绳索捆起，再点他们几处穴道，弃置田野之中，再选一匹健马，套上车辕，遥指前面一座高峰说道：“把车驰向那高峰之下。”纵身登上马车。

那大汉心头怀疑，但却不敢多问，扬鞭驱车而行。

岳小钗探手从怀中摸出了两粒丹药，交给那闭目养息大汉服下，才轻轻叹息一声，低声对萧翎说道：“家母虽为令尊所救，但她实则生机已绝，内伤沉重……”

萧翎奇道：“云姨在我们家中，连住数月之久，如是早受重伤，岂能活得那么久时间。”

岳小钗道：“家母内功精深，得令尊相救之后，强行运功稳住伤势，凭仗随身携带的一瓶灵药，保住性命。行动上看去虽和常人无异，其实每日都在忍受着伤势发作之苦，如我能早到两月，或可助她疗治伤势，至少可护她离开府上，访求疗伤名医，因她那时武功已失，孤身一人，实难受长途跋涉之劳，谁想我竟晚到数日，竟成永诀，难再见家母一面。”

萧翎道：“云姨能支持数月不死，何以竟不能多等几日？”

岳小钗道：“她伤势沉重，全凭药力相助，才保得一口元气不散，灵药用尽之后，已知难生人世，这才写下遗书，悄然躲入那枯井之中死去。”

萧翎想到云姨相待的诸般好处，不禁心头黯然，忍不住流下来两行泪水，长叹一声，说道：“是啦，云姨怕我们知道她死亡之事伤心，故而留下告别的书信，要我们误以为她是有事而去。”

岳小钗道：“除此之外，还有怕为你们招来麻烦。”

萧翎道：“我还有一事，思解不透。”

岳小钗道：“什么事？”

萧翎道：“天涯辽阔，姊姊何以找上了我们家去。”

岳小钗道：“家母早在那丹桂村外，留下暗记指标，只不过无人识得罢了。”

萧翎道：“姊姊在书房之中，看到云姨留下暗记，才知她躲在枯井之中死去吗？”

岳小钗点点头说道：“家母在你书房之中，留下了死亡暗记，并指出藏尸所在，所以我看到那暗记之时失手打碎磁碗。”

她举手拂拭一下滚滚下来的泪水，接道：“家母遗书之中，谈到兄弟，你虽然已得家母传授了上乘内功的坐息之法，但尚未能登堂入室，尽窥奥秘，如若修为有误，那不但难以扫除你先天中身体缺陷，躲过二十岁的必死关口，且将促成提早死亡，岂不是恩将仇报，才在遗命中要我指点于你，如非家母遗命，纵然你苦苦相求，我也不敢带你同行。”

萧翎道：“为什么？反正我也无法活得多久时光。”

岳小钗道：“来日虽短，总还有五年六载，但你随我而行，那就难以预料了，也许连今天也活不过去。”

忽听一阵急促的喘息之声，传入耳中。

转头望去只见那静坐养息伤势的大汉，满脸胀红，好似一口气吊在了咽喉之中，无法出来一般。

岳小钗扬手一指，点击那大汉后背之上。

只听他长长吁一口气，喘声顿住，脸上胀红，也逐渐的消散开去。

萧翎奇道：“岳姊姊，他怎么了？”

岳小钗道：“运气疗伤，岔了经脉，如非我及时出手助他，点了他岔气的脉穴，今日他纵然不死，也将落得终身残废。”

萧翎一伸舌头，道：“原来练武功，有这么多麻烦。”

但见那大汉缓缓睁开双目，道：“多谢姑娘两次搭救。”

岳小钗心中忧苦，淡然一笑，也不答话。

马车中突然间静下来，只有辘辘轮声，划破了山野的沉寂。

不知行了多久，轮声倏然而住，车帘外面响起个粗豪的声音，道：“姑娘，车已难再前行。”

岳小钗一撩车帘，跳下了马车，只见晚霞绚烂，已是太阳下山时分了。

萧翎站起身子，纵目四眺，但见群山起伏，一峰独秀，岭上积雪，在夕阳返照中，一片银装玉琢的世界，不禁心胸一阔，大声笑道：“好一片景色。”

岳小钗看他欢颜不减，全然不知大难当头，心中惻然，暗道：他父母施恩于我，我如不能保得他的性命，纵然活在世上，也是负疚一生。不觉间激起豪情，打量了四下地势一眼，娇声说道：“咱们弃车而行。”当先向前行去。

萧翎在两个随行大汉的扶持之下，不知不觉，越过了几处山峰。

岳小钗停身在一处悬崖所在，道：“今夜咱们就在此处度过，你们先扫去积雪，我去去就来。”转身一纵，人已到了一丈开外。

萧翎一路上虽是被人扶持而行，但抬腿举步，爬高而上，行来全神贯注，此刻停下，才抽暇打量了一下四周形势。

只见停身之处，形势险要异常，一面高峰耸立，峭壁千寻，三面深谷百丈，触目惊心，除了来时一条小径，可予攀登之外，再无可通之路。

目光转动，只见那扶持自己登峰的两个大汉，都在不停喘息，脸上隐见汗水。

萧翎望了两人一眼，说道：“两位大叔贵姓？”

那背刀大汉道：“公子这等称呼，我等可担当不起，承蒙下问，贱名张乾。”

背插判官笔的大汉接道：“兄弟叫何坤，请教世兄大名？”

萧翎笑道：“我叫萧翎。两位大叔是我岳姊姊的什么人？”

张乾轻咳了一声，道：“咱们都是岳姑娘的属下，公子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咱们去办！”

萧翎道：“我那岳姊姊是何等人物？”

张乾、何坤，相互望了一眼，齐声说道：“公子还是去问岳姑娘吧！”

岳小钗柔声对萧翎说道：“兄弟，刚才那番搏斗，你是亲眼看到了。”

萧翎道：“是啊！姊姊本领高强，小弟好生羡慕。”

岳小钗道：“这不过是几个马前小卒，强敌高手，即将赶到，他们有灵鸽追踪，今晚只怕是难免一番血战……”

萧翎道：“姊姊不用担心，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小弟虽然不会武功，但却一点也不害怕。”

岳小钗道：“你的胆气不小。”

萧翎道：“纵然没有此事，我也是没得几年好活，姊姊带我广开眼界，早死几日，也值得了。”

岳小钗正色说道：“如非为了兄弟的安全，我也不会选择这样一处险要所在拒敌，你若不肯听话，那也不必跟我走了。”

萧翎急急说道：“谁说我不听话了。”

岳小钗微微一笑道：“这样才好，等会如有强敌追到此处，你且不可乱跳，藏在岩下那块大石之后，如若家母阴灵相佑，咱们今晚能够铲除强敌，就可起程赶路了。”

张乾道：“强敌有灵鸽搜踪，防不胜防，行踪既被他们发现，只怕脱梢不易，必得先行想出对付那灵鸽的法子才行。”

岳小钗道：“据我推想，他们这一路追踪咱们之首脑人物，今晚当可赶到，只要能除了今夜之敌，近虑即解，纵然他们有灵鸽搜踪，其他之人，也难在三五日内赶到。”

张乾道：“姑娘一向料事如神，那是决错不了。”

何坤道：“属下有一件不解之事，想请示一二。”

岳小钗道：“你说吧！什么事？”

何坤道：“姑娘适才你不许杀戮那三个追踪之人，留下了三条命，岂不是给敌以可索之驥？”

岳小钗道：“杀了三人也无济于事，那不如留下他们活口，代为咱们传播惑敌耳目之讯……”

语音微微一顿，目光转望了张乾、何坤一眼，接道：“为了应付晚上大战，你们此刻也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

张乾、何坤齐声道：“姑娘也该养养精神，想来追踪之敌，绝非好与之辈。”

岳小钗仰天长长吁了一口气，低声对萧翎说道：“兄弟，你也好好的睡一觉吧，等一会强敌找到，难免恶斗一场，那时候你再累只怕也难以睡得着啦。”这几句说的柔和异常，关爱之心流露于言词之间。

萧翎只觉得她对待自己，忽而关爱柔婉，忽而冷漠难测，对她有些敬爱，又有些害怕，当下闭上双目，坐息养神。

夜幕低垂，荒凉的山野中一片冷寂，几声狼嚎、鸟鸣遥遥传来，增加了不少恐怖之感。

突然间，长啸划空，传入耳际。

萧翎睁开双目望去，只见繁星闪烁，夜色中峰岭耸立，深夜荒山，是这般凄凉、幽沉。

耳际间响起岳小钗娇柔的声音道：“兄弟，敌人已然找来，你快些躲到那大石后面去吧。”

萧翎倒是听话的很，站起身来，向那大岩石后行去，刚行两步，只觉一只滑腻的手掌，抓住自己的右腕，一阵幽香，扑入鼻中，转脸望去，只见岳小钗满脸愁苦，不禁一怔，说道：“姊姊还有事吗？”

岳小钗道：“兄弟，来人武功高强，个个心狠手辣，兄弟虽然尚未成年，又不会武功，但如落入他们手中，也是难逃伤亡，姊姊拒敌之时，恐怕无能兼顾到你，不论这番打斗如何激烈，兄弟千万不可现身瞧看，只管藏好身子，别让他们瞧见。”

萧翎道：“我记下啦，姊姊放心。”大步行入那岩下大石后面。

岳小钗目注萧翎藏好了身躯，一整脸色，对张乾、何坤说道：“今宵之战，非一般武林同道比武过招相比，是一场生与死的搏斗，你们只管施下毒手，多伤一个敌人，咱们就减少一份危机。”

张乾、何坤齐声应道：“姑娘放心，今宵如不是敌死，便是咱们兄弟横尸……”

突然一阵枭鸣般的怪笑，起自数十丈外，来势奇快，倏然之间，已到了悬崖之下。

岳小钗早已想好了拒敌之策，当下一挥右手，张乾、何坤立时移到预定的方位之上。

三个人依着悬崖的形势，排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拒敌之阵。

岳小钗伸手入怀，一松腰间扣把，抖出一条二指宽窄，四尺八寸长的软剑，缓步行近崖边，左手却探入怀中，摸出一把银针，扣在手中。

只听悬崖之下，传上来一个阴沉、苍劲的声音，道：“小贱人，你们已陷入围困之中，有如笼中之鸟，如图作困兽之斗，可别怪老夫手段毒辣了。”

张乾一向对岳小钗敬爱异常，听得有人骂她，不禁大怒，厉声喝道：“兔崽子出口伤人，有胆子你上来。”

但听崖下怪笑震耳，一条人影，有如灵猿攀树一般，宜向悬崖上面抢来。

原来，来人虽然追踪寻来此地，但因夜色幽暗，不知岳小钗等停身之处，故意出言相骂，好叫对方答话，以辨几人停身之位，张乾不辨皂白，中人之计。

岳小钗看那人抢登悬崖的身法，已知来人武功不弱，她心中杀机已动，悄立崖边，不动声色，直等那人要登上悬崖，才陡然一扬左腕，一把银针，激射而出。

这一下，距离既近，岳小钗打出银针的腕劲，又极强烈，那人本是万难逃避，却不料来人的武功之高，竟是大出了岳小钗的意料之外，只见他匆忙之中，身子突然一伏，右手斜斜拍出一掌，应变迅快至极，在间不容发之下，避过了岳小钗一把银针。

几支银针掠过他头顶飞过，余下的也为他劈出的掌力震得偏了准头，斜向一侧飞去。

岳小钗心头凛然，暗道：单看他攀登这悬崖和让避金针的快捷身法，显然是一个劲敌……

忽听张乾暴喝一声，紧接着一阵叮叮当当的兵刃相击之声，岳小钗匆匆回头一瞥，只见张乾单刀飞舞，正和一个黑衣人打在一起。

只见那黑衣人手中银光闪闪，使的竟是一对外门兵刃“亮银万字夺”，挂、锁、勾、封，正是张乾所使单刀的克星。

单以兵刃而论，张乾便已居于下风，何况大凡能施这种外门兵刃之人，武功必有独到的造诣。

但张乾却凭着一股凌厉的锐气拼力而战，刀光霍霍，俱都是进手招术，单刀直劈、横斩，黑衣人竟然丝毫未能占得上风。

这时，何坤防守之处，亦自传来一阵叱吒之声，一个身材枯瘦如竹的秃顶老人，不知何时亦抢上了这片悬崖，以双掌接住了何坤的判官双笔。

这秃顶老人虽是赤手空拳，但三招之间便已将何坤双笔封死，施展的竟是“大鹰爪功”夹杂着“空手入白刃”的小巧功夫，夜色中但见他白须飘飞，武功之高，又远在那黑衣人之上。

就在这刹那之间，强敌已有两人抢上悬崖，岳小钗目光左右转动间，那躲开银针之人，亦已借势飞身扑来。

岳小钗手中长剑一抖，银虹般斜斜飞起，剑光闪动，幻起了朵朵银花，点击而去。

那人口中冷笑一声，双臂暴起，双袖之中，突地闪出了两道乌黑的光圈，竟是一对寒铁所制的“龙虎双环”。

他这对钢环本乃隐在袖中，此刻骤然抖出，但见双环交错，向岳小钗剑上封去。

只听“当”的一声龙吟，环剑相击，火星四溅，岳小钗掌中笔直的剑，寒芒忽然一折，闪电般划向对方握环的双腕。

要知她这柄长剑本是钢中带柔，柔中带钢，这一招的变化，自然大出对方意料之外。

那使环人原想封开对方长剑后，借势抢攻，却不料岳小钗软剑竟能折转，大惊之下，变招已不及，撒手抛环，凌空一个翻身跃下了悬崖，夜包凄迷中，只见一串血珠，随着他身形落下，显然他腕脉间已被划破一道血口。

岳小钗似乎未想到一招便能把强敌逼下悬崖，不禁呆了一呆，就这一怔之间，悬崖下已有一条高大人影闪电般扑了上来，岳小钗手腕一振，本自套在她剑尖的一对钢环，激射而去，直向那高大人影的胸腹之间撞去。

她这一着本无伤人之意，只想借此一击，抢得先机，双环出手，她掌中长剑便已随之点去。

哪知她身形方动，那一双钢环，竟被对方凌厉的掌风反撞回来。

岳小钗心头一凛，急急转身，只听一阵飒飒风声，夜暗中闪起一条疾如灵蛇般的黑影，划空而来，竟是一条奇形蛇头软鞭。

岳小钗掌中软剑一抖，银光流转，以攻制攻。

两人交手三招，岳小钗已觉出来人武功高强，手中软鞭变化诡奇，莫可预测，当下一紧手中软剑，登时寒芒暴张，剑花错落，直罩过去。

原来岳小钗自知今宵之战，宜在速战速决，只要能把今宵追踪而来的强敌首脑，伤在剑下，即可从容脱身而去，是以，一动上手，立时施展绝学，全力求胜。

但来人武功奇高，一条奇形蛇头鞭，不但变化难测，而且腕力奇大，左荡右扫，挟着呼呼风啸，岳小钗攻势虽然凌厉，但却奈何不了强敌。

凝目望去，只见来人以黑纱蒙面，只露出一双精光闪闪的眼睛，手中的蛇头软鞭伸缩点击，怪招百出。

岳小钗心中暗觉怪奇，忖道：此人既然追我而来，武功又如此高强，何以不肯现出他真正面目，难道这其间还有着什么隐秘不成？

忖思之间，突听一个冷冷的声音喝道：“撒手。”只听见当的一声，似是兵刃着地的声音。

岳小钗百忙中回头望去，只见何坤左手中一只判官笔，已被那枯瘦秃顶老人，击落在地上，单余下右手一只判官笔在手，他双笔在握时亦是无法抵敌，此刻只余一笔，更是被迫得险象环生，岌岌可危。

目光转处，只见张乾和那使用亮银万字夺的大汉，激战虽烈，但还暂时保持个不胜不败之局，心下微微一宽，玉臂疾振，连出三记绝招，刹那间，寒光电掣，剑花缤纷，逼得蒙面人连退三步。

这时，那秃顶老人已然连连施下毒手，迫得何坤左闪右避，如以两人武功而论，这何坤本难和这老人搏斗如此之久，但他存了必死之心，虽在生死呼吸之间，仍是牢牢记着不能让强敌冲过，以免岳小钗腹背受敌，是以死命

固守方位，不肯退让。但双方武力悬殊，这场恶战，势不均，力不敌，自是难保平衡之局，但何坤心有所专，凭一股坚强意志，竟然支撑了数十个照面之久。

但时间一长，终是难敌，左手兵刃被人拍落之后，更是有着措手不及之感，眼看难以再撑下去，忽听一声清叱，寒芒疾闪，刺了过来。

那枯瘦秃顶老人武功果然了得，黑夜中听风辨器，身子未转，右掌疾挥，拍出一股强猛的内力，一挡剑势，人却向横里跃开数尺。

岳小钗相援一招，解了何坤之危，那蒙面人手中的蛇头软鞭，却借势施展开，直攻过来。

这两人本是打个旗鼓相当，剑木鞭招，各极诡奇，攻拒之间，各有戒心，谁也不敢招数用老，以免应变不及，伤在对方手中。

是以，长剑软鞭上的凌厉招数，都未施用出来，但岳小钗分心旁顾，援救何坤一剑，那蒙面人却借机挥开软鞭，但闻啸风盈耳，顶端处的蛇口，也突然张开，发出一种呜呜的怪叫之声。

岳小钗那柄软剑，四尺八寸，但那蒙面人手中的蛇头软鞭，却足足有七尺长短，抡展开来，方圆丈余之内，尽都是纵横的鞭影，盈耳的怪啸，此刻他抢得先机，蛇头软鞭的威势，更见强猛。

岳小钗全力挥舞长剑，在重重鞭影中，展开反击，但见剑气漫展，破围而出，不到十合，已把劣势稳住。

只听那蒙面人叹息一声，道：“岳家剑果然是名不虚传……”声音陡然顿住，似是霍然记起了什么重要之事。

岳小钗精神一振，长剑忽的一招“冰河开冻”，剑身震颤之间、幻起三朵剑花，分袭向那蒙面人三处大穴。

这一剑去势迅辣，那蒙面大汉，只觉岳小钗刺来的剑势，若点若劈，手中的蛇头软鞭，亦被岳小钗的剑势封出了门户之外，空有七尺兵刃，难以收回封架，匆忙中仰身倒卧，施展出铁板桥的功夫，才算把一剑避开。

岳小钗一剑得手，抢回主动，哪还容得强敌有还手的机会，剑招加急瀑狂流，绵绵而出，刹那间寒芒电转，环绕在那蒙面人的身上，迫得那蒙面人手忙脚乱，借那臂挥腿弹之力，全身有如风车一般，轮转不息，岳小钗连攻十几剑，竟然未能伤得了他。

岳小钗闪转错落的剑花，密如飘云落英，虽然未能伤得那蒙面人，但蒙面人也无法突破那绵密不绝的剑光而出。

那蒙面人又勉强支撑一阵，突然松手丢了蛇头长鞭，右手探入怀中，摸出了一把匕首，大喝一声，匕首连挥，青光闪展，封开长剑，挺身站了起来。

岳小钗剑势一紧，不让他冲入剑圈，冷笑一声说道：“既然彼此为敌，何以不敢以真实面目示人，我已数度剑下留情，如若再不肯现出真正面目，可不要怪我手下毒辣了。”

原来，岳小钗已从来人声音和招术手法之上，隐隐觉出此人和自己十分

熟悉，只是还没有把握，不便出言揭穿。

那蒙面人一面挥动手中匕首封架长剑，一面想捡回地上的蛇头软鞭，但因岳小钗剑势迅快，竟是无法分神捡起软鞭。

两人又相搏了几招，场中情势，又起了变化，只听一声闷哼，何坤身躯摇了几摇，跌坐在地上。

原来，岳小钗助他一剑，逼退枯瘦秃顶老人，何坤借机捡起判官双笔，笔在手，精神为之一振，又和那秃顶老人动起手来。

两人武功相去甚远，何坤凭仗一股锐利之气，前几招，倒也打的有声有色，双笔交错攻出，寒芒点点。但五招一过，又被那枯瘦秃顶的老人抢回了主动，左掌一晃，引开何坤双笔，右掌抵隙击去，正中何坤肩头。

这一掌落势甚重，何坤拿桩不稳，跌在地上，一条左臂，也为之麻木难抬，左手中判官笔随着跌坐在地上的身躯，落在地上。

岳小钗回目一瞥，只见那枯瘦秃顶老人正自扬起左掌，劈了下去。

纵然此刻，岳小钗没有强敌缠斗，形势上也来不及出手抢救。

突然间响起一声大喝，何坤忽然扬起右手判官笔，投掷了出去。

他在生死交关之下，奋尽余力，投出一笔，去势劲道甚强，那秃顶老人眼看敌人即将毙命掌下，心中欢喜，不料何坤竟把兵刃当作暗器，投掷了出去，不禁一呆。

就这一缓工夫，岳小钗左手已探入怀中，摸出了一把银针，扬腕打出。

岳小钗忽觉剑上压力大减，耳际响起了一个细微但却十分清晰的声音，道：“快去救人。”

岳小钗听声辨向，已知是那蒙面人所发，当下无暇多想，陡然一跃，长剑闪闪，直向秃顶老人刺去。

那秃顶老人匆忙中闪过何坤投来一笔，却不料岳小钗一蓬银针，衔接而来，数量又多，在这等夜暗之间，闪避甚是不易，只觉右肩左臂，微微一痛，中了两枚银针，不禁一惊，心神未定，岳小钗的剑势，已接踵而至。

此人武功果是不凡，虽然中了暗器，心神仍是不乱，疾向旁侧移开，避过一剑，岳小钗身随剑至，飞起一脚，踢中那秃顶老人的小腹。

夜色中响起了一声惨叫，那秃顶枯瘦老人的身躯飞了起来，摔下悬崖。

陡然间金刃劈风，一条蛇形软鞭，笔直点了过来。

岳小钗回手一剑，挡开软鞭，抖腕一剑刺了过去。

只听那细微的声音，重又传入过来，道：“快去助张乾，杀了那人，不可留活口。”软鞭一收，留下一个空隙。

岳小钗听他直叫出張乾的名字，已知猜测不错，长剑一抡“起凤腾蛟”，从那重重的鞭影之中，穿了过去，直向那使用亮银万字夺的大汉冲去。

剑风破空，夜色中闪起了一道银虹。

张乾和那大汉相搏，虽然武功稍逊一筹，但他却存了拼命之心，每当形势危迫，将要落败之际，索性放开门户，不计自身安危，却疾出一刀，刺向

那大汉要害，如那人不肯回手救招，纵然把张乾伤毙在“亮银万字夺”下，自己不死亦将重伤。

那人占尽优势，胜算在握，伤毙对手，只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自是不肯甘冒性命之险，和他死拼，只好回招相救，这一来，无疑给了张乾缓手之机，两人鏖战四五十合，张乾舍命连走两次险招，才保得一个勉强不败之局。

岳小钗剑去如风，那大汉听得兵刃破风而来，一夺逼开张乾，回手一招“力屏南天”，亮银夺舞起银光护住了身子，挡开岳小钗刺来的一剑。岳小钗人剑并至，剑势被他封开，左手却疾快地拍出一掌，右脚同时飞出踢了过去。

那大汉身躯横移，竟然把一掌一脚，同时避开。

转眼见那蒙面人握着蛇头软鞭不动，心中疑云顿起，大声喝道：“刘香主……”

蒙面人冷笑一声，接道：“怎么样，你动了疑心吗？”

岳小钗剑势一紧，连攻三招，那大汉被迫的手忙脚乱哪还有暇讲话，只听那蒙面人冷漠地喝道：“可惜你知道晚一些了。”

那大汉眼见大势已去，斗志尽失，岳小钗剑招何等凌厉，他纵然全心全意的出手抵拒，也是招架不住，何况这等心神不宁，一个失神，左臂中剑，鲜血泉涌而出。岳小钗反手一掌拍在他背心之上。

这一剑一掌，虽不足以致命，但已重伤难支，身子摇了几摇，倒在地上。

只听那蒙面人道：“此人已窥破我的行藏，留不得活口。”

张乾提刀站在一侧，应声踏进一步，手起刀落，生生把那人斩作两断，飞起一脚，把尸体踢下悬崖。

岳小钗回身对那蒙面人欠身一礼，道：“多谢相助之恩。”

蒙面人扯下脸上黑纱，长长一叹，沉声说道：“岳姑娘可还识得我吗？”

星辉雪光之下，只见那人长髯飘风，方面阔口，左颊之上，有条很深的刀疤。

岳小钗道：“果然是刘老前辈，晚辈适才已然由老前辈鞭法之上，猜想出来……”

那人举手摸一下脸上的刀疤，接道：“老前辈这称呼在下如何敢当，姑娘如不见弃，就直呼在下的名字。”

张乾忽然抛了手中单刀，直奔过来，说道：“文奇兄，咱们十几年没见面啦。”

遥闻何坤喊道：“一别十余年，想不到今宵能在这荒山之中相见。”他受伤不轻，站起了身子，却是不能奔行。

刘文奇轻轻地叹息一声，道：“两个小声一些，此时此情，实宜小心些好。”

岳小钗目光一转，沉声说道：“今宵承你相救，我们感激不尽。”微微一顿，又道：“你在神风帮中的身份，似是不低。”

刘文奇道：“现为神风坛下香主。”

岳小钗道：“昔年家母把你逐出门下，你能不记旧恶，相助我们……”

刘文奇肃然接道：“姑娘不用再提昔年之事，那完全是在下之错，如论在下身犯戒律，实该一死才对，令堂眷念故旧，不忍让我饮血剑下，那已是天高地厚的恩情了……”

他仰脸望望天色，接道：“在下别后情长，一言难尽，目下情势紧张，势难向姑娘重叙往事，还望原宥。”说罢抱拳一礼。

岳小钗叹道：“家母不幸仙逝，昔年旧事，已成过去，你离开岳家已经十易寒暑，那是不用对我这般行礼了。”

刘文奇道：“如非昔年令堂那宽宏大量，在下哪里还有命在。”语声一顿，急急接道：“目下情势不同，寸阴如金，这些琐碎旧事，无暇多谈，而且我也难在此地多留，还有几件重要之事，告诉姑娘。”

岳小钗理一下山风吹乱的秀发，说道：“什么事？”

刘文奇道：“据在下所知，除了神风帮外，还有数起武林高手，追踪姑娘而来。”

岳小钗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刘文奇接道：“姑娘虽已尽得主母剑学真传，但一人之力，只怕也难拒数路高手围攻，那必须早作安排才好……”目光转动，四外打量一下，压低了声音接道：“今天日落时分，在下接得灵鸽传谕，神风帮主，要带着坛下四大护法高手，亲身赶来，显然对此事重视异常……”

岳小钗一直凝神静听，不插一言。

刘文奇轻轻咳了一声，道：“泄露帮中之密，要受神蛇噬体之苦，但回念主母恩情，在下也只有冒此奇险了……”

张乾突然插嘴接道：“神风帮崛起江湖，不过十几年的时光，但声名却已大噪江湖，不知那神风帮主，是何等样的人物？”

刘文奇道：“说来惭愧得很，兄弟虽已入帮十年，也曾为帮中尽了很多心力，但却未见过神风帮主之面，但那坛前四大护法，却是个个身负绝技。唉！如若神风帮主果然亲身赶来，只怕在下实无能相助了……”

突然一声尖厉长啸，遥遥传了过来。

刘文奇脸色一变，但他仍然强自镇静地说道：“神风帮中灵鸽追踪之术，冠绝当代武林，姑娘如想避开追踪，必需先得设法逃避过那灵鸽之目……”目光突然转到张乾脸上，接道：“张兄，请给兄弟一刀，我要走了。”

张乾怔了一怔，道：“干什么？”

岳小钗玉腕一振，长剑疾飞而出。

寒芒一闪，划破了刘文奇的左臂，一股鲜血，疾涌而出，岳小钗收了长剑，一皱眉头，道：“可是重了一些吗？”

刘文奇回顾了左臂的伤势一眼，道：“伤的太轻，也无法瞒得过他们的双目，姑娘珍重，在下告别了。”突然纵身一跃，疾奔而去。

岳小钗望着刘文奇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之中，突然长长叹了一口气，仰首望着满天繁星，陷入了忧郁的沉思之中。

张乾、何坤呆呆的站在一侧，不敢出声惊扰了她。

两人都知道岳小钗每遇上犹豫难决之事，必然是这副神情，仰脸望天沉思不语。

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之久，岳小钗才似突然下了决心，目光一转，投注到何坤的身上，问道：“你伤势如何？”

何坤道：“经这一阵休息，已稍觉好转。”

岳小钗道：“可能赶得路吗？”

何坤一咬牙齿道：“赶得。”

岳小钗探手入怀，摸出一个玉瓶，倒出两粒药丸，道：“好！你服下这两粒丹丸，咱们就走。”

何坤接过丹丸服下，闭目运气调息。

岳小钗盘好软剑，缓步向那突岩下大石后面走去。

只见萧翎背依大石而坐，闭着双目，正在打坐运息，当下轻轻咳了一声，道：“兄弟。”

萧翎睁开双目，望了岳小钗一眼，笑道：“那些人可都被姊姊打跑了吗？”

岳小钗道：“都打跑啦，刚才打斗之时，你可害怕？”

萧翎道：“我隐在石后一角偷瞧，见姊姊武功高强，把那人打的摔下悬崖之后，我就未再看啦。”

岳小钗道：“你在家中，养尊处优，岂不胜过这等凶险、苦难的日子？”

萧翎起身笑道：“我觉着很好玩，一点也不觉苦。”

岳小钗看他全身微微抖动，显是体质娇弱，难以和这等严寒抗拒，心中微生惜怜，伸过玉掌，握住他双手，说道：“你冷吗？”

萧翎道：“手脚有些寒冷。”

岳小钗道：“咱们要即刻登程连夜赶路。”

萧翎道：“那很好，跑跑路也可以暖和一些。”

岳小钗道：“山道崎岖，积雪掩径，纵是身有武功之人，走起来，也是十分困难，你如何能够行得，我要那张乾背着你走如何？”

萧翎自知实难行这崎岖山道，强不得嘴，当下默然不语。

岳小钗解下腰间绢带，把萧翎绑在张乾身上，低声说道：“兄弟，不要怕，什么事都有姊姊。”

萧翎点点头，道：“我这样大了，哪里还会害怕。”

岳小钗口中虽然慰藉萧翎，但心中却是满怀愁苦，此段行程，危险艰苦，实是生死难卜。

何坤已运息完毕，睁开双目，看了一下眼前形势，说道：“张兄，兄弟给你开路。”

岳小钗道：“你们跟我身后，好好的保护萧公子。”当先举步行去。

何坤双手握笔，紧随在张乾身后而行，他虽经过一番调息，又服用过岳小钗两粒灵丹，但伤处仍然隐隐作痛，甚感不便。

岳小钗轻功绝伦，虽在这大雪封掩的山径之上，亦可放腿而行，但因张乾背负萧翎，何坤掌伤未复，只好放缓脚步，等候两人。萧翎伏在张乾背上，转目四顾，只见四周一片夜色，隐隐间，耸立着大雪弥漫的山峰，这等景色，凄凉、豪壮，生平从未见过，虽觉寒风拂面如刀，仍是不减浏览之兴。岳小钗当先带路，下得悬崖，折向一条山谷之中行去。张乾素知她聪明过人，一举一动，都有作用，也不开口多问。谷中风势大减，不似峰上那等寒冷，岳小钗行了一段，忽然停下身，绕行奔走，在那白雪地上，印满脚印痕迹。

萧翎看的好生奇怪，忍不住问道：“姊姊，你在做什么？”

岳小钗道：“扰乱敌人的耳目。”

萧翎微一忖思，道：“我明白啦，你要留下很多撩乱脚印，使那些追踪咱们的人，无法找出咱们去向。”

岳小钗道：“大雪封山，行趾所经，那是难免留下痕迹，留下这些脚印，也不过使追踪之人耳目受惑罢了。想摆脱敌人的追踪，很难办到。”

几人又行了一阵，岳小钗突然停下，就道旁削下两根竹竿道：“你们在此休息片刻。”转过身子，原路而回，沿途上手不停挥的毁去了几人留的足迹，足足有里许之遥，然后左右双手各握了一支竹竿，借两个竹竿支撑之力，悬空而行，这两根竹竿长都在一丈之上，一收一跃，就是两三丈远。

萧翎见她遥遥行来，一起一伏，有如凌空滑翔而至，片刻之间，已回到停身之处，双腕振处，两根竹竿划起一阵啸风之声，飞了出去，萧翎心神向往，不禁一叹。

岳小钗道：“兄弟，你叹什么气？”

萧翎道：“姊姊这么大本领，实叫人羡慕得很。”

岳小钗笑道：“你如肯用心学习，凭你的才智、禀赋，日后成就，超过于我，那也不是难事。”

萧翎叹息一声，道：“可惜我活不过二十岁，有负姊姊的厚望了。”心头黯然，缓缓垂下头去。

岳小钗心中一动，暗暗忖道：母亲遗书之上，再三提示于我，他生具绝症，二脉三穴闭塞不通，行血难以畅通全身，虽得母亲授于太乙气功，但在根基未奠之前，不能忧伤过甚，亦不能太过欢乐，大哭大笑，都有生命之险。当下低声劝慰道：“兄弟不用担心，只要你肯听姊姊的话，别说二十岁，活上一百岁，也非难事……”

她脸色突然间转变得十分严肃，缓缓接道：“但你如不肯听我的话，那不但难以活过二十岁，也有负你云姨一番苦心。”

萧翎若有所思地说道：“我也可以练武功吗？”

岳小钗暗暗忖道：此时此情，必须先要激起他向上的雄心，以坚他求生的意志。微微一笑，说道：“不错，我娘的遗书之上，再三提到你的骨格才

智，都是上上之选，只要你肯用心的去学，不难成就一身绝技。”

萧翎双目眨动了两下，脸上飞扬起一片欢愉之情。

张乾、何坤经过这一阵调息之后，精神大见好转，岳小钗目光一掠两人，低声说道：“你们两人的伤势好些吗？能否攀登峭壁？”

张乾、何坤齐声应道：“不碍事了。”

岳小钗道：“好！咱们走！”转身向一座峭壁上面爬去。

张乾、何坤都是久走江湖之人，阅历甚是丰富，但岳小钗这等举动，却使两人大觉困惑，暗暗想道：她带我等进入山谷，以避敌踪，怎的忽然又要攀登山壁？

两人心中虽然觉着怀疑，但却是不敢多问，紧随岳小钗身后，向上攀去。

千寻峭壁，加上大雪的封遮，攀登起来，甚是不易，岳小钗轻功卓绝，行起来还不觉出困难，但张乾身负萧翎，何坤伤势未愈，行来更是困苦万状，举步维艰，爬上峰顶，已累得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

这座峰顶，只不过三四丈方圆大小，生满了鳞峒怪石，但大都被峰上积雪掩去。

岳小钗选择了一处避风所在，拨开积雪，说道：“兄弟，高山寒夜，你身体又极虚弱，披上这衣服吧！”说话之间，取出一件十分柔软的衣服，披在萧翎的身上。

萧翎伸手摸摸披在身上的衣服柔软如棉，但却单薄异常，也不知是何物做成，心头大是感激，说道：“姊姊待我真好。”

岳小钗微微一笑，目光扫掠过张乾、何坤，说道：“你们也借机会好好运气调息一下，也许天亮之后，还要有一番恶战……”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上有灵鸽搜寻，下有强敌追踪，咱们势难远走，眼下之策，只有暂时避开强敌锐锋。此峰独秀群山，形势险要，纵然被敌人发现，亦可凭险相拒，如能侥幸出敌意料之外，诱敌远去，那是最好不过，否则，据高俯瞰，查敌来势，再定退敌之策。”

何坤道：“姑娘料事如神，我等向来佩服。”

岳小钗仰脸望天，缓缓说道：“来敌除了神风帮外，还有甚多高手，咱们必需设法挑起他们自相残杀、火并，才能坐收渔利，藉机遁身。”

张乾、何坤，虽都是久走江湖之人，但两人一向不善心机，想不出拒敌之策，只好默不作声。

寒夜漫漫，风雪中更见漫长，萧翎紧依岳小钗身旁而坐，依照着云姑传授的打坐之法，运气调息。他虽不知云姑传授的乃武林中上乘太乙气功，但却隐隐觉到，每日经过一阵坐息之后，御寒之力，就增强甚多，为了抗拒严寒的侵袭，全神贯注在运功之上，心神集中，事半功倍，竟然大有进境。

岳小钗冷眼旁观，看他调元运息，渐入忘我之境，心中暗喜，似这般情势发展，不出一年，萧翎当可度过险恶的时期。

第三回 云鸽蹑侠踪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光，东方天际，微现曦光，天色已快大亮。岳小钗打量张乾、何坤，见两人神色大好，经过大半夜的坐息，精神体能，都已恢复了八成。

突然间，一声“汪”的狗叫传了过来。

岳小钗心中一动，暗道：寒夜深山，大雪封径，哪里来的狗叫之声……

心念初动，耳际间，又响起了一阵鸽翼划空之声。

岳小钗霍然站起身子，低声对张乾、何坤说道：“你们好好保护于他。”纵身一跃，人如掠波燕剪，飞落到峰边一座突立的大山石上。

隐下身子望去，曙光中只见两只健鸽，疾从峰腰飞过，直向深谷而去。

只听汪汪两声犬叫，传了过来，抬头看去，山峰下白雪地上，疾速奔来三点黑影。

岳小钗内功精湛，目力过人，隐隐可见两头高大的黑犬，急急奔来，两犬之后，紧追着一条人影。

双犬一人的来势奇快，眨眼间已抵峰下。

此时，天已大亮，东方天际间泛升起万道金霞，岳小钗看来人一袭天蓝长衫，青色毡帽，低压眉际，遮去了半个脸孔，两条黑犬，却是高大得惊人，四足着地，几乎和那蓝衣人一般高低。

但见双犬仰首上望，似是要攀登上峭壁，但那蓝衣人却紧紧拉着手中两条皮索不放。

突然间，响起了一声长啸，山谷中遥现出两点人影，疾如离弦流矢般，急奔而来。

岳小钗暗暗忖道：这蓝衣人，不知是何来路。看情形，他手下牵着的双犬，分明已嗅出我们停身所在，不知他何以不肯登上峰顶？

忖思之间，那两条遥现的人影，已然奔近峰下。

来人是两个身佩兵刃的劲装大汉。

那手牵双犬的蓝衣人，刚好站在道路正中，手牵双犬的皮索甚长，挡住了两人的去路。

来人的招子很亮，打量了那蓝衣人一眼，似是已看出是个极不好惹的人物，当下拱手一礼道：“朋友请让让路。”

岳小钗居高临下，把几人举动看的十分清楚。

只见那蓝衣人缓缓转过头去，冷冷的望了两人一眼，突然一抖手中皮索，两个奇大的黑犬，“汪”的一声大叫，疾向两个大汉扑去。

两个大汉齐齐挥动兵刃，舞出一片光幕，护住了身子，一面向后跃退。

蓝衣人手中皮索一抖，向前猛扑的双犬，忽然收住去势，向下一伏身子，避开两人兵刃，忽的人立而起，探爪抓去。

两个大汉侧身避过，两柄厚背鬼头刀，迎头斩下。

双犬两人，在峰下白雪地上，展开了一场恶斗，两只大黑犬，在那蓝衣人皮索操纵之下，进退攻拒，隐隐有武学家数，两个大汉空有兵刃，竟然奈何那双犬不得。

人犬相搏，大约一刻工夫，那蓝衣人突然松开了手中皮索。

双犬少去了限制，扑击更见猛恶，绕着两人，疾转如轮，两人刀光霍霍，却无法逼退双犬。

岳小钗看着暗皱眉头，忖道：这两只似狗非狗的巨大怪物，虽然天生犯恶，但它们总是无智无识的动物，能和武林高手相搏，实非易事，这蓝衣人不知是何许人物，竟然能把两条巨犬训练的这等利害。

又斗几合，忽见两个大汉一紧手中鬼头刀，逼退双犬，疾快的向后退去。

这两人虽未败在两条巨犬的利爪之下，但显然已自知难以制服两犬，见机而退。

蓝衣人突然低啸一声，双犬疾追而上，转过山角不见，蓝衣人抬头望了峰顶一眼，突然振臂一跃，飞起来两丈多高，手足并用，直向峰顶上攀来。

他的动作奇快，转眼间已近峰顶。

岳小钗不知来人是哪道人物，一时之间甚难决定是否该出手阻拦，就这一犹豫，那蓝衣人已登上峰顶，目注岳小钗停身之处，冷冷说道：“岳姑娘吗？”

张乾、何坤，霍然站了起来，横刀握笔，疾奔而上。

岳小钗素手一挥道：“你们退下。”

两人齐齐应了一声，退到一丈开外。

蓝衣人似是有意的掩遮去自己的面貌，毡帽更低，掩住了右面半个面孔，右面已隐入毡帽之内，只露出一只左眼，语气冷漠地说道：“在下和姑娘有过一面之缘，不知姑娘是否还记得我？”

岳小钗低头沉思，搜遍枯肠，想不起几时见过这样一个怪人，他装束诡异，带着几分神秘之气，如果见到过他，自然是不易忘记。

只听那蓝衣人冷冷地接道：“贵人多忘事，姑娘是否还记得我，无关紧要，在下此来，只是想和姑娘谈笔生意。”

岳小钗道：“大驾毡帽遮面，不露真象，纵然见过，也使人难以想得起来，可否一现真面，我也许能够想起。”

蓝衣人接道：“不用了吧！在下半个面孔，见不得人，不看也罢……”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好在我只是想和姑娘谈笔生意，识与不识，和生意的赔赚无关。”

岳小钗道：“什么生意？”

蓝衣人道：“岳姑娘想已知自己处境，除了神风帮中的高手苦苦追踪之外，还有不少武林人物陆续赶来，姑娘想是早知道了。”

岳小钗道：“承蒙指教，感激不尽。”

蓝衣人道：“岳家剑虽是武林一绝，但双拳不敌四手，好汉难挡人多，

姑娘一个人，还要保护一位不解武功的孩子，处境自是岌岌可危了。”

张乾怒道：“除了姑娘之外，我等难道不是人吗？”

蓝衣人道：“你说的不错，两位赶赶马车，唬唬普通的人，或可算上一份，但如和追踪而来的武林高手相搏，不是在下小觑两位，只有送命和挨打的份儿。”

张乾、何坤听得一齐大怒，正待发作，岳小钗却摇手阻止了两人，接道：“咱们这生意如何一个做法，你开出价钱来吧！”

蓝衣人微微一笑，道：“姑娘倒是干脆的很，在下如再推拖讲价，那就不够意思了，我助姑娘脱险，但却只要见令堂一面。”

岳小钗道：“你说的太晚了，我娘已不在人世。”

蓝衣人道：“如若她还活在世上，在下也不致冒昧求见了。”

岳小钗道：“那你是何用心？”

那蓝衣人道：“我只要看看令堂的遗体。”

岳小钗心中大觉奇怪，道：“死了的人，有什么好看的？”

蓝衣人道：“目下寸阴如金，哪里有暇讨论此事，姑娘答不答应，快快请说。”

岳小钗道：“你送我脱了危境，就依你之言去办，如若脱不出险呢？”

蓝衣人道：“姑娘放心，在下做买卖向不赔钱。”

岳小钗心中一动，道：“只是看看我娘遗体，不许动她身上之物。”

蓝衣人沉吟了一阵，冷冷说道：“在下相助姑娘脱险，可说是甘冒和无数江湖高手结仇之险，如若这般廉价，岂不是赔定了。”

岳小钗口里和这蓝衣人在说话，心中却在思量着这蓝衣人的来历，听他口气，似对自己的行动，知道的十分详细，目下强敌环伺，处境险恶，看此人举动之间，分明身怀绝技，最可怕的还是那两个高大的黑犬，追踪之能，犹胜过神风帮中的灵鸽，非不得已，最好是不要和他闹翻。

只听那蓝衣人冷漠的声音，重又传了过来，道：“做买卖讲求的是将本求利，只不过兄弟这副面孔，长的不雅，很难讨得买主欢心，但信誉却是老不欺，少不哄，金字招牌，一言为定。姑娘眼下的处境，可算是四面楚歌，如若姑娘答允和在下合作这次买卖，我们固可赚上一笔，但姑娘亦可安然脱围；姑娘如不肯答允这次买卖，凭姑娘一人一剑，想闯出这高手环伺的重重围困，岂是容易之事。”

岳小钗道：“不错，眼下我们处境险恶，但至多不过是战死而已……”

蓝衣人接道：“姑娘可知道这些人甘冒风雪，千里迢迢追踪而来，为了什么？”

岳小钗突然想到母亲遗书之上，要她通权达变，不可太以固执。

蓝衣人顿了一顿，又道：“这些人中，也许大部分人尚不知令堂已然仙逝，是以凡是追来之人，不但自忖能够对付你岳姑娘，甚至连令堂也计算其中，姑娘行踪，一旦暴露，动手搏斗，凶险是不难想象了……”

突听一阵低沉的呜呜之声传了过来，打断蓝衣人未完之言。

岳小钗脸色微变，极目远眺。

那蓝衣人却是面现欢色，微微一笑，道：“姑娘不用担心，来的不是外人。”一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牛角制成的小巧喇叭，吹了三响。

岳小钗暗皱眉头，忖道：这人当真可恶，他这号角三声，固可招来同伴，但亦将招来敌人，显然他有意造成紧张形势，好逼我屈服……

号角声倏然中断，寒山雪峰，又恢复了原有的沉寂。

那蓝衣人转过身子，遥望着远处起伏的山峰，背对着岳小钗毫无戒备之意。

岳小钗心潮起伏，忖思着对付眼前形势之策，只觉既不便开罪此人，又不便答应于他，心念电转，竟是想不出如何处理才好。

那目眺远山的蓝衣人，突然轻轻咳了一声，道：“我们老大来了，谈买卖，他比我内行的多，岳姑娘和他谈谈吧！”

岳小钗心中一动，忽然想起两个人来，说道：“老前辈可是中州二贾……”

那蓝衣人头也不回地说道：“不错，在下正是冷面铁笔杜九。”

话未说完，突听一阵哈哈大笑，峭壁间，疾如飞鸟一般，攀登上一个人来。

此人一张圆团团的面孔、白中透红，大腹便便，足登福履，一件青绸长衫，外罩墨缎团花大马褂，一脸和气生财的笑容，登上山峰顶，立时抱拳一个长揖，道：“兄弟晚来一步，有劳诸位久候。”说完话，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冷面铁笔杜九轻轻咳了一声，道：“大哥来的正好，岳姑娘的生意难做，大哥和他谈谈价钱。”

来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道：“好谈，好谈，咱们少看点利息就是……”谈笑声中，抱拳对岳小钗一揖，道：“兄弟金算盘商八。”

岳小钗道：“中州二贾并驾齐驱，小钗这里失迎了。”欠身还了一礼。

金算盘商八打了两个哈哈，道：“好说，好说，生意人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我这位兄弟，一向是只管记帐讨债，洽谈商务，素不内行，言语间如有得罪姑娘之处，还望看在兄弟份上，多多海涵。”

萧翎本在盘膝而坐，闭目调息，被冷面铁笔杜九吹出的号角之声惊醒过来，看那人一副怪模怪样的装束，心头甚是厌恶，别过头不去瞧他，但见商八一副团团面孔，笑容可掬的和气神色，觉着此人甚是可亲。

只见金算盘商八抱拳一个罗圈揖，笑道：“诸位兄弟，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在下这里有礼了。”哈哈一笑，目注岳小钗接道：“兄弟做生意，一向是童叟无欺，信用卓著，名满天下，姑娘只要答应和我们成笔交易，当知兄弟之言，不是信口开河了。”

岳小钗秀眉微微一耸，道：“两位老前辈游戏人间，盛名满武林，晚辈今日能得一见，实感荣幸的很……”

金算盘商八笑道：“兄弟为人，最重信用，承朋友的捧场，使兄弟的生意，愈做愈大，这几年来，也算得一帆风顺。”

岳小钗暗暗忖道：母亲生前，提到过中州双贾，身负绝世武功，但却介于正邪之间，伸手管事，索价惊人，这两人虽无大恶，但却生具一副做买卖的性格，是非观念，甚是淡漠……

忖思之间，金算盘商八又已接口说道：“咱们兄弟一向只谈生意，不问是非，但亦不愿乘人之危，借机勒索。岳姑娘目下的处境，已是生死交关。兄弟适才听得消息，连那轻易不肯现身江湖的神风帮主，亦要赶来，除此之外，这百里之内，准备打劫姑娘的武林高人，少说点，也在十位左右，二三流的脚色，那是不用提了，触目皆是，撞踵擦肩。老实说除了我们兄弟之外，岳姑娘就是出价再高，也不会有人趟这次混水，接这笔买卖。”

此人十分健谈，一开口滔滔不绝地直说下去，只见他口沫横飞地接道：“以姑娘个人之力绝难敌这许多武林高手的重重拦截、围击，如有损伤，哪还有能力去保护令堂的遗体，此时此情，姑娘已为势所迫，这笔买卖，该是非做不可了。”

岳小钗细想他言，亦觉有理，处此形势，实难有两面兼顾之策。

金算盘商八打了两个哈哈接道：“姑娘脱险之后，我等只求得令堂身藏遗物一件，但如姑娘为敌所伤，那是连令堂的遗体，也难保全了。”

岳小钗突然一整脸色，说道：“家母遗物，岂能轻易送人，两位老前辈的盛情，在下心领了。”

金算盘商八哈哈一笑，道：“漫天讨价，就地还钱，生意不成仁义在，咱们兄弟绝不强买强卖，在下就此别过。”回身举手一招，道：“老二走吧！这笔买卖谈不成了。”首先向峰下奔去。

冷面铁笔杜九应声而起，紧随商八身后，疾掠下峰，两人身法奇速灵巧，奔走在满铺白雪的峭壁之间，如履平地，眨眼间已到峰下。

何坤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长长吁了一口气，道：“中州二贾之名，果不虚传。”

张乾冷哼一声，道：“咱们武林中人，不是自甘贫贱，放浪江湖，便是傲啸松云，不问是非，像他们二人这般跋涉风尘辛辛苦苦的洽谈买卖，追逐财利，武功再高，也难使人敬重。”

就这一阵工夫，中州二贾已然隐失于茫茫的雪地之中。

岳小钗望着两个人消失的背影，想到眼下即将再现的一场凶猛搏斗，不禁黯然一叹。

回头望去，只见萧翎瞪大着一双星目，望着自己，一脸坚决神色，似是对自己寄予了无比的信任，想到这无辜的孩子，跟着承受风尘跋涉的劳苦，生死难卜，心头更是恻然，慢步走了过来，柔声道：“兄弟，可怜你富贵世家，小小年纪，不但跟我尝受这风雪袭击之苦，而且还要冒兵刃凶危之难，生死难卜，叫我如何心安。”

萧翎微微一笑，道：“不要紧，姊姊本领高强，那些人绝非敌手，和姊姊在一起，纵是陷身于千军万马，刀山剑林之中，我也不怕。”

岳小钗呆了一呆，道：“如是姊姊伤亡在敌人手中，无法保护于你，岂不害了你的性命？”

萧翎道：“不会的……”语音一顿，吁出一口气，接道：“万一姊姊死了，我也不愿独生。”

他幼务旁学，胸中记了甚多同生共死的故事，这番言语，随口说出，并无特殊用意，但岳小钗却听得大是感动，黯然神伤，不能自己，只觉肩上责任重大，心头如负上一块重铅。

突然间，鸽翼划空，两只羽毛如雪的健鸽，低掠峰顶而过。

岳小钗随手捡起一块山石，素腕挥扬，电射而出，一只健鸽应手而落，跌落在峰梁之上，另一只却突然一敛双翼，疾落而下，隐入山谷之中不见。

张乾、何坤似是都已了然到险恶的大战迫在眉睫，回顾了岳小钗一眼，道：“姑娘，咱们行踪已露，坐以待敌，倒不如拼尽全力，趁早冲出围困的好。”

岳小钗道：“太晚了，我料敌有误，自陷绝境。”

张乾道：“强敌高手，大都尚未赶到，此地山峰连绵，何愁无隐身之处，倒不如早离此处，另觅藏身之所。”

岳小钗道：“来人不但大都是武功高强之辈，而且有了必得之心，咱们总不能常年在强敌追踪之下，亡命天涯。”

萧翎突然插口说道：“姊姊，我心中有一桩不明之事，不知是否当问。”

岳小钗微微一笑，道：“你说吧！也许咱们已来日无多。”

萧翎道：“这些武功高强之人，追踪咱们，究是为了何事？”

岳小钗道：“为了我娘。”

萧翎茫然说道：“唉！云姨已然仙逝，纵然和这些人结有怨仇，也该一死百了，何苦这般苦苦追迫我们不放。”

艰苦的际遇和内疚，使岳小钗对萧翎动了深深的惜怜，这个生长在豪富之家的无辜孩子，已被她牵入了江湖上仇杀的是非恩怨之中，忍饥受寒，当下柔声说道：“兄弟不知江湖凶险，这些人中虽有家母生前仇人、但其中大部并无恩怨。”

萧翎茫然问道：“既无恩怨，为什么要追杀我们？”

岳小钗沉吟了一阵，道，“他们想得家母遗物。”

萧翎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道：“原来如此。”

岳小钗忽然挺身而起，一把抱起了萧翎，横跨数尺，把萧翎放在一块突起的大岩石后说道：“兄弟，小心。”

纵身一惊，飞跃向一侧峭壁边缘。

这时，张乾、何坤亦似有了警觉，匆匆站起，拔出兵刃，奔向峭壁边缘。耳际间响起了岳小钗一声娇叱，紧接着又是一声惨叫。

萧翎探首向外望去，只见一条人影闪动，向峰下跌去。

岳小钗长剑已然出鞘，卓立在峭壁边缘，衣袂飘飘。

一阵急劲的山风吹来，吹落了石上积雪，打在萧翎的脸上。

萧翎举手拂拭，回目一瞥间，发现一个背插单刀的大汉，正悄无声息地攀上了峰顶，不禁大惊，叫道：“姊姊，后面有人来啦。”

那大汉动作甚快，双手一按壁间山石，一个筋斗，直翻过来。

萧翎只觉一条黑影，有如一只大鸟般凌空直扑过来，心头骇然，但却无法避开。

蓦然间白光闪动，冷芒电掣，萧翎看也未看清楚，耳间已响起悲叫之声，紧接着一团黑影，腾空而起，飞投峰下。

定神望去，只见岳小钗悄悄站立身侧，手中长剑垂地，隐隐可见血迹。

她缓缓蹲下身子，伸出左手，扶在萧翎肩头，低声说道：“兄弟，你受惊了。”

萧翎长长吁口气，道：“姊姊的动作好快，那个人呢？”

岳小钗道：“已被我长剑穿心而死。”

萧翎道：“尸体怎么不见？”

岳小钗道：“被我一脚踢下峰去了，唉！今日之局，已是难免血战，姊姊只好施下辣手，杀一个少一个了。”

但闻兵刃相击之声传了过来，张乾、何坤，已和两个登上山峰的大汉，动上了手。

岳小钗似是立下了死中求生之心，神情反而镇静了下来，伸手入怀摸出了一把金针，说道：“兄弟，你瞧瞧姊妹的金针手法如何。”玉腕连扬，数缕金线，电射而出。

金针出手，应声惨呼，和张乾、何坤动手的两个大汉，每人中了两针，手脚一慢，一个被张乾顺势一脚，踢了下去，另一个被何坤判官笔点中死穴，横尸当场。

萧翎看的大为敬佩，赞道：“姊姊金针手法，当真是神乎其技。”

赞声未绝，突闻一阵阵朗笑传来，道：“金针手法，何足为奇，可要试试老夫的子母神胆？”

岳小钗娇躯一挺而起，护在萧翎身前，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白须飘飘的老者，挺立在峭壁边缘，背负一双青铜日月轮，双手各握一枚鸭蛋大小的铁胆。

虎背熊躯，神威凛凛。

此人来的无声无息，岳小钗等竟不知他何时登了绝峰。只听张乾大声喝道：“好啊！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圣手铁胆楚昆山大侠，竟然也效江湖肖小，乘人危难。”

圣手铁胆楚昆山，只觉脸上一热，羞泛两颊，沉吟良久，才缓缓说道：“老夫纵不出手，诸位也是难逃这次危难，如其让人，何不自己出手……”

他自解自嘲地大笑一阵，接道：“何况此物关系甚大，如若落在他人手中，岂不成了贻害江湖之患？”

萧翎目睹这一日夜中，情势发展，小小心灵之中，已频频觉出这些人物，似是在逼着岳小钗讨取一件东西，而且这东西和云姨的死亡有着密切的关连。

只听岳小钗冷笑一声，道：“久闻楚大侠三十六招龙虎轮法，子母铁胆，傲视中原武林，今日有幸一会。”眉宇间泛起一片杀机，大有立刻出手之意。

美丽的岳小钗，似是已被强敌连番逼迫，撩起了怒火，准备硬拼到底。

圣手铁胆楚昆山重重地咳了一声，缓缓收了掌中铁胆，打量了岳小钗一眼，只见她秀眉耸扬，横剑而立，虽然满脸怒容，但气不浮，神不躁，分明已得上乘剑术真传，想到自己一生侠名，如是真要出手和这个年轻的女孩子动手，胜之不武，败则把一世英名，尽付流水，当下说道：“姑娘是岳云姑的什么人？”

岳小钗道：“那是家母。”

楚昆山道：“失敬，失敬，原来是岳姑娘，老夫和令堂有过数面之缘。”

岳小钗看他被张乾几句话，说得大有自愧行径之感，心中暗道：此人虽然是来意不善，但却不失为大侠气度，心头怒火消减不少。说道：“老前辈既和家母相识，尚望能看亡母面上，放过晚辈。”

楚昆山拂髯一笑，答非所问地接道：“老夫对令堂的剑法，向极敬服，可惜一直未能领教，实乃一大憾事……”

岳小钗叹道：“老前辈这份心愿只怕永难实现了，家母已然仙逝。”

楚昆山叹道：“姑娘瞒得别人，只怕难以瞒过老夫，老夫只要和令堂见上一面，领教她几手剑法就走。”

岳小钗恍然大悟，暗忖道：原来他存心未变，只不过自恃身份，不肯和我动手罢了。心头怒火又起，冷冷说道：“家母仙逝之事，不论老前辈是否相信，都无关紧要，但如想一试岳家剑法，晚辈倒是可以奉陪。”

楚昆山沉吟一阵，道：“老夫这把年纪，实不愿和姑娘动手。”

岳小钗细想眼下情势，确然已成了四面楚歌，寒山空谷，铁骑无数，不知有多少武林高人追来，既不能善罢，逃又无望，倒不如放开手来，伤得对方几人，也可出出胸中一口闷气。当下一振玉腕，四尺八寸的长剑，闪起一道银虹，说道：“老前辈可是不屑和我动手？”

楚昆山道：“老夫这把年纪，和你动手，传到江湖上去，岂不成为笑柄，此事万万不可。”

岳小钗怒道：“你这人既不肯和我动手，千里迢迢赶来此地，岂不是白费工夫吗？”

楚昆山摇头说道：“据老夫所知，令堂一身内功，已入炉火纯青之境，岳家剑法又是武林一绝，天下能够伤得令堂之人，实难找出几个，因此，老夫坚信令堂还活在人世。”

岳小钗暗道：“这人当真是顽固迂腐，看来倒是难以和他说清楚。

忖思之间，突听何坤怒喝一声，挥摇双笔，直扑过去。

岳小钗转头望去，只见两个青色劲服的大汉，手中横着厚背鬼头刀，已然攀上峰来。

张乾紧随何坤身后奔了过去，分抵两人，立刻打了起来。

双方一出手，都是拼命的招数，刀光霍霍，笔影纵横，出手攻势都是一击致命的要害。

岳小钗看来人武功，实不足言敌，只一出手，立时可以把两人伤毙剑下，有心过去相助，但又怕楚昆山会借机出手，伤了萧翎。

楚昆山似是已看出了岳小钗的心事，拂髯一笑，道：“来人都是神风帮中三四流脚色的，这般人个个作恶多端，素为武林不齿，姑娘如想出手，老夫绝不相助。”

岳小钗暗道：此人顽固迂腐，世所罕见，性格怪异，倒与那中州双贾有甚多相同之处，大可利用他顽固的性格，先把来人除去再说。

心念一转，仗剑一掠，直向两个青衣人迎了过去。

萧翎突然举步而行，直向楚昆山走了过去，遥遥抱拳一揖，道：“老伯伯。”

楚昆山一皱眉头，还了一礼，道：“小兄弟有何见教？”

萧翎毫无怯意，昂首挺胸走了过去，说道：“你为什么不信我姊姊的话呢？”

楚昆山茫然说道：“谁是你姊姊？”

萧翎一指岳小钗，道：“她就是我姊姊，她说我云姨死了那是千真万确的事。”

楚昆山摇摇头，道：“你姊姊那些心机，骗得过别人，但如何能够骗得过老夫，我走了数十年江湖，不知会过多少高人，一双日月青铜轮下，授首恶徒，无计其数，绿林道上，听得老夫之名，无不望风而逃……”忽然想起眼前之人，只不过是十二三岁的孩子，知晓得什么江湖大事，拂髯一叹，道：“唉！这些武林大事，告诉你也是听不明白。”

萧翎幼务杂学，这几日来，又和岳小钗跋涉风尘，连经凶险，智能已开，当下微微一笑，道：“老伯伯你杀了很多坏人，那你自然是个大大的好人了。”

楚昆山道：“那当然，大江南北武林道上，一提起老夫之名，哪个不尊称一声楚大侠。”

萧翎道：“老伯伯既是好人，为什么要欺侮我岳姊姊呢？”

楚昆山怔了一怔，道：“这个，这个……”他为人虽是迂腐顽固，但却耿直不善谎言，被萧翎这一问，膛目结舌，这个了半天，说不出个理由来。

萧翎看他神情尴尬，心中暗暗欢喜，忖道：这个老人很好玩，相貌堂堂，不似坏人，我倒要和他交个朋友。心念转动，微微一笑道：“老伯伯，你这人看上去不像坏人嘛。”

楚昆山道：“哼！老夫侠名远播，济困扶危，自然不是坏人了。”

萧翎道：“那你为什么要抢我岳姊姊的东西？”

楚昆山又是一怔，捋髯沉吟了良久，才道：“因那东西关连天下，如果让它落在不肖绿林人物手中，为害天下至大，因此老夫非得把它抢到手不可。”

萧翎道：“我岳姊姊是坏人吗？”

楚昆山看他小小年纪，口齿伶俐，胆气过人，不觉间生出喜爱之心，说道：“她出道不久，这好坏之评，眼下还难下定论，不过她母亲岳云姑，倒是一位十分可敬之人。”

萧翎道：“我云姨既是好人，我那岳姊姊自也不是坏人了。”

楚昆山虽然年过甲子，武功高强，但却是个毫无心机之人，听他说的有理，不禁点头说道：“这话不无道理，由来虎父无犬子，那岳云姑在武林声名清高，她女儿自然是不会坏到哪里。”

萧翎笑道：“这就是啦，我那岳姊姊既然不是坏人，好东西由她保管，岂不是一样。”

楚昆山听得一愣，道：“她小小年纪，如何能够保护得了那等珍贵之物。”

萧翎想了一想，道：“老伯伯，究竟是什么东西？这等宝贵，引得这样多的人来抢，唉——爹爹告诉我怀璧其罪，看来是不错了。”

楚昆山哈哈大笑，道：“咱们武林中人，由来轻贱财物，如若岳姑娘收藏的是黄金珠宝，别说老夫不会追来，就是神风帮那般江湖黑道人物，也不会这般紧追不舍了……”

忽听一声惨叫，一个青衣大汉被岳小钗长剑洞穿前胸，大叫一声，跌下峭壁。

萧翎道：“不是金银珠宝，那是何物？”

楚昆山道：“此物珍贵非凡，纵是倾尽天下的财富，也是难与比拟。”

萧翎道：“那究竟是什么啊？”

楚昆山道：“禁宫之钥。”

萧翎不解江湖中事，茫然问道：“禁宫之钥，禁宫之钥……”

楚昆山道：“不错，‘禁宫之钥’，天下武林人物，无人不存取得之心。”

萧翎道：“什么是‘禁宫之钥’？”

这一老一小，谈的十分投机，楚昆山竟是无所不言，拂髯说道：“那是一把钥匙……”

萧翎接道：“哼！我还道是何等珍贵之物，原来是一把钥匙，这有什么稀奇，你要几把，我送你好啦。”

楚昆山哈哈大笑说道：“那‘禁宫之钥’虽也是一把钥匙，但它却能揭开数十年武林中的一大隐秘，岂是普通钥匙可比……”

忽听岳小钗娇脆的声音传了过来，道：“兄弟，快回来，咱们要上路了。”

萧翎转眼望去，山峰上恶战已止，岳小钗横剑站在一丈开外，瞪着一双

星目，望着自己，满脸尽是关爱之情。

萧翎微微一笑，伸手轻拂着楚昆山长垂的白髯，说道：“老伯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姊姊没有骗你，我那云姨真的已经死啦。”说罢转身而去。

岳小钗纵身一跃，飞落到萧翎身侧，说道：“兄弟，他没有伤害你吗？”

萧翎道：“没有，我们谈的很好。”

岳小钗叹息一声，道：“楚大侠身份极高，行事光明磊落；不会伤你这个不解武功的孩子，但江湖险诈，防不胜防，此事不可为例，以后切不可随便和人接近。”

楚昆山听得岳小钗问萧翎是否受到伤害，心头大怒，正待发作，又听岳小钗出口赞他，一腔怒火立时消去，拂髯一笑，道：“岳姑娘说的不错，凭老夫在江湖的声誉，岂会伤害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

岳小钗暗暗想道：此人性格顽固，拘泥于侠名身份，放不下脸来和我为敌，乐得利用一下他这迂腐固执的性格，少树一个强敌。当下说道：“家母确已仙逝，老前辈又不肯和晚辈动手，大量放过晚辈，这番情意，我这里谢过了。”欠身一礼。

楚昆山被她帽子一扣，一时之间心中转不过弯，虽是不愿就此罢手，放弃那夺取“禁宫之钥”的念头，但偏又想不出以何措词回答，口中不由自主应道：“好说，好说。”

岳小钗道：“晚辈就此别过。”牵着萧翎，暗运内劲，托着他的身子，疾奔下山而去。

楚昆山呆呆地望着四人背影，逐渐离去，消失不见，才忽然觉着，那“禁宫之钥”非同小可，岂能被人几句恭维之言，轻轻放过，遂拔步疾追上去。

岳小钗牵着萧翎一阵急奔，足足有六七里路，才放缓脚步，回头看张乾、何坤，虽然仍追在身后，但两人已累得大汗淋漓。

张乾举起衣袖，擦拭一下头上的汗水，道：“姑娘，咱们要到哪里去？”

岳小钗道：“咱们眼下处境，十分险恶，看来已是难再兼顾我娘的遗体，目下情势咱们只有先行冲出这险地，赶到衡山沉燕谷去……”霍然惊觉，住口不言，流目四外打量。

何坤道：“主母遗体，岂可不顾，咱们拼了性命，也得护走主母的遗体。”

岳小钗摇头道：“一则来人的目光，都已集中我的身上，二则那地方十分安全，要紧的是咱们如何摆脱追踪铁骑。”

张乾道：“姑娘才智，向非我等能及，那自然是不会错了。”

岳小钗辨认了一下方向，牵着萧翎，直向西南行去，一路上选行密径，步涉涧谷，尽量隐秘行踪。

三人行走了半日之久，居然未再见拦路和跟踪之人。

冷阳西斜，照耀着白雪山峰，幽静的深山中，突然间响起了一声长啸。

岳小钗霍然收住脚步，隐身一处山壁大岩下面，低声说道：“看来敌势强大，遍布这绵连大山之中，神风帮又有灵鸽，想在白昼避开敌人耳目，只

怕不是易事，只有认定方向，俟天色入夜之后，再行赶路。”

张乾道：“姑娘说的不错。”取下身带干粮，分别食用。

其实几人这一阵渡涧掠谷奔行，除了岳小钗内功精湛，不觉着疲累之外，张乾、何坤都已十分疲乏，需要休息，萧翎虽是被岳小钗半抱半拖赶路，但冷风如剑，早已吹得半身僵硬了。

岳小钗对萧翎十分爱惜，停下之后，立时要他打坐调息，并以本身内功助他，催动气血取暖。

只听那长啸之声，渐渐远去，显然敌人已走岔了路。

萧翎得岳小钗功力之助，血流运行加速，不大工夫，身躯已逐渐回暖，他长长吁出了一口气，道：“姊姊，那‘禁宫之钥’，可在你的身上吗？”

岳小钗先是一怔，继而摇头笑道：“现在你还冷不冷？”

萧翎舒展一下双臂，道：“现在，唉，不冷啦！那‘禁宫之钥’，究竟是一件什么宝物，竟然有这样多的人来抢？”

岳小钗道：“这是武林中一个真实的往事，数十年来，武林很多高人，都在寻找那‘禁宫之钥’，因为那‘禁宫之钥’关系一件绝大的隐秘。”

萧翎听得神往，说道：“姊姊，可以告诉我这段故事吗？”

岳小钗轻轻叹息一声，说：“这并非故事，听我娘说过，这是件千真万确的事，被卷入这场漩涡的人很多，连少林、武当、峨眉、华山四大门派，都牵涉在其中。”

她抬起头来，遥望远处一座山峰缓缓地接道：“实际的年代，我已经记不清，大约是四十年前吧！那时，武林中人才鼎盛，争名之烈，尤胜今日，逐鹿争霸的结果，脱颖而出十个奇人，武功各擅胜场，其中有一人，不但武功卓绝，且更善建筑之术。因这十人个个才气纵横，虽然修习的武功路数不同，但都已入炉火纯青之境，为了相互克制，每三年相约比试一次，一连十八年，较技六次，仍然无法分出胜败。”

萧翎正听至热闹之处，岳小钗突然住口不言，心中大急，问道：“姊姊，以后呢？”

岳小钗凄凉一笑，接道：“他们经过十八年的比试，无法分出胜败，心中都知道，无法在武功上胜过众人了，因为一个人受体能限制，遇上才智相若，又同样肯下苦功的对手，就是拼斗一生，也很难在武功上分出胜败，如果胜过众人，压倒群雄，非得别走蹊径，出奇制胜不可……”

她忽然住口不语，侧耳听了一阵，道：“有人来了。”

语声未住，突听汪汪两声狗叫，两只高可及人的卷毛黑狗，并驰而到。

岳小钗一松腰间软剑的扣把，抖出长剑，挺身而出。

那两只黑狗，奔近几人停身处丈余左右，陡然停了下来。

只听一阵哈哈大笑，黑狗之后，转出一个圆团脸，又矮又胖，大腹便便，足登逍遥福字履，身穿青绸长衫，外罩黑缎团花大马褂的人来，正是中州二贾中的老大，金算盘商八。

岳小钗柳眉耸动，还未来及开口，商八已抱拳一揖，抢先说道：“兄弟正要寻找姑娘，不期在此遇上。”

张乾、何坤，齐齐站了起来，拔出兵刃，准备出手。

岳小钗冷冷说道：“找我有何见教？”

金算盘商八打个哈哈说道：“咱们做买卖的，自然和姑娘谈生意了。”

岳小钗道：“盛情心领，不敢有劳，我瞧还是别谈算了。”

商八微微笑道：“在下向不走眼，看准了一笔买卖，决然不会撒手放过……”

岳小钗脸色一变，道：“怎么？你们可是想恃强动手……”

商八连连摇着双手，接道：“做买卖最重信用，敝兄弟数十年闯出的金字招牌，岂肯毁于一旦，如若在下恃强抢夺，岂不有负了中州双贾之名。”

岳小钗道：“那就请便吧，恕我无暇聆受高论。”

金算盘商八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只有三四句话，说完就走。据在下得到的讯息，除了神风帮和中原、江南一带的武林高手之外，少林、武当都有高手赶来，看目下情势，来人有增无减，这笔买卖的本钱，越来越大，如若姑娘再不答应成交这笔生意，只怕要后悔莫及了。”

岳小钗冷冷说道：“不答应。”

商八哈哈一笑，道：“咱们生意人，也不便强人买卖，在下就此别过。”双掌“啪”的互击一响，两条黑毛巨犬，汪的一声大叫，放腿疾奔而去，金算盘商八紧追在二犬身后，奔行若飞，转眼间，走的踪影不见。

岳小钗望着金算盘消失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道：“中州双贾有极善追踪的灵犬，看来咱们是难以逃过他们的追踪了。”

张乾道：“姑娘不用忧苦，中州双贾行径古怪，只要姑娘拒绝他们，这两人绝不会恃强硬抢。”

岳小钗道：“看情势，他们已存下了必得之心，纵然不会下手硬抢，亦将凭仗他们善于追踪的灵犬，指点出咱们行踪，好让其他的人下手劫夺，造成险恶之局，迫使咱们就范。”

张乾道：“这话不错……”但觉无言相慰，倏然住口不言。

萧翎缓步由岩石间走了出来，接口道：“姊姊，这些穷追咱们的各方人物，可都是想抢那‘禁宫之钥’吗？”

岳小钗心头烦躁，怒声答道：“小孩子家，别管闲事。”

萧翎看她忽然间厉颜相向，呆了一呆，道：“姊姊不用生气，我以后不问就是。”

岳小钗转脸望去，只见他被冷风刺肿的嫩脸上强忍着无限的委屈，目光含泪，口带微笑，不禁心头一软，缓缓伸出手去，拉过萧翎，柔声说道：“姊姊心头烦躁不安，说话重了一些，你不要放在心里才好。”

萧翎望了望岳小钗，道：“我知道，我以后不再多说话了。”

岳小钗叹息一声，道：“‘禁宫之钥’现在何处，连姊姊也不知道。”

萧翎似想再问，但口齿微一启动，立时又紧紧闭上。

岳小钗知他心意，婉然一笑，道：“也许在我娘的身上，姊姊实在不清楚。”

萧翎道：“这些人甚是可恶，也不问问清楚，就认定了那‘禁宫之钥’在姊姊的身上。”

岳小钗微微一笑道：“咱们赶路吧！”牵着萧翎，大步向前行

她此刻已知难逃过强敌追踪之厄，如其躲躲藏藏，倒不如挺身昂首而行，大险已成，她反而放开了胸怀。

转过了两座山峰，只见山道上站着三个劲装大汉，手中兵刃出鞘，一字排开，拦住了去路。

岳小钗视若无睹，松开萧翎，迎了上去，冷冷喝道：“闪开。”

三个劲装大汉，看她高视阔步而来，有似未见三人，手不拔剑，行不作势，毫无迎敌准备，不禁暗暗赞道：这女娃儿好大的胆气。听得她喝叱之声，都不禁向旁侧一让。

但这不过是陡然间意识反应，一退即上，三柄单刀，齐齐推出，生恐岳小钗闯了过去。

岳小钗心知今日之局，势难善罢，早已动了杀机，双手挥动着两把金针，激射而出。

岳小钗动作如风，借三人中针之际，指点脚踢，击中了三人穴道，兵刃脱手，跌倒路旁，回头一笑，说道：“兄弟，快过来，咱们赶路要紧。”

萧翎看她眨眼之间击中了三名大汉，心中大是敬佩，暗道：不知几时，我才能练成妹妹这般矫捷的身手。

天际泛起一片晚霞。

萧翎在岳小钗挟扶之下，足不着地，奔行在满铺白雪的山道上。

不知奔行了多少路程，天上已升起一轮明月。

冷厉的夜风中，张乾和何坤，都跑得不住举手挥拭着脸上的汗水。

山路回转，景物一变，淙淙泉水声划破深夜的静寂，眼前是一道宽阔的山峡，苍松耸立，寒风减威，峡中气候温和了不少，小溪一道，蜿蜒在松石间。

一株高大的苍松下，响起了一声低沉的佛号，缓步走出一个身着月白僧袍的大和尚，右手横提禅杖，左手当胸而立，欠身说道：“来的女施主，可是岳云姑吗？”

岳小钗道：“那是家母忌讳，大师父有何见教？”

大和尚微微一笑，说道：“贫僧甚少涉足江湖，不识姑娘，还望原恕贫僧不知之罪。”

岳小钗暗道：中州双贾，身列武林名宿，决计是不会谎言相欺，这大和尚忽然出现这荒山深夜之中，只怕也是为着那“禁宫之钥”。当下说道：“这点小事不足挂怀，大师深夜拦道，是何用心？”

那大和尚又喧了一声佛号，道：“贫僧乃嵩山少林本院智光，奉命而来，有要事求见令堂。”

岳小钗道：“家母已然仙去，大师父有何事见教，对我说吧！”

智光大师道：“阿弥陀佛，贫僧前来的不巧了……”抬起头来，望了岳小钗一眼，接道：“令堂生前收存‘禁宫之钥’的事，女施主是知道了？”

岳小钗道：“不知道。”

智光大师呆了一呆，道：“那‘禁宫之钥’和本寺关系甚大，女施主如若存心隐藏，只怕是有害无益。”

岳小钗道：“少林寺被武林尊为泰山北斗，大师父可是要仗势欺人吗？”

智光大师被她说的哑口无言，暗道：这女娃儿说的不错，我在少林寺中，名列“达摩院”八大高手之一，岂能和一个女孩子家动手，何况那“禁宫之钥”是否在她手中，还难料断，无凭无据，岂可加人之罪……

这么想上一想，顿觉理屈语塞，沉吟良久，答不上话。

良久之后，智光大师才缓缓说道：“老衲这把年纪，如是以武功强压你交出‘禁宫之钥’，确有些仗势欺人之嫌、但那“禁宫之钥”，却又是本派必欲取得之物，贫僧等奉命而来，如若听女施主几句话就这般自行而退，何以向掌门方丈复命。”

岳小钗道：“那你要怎样呢？”

智光大师道：“令堂仙逝一事，江湖从未传闻，贫僧甚望能一晤令堂……”

岳小钗接道：“难道我还能咒我娘死去不成？”

智光道：“令堂纵然真的仙逝，也望能一睹遗容。”

岳小钗道：“亡母已然入殓，男女有别，不便应命。”

智光大师长叹了一口气，道：“少林寺戒规森严，女施主纵然讲的句句真话，贫僧也难做主……”

岳小钗接道：“该将如何？”

智光大师道：“要有劳女施主随贫僧同赴嵩山一行。”

岳小钗道：“我如不去呢？”

智光大师缓缓退后两步，一横手中禅杖，道：“那只有请女施主凭仗武功，胜过贫僧手中禅杖，如若贫僧技不如人，甘愿回寺去，领受责罚。”

岳小钗估计情势，已难善罢，一抖手中软剑，道：“大师父名刹高僧，说了可是不能不算。”

智光道：“出家人不打诳言，女施主如胜过贫僧，贫僧决然不再留难。”

岳小钗道：“恭敬不如从命，请大师父接招了。”起手一剑“斗柄犯月”，直刺过去。

她急欲脱身赶路，出手剑势，十分凌厉。

智光大师禅杖斜撩，封开长剑，却不肯挥杖还攻。

岳小钗知他存心先让几招，以重身份，暗道：少林正大门派，果是有别江湖肖小。心头念转，手中剑势却连施奇招，连环三剑。

智光大师挥舞禅杖，封开连环三剑，心头暗生惊悚，暗忖道：岳家剑能在江湖上独树一帜，果非虚张，这女娃儿年岁不大、却似已得真传、不可轻敌。施开禅杖，反击过去。

他两臂膂力惊人，鸭蛋粗细的禅杖，挥舞开来，带起一阵呼呼的风声。

萧翎有生以来，从未见过此等剧烈的阵仗，心中大为惊愕，忧虑横生，担心岳小钗的安危。

只见两人搏斗之势，愈来愈是惊心动魄，岳小钗剑转如风，但却始终在那大和尚纵横的杖影包围之下。

萧翎只看得眼花缭乱，只见一片杖影中，飞旋着一片银芒，已然分不清两条人影。

突然间响起了一阵娇喝，萧翎心头一震，暗道：完了。闭上双目不敢再瞧，在他的想象之中，一定是岳小钗伤在了那老和尚的禅杖之下。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说道：“大师父，承让了。”

萧翎急睁双目望去，只见两人都好好的站在月光下，已然停手罢斗，心中好生奇怪，无法分辨出谁胜谁败。

智光大师收了禅杖，闪开一步，说道：“岳家剑盛名不虚，女施主请吧！”

岳小钗欠身一礼，牵着萧翎大步而去。

张乾、何坤紧随岳小钗身后，匆匆行过。

智光大师果是言而有信，肃然而立，目注几人行过，不再阻拦。

萧翎奔行一阵，低声问道：“姊姊打胜了吗？”

岳小钗道：“那和尚武功高强，姊姊行险胜他一招。”

萧翎笑道：“我在担心姊姊打他不过，姊姊却胜了他。”

岳小钗道：“他虽败了一招，并未受伤，如他不肯认输，尽可挥杖再战，他功力深厚，久战下去胜负就难预料啦。”

第四回 万里避追骑

几人又奔行一阵，出了峡谷，明月西斜已经过了子夜，岳小钗仰望明月，不禁一叹，暗暗忖道：追踪强敌，不知多少，似这般冲杀下去，不知要打到几时才能停手……

心念转动之间，突闻大笑声传来，谷口外山壁之下，突然站起七八个人。

原来这些人一声不响地坐在山壁暗影之下，不出声息，岳小钗虽有极好的目力，但因未曾留心，竟未觉察。

萧翎见敌人众多，暗自想道：岳姊姊本可越峰渡涧而行，只因带我同走，诸多不便，我如不再累赘于她，她或可脱出强敌的追踪、围截。当下说道：“姊姊，你们走吧，不用管我了。”

岳小钗黯然说道：“你可是害怕了吗？”

萧翎道：“我不是害怕，只是觉着累赘了姊姊。”

岳小钗笑道：“兄弟不要多心，是姊姊拖累了你。”左手一伸，抱起萧翎，右手挥动长剑，向前冲去。

张乾、何坤齐挥动兵刃，分由岳小钗两翼，向前冲杀。

岳小钗剑风如轮，招招辛辣，甫一交接，已有两人伤在剑下。

萧翎依偎在岳小钗的怀中，鼻息间甜香幽幽，目光中却是剑气纵横，刀影如雪。

激斗中，突然听出岳小钗一声娇叱，长剑疾挥，惨叫声中，又一人中剑倒下。

几个拦路大汉，眼看岳小钗勇猛无敌，心中大是惊骇，虽想退避，但一想到那违抗令谕之后，身受的惨刑、痛苦，尤重过死亡数倍，哪里敢擅自退避，一人倒下，立时又有一人挥刀冲上。

岳小钗辣手频施，手中软剑，幻化起朵朵剑花，片刻工夫，又有两人伤在剑下。

那八个拦路大汉，已有五人中剑倒摔在地上，余下三个人，还在奋勇苦战。

这三个人虽然舍死忘生，奋力苦战，但已无能拦得岳小钗，被那飘雪落英般的剑花，逼得向一侧退去。

岳小钗看着眼下横尸流血的惨剧，似是也不愿多伤人，一挫柳腰、挥玉腕、人随剑走“龙行一式”，连人带剑，一冲而过。

张乾、何坤趁势刀笔齐挥，大喝声中，紧随着岳小钗冲了过去。

萧翎轻倚岳小钗肩头之上，但觉耳边劲风呼呼，奔行奇快，转眼间，已绕过两座山峰。

岳小钗停下脚步，放下了怀抱中的萧翎，叹息一声说道：“战阵凶危，生死一发，兄弟生长在富贵人家，目睹此事，只怕难免要惊心动魄……”

萧翎举起衣袖，拂拭一下脸上溅落的血珠和冷汗，说道：“现在想来，

确实有些害怕，但当时，看姊姊出剑如风的英姿，目不暇接，早已把害怕忘记了。”

岳小钗凄婉一笑，道：“咱们如能平安度过此难，找一处清静地方住上一年，待兄弟那太乙气功扎好了根基，送你回去，和父母团聚……”

萧翎摇头接道：“我不回去了！”

岳小钗道：“你不回去了……”

萧翎接道：“我要跟姊姊，走遍天下，行高山峻岭，看浩瀚江湖，海上观日出，大漠望风沙。”

岳小钗笑道：“那怎么行，你……”

萧翎接道：“不要紧，等我练会了武功，就可以跟着姊姊跑路了，不要你再抱我……”

一声凄厉长啸传来，打断了萧翎未完之言。

岳小钗脸色一变，道：“兄弟，又有人追上来了，我背着你走吧！”

萧翎道：“不行，背着我岂不有碍姊姊的手脚……”

岳小钗突然伸手，点了萧翎穴道，解下腰间的汗巾，把萧翎捆在背上。

就这一瞬工夫，追踪强敌，已然赶到。

岳小钗长剑一挥，娇喝道：“挡我者死！”仗剑当先，向前冲去。

萧翎话未说完，却被岳小钗点了穴道，只觉全身一麻，晕了过去。

昏迷中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间，醒来看见自己正停在一处山谷之中，夕阳西下，天际间泛现出一片瑰丽的晚霞。

耳际间响起了岳小钗柔婉的声音，道：“兄弟，你醒了吗？”

萧翎转目望去，不禁心头一震。

只见岳小钗背靠在一块大山石上，眉宇间泛现出无比的困倦，身上溅满了血迹，乱发纵横，脸色苍白，目睹萧翎微微一笑，缓缓闭上双目。

再看张乾侧身斜卧，已断一臂，半个身子，都已为鲜血浸透，日光映照下，变成了一片深紫颜色，刀倚身旁，双目紧闭，似是沉沉睡去。

何坤紧傍着张乾而坐，好像困倦难支，依在山石上，虽未完全睡熟，但看样子已是朦胧无知。

这是副黯然、悲壮的画面，鲜血和疲倦编织成劫后余生的凄凉。

萧翎遍搜枯肠，勾不出一丝回忆，只记得明月寒夜铁骑追至，他被岳小钗一指点中了穴道，此后就昏迷不醒。

回头望去，岳小钗已然沉沉睡去。

原来岳小钗早已困倦，但她又担心萧翎闭穴过久，虽经解活了穴道，不知能否醒来，她强忍着困倦等待，只待萧翎行血流畅，睁开了双目，她才微微一笑，闭目睡去。

何坤虽亦困倦难支，但他心中一直惦记着张乾的安危，这一个沉重的事，使他一直未能睡的十分酣熟。

萧翎刚刚行近张乾身侧，何坤突然警觉，沉喝一声：“什么人？”右手

疾快抓出，同时挺身而出，睁开双目。

他虽然已看出来人是萧翎，但因右手探出奇快，竟是收招不及。

萧翎被他一把抓住了手腕，身不由主，一个筋斗栽了过去。

何坤收招不及，但救人却是从容有余，左手一挥，挡住了萧翎撞向岩石的身体，歉然说道：“公子吓着了么？”

萧翎举起衣袖，拂拭一下脸上的汗水，说道：“我很好。”

何坤道：“唉！如若惊着公子，定然难逃姑娘一顿严责。”

萧翎回顾了张乾一眼，道：“这位张叔叔伤的很重么？”

何坤道：“断了一条膀子，如非姑娘身怀灵丹，替他闭穴止血，单是疼也得把他疼晕了过去。”

萧翎歉然道：“身受断臂重伤，不能及时疗养，露宿这荒山穷谷，受风吹日晒之苦，当真是人间惨事。”

何坤微微一叹，道：“公子出身富贵，哪知江湖上的生活，别说断去一臂，就是断了双腿，有时间也得凭着双手赶路。”

萧翎道：“那真是可怜得很。”

何坤道：“公子睡熟在姑娘的背上，不知咱们这一番冲杀的凶险，在下走了大半辈子江湖，可是第一次经历这等凶恶之战。”他忽然一拍大腿，接着道：“这一战虽是凶险百出，但也算开了一次眼界，姑娘的一支剑出神入化，连闯过二十八个险关，剑下伤人总在四十以上，她背负公子，连经恶战一昼夜未得稍息，这份能耐，在当今江湖上，也算是少见的了。”

萧翎道：“都是我累赘了姊姊。”

何坤谈兴大起，口沫横飞地接着道：“幸好公子被姑娘点了穴道，要是眼看这一昼夜间身经的险恶血战，吓也得吓个半死。”

萧翎接着道：“两位从旁相助，帮我岳姊姊拒挡强敌，幸脱险难，那也功不可没。”

何坤道：“惭愧的很，咱们不但未能帮助姑娘，反累她处处分神照顾，主母在世之日，岳家剑名震一时，咱们在江湖之上行动，不论黑白两道中人，谁不刮目相看，在主母的威名荫护之下，咱们从来是有惊无险。不瞒萧相公说，这一番闯关血战，在下也是初次经历，岳姑娘手不离剑，脚不停步，越绝峰，渡危谷，一昼夜冒险犯难，冲破了无数高手的拦截，日后如传扬到江湖上去，可也是一件大大的美谈。”

他回顾了倚靠在山石间沉睡去的岳小钗，忽的黯然一叹，道：“这一番恶战，可也把姑娘累坏了，唉！纵然铁打铜铸的人，也是担受不起。”

萧翎突然一耸双眉，说道：“何大叔，咱们可是脱了险难么？”

何坤急道：“公子，可别这样叫我，以后有事吩咐，叫我一声何坤也就是了……”

他微微一顿，又道：“这次拦截咱们之人，可算是广包黑白两道，正邪各门，看他们紧追不舍之情，咱们远避到天涯海角，只怕也无法逃得过他们

的追寻。”

萧翎道：“此刻岳姊姊体能未复，张乾臂伤不久，如若再有人追寻过来，岂不要束手待毙。”

何坤道：“看姑娘神情行动，似是已成竹在胸，眼下之情，只有待姑娘体力恢复，张乾的伤臂稍好，再作计较了。”

一言甫落，突闻冷笑传来，山坳一角处，缓步走出来两个身穿黑衣，面容阴沉，身形瘦高的人来。

何坤吃了一惊，伸手抓起双笔，挺身而出，奋力一跃，拦住了两人，厉声喝道：“站住！”

这两个字喝声响完，只震得四下山谷回鸣。

何坤虽然武功不高，但他常年在江湖之上走动，见识却很广博，看两人来势从容，步履凝重，分明是身怀上乘武功的高手，自知难敌，想借这一声大喝，惊醒岳小钗。

两个黑衣人相互望了一眼，停下脚步，冷冷地望着何坤，脸上是一片莫测高深的神色。

何坤回目一顾，只见岳小钗酣睡如故，萧翎却站起了身子，走了过来，不禁心头大骇，但此时此刻之中，势又不能显露出怯敌之状，当下一分手中双笔，摆一个迎敌的姿势，大声接道：“两位是哪条道上？”

左面那黑衣人冷冷地答道：“神风帮。”三个字说的冷漠无比，生似不是从活人的嘴里说出。

何坤心头一震，道：“神风帮兄弟倒是听人说过，但却从未见过两位，可否见告大名？”他觉出事态严重，已非自己力量能够对付，只有尽量拖延时间，希望岳小钗能够及时醒来，是以每一句话，都说的十分洪亮。

这两个黑衣人，神色间虽是一片冰冷，使人一见之下，心中暗生寒意，但却似不常在江湖上走动之人，对何坤的内心，浑似无觉。

只听左面那黑衣人冷冷说道：“神风帮主，坛前开道二将，铁判左飞。”右面那黑衣人接道：“在下冤魂方横。”

何坤道：“两位果然是人如其名……”

左飞冷冷接道：“我等奉命而来，无暇和你多说闲话，让开。”左手一扬，横里拍来。

何坤目睹这两人相貌森冷，但却不擅机诈，本待和他多扯上几句，拖延时光，但不料对方突然出手，一掌拍来，匆忙间判官笔尖锋疾转，迎向左飞脉穴之上点去。

铁判左飞动作奇快，左掌一收，右掌却同时拍出，一掌正击在何坤右腕之上，判官笔脱手飞出，撞在山石之上。

何坤疲困之身，早已自知难和来人抗拒，但却未料到，交手一招，就被人拍中手腕，震落铁笔，心头大骇，左手判官笔疾出一招“划分阴阳”，口中却大声喝道：“姑娘快些醒醒……”

那站在右侧的冤魂方横，突然一挪身子，呼的一声，由何坤身侧抢过，疾向岳小钗扑了过去。

萧翎心头大急，大喝一声：“不要伤了我岳姊姊。”伸手向方横抓去。

方横冷笑一声，随手一挡，萧翎顿觉手腕如被人用铁棍重重击了一下，疼彻心肺，身子也被震得向一侧摔去。

岳小钗仍然静坐不动，似是根本未听到这呼喝尖叫之声。

萧翎强忍伤疼，站了起来，尖声大叫，又向方横扑去。

方横的扑袭之势，迅快无比，萧翎看方横伸出的右手，已然快要抓到了岳小钗的头上，岳小钗仍似未醒，不禁失声哭叫道：“姊姊啊！……”

就在方横手指将着未着之际，突然一声冷哼，疾向后面跃退了数尺。

岳小钗霍然挺身而起，长剑一抖，寒光暴闪，点击过来。

原来她早已被何坤的呼喝之声，惊醒过来，微启双目一看，强敌已然快近身侧，看来人劲气内敛，分明是身怀上乘武功的高手，但自己体力未复，也难和这等高手过招，大难当头，也只有施用险诈求胜了。当下闭上双目，装作沉睡未醒之状，暗中取出一把金针，扣在手中。

方横被何坤和萧翎的喝叫之声相扰，竟然未看到岳小钗暗取金针之事。

岳小钗内功精湛，能得片刻熟睡，精神已好转不少，一面扣针待发，暗中却运气调息，直待冤魂方横掌势将要及身之时，才陡然向后一仰娇躯，金针借势而落。

方横骤不及防，距离又近在咫尺，只见金芒一闪，双膝、双臂数处穴道，已为金针刺中。

方横穴道中针，运转已不灵活，脚落实地，身子摇了几摇，几乎拿不住桩。眼看岳小钗剑芒闪闪刺来，心中又急又怒，回首一瞥间，萧翎和身扑到，当下伸臂一探，抓过萧翎，当作兵刃施用，横向岳小钗长剑之上封去。

冤魂方横凶性大发，举起萧翎，正待摔向一块大岩石上，突听一声大喝道：“摔不得。”喝声中人影一闪而至，双手齐出，抓住方横两只手腕。

来人圆团脸，又矮又胖，挺着一个大肚子，青绸长衫，黑缎团花大马褂，正是中州二贾中的老大，金算盘商八。

商八五指运力，紧扣着方横双腕脉穴，但也不夺下萧翎，却回头望着岳小钗哈哈一笑，道：“人生何处不相逢，岳姑娘你好啊！咱们又碰上了。”

这时，何坤单余左手铁笔，力拼铁判左飞，勉强支撑三四个回合，被左飞一招“回光返照”，拍中了左臂“曲池穴”，左手的铁笔也应手而落，左飞欺上一步，扬手一掌，拍向何坤“天灵”要穴。

何坤体能未复，再搏强敌，余力早已用尽，右腕左肘，又为强敌所伤，左飞一掌劈来，快速异常，何坤眼看对方掌势，拍向头顶，却是无能闪避。

忽然间，一只脚横里飞来，踢向左飞肘间关节。

这一脚来的无声无息，急快中不带一点声息，当真是突如其来，莫可预测。

左飞拍出的右掌，疾快的一偏，身随臂转，横跨了一步，转头望去。

只见一个身穿蓝衫，毡帽压眉，身子瘦高之人，冷冷地站在三尺开外，他踢出的一脚，已然收回，落日余晖中，只见他侧脸旁顾着山峰的景物，生似那一脚不是他踢出的一般，不禁心头大怒，冷笑一声，道：“你是谁？”

何坤记忆犹新，识得此人正是中州二贾中的冷面铁笔杜九，此人本和自己相对为敌不知何以会突然出手相救。

只听杜九冷冷说道：“兄弟是做买卖的，招牌响亮，童叟不欺，生意不成仁义在，你先等等，这笔买卖谈不好，兄弟回头就走，决不管两位的闲事。”他声音冷漠，但言词却是十分和气。

左飞极少江湖阅历，不识中州双贾，当下怒喝一声，呼的一掌劈了过去。

杜九肩头微微一晃，人已横移开三四尺，说道：“生意讲求赔赚，白出气力，打闲架，兄弟可是没有这份雅兴。”

左飞一时间，也听不懂他言中之意，怒声喝道：“你胡说些什么？”又是一掌劈过去。

杜九身躯又是一闪，退到一丈开外，说道：“兄弟说过，向来不打闲架，一出手就得赚钱，你还是等着的好。”

左飞虽然甚少在江湖上单独走动，见闻甚少，但他已从来人闪避的身手上，看出武功不弱，不敢再轻敌大意，暗中提聚真气准备。

回头望去，只见方横高高举起一个童子，但双腕脉穴却被一个矮胖之人扣着，动弹不得，心中又惊又怒，厉喝一声，扑了过去。

但觉眼前人影一闪，遥站在一丈开外的杜九，突然拦在了身前，挡住去路。

左飞正向前冲，杜九来势奇快，一去一迎之间，撞个正着，杜九静站不动，左飞却被那一撞之势，震得向后退了一步，心头不禁骇然，知道自己遇上了强敌，不敢再随便出手。

只听商八哈哈大笑一阵，道：“岳姑娘，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咱们生意如能谈成，那是两取其利，姑娘执意不肯，咱们生意人，只得等着瞧热闹了。”

岳小钗手横长剑，暗中运气调息，仍是不言不语。

商八一皱眉头，道：“在下做了数十年生意，虽然说不上一帆风顺，但却未遇过像姑娘这笔难做的生意。”

眼看岳小钗无开口之意，接道：“在下只要一松双手，你这兄弟的一条小命，非被活活的摔死不可。”说话之间，退后了一步，大有放手而去之意。

岳小钗再也沉不住气了，娇声说道：“你先救下我兄弟，咱们再谈生意不迟。”

商八哈哈一笑，道：“早晚市价不同，兄弟要不把握这个机会，岳姑娘过河拆桥，或是漫天开价，兄弟岂不要赔上一笔。”

岳小钗黯然叹息一声，道：“你说吧！什么生意？”

商八道：“好谈，好谈，只要岳姑娘诚心诚意做成这笔买卖，在下绝不让姑娘吃亏的。”

岳小钗怒道：“我兄弟不会武功，被人这般的抓着，如何能受得了，我答应你了，那就不会再赖，快快把我兄弟放下再说。”

商八微微一笑，道：“咱们生意未能成交之前，这两位也是我的顾客买主……”

岳小钗心头一凛，冷冷接道：“想不到名满武林的中州双贾，竟然是这等人物……”

商八也不生气，微笑着接道：“江湖道上，又有谁不知中州双贾，向来是认利不认人，咱们兄弟只问买卖是否成功，不问是非手段。”

岳小钗无可奈何地叹息一声，道：“你说吧！你要什么？”

商八道：“其实我不说，姑娘的心中也十分明白，这么多武林高手，追踪姑娘，不都是为了那‘禁宫之钥’吗？就眼下形势而论，凭仗你岳姑娘一人之力，已然无法再保得住那‘禁宫之钥’，与其落入别人之手，倒不如和在下成此交易。”

岳小钗道：“可是我并不知道‘禁宫之钥’现在何处！”

商八双眉耸动，哈哈一笑，道：“兄弟做生意向不怕人赖帐，只要姑娘答应，这笔买卖咱们就算一言为定。”

岳小钗道：“我真不知道‘禁宫之钥’……”

商八接口道：“不要紧，如若那‘禁宫之钥’确不在姑娘身上，兄弟就认下这一桩赔钱买卖，但要姑娘写给在下一个字据，咱们自会去找令堂说话。”

岳小钗黯然说道：“好吧！我答应你。”

商八高声说道：“杜老二，咱们和岳姑娘这桩生意谈成了。”喝声之中，突然双手加力，右脚一抬踢了过去。

只听一声闷哼，方横瘦长的身躯，陡然飞了起来，摔到七八已外，手中的萧翎也被商八夺了过去。

左飞暗中凝聚功力，已到了蓄势待发之境，正待发动攻袭杜九，忽听闷哼之声传来，转脸望去，只见方横躺在石地上，双目紧闭，伤的似是甚重，顾不得再向杜九施攻，纵身一跃，飞了过去，探手抓起方横，一跃丈余，急奔而去。

冷面铁笔杜九，睨了左飞的去向一眼，说道：“大哥，可要把那两个小子擒回来吗？”

商八笑道：“不用啦，咱们得先和岳姑娘谈正经事。”

杜九举步行来，顺手一把，抓住了何坤，轻轻一掌，击在何坤背后的命门穴上，说道：“朋友，好好的养息一下。”松开何坤，走到商八身后。

何坤吃他一掌击在命门穴上，全身血脉顿时一畅。

岳小钗早已奔了过来，接过萧翎，急急说道：“兄弟，你怎么样？”

商八抢过萧翎之时，已然暗运内力，催动萧翎的气血。

萧翎睁开双目，望了望岳小钗焦急的脸色，微微一笑，道：“姊姊不用担心，我很好。”挺身由岳小钗怀中站了起来。

商八打了个哈哈，道：“令弟幸未受伤。”

岳小钗冷冷道：“可惜我不知那‘禁宫之钥’的存放之处，亦未见过此物，这桩生意只怕两位赔定了。”

商八微微一怔，道：“兄弟经过了无数的大风大浪，绝不至于在阴沟里面翻船，这一点姑娘尽管放心。”

冷面铁笔杜九冷冰冰地接道：“咱们兄弟做生意，向来是现钱交易，从不拖欠，只因岳姑娘这笔生意太大，我们破例从优，准予赊欠，但空口无凭，还得姑娘写一个字据。”

说完话，竟然从腰间解下了一个黄色的小包袱，打开包袱，赫然是一个白绢装成的帐本和笔砚等物。

冷面铁笔杜九，摊开帐本，放好笔砚，随手抓了一把白雪，托在手中，眨眼间手中雪团，化成点点雪水，滴入了石砚之中。

商八目注岳小钗哈哈一笑，道：“人无信不立，令堂以手中一柄长剑纵横武林，江湖之上，谁不敬仰，姑娘出身名门，定然是一诺千金，咱们对姑娘一言一字，都不怀疑……”

岳小钗扬了扬秀眉儿，接道：“我没有见过那‘禁宫之钥’并非谎言，你们不信那也是没法的事。”

商八道：“在下早已说过，凡姑娘出口之言，兄弟深信不疑。”

岳小钗道：“你既然信我之言，那还要多问什么？”

商八接道：“‘禁宫之钥’虽不在姑娘身上，但它却为令堂所收存……”

岳小钗接道：“我娘已然仙去。”

商八道：“这个在下也相信……”语声微微一顿，忽的纵声大笑，道：“姑娘只要在我们兄弟那帐本之上，记下一笔，咱们这笔交易，也就算敲定了。”

冷面铁笔杜九拿笔捧砚，右手托着帐本，冷冷地接道：“那神风帮在坛主前的开道二鬼，吃了苦头，绝不肯就此罢休，此去必然将率领神风帮中高手赶来，此刻寸阴如金，姑娘最好不要再多耽误时间。”

岳小钗掠了那帐本一眼，说道：“要我如何落笔？”

金算盘商八，又回复了满脸笑容，说道：“简单得很，在下口述，姑娘用笔写下就是。”

岳小钗冷然一笑，提起了毛笔。

金算盘商八略一沉吟，随即朗声说道：“赊欠人岳小钗，如今亲口允诺，愿把家母收存的‘禁宫之钥’一把……”

岳小钗正待挥笔，突然又停了下来道：“且慢。”

商八道：“哪里不妥了？”

岳小钗道：“我如你之言，写下了这笔欠债，你们要付些什么代价？”

商八笑道：“那绝不让姑娘吃亏，黄金千两、锦缎百匹、明珠十颗，外加削铁如泥的宝刃一把，并负责送姑娘和令弟，安全离开危险地。”

岳小钗道：“天下无数的武林高手，包括那少林、武当两大门派，都无缘无故地和我作对，追踪铁骑，如影随形，这天下虽大，哪里有我立足之地！”

商八道：“这个姑娘不用担心，这无数武林高手，苦苦追踪姑娘，都是为了那‘禁宫之钥’。‘禁宫之钥’如已为我们兄弟收存，此讯传出之后，姑娘就不会再有麻烦了……”

岳小钗道：“如果两位取不到那‘禁宫之钥’呢？”

冷面铁笔杜九缓缓接道：“我们兄弟明查暗访，早已调查得十分清楚，那‘禁宫之钥’确已为令堂取得，除非是姑娘有意推拖毁约，绝无取不到手之理。”

商八接道：“此物关系着武林中数大门派和无数高手的命运，姑娘留着它，实是有害无益。”

萧翎听得心里不服，忍不住插口说道：“那‘禁宫之钥’既然是有害无益之物，你们为什么要迫我姊姊送给你们？”

商八望了萧翎一眼，笑道：“小兄弟，不是送，我们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买到……”

杜九冷冷接道：“岳姑娘时光不早了，请姑娘大笔一挥吧！”

岳小钗瞪了杜九一眼，道：“我虽是女流之辈，说了也不会不算，但在未落笔之前，必得先说清楚。”

商八道：“当然，姑娘还有什么指教，尽管请说，兄弟洗耳恭听。”

岳小钗道：“我写下这笔欠帐可以，但有两个条件。”

商八道：“什么条件？”

岳小钗道：“第一件，如是两位访查错误，那‘禁宫之钥’不在我娘的身上，那这笔帐就算一笔勾销。”

商八略一沉吟，道：“只要姑娘不从中吞没隐蔽，我们便认下了。请说那第二个条件吧。”

岳小钗道：“第二件，就是那‘禁宫之钥’确为本姑娘之物，被两位要挟取去……”

商八连连摇手，道：“不对，不对，中州双贾向不强人买卖，这桩生意是姑娘先行答应的。”

岳小钗道：“不管两位出价如何，但我并无出卖那‘禁宫之钥’的用心，所以黄金明珠，恕我不能接受……”

商八道：“千古宝刃，削铁如泥，姑娘不要吗？”

岳小钗道：“不要，我只要保留着日后追回之权。”

商八笑道：“这个容易，只要我们兄弟不死，禁宫未开，那‘禁宫之钥’价值不失，姑娘随时可以向我们兄弟追讨。但丑话说在前面，姑娘要想讨回

那‘禁宫之钥’，可得要凭仗武功，只要你能胜过我们兄弟，也就是砸了我们的生意招牌，那时姑娘不但可取回‘禁宫之钥’，而且还可以开出价钱，向我们兄弟讨点利息。”

岳小钗道：“就此一言为定，两位武功高强，自然不把我一个弱女子放在眼中了。”挥动毛笔，就绢而书，写道：“愿把家母收存的‘禁宫之钥’一把……”停笔问道：“下面该如何落笔？”

商八晃了两下脑袋，道：“下面该接上：售与中州双贾，定金先交明珠十颗，余款黄金千两，锦缎千匹，削铁如泥宝刃一把，俟取得‘禁宫之钥’后，再行补上……”

岳小钗道：“我不收这些东西，那是不用写了。”

商八急急说道：“不行，不行，姑娘可以不收，但我等不能不出。”

岳小钗依言写好，道：“行了吗？”

商八道：“还得加上两句，恐口无凭，书帐为证。”

岳小钗挥笔书成，冷冷说道：“好了吧？”

商八道：“好了，有劳姑娘。”

冷面铁笔杜九收好了帐本、毛笔，说道：“有了这笔帐，在下等也可理直气壮向你姑娘讨债了。”

岳小钗心头烦恼，不再理会两人，牵着萧翎，走向一侧大岩石边坐下，闭上双目，倚石睡去。她疲累未复，又经一番搏斗，此刻倚石养神，竟然沉沉睡去。

冷面铁笔杜九，回顾了商八一眼，道：“老大，咱们就守在这里等着吗？”

商八微微一笑，道：“岳姑娘一诺千金，绝不致有悔约赖帐的举动，你把身上灵丹，送给这位小兄弟，和这两位朋友，每人一粒，咱也要借机会休息一下。”

杜九应了一声，取出一个小巧的玉瓶，倒出三粒红色的丹丸，送给了何坤两粒，说道：“这两粒镇神保元丹，功效强大，你自己吃一粒，另一粒给你那位被人砍掉了手臂的朋友。”他也不看何坤反应如何，把两粒镇神保元丹，交给何坤，转身走近萧翎，冷冷地说道：“小兄弟吃下这粒丹丸。”

萧翎抬起头来，望了杜九手中的丹丸一眼，道：“我不吃。”

三个字说的斩钉截铁。

杜九怔了一怔，道：“吃了这粒丹丸，对你身体补益很大。”

萧翎摇摇头道：“我不吃，就是不吃，你纵然是龙肝凤髓，吃一粒，可以长命百岁，我也是一粒不吃。”

杜九扬了扬手中红色丹丸，冷漠地说道：“你此刻不肯吃下，日后只怕你要后悔就来不及了。”

萧翎道：“就是吃下去，可多活上一百岁，我也不要吃它，快拿开去。”

杜九连连碰了几个钉子，心中既觉好气，又觉好笑，暗道：这娃儿出言豪壮，胆气倒是可佩的很。当下收了红色丹丸，退后几步，靠在一块大山石

上。

天色逐渐的暗了下来，一勾新月，高挂天边，山峰耸立，白雪映月，深山寒夜，一片萧索。

岳小钗经过了一阵酣睡，精神大振，睁开眼来，见中州二贾，一个盘坐调息，一个倚石而立，心中感慨丛生，暗道：这两人身负绝世武功，但却逐利江湖，大做买卖，自己立下了一些规戒，坚信不渝，想他们聚结之广，只怕可敌一国之富。千古以来武林中人，不是轻财仗义，以博侠名，就是浪迹江湖，傲啸风云，似中州二贾这般高强武功之人，竟是逐利江湖，不惜树敌结仇，不辞劳苦风尘，武林中也算得仅此二人了。

只见商八微闭的双目，突然一睁，哈哈一笑，道：“岳姑娘醒来了吗？”

岳小钗冷笑一声道：“有劳两位久候了。”举步走到萧翎身侧，只见他闭着双目，正在运功调息，寒夜凄冷，以萧翎的功力，显然无法抗拒这深夜的刺骨寒气，但他却有着无与伦比的坚强意志，一面索索抖动，一面仍自运气调息。岳小钗油然生出怜惜之心，轻轻叹息一声，道：“兄弟，很冷吗？”

萧翎睁开双目，望了岳小钗一眼，笑道：“我不怕冷。”

金算盘商八大步行了过来，笑道：“兄弟有一件貂皮宝衣，保暖之力，十分强大，如若令弟需要，在下可以奉送。”

萧翎道：“我不要，冻死了我也不要穿你的衣服。”

商八微微一笑道：“小兄弟这点年纪竟有如此风骨，实叫在下佩服。”

岳小钗冷冷地望了商八一眼，道：“中州二贾成名江湖数十年，终日里钻营劳碌，博取利润，想来积财之广，定然已富甲天下了？”

她本是说的讽刺之言，但在金算盘商八听来，却有些沾沾自喜，哈哈一笑，道：“兄弟拥有的财产，不敢说富甲天下，可与国比，但放眼当今武林，兄弟要自夸一句，那是无人可及的了。”

岳小钗一皱眉头，暗道：此人以广集财宝为乐，出言讥讽于他，他反而以此为喜。当下不再言语，拉起了萧翎，回顾张乾一眼，道：“你伤势好些吗？”

张乾一挺身站了起来，道：“流血已止，伤疼大减，可以赶路了。”伸手捡起地下的单刀。

岳小钗道：“好！那咱们就此登程。”牵着萧翎，当先举步行去。

何坤接过杜九相送的镇神保元丹，自行吃了一粒，一粒让张乾服下，略经调息，果觉精神大振，心中暗暗想道：看来中州双贾，不但广积财宝，只怕连丸药也在收集之列，这红色丹丸，也不知是出自何人之手，神效如此奇大。提起双笔，紧追张乾身后而行。

冷面铁笔杜九突然一横身子，拦住了岳小钗的去路，道：“岳姑娘，你可是已经忘记了小号这笔帐了吗？”

岳小钗道：“两位不是想见我仙逝的母亲吗？”

杜九道：“不错啊，找令堂讨取姑娘卖给我们兄弟的‘禁宫之钥’。”

岳小钗淡淡地说道：“没有忘记。”身子一侧，向前行去。

杜九急急说道：“岳姑娘既然记得，那是最好不过，小号人手不多，姑娘早些说出令堂的停身之处，也好了清这笔帐目。”

岳小钗道：“神风帮追兵将至，待我脱出险地之后，再告诉你不迟。”

金算盘商八大笑说道：“这话不错，岳姑娘大主顾，老二咱们客气些。”喝声之中，疾如飘风一般，掠着岳小钗身侧而过，抢先奔出谷口，撮唇一声长啸。

但闻几声汪汪叫，两条黑毛巨犬，疾奔而至。

巨犬见了商八，一阵摇首摆尾之后，紧依在商八身旁。

岳小钗紧跟着商八的身后，出了谷口，抬头打量了一下地势，直向正西行去。

金算盘商八低声对杜九说道：“老二，你跟着岳姑娘护驾，我到前面探道，只要能够避开那神风帮主，和几个特别难缠的老怪物就行了。”

杜九道：“那‘禁宫之钥’一日不出现在江湖之上，岳小钗就难免为人追踪，难道咱们要当真的保护她一辈子不成？”

商八道：“不要紧，只要能够脱出这次天下高手的大包围，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抬眼望去，岳小钗、何坤已走出数十丈外，一拍杜九肩膀接道：“老二，快追上去。”当先一跃而起，快似奔雷，几个飞跃，人已掠过岳小钗。

两条巨大的黑犬，紧追在商八身后，风驰电掣而去。

冷面铁笔加快了脚步，紧追在何坤身后而行。

岳小钗冷眼旁观，看中州二贾的匆忙奔走，显是必有劲敌，不由得生出了一种十分奇怪的心理，此时此刻，她倒真的希望有强敌出现，让中州二贾吃个大亏。

萧翎在岳小钗右手挟扶之下，放腿奔行，翻越过两座山峰之后，寒意尽消，回头看去，见那毡帽儿低压眉际的杜九，紧紧追在何坤身后，果然是相随保护，心中暗暗忖道：这人虽然长的面目可憎，但他武功高强，当可能为岳姊姊拒挡强敌……

忖思之间，突听一声汪的狗叫，山坳转角处，人影乍现，疾奔而至。

岳小钗左手一拉，轻轻把萧翎带在身后，右手紧握剑把，准备迎敌。

只听来人轻轻咳了一声，道：“岳姑娘不要误会，在下商八。”说话间，人已奔到了岳小钗的身前。

月光下只见他一张圆团团的脸上，不住的冒出热气，一望可知他是经过一阵全力的奔行。

两只黑毛巨犬，仍紧紧的追随在身后。

岳小钗口齿启动，本待出言相询，但话到口边，突然又咽了下去，冷冷地望了商八一眼，默然不言。

金算盘商八神色间虽然流现出了紧张，但却笑容依旧，望了岳小钗一眼，

笑道：“真糟，兄弟和岳姑娘这笔生意，只怕是真的要亏本。”

岳小钗道：“能使中州双贾视作劲敌的人，自不是无名之辈了？”

商八笑道：“姑娘说的不错，适才兄弟发现了两个近年甚少在武林中现身的难缠人物，但这两个人，一向是淡泊名利，此来不知是巧合，还是也参与了夺取‘禁宫之钥’的是非？”

岳小钗道：“你可是害怕了吗？”

金算盘商八笑道：“当今武林之中，能使我们兄弟畏惧之人，还不易找出几个，但在下为姑娘借箸代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够逃避得过，何苦又自寻麻烦。”

岳小钗道：“高见如何？”

商八道：“在下之意，绕道而行，避开两人。”

岳小钗道：“你说了半天，还未提到遇上了何等人物？”

商八道：“这两人大大有名，姑娘纵然未曾会过，也该听令堂提过。”

岳小钗道：“什么人？”

金算盘商八突然转过身子，向正北行去，一面说道：“咱们一面赶路，一面谈吧……”

回头望去，只见岳小钗站在原地不动，不禁一皱眉头，接道：“姑娘如想平安无事的脱出高手的大包围，最好能和我们兄弟合作……”目光一掠萧翎，又道：“姑娘纵然不计本身的安危和两位随员的死活，但也该为令弟设想，兵战凶险，难免有护卫不周之虑。”

这几句话，果然打动了岳小钗的芳心，牵着萧翎，折向正北行去。

商八微微一笑，道：“姑娘如肯和我们兄弟合作，突过重围，并非难事。”

岳小钗想到两人迫自己手订约书之事，心中就顿生怒意，冷冷说道：“两位武功高强，盛名远播，但行事为人，却难为天下人所敬仰。”

以中州双贾在武林中的威望，听到这等当面讥辱之言，纵不立刻发作，亦将面现不愉之色，但金算盘商八，不但毫无愠意，反而有些沾沾自喜地说道：“岳姑娘说的不错，我们兄弟向不喜沽名钓誉，只讲求实惠，千百年来，武林道上，不少豪富，但如论积聚之广，获宝之多，在下虽不敢断言后无来者，但却是前无古人。”

岳小钗没好气地说道：“金银财宝，有什么用？死也不能带进棺材里。”

金算盘商八怔了一怔，道：“人各有志，勉强不得，尽管有人视金银珠宝有如粪土草芥，但在下兄弟，仍是乐此不疲……”

他仰天打个哈哈，接道：“在下倒是忘记告诉姑娘，适才遇上哪两个难缠的人物了。”

岳小钗心中虽然鄙视两人行径，不愿和两人多所搭讪，但仍是忍不下好奇之心，不自觉地问道：“那是什么人？”

商八微微一笑，道：“这两人大概就是姑娘所敬所慕的人了，他们浪迹江湖，济困扶危，轻财仗义，以博侠名，和咱们做买卖的，那是大大的不同。”

岳小钗冷冷说道：“你要说就说个明白，不想说那就算了，这般吞吞吐吐，转弯抹角，叫人听得心烦。”

金算盘商八虽然处处计较利益，但他做人的涵养，确非常人能及，不论岳小钗如何讥讽于他，始终不动怒火，仍然是一脸笑容地说道：“姑娘可听说过酒僧、饭丐这两个浑号吗？”

岳小钗心中微微一动，暗道：酒僧、饭丐，都是名重一时的大侠，难道这两人也赶来参与夺取那“禁宫之钥”不成？

心中念转，口中却冷冷说道：“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萧翎也听得好奇心动，插口说道：“他们没有名字吗？为什么叫酒僧、饭丐？”

商八笑道：“酒僧是个和尚，虽是人在三界之外，但却是酒肉不戒，而且酒量奇大，当真是千杯不醉，昔年在黄鹤楼上，和人相较酒量，三日三夜杯不释手，与会之人，大都当场醉倒，只有那和尚若无其事，因而得酒僧之号。”

萧翎道：“原来如此，酒僧能酒，那饭丐想是能吃饭吧？”

商八道：“小兄弟猜的不错，那饭丐食量大得惊人，一餐食斗米不饱。”

萧翎一伸舌头，道：“一餐食斗米，岂不要涨破肚皮了吗？”

商八笑道：“江湖上称他饭丐，岂会是白叫的，如不能餐食斗米，那是有负饭丐的雅号了。”

萧翎道：“酒僧、饭丐的本领大不大？”

商八道：“大得很……”

萧翎道：“比我岳姊姊如何？”

商八道：“那是要强一些了。”

萧翎突然皱起了眉头，道：“他们赶来这万里雪封的大山之中，定然是和两位一般用心，来抢岳姊姊那‘禁宫之钥’，是不是？”

商八笑道：“这两人行事难测，来意如何，在下不敢断言，不过，但愿他们不是才好。”

萧翎奇道：“为什么？”

金算盘似是和萧翎谈的十分投缘，有问必答，哈哈一笑，道：“因为那‘禁宫之钥’已由你那岳姊姊卖给小号了。”

岳小钗冷嗤一声，右手暗运真力，托起萧翎，放腿向前奔去。

商八突然加快脚步，抢在前面说道：“在下为姑娘带路。”

张乾断臂不久，紧赶一阵，伤口迸裂，鲜血泉涌而出，他虽勉力苦撑，但人终是血肉之躯，如何能够受得，又行了一阵，只觉头重脚轻，眼前金星乱闪，一个跟斗向前栽去。

紧随在张乾身后的何坤，身上也受了数处轻伤，这一阵疾急奔走，早已累得不住喘气，看着张乾向前栽去，却是救援不及。

但觉一阵疾风，掠身而过，那断后而行的冷面铁笔杜九，突然一跃而前，

探手一抓，抱起了张乾，右手疾快地点了张乾两处穴道，止住流血，摸出一粒丹丸，送入张乾口中，说道：“快吞下去。”也不管张乾是否吞下，抱着向前奔去。

岳小钗陡然止步，回头问道：“什么事？”

冷面铁笔杜九冷冷答道：“他伤口迸裂，人要晕倒，现在不妨事了，在下抱着他赶路也是一样。”

岳小钗暗道：你们这般举动，还不是为了早脱围困，逼我交出那“禁宫之钥”。也不致谢，转身又向前奔去。

山道曲转，一夜奔行，也不知行了多少路程，天色又到了破晓时分。

只听汪汪两声狗叫，紧接着响起了一声大喝，道：“狗眼看人低，你这畜生，也敢欺侮我老叫化子。”

商八暗道：糟，怕遇见鬼，绕来绕去，怎么又遇上了这老叫化子。

停下脚步望去，只见三道山谷交连之处，有一座小土地庙，庙前老松之下，坐着一个鹑衣百结，简直遮不住身体的老头子，身前放着一个大铁锅，旁边横着一只木杖。两只高大的黑毛巨犬，站在四五尺外，望着那褴衣老人，作势欲扑。

商八口中低啸一声，召回两只黑毛巨犬，拱手一礼，道：“沈兄，久违了！”

那褴衣老人缓缓转过脸来，望了金算盘商八一眼，说道：“商兄是越来越发福了，生意发财。”

商八笑道：“托福，托福，大赚小赔，还过得去。”

那褴衣老人目光移注到那两只黑色巨犬身上，说道：“这两只畜生，可也是商兄养的吗？”

金算盘商八道：“兄弟远行西域，做了一笔买卖，钱没有赚到，却带了这两只虎獒回来。”

那褴衣老人道：“虎獒太不雅了，两只大狗就是，商兄有钱人，连那两只大狗，也带了一身富贵气，见着老叫化这副形貌，很不顺眼。”

金算盘商八笑道：“畜生无知，沈兄不用见怪，兄弟这里赔礼就是！”说罢抱拳一揖。

褴衣老人目光一转，投注到岳小钗的身上，道：“不得了，商兄的生意是越做越大了，连人口也贩卖起来。”

岳小钗心中恼怒，本待发作，继而一想，以商八在武林中的威望，对这老叫化竟然这般客气，看来又不似想和他谈生意，定然是一位大有名望之人，说不定就是侠名满江湖的饭丐了，当下隐忍下去。

只听商八打了两个哈哈，说道：“沈兄言重了，这位姑娘乃我们兄弟一位大大的主顾。”

冷面铁笔杜九突然放下怀抱中的张乾，大步行了过来，冷冷接道：“咱们兄弟买卖事忙，无暇和沈兄叙旧，异日有缘再会，就此别过。”

那褴衣老人突然放声大笑，道：“老二究竟是不如老大沉得住气……”

杜九冷冷接道：“沈兄可是有意和我们兄弟为难吗？”

那褴衣老人笑道：“岂敢，岂敢，老叫化这几年时运不济，年景不好，三餐难继，贵兄弟财宝如山，富可敌国，也不在乎一笔生意赔赚，今日既叫老叫化子凑巧赶上，还得请贵兄弟顾念旧情，分我些残茶剩饭。”

杜九冷笑一声，道：“沈兄既是有意找我们兄弟麻烦，干脆划出道来！”

那褴衣老人探手从面前大铁锅中，抓起一把米饭，一口吞了下去，笑道：“有道是穷不和富斗，你们两兄弟，富甲天下，老叫化穷无立锥之地，如若斗将起来，老叫化是必败无疑。”

商八接口说道：“沈兄游戏风尘，侠名卓著，兄弟一向敬重得很……”

褴衣老人道：“好说，好说。”

商八接道：“咱们明人不做暗事，沈兄此来，想必也是为着那‘禁宫之钥’了？”

褴衣老人道：“这个老叫化想是想，但只怕无福取得。”

商八脸色一变，道：“沈兄是请有帮手来了？”

褴衣老人道：“老叫化走了大半辈江湖，一向是独来独往，如果有帮手，那也是无心的巧合。”

商八道：“兄弟有一件事，必得先行说明。”

褴衣老人道：“愿闻高论，老叫化洗耳恭听。”

商八目光一掠岳小钗，道：“这位岳姑娘令堂保存的‘禁宫之钥’早已卖给我们兄弟了，沈兄如若是为此而来，在下先致歉意，只怪沈兄来迟了一步，被我们兄弟抢了先着。”

褴衣老人道：“这么说来，那‘禁宫之钥’是已落在商兄的手中了？”

商八道：“迄至目前，兄弟还未见过那‘禁宫之钥’，不过这位岳姑娘已立约为凭，卖给我们兄弟了。”

褴衣老人又探手向那铁锅之中抓起两把冷饭吞了下去，说道：“请问这位岳姑娘，可是岳云姑的后人？”

岳小钗道：“家母已仙逝多日了。”

那褴衣老人突然长长叹息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老叫化生平之中，从未对任何人有过点滴的负欠，唯独……”突然有所警觉，住口不言，回顾了中州二贾一眼，缓缓说道：“老叫化听得传言，赶来此地，有道是见者有份，你们兄弟这些年来，生意一帆风顺，那也不过是别人不屑为金银珠宝，与两位为难罢了，但这‘禁宫之钥’，却是大不相同……”

冷面铁笔杜九冷笑一声，打断那褴衣老人之言，接道：“老叫化不用讨巧卖乖，既有意和我们兄弟为难，用不着嫁祸他人，中州二贾的金字招牌，也不是才打三年两年，不论什么人，想砸我们兄弟的招牌，我们都伸手接着。杜老二久闻你饭丐之名，今宵能有机会领教领教，也算是一件幸事。”

褴衣老人冷冷说道：“想打架，老叫化当然奉陪。”

金算盘商八外表一团和气，其实却是个极工心计之人，一看今宵形势，似是难以善罢，如其拖延时光，倒不如早些动手，饭丐之名，虽然震动江湖，出了名的难缠，但估计他一人之力，绝难拦得住自己兄弟两个，当下微微一笑，道：“老二，沈兄武功高强，你要小心一些了。”

这两句话，其实却是点醒杜九，要他快些动手，不要拖延时间。

两人数十年相处一起，形影不离，彼此心意早已相通，杜九如何会听不出商八言中的弦外之意。当下右掌护身，左掌待敌，身子一侧，向前冲去，正待出手，突听一声长笑传来。

转脸看去，只见一条人影，疾如陨星飞堕一样，由对面不远处一棵千年巨松之上，急泻而下，落着实处，两个飞跃，已到几人身前。

随着那急来的身影，飘过来一阵酒气。

冷面铁笔杜九，陡然收住身子，凝目望去。

只见来人身躯高大，满脸红光，光着一个脑袋，身披一件袈裟，但却沾满了油污，醉眼半启半闭，扫掠了中州二贾一眼，笑道：“我道是什么人？原来是两位大老板。”说着话，回手一捞，从背后抓过来一只奇大的铁葫芦，拔开塞子，咕咕嘟嘟大喝一阵，才缓缓放下铁葫芦，合上盖子，笑道：“好酒，好酒。”

冷面铁笔杜九冷冷说道：“兄弟倒是忘了，醉僧、饭丐，由来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酒僧醉眼乜斜，身子不住地左右晃动，生似醉得已站不稳脚步，口中却哈哈大笑：“恭喜两位大老板，生意发财呀！”

金算盘商八心中叫苦，口中却微笑道：“托福，托福，大赚小亏，差强人意。”酒僧伸出右手指着商八笑笑道：“两位大老板向来有赚无赔，今宵只怕是要打错算盘了。”

杜九冷哼一声，道：“就是两位吗……”

酒僧笑道：“你慌什么？还多的很。”

金算盘商八心知酒僧看上去虽然醉态可掬，似是终日里沉迷醉乡，其实是机智过人，绝不放无的之矢。当下他喝住了杜九，大步迎了上去，抱拳笑道：“兄弟领教，不知还有哪几位高人，要和我们兄弟为难？”

酒僧哈哈大笑，道：“我和尚是个有酒万事足，那老叫化更是但求一饱，咱们两个酒囊、饭袋，自是不会放在两位大老板的眼中的？”

金算盘商八目睹酒僧出现之后，已知今宵之局，极难对付，酒僧、饭丐盛名卓著，武功高强，一对一的对起手来，已不是三五百招，能够分出胜败，他长于算计，既无必胜把握，到不如待机再动，当下打消强行闯过的念头，打了个哈哈，道：“客气，客气，咱们兄弟是久慕两位的大名了。”

酒僧微微一笑，道：“中州双贾无怪能够生意兴隆，招财进宝，果是有见风转舵之能。”

商八笑道：“和气生财，那是咱们兄弟的信条。”

酒僧道：“两位大老板一向手风极顺，数十年从未做过赔钱买卖……”

商八道：“这都是江湖朋友赏咱兄弟的面子。”

酒僧突然语气严肃地说道：“常年上山终遇虎，两位大老板这次只怕要遇上麻烦了。”

商八笑道：“酒僧、饭丐，如若执意要和我们兄弟为难，倒是麻烦的很。”

酒僧道：“除了和尚和老叫化之外……”

商八接道：“这倒叫咱们兄弟想不起还有哪些高人了？”

饭丐突然接口说道：“神风帮高手如云，倾巢而来。”

商八道：“神风帮中高人，咱们兄弟已经会见了几个，那也不过是虚有其名。”

酒僧冷笑一声，道：“一般武林中人，自是不会放在两位大老板的眼中，但那神风帮主……”

话还未说完，突然几声尖厉的长啸传来。

酒僧突然回过身去，行到饭丐身旁，盘膝而坐。

四外人影闪动，两只虎獒巨犬狂狺不休。

商八沉声喝止两犬，目光转动，打量了一下四周形势，低声对岳小钗道：“姑娘请移驾左侧背峰那块大岩石之旁，看来今宵只怕难免一场拼斗了。”

就这一瞬工夫，那四下里人影闪动，已然逼近到几人停身处数丈之外。

岳小钗星目流转，看左侧背峰屹立的突岩，不失为一处较好的避敌所在，当下牵着萧翎，走了过去。

张乾、何坤，紧随在岳小钗身后行去。

商八目观四方敌势，手中却松开了两只虎獒颈间的铁环。

显然，他已对逼近的敌势，生出了警惕之心。

萧翎站在岳小钗的身边，双目转动，四下扫视，只见逼近之人，个个都是夜行劲装，手中兵刃，都已出鞘，寒光在星月下闪动。

商八、杜九选择了一处有利的地形，背对背站在一起。

萧翎估计那些四面包围而来的劲装大汉，不下二十余人，但在逼近四五丈时，都停下不动，三五成群的扼守住四周通路，似是在等待什么。

但闻一阵呜呜的怪鸣声传了过来，远远地，现出来两点灯火。

那灯火来势奇快，转眼间已到十余丈处。

灯光更见明亮，来人已清晰可见。

第五回 妙手回春

萧翎凝神注视，不禁打了一个冷颤，只觉一股寒意，由心底直泛上来。

只见两个细高的黑衣人，高举着两盏垂苏气死风灯开路，两盏灯火之后，是四个身躯魁梧的大汉，凛冽的寒风中，赤着双臂，抬着一个面目狰狞、体格高大的怪状神像，疾奔而来。

在那神像之后，紧随四个全身黑衣，身佩彩带的人。

深夜、荒山、星月下，凛冽寒风雪光中，出现了这一群装束诡奇的人物，也带来了一阵阴森、恐怖之气。

岳小钗感觉到萧翎全身都在颤抖，低声说道：“兄弟，不要怕！”

萧翎只觉一股淡淡的幽香，扑入鼻中，不禁抬头望去。

只见岳小钗神定气闲，毫无畏惧之意，不禁心中一动，暗道：姊姊乃女流之辈，尚毫无惧意，我萧翎堂堂男子，怎生这般胆小。当下一挺胸，昂首而立。

中州双贾常年在江湖之上走动，虽已早闻神风帮主之名，但却未见过其人，这股新近崛起武林的势力，扩展迅速，充满着神秘。

冷面铁笔杜九轻轻吁一口气，低声说道：“老大，这些人抬了座狰狞的神像，不知是何用心？”

金算盘商八施展传音入密之术，答道：“单是闻神风帮三个字，也不难想到那主事之人，极善故弄玄虚，见怪不怪，咱们等着瞧吧！看他们究竟要出些什么花样。”

只见那两个高举气死风灯的瘦高黑衣人，陡然停下了脚步，双手高高举起。

四个高大赤臂人，缓缓放下了抬着的狰狞神像，排列在那神像两侧。

商八借着灯火，打量那座神像，放在地上，仍有着七八尺高，头如巴斗，脸似蓝靛，高鼻阔口，却微闭着两只眼睛，嘴角处，两根獠牙，伸出有七八寸长，前面两只手，合掌当胸，后面两只手，高高举起，一手执着令牌，一手执着长剑。

以中州双贾的见识之广，亦是认不出，这是座什么神像。

只见那四个身佩彩带的黑衣人，绕到神像前面，恭恭敬敬一个长揖，霍然转过身来，其中一人大步对中州双贾行去。

商八凝目看去，只见那黑衣人身佩彩带之上，写着四个字：“坛前护法”。

那人侧目望了中州双贾一眼，直对岳小钗行了过去。

冷面铁笔杜九身子一横，拦住了去路，冷冷喝道：“站住。”

那黑衣人突然一伸右臂，右掌一翻，硬接一击。

两掌接实，如击败革，砰的一声，各自震得向后退了一步。

杜九吃了一惊，暗道：此人好雄浑的掌力。

那黑衣人亦是微微一愕，停下了脚步，口齿启动，冷冷地吐出一句话，

道：“什么人？”

杜九天生一付冷冰冰的神色，说话口气，冷漠异常，纵然是天下最温柔的语言，从他口中说将出来，亦有着冷水浇头之感，但这黑衣人的口气，冰冷之感，尤过杜九。

金算盘商八哈哈一笑，接口说道：“咱们兄弟中州双贾，金字招牌，代客买卖，关外皮货，南疆珠宝，一应俱全，无所不包，一言为定，向不二价。朋友如想买点什么，尽管开口就是。”一番嬉笑言谈之中，大包大揽，示出身份。

那黑衣人似是已听过中州双贾之名，目光转动，打量了商八、杜九两眼，冷冷说道：“本帮帮主驾前的开道二将，就是伤在两位的手中了？”

杜九道：“小买卖，不值一提。”

黑衣人突然把两道冷森的目光，投注到岳小钗身上，道：“那位姑娘可是姓岳？”

岳小钗道：“本姑娘正是岳小钗，有何见教……”

商八纵声大笑，打断了岳小钗未完之言，接道：“岳姑娘是咱们的主顾，什么事只管找咱们兄弟说话。”

那黑衣人冷笑一声，突然回身对那神像走去。

商八借机施展传音入密之术，道：“老二，今宵之局的凶险，是咱们兄弟生平未遇之事，这周围环伺的强敌，不去说它，单是那四个护法，就够咱们兄弟对付了，还有那四个赤臂大汉，个个雄武威猛，亦非好与之辈，酒僧饭丐和咱们道不相同，难与为谋，但形势所迫，咱们势又不能不借他两人助力，以度险关，这期间必得大讲机巧。”

冷面铁笔杜九低声应道：“斗心眼的事情，小弟向是听命大哥。”

商八道：“据为兄的观察，那老叫化子此来，关心岳小钗似是尤过‘禁宫之钥’，但那醉和尚，心机深沉，智谋百出，必将让咱们先和神风帮斗个精疲力尽之后，他们好坐收渔人之利。如若咱们能够利用岳小钗的安危，用以激那老叫化子出手，饭丐、酒僧情同手足，只要老叫化子出手，不怕那醉和尚不卷入漩涡。”

杜九道：“小弟听命行事就是。”

商八道：“此事必须做的不着痕迹，以免落入了岳小钗的口实。”

杜九道：“小弟记下了……”微微一顿，又道：“适才小弟和那黑衣人对了一掌，觉出来人功力，似不在小弟之下，动手之时，大哥万勿大意轻心。”

商八微微一笑，道：“不劳贤弟费心。”

抬眼望去，只见那黑衣人已行到神像之前，屈下一膝，似在等待示下。

萧翎看的奇怪，低声问岳小钗道：“姊姊，那神像是活的还是死的？”

岳小钗不自觉间，已对萧翎生出了深深的惜爱，萧翎的幼弱，激发了岳小钗潜在的母爱之心，不但觉得萧翎的生死，必需得自己维护担当，就是他的寒热饥饱，也要得自己呵护关注。当下微微一笑，道：“泥塑木雕，自然

是死的了。”

萧翎想到岳小钗昨天叱责之言，心中虽然仍有着甚多不解之处，但却是不敢再多追问。

凝神看去，只见那高大的神像后高举的左手，突然缓缓晃动着手中的令牌。

这等奇异之事，唬不住走江湖、见多识广的中州双贾，但却使少见多怪的萧翎大为震惊，心中疑虑重重，但又怕岳小钗生气，不敢多问。

那狰狞神像后背高举令牌的左手，晃动了一阵，自动停了下来，一缕清音传了出来。

中州双贾虽然武功高强，耳目灵敏，但那清音细小，相距数丈之遥，也听不出说的什么。

只见那单屈一膝跪在神像前的黑衣人，突然站了起来，回身一跃，纵到中州双贾的身前，身法快速至极。

冷面铁笔杜九双肩晃动，陡然间横行三尺，拦住了那坛前护法黑衣人的去路，冷冷说道：“咱们兄弟走南闯北，见过无数怪异之事，贵帮这点玄虚，也吓不退咱们兄弟，朋友究欲何为，不妨先开出价钱，小号也好盘算一下，看看是否能接受这笔生意。”

那黑衣人道：“本帮主已传下神符令谕，不究贵兄弟打伤本帮主驾前开道二将之罪，只要留下那姓岳的姑娘，两位就可全身而退。”

金算盘商八摇头大笑，道：“价钱太大，小号不做这笔买卖。”

那黑衣人冷冷笑道：“本帮主特示殊恩，贵兄弟如不领受，那是自寻死路了。”

商八笑道：“做买卖讲求赔赚，贵帮主如想要强买强卖，那是砸咱们中州双贾的招牌了。”

那黑衣人道：“敬酒不吃吃罚酒。”突然举手一挥，登时人影闪动，八个手执厚背鬼头刀的大汉，一拥而来，团团把中州双贾围了起来。

商八看那八个劲装大汉奔行而来的身法，迅快矫健，疾逾飘风，似是人人都有一身上乘的武功，不禁心头发毛，暗道：神风帮不知在何处，收罗了这么多高手。

他心头虽是暗生惶骇，但脸上却仍然带着笑容道：“做买卖，难免要遇上风险，贵帮如若一定要砸咱们兄弟的招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黑衣人冷冷说道：“你们中州双贾，自寻烦恼，怪不得人。”说话间，缓步向后退去。

金算盘突然一撩长衫，伸手摸出一把金芒灿烂、珠光耀目的算盘，随手一挥，一阵哗哗乱响，高声说道：“朋友留步。”

那黑衣人停下了后退身子，冷冷说道：“有何遗言？”

商八笑道：“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打了一次交道，兄弟还未请教贵姓。”

黑衣人道：“神风帮主随驾坛前护法，招魂手常明。”

冷面铁笔杜九接道：“这笔欠债，咱们兄弟记下了。”

招魂手常明冷笑道：“只怕两位今宵已难生离此地了。”

商八手握金算盘，目光一转，星月下，只见八个环伺四周的劲装大汉手中厚背鬼头刀上，泛起一片蓝汪汪的颜色，立时低声说道：“老二亮兵刃，他们刀上有毒。”杜九应声探手入怀，摸出一个银光闪闪的圆圈，和一支铁笔。商八手中算盘一挥，笑道：“诸位是一齐上呢？还是一个一个的来？”

他手中算盘乃纯金打成，盘上的珠子，却是用明珠所串，挥展之间，珠光宝气，耀眼生辉。

杜九右手铁笔一击左手银圈，当的一声脆响，高声说道：“我瞧诸位最好一齐上来。”八个劲装大汉，分站了八卦之位，缓缓向前逼近，不徐不疾，脸上一片冷肃，不发一言。

萧翎望了望杜九左手银圈，回头低声问何坤，道：“何叔叔，那杜九手中的白圈圈，也能作打架之用吗？”

何坤道：“那是一种奇怪的外门兵刃，名叫护手圈，能用这等兵刃的人，必得身负上乘武功，才能以小制大，发挥妙用。”

萧翎似懂非懂的啊了一声，双目又投向场中。

这时，商八身后两只黑毛巨犬，突然仆下身子，作势欲扑。

那八个手执鬼头刀的劲装大汉，已然迫近到两人七八尺外，但却一齐停了下来，不再逼近。

商八运用目力，遥向酒僧、饭丐望去，只见两人并肩盘膝而坐，对眼下情势发展，视若无睹，心中暗暗发急，付道：神风帮声势浩大，这两人今日如当真的袖手不管，只怕今日之局，是凶多吉少。

只见那站在两丈开外的招魂手常明，突然提气一声长啸。

八个执刀的劲装大汉闻得啸声，陡然齐齐攻上，刹那间，寒芒展布，四面八方攻了上来。

商八一挥手中金算盘，宝光四射中一阵金铁交鸣，封开了四柄鬼头刀。

杜九左手护手圈，右手铁笔，齐齐抡动，封开另外四柄单刀，正待挥笔反击，八个劲装大汉，却突然齐齐跃退。

商八看强敌进退有序，各攻一刀后，自行跃退，分明是一种奇门阵势，刚才一招，不过存心试敌，阵势尚未发动，心中更是惊骇，这神风帮的盛名，果不虚传。一面默查敌阵变化，一面施展传音入密之术，对杜九说道：“老二，强敌布的是一种奇门阵势，刚才一刀，不过是测验咱们功力，阵势的变化，尚未发动，看他们站立的方位，暗含八卦，且不可恃强硬闯，待为兄的查看出破阵的方法，再一鼓而进，击溃敌阵，保存下真力，准备对付那神风帮主。”

冷面铁笔杜九，微一点头，代表了回答。

两方成了一种僵持的局面，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之后，仍无动手迹象。

杜九等的大感不耐，左脚一抬，欺进了一步，右手铁笔一招“凤凰点头”，

疾向巽位攻去。

他铁笔出手，阵势迅快的起了变化，刀随人转，分由四方八面攻了上去。

杜九左手护手圈，右手铁笔，同时展开了迅快的招数，圈守笔攻，凌厉的攻势中，门户却又守的十分谨严。

金算盘商八原想在查看出敌人的阵势变化后，一击成功，但经杜九这一扰，局势大变，对方攻势一经发动，立时如江河堤溃一般，汹涌而来，似是个个都忘去生死之事。

大变的形势，迫得金算盘不得不挥动兵刃，出手拒挡。

岳小钗冷眼旁观，看中州双贾和强敌搏斗之情，心中暗暗想道：中州双贾之名，果非虚传，这八名强敌，攻势猛恶，非同小可，而且身法之中，还似是暗含着奇奥的变化，中州双贾竟然能硬凭武功，听风辨声，挡住了八名强敌的猛攻。

忖思之间，双方已恶斗了十几个照面，八个手执鬼头刀的大汉，攻势更见灵活，八刀结合成一片刀山，分由八方迫压而上。

中州双贾登时被这弥漫的刀光包围了起来，远远看去，但见一片白光翻滚，不见中州双贾的人影。

萧翎长长吁了一口气，暗道：完啦，看来今宵那胖子和瘦子是死定了。

突然间月隐光消，天色更加黑暗起来，萧翎抬头望去，只见一片浓云，飞驰而来，掩去了月光，眨眼间星隐云层，寒风狂啸，大雪纷纷而下，场中搏斗，已然看不清楚，只见白光闪转在雪地上。

只听一声惨叫传来，似是有人受了重伤。

萧翎目光已难见丈外景物，不知何人受伤。

正自惊愕猜想之间，忽觉眼前白影一闪，岳小钗长剑突出，同时觉着身子被人抱了起来。

身侧的何坤、张乾，齐声怒吼，铁笔单刀，一齐出手。

狂风呼啸，夹杂着汪汪狗叫，划破了深夜寒山中的沉寂。

沉沉的夜色，急速的变化，萧翎已无法看清四周的形势，但他却已觉出，岳小钗已和人动上了手，而且拼斗激烈。

狂急的旋转，使萧翎觉出岳小钗似是陷入了苦战的危急之中。

萧翎长长吸一口气，使惊乱的心情，激动的情绪，逐渐的平复下来，第一个闪转脑际的念头，就是早些离开岳小钗的怀抱，使她能专心一意的对敌。

他不知一个人抱着一个人，再和一个武功相若的人动手相拼时，吃亏有多大，但他却深觉岳小钗抱着自己定然是个累赘，心中想到，口中立时高声叫道：“姊姊，快放开我。”

岳小钗只道他受到伤害，不禁吃了一惊，急急问道：“兄弟，你怎么了？”就这微一分神，肩上已然着人一拳。

这一掌落势甚重，打得岳小钗闷哼一声，身不由主地向前冲了两步，吐气出声。

萧翎虽未看到，但他已隐隐觉出，岳小钗似是已受了伤，心头大急，叫道：“姊姊，你受了伤吗？”

岳小钗道：“我不要紧，你好吗？”

她声音带着轻微的颤抖，似是这一句话，用了很大的气力，才说了出来。

萧翎心中愈急，情绪更乱，想到岳小钗为敌所伤，全是抱着自己，不能全心全意的施展武功所致，立时大声叫道：“姊姊，放开我，我……”

高手相搏，最忌分心，岳小钗独对两个高手围攻，仗着岳家剑法精奇的剑招，虽然吃力，但如能心无挂虑专心一志的和人家动手，就是有着萧翎的累赘，也可以支撑一阵时间不败。

萧翎的自疚关心，大声叫喊，弄巧成拙，反而招致了岳小钗的受伤之祸。

岳小钗又听他大声叫喊，心下更是惊骇，急急问道：“兄弟，你伤的很重吗？”

萧翎道：“我很……”忽的肋间一麻，知觉顿失。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光，萧翎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睁眼看时，红日满窗，停身在一个古老的庙宇，自己正躺在一堆厚厚的稻草上。

这个荒凉的庙宇，供案上积尘盈寸，蛛网封绕。

神像上色彩剥落，已看不清楚是供奉的什么神位。

萧翎揉了揉眼睛，目光转动，只见数尺外并肩坐着一个身背大葫芦，满身油污的大和尚和一个蓬发破衣的老叫化子，身前横着一支竹杖，和一个破了一个大口的铁锅。

两个人似是都很疲倦，头上的汗水，仍然历历可见，正在闭目运气调息。

萧翎自随云姑学得打坐吐纳之术，已知两人正在运功调息，也不去惊扰两人，缓缓挺身坐起了一半，忽觉肋间一阵剧痛，不自主又躺了下去。

幽寂、荒凉的古庙，听不到一点声息，萧翎定定神，想起那一夜的惊险际遇。

他记得岳小钗和人动手，在生死一瞬的险恶环境中，仍然关心到自己的安危，他记得正回答岳姊姊的问话时，肋间一麻就晕了过去，以后什么变化，他已无法知道。

这些历历际遇，似是就在眼前，也好像已过了几年一般。

突然间响起一苍劲的声音，道：“小娃儿，你醒了吗？”

萧翎道：“我醒了，噢！你们可知道我岳姊姊在哪里吗？”他边答边转头望去，只见那说话之人，正是老叫化子。满口酒气的大和尚，忽的睁眼，说道：“你姊姊已被两个做生意的救走，你不用多担心事。”

那老叫化子接道：“为救你性命，我和半戒师兄，已经耗了一日夜的功夫，内力损耗极大，好不容易把你救活，你现下伤势未愈，体能尚未全复，如若想留得小命，最好是不要讲话。”

萧翎口齿启动，正想说话，那满口酒气的和尚抢先接道：“哈哈，你如

现在死了，那是永远见不着你的岳姊姊了！”

萧翎怔了一怔，果然闭口不言。

酒僧半戒回顾了饭丐一眼，施展传音入密之术说道：“叫化兄，你说商八、杜九，能不能保护岳小钗闯出那神风帮的重重埋伏？”

老叫子道：“据老叫化看，那中州二贾武功不在咱们之下，闯出重围，倒非难事。”

两人谈话之间，突然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

闭目想着心事的萧翎，已被那沉重的步履之声所惊，转眼望去，只见一个长髯飘飘的中年道人，大步行了进来，此人面如满月，一身青绸宽大的道袍，背插宝剑，手执拂尘，足着云履，一派仙风，飘飘出尘，一个十六七岁的黑袍道童，紧随在他的身后。

酒僧、饭丐目光微一轩动，似是已看出了来人是谁，但却立时紧紧闭上双目，装出一付入定未醒之态。

那中年道人，目光一掠酒僧、饭丐，便转注到萧翎的身上。

萧翎看那道人，面目端正，不似恶人，心目中胆气一壮，盯着那道人望了一阵，目光又转到那道童身上。只见他穿着黑色的道袍，眉目清秀，脸色白中透红，相貌十分俊雅，心中暗暗忖道：这一大一小两个道人，不知是何来历？

那中年道人手中拂尘一挥，一片灰土飞扬，扫了一处两尺见方的静地，盘膝坐了下来。

那道童却站在背后，一语不发。

萧翎看那道人席地而坐之后，竟也闭上双目，暗道：这道人身佩长剑，只怕也是个身负武功之人，如若他不认识这酒僧、饭丐，决计不会在破落的大殿之中停留，如若他识得酒僧、饭丐，何以不肯招呼两人一声。

只听殿外一阵哈哈大笑之声传来道：“这座破落的古庙，大殿尚甚完好，且进去歇一会儿再走。”

声音由远处传来，但话一落音，人已进了大殿。

萧翎此时心情平静异常，早已把生死之事忘去，侧目大殿中又多了两人，第一个长衫儒巾，一副秀才衣着，白面无须，看年纪，不过二十几岁；后面一人，却是脸如炭灰，又黑又矮。

这两人似是未曾料到，这大殿之中，早已有了这样多人，四道目光，先把殿中之人打量一阵，才缓步而入。

萧翎想道：这座古庙，积尘、蛛网，平常之日，定然是难得有人进来坐坐，此刻却来了七人之多，不知后面是否还有人来。

那长衫儒士目光落到那道人脸上，忽然微微一笑道：“道长难得下山一步，此次竟是大驾亲临。”举步直行过来。

那闭目盘坐的道人睁开双目，微微一笑，道：“成兄家居纳福，厌问江湖是非已久，想不到今日在此相逢。”

青衫儒人笑道：“兄弟早想到那‘禁宫之钥’一旦出现江湖，势必将引起武林中一场轩然大波，竟然不幸料中，初传钥讯，已然有无数的高手，赶来此地。”

那道人道：“贫道奉命而来，情非得已。”

青衫儒士抬头望了饭丐、酒僧一眼，笑道：“这两位先道长在此呢？还是后道长而来？”

那道人道：“先贫道而来。”

饭丐本想装作入定之状不理几人，但他终是忍耐不住，伸了一个懒腰，一睁双目，哈哈大笑，道：“好热闹啊！僧、道、儒，再加上老化子，真是一场盛会。”

青衫儒士缓缓撩起长衫，取出一个五寸长短的白玉瓶，笑道：“沈兄久违了。”启开瓶盖，登时酒香扑鼻，接道：“兄弟随身带了一瓶美酒……”

只见酒僧半戒忽睁双目，大声嚷道：“好酒，好酒。”目光盯注在那青衫儒士手中的玉瓶之上，馋涎欲滴。

那青衫儒士微微一笑，道：“兄弟这瓶梅花露，已有百年以上，大师虽有酒僧之称，千杯不醉之量，也只能浅尝即止。”

殿中酒香，愈来愈是强烈，酒僧半戒已是馋涎垂滴而下，洒在沾满油污的僧袍之上，双目之中，神光湛湛，凝注在那青衫儒士手中白玉瓶上，脸上也不知是喜是怒。

只见那青衫儒士又从怀中摸出了一个白玉杯子，倾出半杯梅花露来，一仰脖子，喝了下去。

酒僧半戒一生，大都在酒意朦胧，半醉半醒之中，天下没有未吃过的美酒，但那青衫儒士白玉瓶中的梅花露，酒香强烈，生平未闻，如何能忍得下，当下咽了一口馋涎，站起身子，大步走了过去，张口说道：“贫僧想向成兄化一次缘。”

青衫儒士笑道：“可是要兄弟手中这半瓶梅花露吗？”

半戒大师道：“不错，不知成兄肯否割爱？”

这时，那青衫儒士的脸上，泛起一层红晕，想是他力不胜酒，回目望了那中年道人一眼，答道：“大师的酒量，天下无人不知，兄弟这梅花露，只此半瓶，如若送给大师，其他之人是别想尝到了。”低下头去，向瓶中瞧了一眼，接道：“兄弟近年很少在江湖之上行走，这次重履江湖，竟然能和诸位高人相遇见面，总算有缘，可惜兄弟离家之时，带酒不多，想先请殿中诸位，人尽一杯，余下之酒，一并送于大师如何？”

半戒大师望着那玉瓶，说道：“瓶中存酒有限，如若殿中之人，各尽一杯，只怕瓶中的存酒，还不足用。”

青衫儒士笑道：“不是兄弟夸口，这大殿中人，除了大师之外，只怕难再有超过兄弟之量，但兄弟也难一次尽此半杯，如若是不善饮酒之人，闻上一闻，也就够了。”

只听那中年道人说道：“贫道方外之人，素来戒酒，成兄的盛情，贫道心领了。”

那青衫儒士微微一笑，站起身来，倒出一杯酒，缓缓走近那中年道人身前，笑道：“道兄不吃，何妨闻上一闻，非是兄弟夸口，当今之世，只怕难再找出一种酒来和兄弟这梅花露相提并论。”

那中年道人似是有着盛情难却之感，伸手接过玉杯，举杯放在鼻息之间，嗅了一嗅，道：“果然好酒，贫道虽不善饮，但此酒香透心肺，实乃上上之品。”

半戒大师接道：“如若我和尚能够品尝一下，当可有所定论。”

青衫儒士笑道：“大师不要慌，兄弟言已出口，当以余酒相送。”

萧翎眼看殿中几人，为一瓶酒你推我夺，心下甚感奇怪，那酒僧半戒，存心讨取，那青衫儒士却偏多刁难，那中年道士力辞不饮，那青衫儒士却又偏偏起身相敬。

只见那中年道士缓缓地把手中玉杯，递了过来，说道：“美酒当前，可惜贫道却无福消受。”

青衫儒士接过酒杯，又向那黑衣道童递了过去，说：“小道兄，请品尝一下，如何？”

那黑衣道童侧过脸去，说道：“小道闻不得酒气。”

青衫儒士哈哈一笑，道：“武当门规清严，果不虚传。”转向饭丐行去。

云姑生前，曾对萧翎谈过一些江湖中事，在他的记忆之中，武当一派，都是好人，再看那道人仙风道骨，不禁油然而生敬仰之心。

那青衫儒士行近饭丐，递上酒杯，说道：“兄弟近年甚少在江湖之上走动，但沈兄的大名，却是常常闻及……”

饭丐望了那玉杯一眼，冷冷说道：“老叫化生来喜饭，素不爱酒，好意心领了。”

青衫儒士脸色微微一变，道：“兄弟这梅花露，乃当今第一名酒，错过今日只怕沈兄再无品尝的机缘了。”

饭丐道：“老叫化那一份，一并转送半戒师兄好了。”言罢，闭上双目，不再理会那青衫儒士。

酒僧半戒大步行来，哈哈笑道：“货卖识家，老叫化生来不解酒滋味，那牛鼻子老道，自恃身份，不肯饮用，看来还是给我和尚算了，和尚嗜酒如命，只要果是好酒，纵然酒中下的有断肠毒药，和尚也是慷慨赴死，而且死而无怨。”

青衫儒士沉吟了片刻，突然纵声笑道：“不错，货卖识家，兄弟这瓶梅花露，连瓶带杯，一并奉送了。”

酒僧半戒伸手接过，一仰脸嘴到酒干，笑道：“好酒啊！好酒！”

青衫儒士不理半戒的呼喝，盘膝坐下，长长呼一口气，道：“诸位不肯品尝兄弟的梅花露，那是怕我在酒中下毒了。”

他这番话，似是自言自语，又似对人解说。

那中年道士突然站了起来，精芒闪动，目光凝注在萧翎的脸上，缓缓说道：“小施主，可是身体不大舒服吗？”

萧翎对他印象甚好，当下点头答道：“一些小病。”

中年道士笑道：“贫道略通医理，愿代效劳，一诊小施主的病势。”

目光却投注在饭丐的脸上，查看他神情变化。

萧翎虽是聪明绝顶，但也无法了然这些江湖上的机诈、敌友是非，当下接道：“好啊！我先谢过道长。”

那中年道人却凝立不动，似在等待着什么。

只听饭丐长长叹息一声，道：“这孩子已费了老叫化一天一夜手脚，但他还未能完全复元，道长如肯施以援手，老叫化一样感激不尽。”

那中年道人微微一笑道：“贫道只不过略谙医道，据外面观，这位小施主的伤势，似是先天具来，再加上近日受了外伤，引发内伤……”

饭丐接道：“不错，他被点中了阳明胃经上的太乙穴，引发先天具来阴脉硬化，重伤则七日之内殒命，轻伤落个半身麻痹的残废，老叫化不解医道，只不过就观查所得而言。”

那中年道人笑道：“沈兄说的句句中的，一字不错，惭愧的是贫道无能促他复元，如若沈兄允把他交付贫道带走，贫道当尽快赶回武当山去，请掌门师兄为他疗伤。贫道师兄医理精深，功力胜过贫道十倍，料想绝不致误了他的病势。”

饭丐蓦然一张双目，湛湛神光直逼那中年道人脸上，一字一句的缓缓说道：“云阳子，老叫化走了大半辈子江湖，经历了无数的大江大浪，难道还会在阴沟里翻船不成。”

云阳子微微一笑，道：“贫道纵然是另有用心，但可疗好他的伤势，当非虚言相欺。”

饭丐突然一闭双目，道：“好吧！你带他走！”

云阳子右手一挥，那黑衣道童一跃而至，俯身抱起萧翎，急向殿外奔去。

那青衫儒士冷笑一声，道：“云阳道兄。”左手一摆，紧随他身后那又黑又矮的人，突然一跃而起，横身拦住了那黑衣道童的去路。

云阳子肩头晃动，疾快的绕到那黑衣道童身前，冷冷喝道：“成兄可是想和贫道为难吗？”

那青衫儒士淡淡一笑，道：“这个兄弟只怕没有那样的胆子，哈哈！武林中有谁不知云阳道兄之名。”

萧翎眼看这些人，竟然争相抢夺自己起来，心中又是奇怪，又是好笑，暗道：怎的我萧翎竟受到他们如此重视起来。

只见云阳子拂尘一摆，道：“成兄既然没有和贫道为难之心，那是最好不过。”

那青衫儒士冷然一笑，道：“兄弟虽不愿和云阳道兄为难，但并非惧怕

武当派的盛名，和云阳道兄手中的长剑。”

云阳子眉头微微耸动，但他终于忍了下去，说道：“成兄有何见教？贫道洗耳恭听。”

青衫儒士两道目光一直在萧翎的身上打转，瞧了半天，道：“云阳道兄不惜千里跋涉，把这位小兄弟送回武当山去，当真是为了替他治病吗？”

云阳子道：“不错。”

青衫儒士道：“有道救人如救火，这位小兄弟既是身罹重病，如何还能忍得千里奔波之苦。”

云阳子道：“这个贫道自有良策，不劳成兄费心。”

青衫儒士笑道：“我看不用了！”

云阳子道：“什么不用了？”

青衫儒士道：“兄弟不才，亦通医理，这位小兄弟的病势，兄弟亦可医得，那是用不着再千里迢迢，赶回武当山了。”

云阳子道：“贫道已得沈兄同意，成兄这等横里插手干涉，不知是何用心？”

青衫儒士淡淡一笑，道：“救人性命，兄弟是不甘后人。”

萧翎听得心中直叫奇怪，暗道：他们这般吵来争去，抢着要为我医病，这等好心之人，当真是世上少见的很。

云阳子脸色一整，冷冷说道：“贫道自忖医道，恐不在你成兄之下，但尚自知无能医好这位小施主的病势，凭成兄那点医道，哼！只怕是自诩太高了吧！”

青衫儒士笑道：“兄弟被武林同道称作百手巧医，难道是白叫的吗？”

云阳子道：“贫道只听过成兄那百手书生之名，却从未闻过百手巧医之称。”

青衫儒士笑道：“那只怪道兄少在江湖之上走动，见闻不多罢了。”

他语声微微一顿，又道：“道兄既不信兄弟的医道，兄弟当场试验给道兄见识一下如何？”

云阳子冷冷地道：“一个人一生之中，只有一次死亡，这等大事，岂可试验着玩的吗？”

青衫儒士回顾了酒僧半戒一眼，只见他双手抱着那盛装梅花露的玉瓶，鼻息间鼾声大作，似是已酒醉入梦，心中胆气一壮，高声说道：“这位小兄弟可是你们武当门下吗？”

云阳子道：“虽非武当门下，但贫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自是当尽心力。”

青衫儒士笑道：“你受何人所托？”

云阳子似是不愿和百手书生翻脸，闹成僵局，忍了又忍才说道：“成兄亲眼所见，贫道受沈大侠的嘱托，送这位小施主回武当山去疗治痼疾。”

青衫儒士笑道：“这么说来，如若沈兄答应，道兄就留下这个小兄弟了？”

云阳子冷哼一声，未置可否。

那青衫儒士提高了声音，叫道：“沈兄如若信得过兄弟医道，兄弟即可动手替这位小兄弟疗治伤势。”

萧翎仔细看那青衫儒士，虽然生的五官端正，皮肤白净，但双目之中，神光闪烁不定，眉宇之间，隐隐泛现出一层黑气，心中不喜，生恐饭丐答应那青衫儒士之语，当下高声说道：“沈伯伯，我不要他替我医病，我要跟这位道长去。”

青衫儒士双目一眨，两道森冷的寒芒，暴射而出，冷冷说道：“武当山离此遥远，只怕你到不了武当山就要病重而死。”

萧翎道：“我死了也不关你的事。”

那青衫儒士双眉耸动，似想发作，忽闻饭丐冷冷说道：“人是老叫化相托云阳道兄带回武当山的，如若有人想横里拦阻，那是和我们酒僧、饭丐有意为难。”

百手书生脸色一寒，眉宇间的黑气忽见强烈，但在一瞬之间，立时消失，哈哈一阵大笑，道：“既是沈兄的主意，兄弟自是不便再横里阻扰了，唉！只可惜这位小兄弟的性命，只怕要送在云阳道兄一番好心好意的手中了。”

云阳子涵养过大，淡淡一笑，道：“成兄不用替贫道担忧。”微微一顿，又道：“成兄请让让路吧！”

百手书生冷冷一笑，说道：“祝道兄一路平安。”举手一招，那又黑又矮之人，应手而退，站在百手书生的身边。

云阳子当先开路，护着那背萧翎的道童出了大殿，放腿向前奔去。

那道童虽然年龄不大，但却脚程奇快，萧翎只觉耳际间风声呼呼，寒气扑面，吹得他连气也喘不过来，只好一缩头，把面孔隐在那道童头后。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萧翎突然觉着那道童停了下来，伸头望去，只见正停身一座高峰之下。

云阳子手执拂尘，立在四五尺外，面上带着微笑，低声对那道童说道：“放他下来，咱们吃点东西再走。”

那黑衣道童举手擦拭一下脸上的汗水，说道：“师父，那百手书生，可会追赶上来吗？”

云阳子道：“他们虽有追来之心，但我料想饭丐沈重定然会出手拦阻于他的。”

那道童缓缓地放下了背上的萧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显然这一阵子奔走，使他很累了。

云阳子轻撩道袍，取出干粮，微笑着对萧翎说道：“你可不要害怕，贫道绝不会亏待于你。”

萧翎接过于粮，三人坐下分食，休息一阵，又开始上路，仍由那黑衣道童背着他赶路。

萧翎人既聪明，幼小时又务旁学，这些时日之中，追随岳小钗，历经凶

险，使他那纯洁的心灵之中，对世间的险诈，又深了一层认识，他心中亦明白，这位仙风道骨、飘飘出尘的道长，并非是真的要为他医病，才带着他而行，必然另有所图，只是用心何在，萧翎却是有些想不明白了。

这问题一直苦恼着他，也使他开始动用心机，思虑安危。

又行一日，离开了山区，那道童不便再背着萧翎赶路，只好替萧翎雇了一辆马车，坐着赶路。

萧翎自觉到身体有了变化，先天的痼疾，被外伤引发了重症，他开始发起高烧，四肢沉重难抬，但神志还能保持清醒。

云阳子似是十分焦急，极尽心力的疗治萧翎的病势，不停地替他把脉，并以本身的内力助他畅和血脉。

可是萧翎的病势，毫无起色，人也逐渐的晕迷过去，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服用过很多次药。

这日，萧翎昏迷的神智，忽然清醒了过来，睁眼看时，只见云阳子端坐在身侧，那黑衣道童满面焦急之色，端着一碗药汤，见他醒来，忽现喜色，微微一笑，道：“你可觉着好些吗？”

萧翎摇摇头，道：“我的心里很烧，只怕是不能活了！”

那道童道：“不要紧，咱们已经快要到武当山了，我大师伯精通医理，有着妙手回春之能，只要咱们一到武当山，你就很快可以复元。”

萧翎叹道：“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关心我的生死呢？”

那道童呆了一呆道：“因为，因为……”他不善谎言，一时间想不出适当的措词，因为了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萧翎凄凉一笑，道：“我知道，你们并不是真的要替我医病，只不过是想要把我带上武当山去……”

云阳子忽然接口说道：“你的病势很重，先天的痼疾，再加穴脉受了极重的内伤，体内又被风寒侵入，一病发作，百病俱来，除了我那大师兄外，只怕当世之间，已无人能够医好你的病了。”

萧翎道：“那不要紧，我不怕死。”

云阳子似是料不到他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禁一怔，笑道：“你虽身罹绝症，但相貌之上，却非早夭之征象，贫道大师兄医术回天，当不难治好你的病势。”

萧翎突然一挺身子，想坐起来，但微一用力，立时双眼发黑，全身骨骼一阵剧疼难忍，人又晕了过去。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萧翎昏迷中觉得两只带着热力的双手，不停地在身上游动，内心之中，也感觉一阵舒畅，睁眼看去，只见一个白髯长垂，高挽道髻，面如古月的道人，正自挥动着双手，不停地在自己的身上游动，掌指所经之处，带着一股热力，攻入体内。

在那白髯道人身后，站着面容肃然的云阳子，靠窗处放着一只黑色的古鼎，鼎中白烟袅袅，散发出满室清香。

只听那道人长长吁了一口气，缓缓收回了双手，凝目望着萧翎，在他的面容上，泛现出一丝慈爱的微笑道：“孩子，好过些吗？”

萧翎道：“好一些了，老道长定然是那云阳道长的师兄，武当派的掌门人了？”

白髯道人微微一笑，道：“贫道无为，小施主的病势很重，目下血脉初畅，不宜多费神讲话，来日方长，咱们有的是时间好谈，此刻最好能好好养息一下。”

萧翎突然长长叹息一声，道：“我那岳姊姊，不晓得现在何处？”说罢缓缓闭上双目。

云阳子欠身对无为道长一礼，缓步退了出去。

无为道长亦似是极为困倦，云阳子退出之后，立时闭上双目，运气调息。房中一片寂静，寂静得落针可闻。

萧翎熟睡了一阵，精神大见好转，睁开眼来，只见那老道长仍然盘膝闭目坐在自己身侧。

这已是深夜时分，室外一片黑暗，那靠窗处的古鼎中，却冒起一片蓝色的火焰，室中景物，让这片蓝色火焰一照，蒙上了一层暗淡的青光。

萧翎挣动了一下身躯，双手支榻，缓缓坐了起来，正想溜下床去，无为道长忽然睁开了眼睛，笑道：“孩子，夜深寒重，不可在室外走动，你刚刚服用下药物，在贫道这丹室中随便走走，对行药方面，倒是有些帮助。”

武当派掌门人，在武林中身份是何等尊崇，这般对待萧翎，实为极大荣耀之事，可是萧翎却是懵无所觉，当下举步向冒着蓝色火焰的古鼎行去。

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也不再管他。

萧翎走到那黑鼎之旁，立觉热力逼人，心中甚觉奇怪，暗道：鼎中不知烧的何物，威力竟是如此之大。

探头望去，只见那深蓝色的火焰之中，放着一个拳头大小的方盒，那方盒也不知是何物制成，已被烧成了通红之色。

隐隐间，似有一片青色的流质，在那烧红的方盒之中滚动。

蓝色的火焰，由那方盒下面几个大指粗细的圆孔之中，冒了上来，仍然未曾看出烧的何物。

萧翎忽然想起幼年之时，父亲谈过炼丹的事，忍不住问道：“老道长，你可是在炼丹吗？”

无为道长笑道：“在替你炼制一种药物。”

萧翎奇道：“为我炼制丹药？”

无为道长笑道：“大概再过上三天三夜，就可以熄去炉火，取出服用了。”

萧翎茫然的叹息一声，缓步行到木榻前，说道：“老道长，咱们素不相识，你为什么非要待我这样好呢？”

无为道长微微一笑，道：“方外人慈悲为怀，贫道既然发觉到你身罹绝症，岂能不管……”他微微一顿，又道：“何况，你这三绝阴脉为先天奇疾，

那也非一般人能够医得。”

萧翎倚在木榻上，支颚沉思了半晌，道：“我不信老道长只是为了慈悲胸怀，救我之命。”

无为道长似是未料到他会突然提到此等问题，而且单刀直入，不禁一愕，沉吟良久，缓缓说道：“贫道留你在武当山，即或另有用心，但替你疗治绝症，那也是一大原因……”

语音忽然一顿，沉声问道：“什么人？”

只听室外传进一个低沉的声音，道：“弟子有事禀报。”

无为道长慈眉耸动，但仍原地盘坐未动，说道：“进来吧！”

木门开启，走进了一个黑髯飘飘，身材修长的中年道人。

看此人年纪，似和云阳子不相上下，但举动之间，对待无为道长，更见恭谨，遥遥抱拳，欠身而入，行近木榻，仍然是垂首肃立着，接道：“有夜行人上山来了……”

无为道长脸色微微一变，道：“来的什么人？”

那中年道人道：“来人武功不弱，云阳师叔已传下令谕，观中五大护法，已全都出动，务求查个水落石出，但怕惊扰到师父静修，特来禀报一声。”

无为道长恢复了镇静之容，左手一挥，道：“知道了。”

那中年道人合拿当胸，躬身退出室外，随手带上了两扇木门。

萧翎凝目沉思了片刻，突然一跃下榻，大步向外行去。

无为道长一皱眉头，道：“孩子，你要到哪里去？”

萧翎道：“我也出去瞧瞧，看是不是我岳姊姊找我来了。”伸手拉开木门，大步而出。

抬头看去，星河耿耿，这是无月的深夜。

一阵寒风吹来，萧翎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颤。

忽然由身侧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道：“夜风寒冷，小施主还是请回去吧！”

萧翎转脸望去，不知何时，身侧已然站着一个背插宝剑的少年道人，当下定了定神，道：“我不回去！”

那少年道人不过十八九岁，生的眉清目秀，背插长剑，道袍飘风，打量了萧翎一眼，冰冷道：“此地何地，岂可乱闯，小施主如若不肯自动退回，贫道只好代为效劳了。”说话之间，一伸手，横向萧翎手腕上抓了过去。

萧翎手腕一缩，大声喝道：“我偏不回去，你要怎样？”

那道装少年出手如电，萧翎如何能逃避得过，只觉左臂一麻，左腕脉穴，已入那少年道人的掌握之中。

但听一声沉重的叹息传了出来，紧接着响起了无为道长苍劲的声音，道：“不许迫他回来，让他自去吧！”

那少年道人急急松开了握在萧翎左腕上的五指，口中连连应是，人向丈余外一株巨松下面退去。

萧翎抖动了一下麻木未消的左臂，大步向前行去。

隐隐见满院花树，在夜风之中摇动，阵阵香气，迎面扑来，苍苍青松，杂陈于花树之间，景物十分清幽。

一来夜色朦胧，萧翎的视线不清，二则他也无心观赏景物、大步而行，寻门而出。

这座道院，十分广大，萧翎地势不熟，走了甚久，仍然在花树林中穿来行去。但他生性坚毅，虽然冷得全身颤抖，认定了一个方面，仍然是勇往直前，毫不畏缩。

但见两只高大的白鹤，散行于花树之间，眼看萧翎行近身侧，也不逃避。

这些新奇的事物，都已无法引起萧翎的兴趣，一心之中，只在想念着岳小钗。

他坚信岳小钗会来找他，于是忍不住高声喊道：“岳姊姊，岳姊姊……”

他用尽了全身的气力呼唤，深夜之中，响起一片回音，尽都是呼叫姊姊的声音。

呼叫中，仍不停向前奔行，穿过一片广大的花圃，到了一座青石砌成的围墙下面。

一扇圆门，早已打开。

萧翎身体虚弱，经过这一阵奔走呼喝，头上已出了汗水。

他举起衣袖，擦拭了脸上的汗水，身子一侧，穿门而出。

圆门外，交错着白石铺成的小径，夜色中望去，隐隐见楼阁耸立。

萧翎略一打量四周的形势，选择了一处空旷的方向奔去。

此时，他已有如疯狂一般，一面拼尽全力向前奔走，一面不住的大声呼叫着岳姊姊。

不知奔跑了多少路程，萧翎已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眼前晃动着片的云彩，每一片云彩中，都站着个美丽的玉人，那正是对他关爱备至的岳姊姊，这幻觉激发了他生命的潜力，呼叫着向前狂奔。

他拼命的狂奔着，直到精疲力竭，才停了下来，汗水湿透了他全身的衣裤。

他已无力再奔行一步，眼前金星直冒，内腑中气血上涌，只觉双腿一软，栽倒地上。

第六回 处处现敌踪

萧翎也不知道过去了多少时光，醒来已是满眼阳光。

目光转动，只见数尺外盘膝端坐着云阳子，自己却躺在一片柔和的草地上，四周苍松青翠，景物悦目。

数丈外，是一道百丈深壑，一道瀑布由对面山峰上直垂而下，水落深涧，声如闷雷。

只见云阳子脸上挂着一片慈和的笑意，道：“孩子，你醒了吗？”

萧翎揉揉眼睛，坐了起来，问道：“这是什么地方？”

云阳子笑道：“这是三元观的后山。”

萧翎抬头望去，果然见身后殿阁耸立，已在三四里外。

他想起昨夜狂奔的事，腿上筋骨仍有些隐隐作痛。

云阳子缓缓站起身子，走了过来，笑道：“还觉着难过吗？”

萧翎长长吁一口气，但觉气血舒畅，除了筋骨有些酸痛外，毫无不适之感，当下说道：“我很好，唉！道长可见到我的岳姊姊吗？”

云阳子笑道：“没有，令姊如若想念于你，想她不久定会寻来。”

萧翎道：“昨夜来的不是我岳姊姊吗？”他追随岳小钗数日涉险，对江湖中事，已然略有所知。

云阳子笑道：“不是。孩子，我那掌门师兄虽然医道通神，胸罗玄机，但他一向深居避世，就是本观中的弟子们，也是难得见他一次，难得他赏识于你，替你治疗绝症……”

萧翎接道：“这有什么稀奇，岳姊姊也会帮我疗病。”

云阳子微微一笑，道：“就算她能疗治你的绝症，可是她此刻行踪不明，远在天涯，一时之间，也是见她不着。”

萧翎垂下头去，默然不语。

云阳子道：“你如不肯听我的话，绝症未愈之前，擅自行动，不但我那掌门师兄一番苦心，将付流水，你那与生俱来的绝症，亦将提前发作，那时，你那岳姊姊纵然寻来，亦是无法见到你了！”

这一番言语，果然说得萧翎大为心动，暗道：是啊！如我病重而死，今生今世，都无法再见到岳姊姊了！

心念一转，说道：“要我听你相劝之言不难，但必须答允我一件事情。”

云阳子道：“你说吧！只要贫道力所能及，绝不推辞。”

要知武当派，是江湖间正大门派，素来受武林同道尊仰，无为道长和云阳子，都是武当派中，百年来未见的人才，不但武功成就，强过上几代的师长，道德修养，也都有过人之处，只因心中暗愧利用一个尚未全解人事的孩子，是以对萧翎百般容忍。

萧翎凝目寻思了一阵，道：“我留在此地可以，但如我那岳妹妹来寻我时，你定要告诉我，让我跟她离开这里。”

云阳子沉思良久，说道：“好吧！贫道答应你。”

萧翎缓缓举步向前行去，一面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知道，我那岳姊妹，一定会来找我。”

云阳子听得，暗暗叫了一声惭愧，紧行了两步，抱起了萧翎，笑道：“孩子，你昨夜狂奔而行，力脱晕倒，耗费了贫道几个时辰的内力，才把你由死亡的边缘中拯救回来，此刻你体力未复，不宜劳动，贫道抱着你走吧。”

萧翎行了几步，已觉着两腿酸软，知他所言非虚，不再坚持，任由云阳子抱着。

云阳子放腿而行，片刻之间，已入观中，萧翎伏在云阳子肩上望去，只见很多道人，往来行走于青石铺成的道上，一见云阳子，立时合掌垂首，退到路侧，让开大道，神色之间，一片恭谨。

穿过了几道广大的殿院，只见一堵青石围墙，环绕着一座院落。

在广大的三元观中，这座院落独成格局。

一座大开的圆门口处，站着个青衣道童。

云阳子放下怀抱中的萧翎，行了过去。

却不料那青衣道童身躯一横，竟然拦住云阳子去路，低声说道：“三师叔留驾，掌门师尊正在会客。”

云阳子目光凝注在那道童的脸上，缓缓说道：“什么客人，连我也要回避？”

那青衣道童沉吟了一阵，道：“弟子不识，但掌门师尊对他极尽礼遇，特命我守候此地，未得他允准之前，任何人不得擅入，师叔如若有事，请稍候片刻，容弟子先禀报掌门师尊一声。”

云阳子道：“不用了，我微候片刻再来就是。”牵着萧翎缓步而去，心中却是暗暗纳闷。

须知云阳子素得师兄器重，无为道长生性恬淡，喜爱清静，三元观中事务，一向都交由云阳子代差代行，数十年来不论何情事，都由云阳子出面担当，此刻不知何人来访，竟然云阳子也要回避。

萧翎随着云阳子漫步而行，到了一所幽静的小跨院中。

这是云阳子的用功之处，小院中遍植着花树，三面雅室，窗明几净，虽不若无为道长养性丹室那等宽大气派，但却别有一种玲珑纤巧之妙。

云阳子带着萧翎步入雅室，微笑说道：“孩子，你随便坐吧，室中之物，任你观赏，但切不可出手动它。”

萧翎目光转动，只见壁面挂着一柄长剑，一个锦袋，后壁处一张条桌上，放着三支七八寸长的金箭，另有白绢覆盖着两个白玉瓶，却不知放的何物。

云阳子似是极为疲累，盘膝坐于云床，闭上双目，不再理会萧翎。

萧翎暗暗忖道：你房中这些东西，谁稀罕了，我才不要瞧它，也免得他轻视于我，当下也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之上。

忽听道童在室外说道：“掌门师尊有请师父。”

云阳子道：“客人走了吗？”

那道童道：“弟子得青鹤师兄传谕，有请师父，客人是否已去，青鹤师兄倒未提过。”

云阳子回顾了萧翎一眼，还未来及开口，那道童已接着说道：“掌门师尊请师父带着这位萧施主。”

云阳子微一点头，带着萧翎而去。

两人赶到无为道长的丹室，只见无为道长背着双手，站在丹炉前面，双目神凝，望着炉中闪动的青色火焰，眉宇间笼罩着一片深沉的忧郁。

云阳子心头微微一震，欠身合掌，道：“见过掌门师兄。”

无为道长缓缓抬起头来，望了望云阳子一眼，道：“师弟不用多礼，请坐。”

云阳子依言坐下，恭谨地说道：“师兄相召，不知有何训教？”

他已从无为道长的眼色之中，看出了情势的严重，无为道长人如其名，虽然身具上乘武功，已尽得武当派中的绝技，但他生性恬淡，无意争名武林，下令约束武当门下弟子，不可和人结怨，非属必要，不许离山，是以自他接掌门户之后，武当一派中门下弟子，极少在江湖之上走动，也极少和各大门派往来，间有无法推辞的应酬，也大都由云阳子代他而去，因此，在武林中的声名，云阳子反而大过了掌门师兄。

无为道长的淡泊名利，使他变得十分慈和，在云阳子的记忆之中，从未见过掌门师兄有过忧苦的容色，不论何时、何地，他总是面上泛露着慈和的微笑，此刻看到了掌门师兄的忧苦之容，心知必是遇上了极端的困难之事，他平时对大师兄敬重无比，心中虽想说几句慰藉之言，但又不知从何开口。

无为道长缓缓把目光移注萧翎的身上，道：“孩子，武林中九大门派，和大江南北的各方雄主，无人不希望能得到那‘禁宫之钥’，一窥禁宫之秘，贫道虽然亦遏制住内心中一缕欲望，却不愿因此掀起了武林中一场杀劫风波。那‘禁宫之钥’虽是武林中前所未有的的一件重宝，但也是最大的祸害，自古红颜皆祸水，匹夫怀璧招杀机，不论什么人，只要收存了那‘禁宫之钥’，整个武林中的高手，都将视他为眼中之钉，纵然是好朋至友，亦可能闹得反目成仇。唉！名利二字，害人非浅……”

萧翎心中暗自想道：这些事，与我何干？

只见无为道长脸色突然间变得十分严肃，自言自语地说道：“贫道虽然无意取得那禁宫中的宝藏，但先师祖遗体，那是不容弃置不顾。因此，贫道虽不愿插手武林是非之中，但此事却是由不得贫道不管。但贫道向主人心自主，从不强人所难，此事要你自己决定了。”

萧翎满脸茫然地说道：“要我决定？”

无为道长：“不错，要你自己决定！”

萧翎道：“决定什么？”

无为道长长长叹息一声，道：“适才贫道接见几位武林中声誉甚隆的高

手，以及少林寺中来的两位高僧……”

云阳子脸色一变，道：“他们来此为何？”

无为道长目光一掠萧翎，道：“为这位小施主。”

云阳子冷哼一声，道：“他们查不出岳云姑和岳小钗的下落，把主意打到这位孩子的身上了？”

无为道长淡淡一笑，道：“不能怪他们，想那‘禁宫之钥’，带连广泛，禁宫中除了当今四大门派的镇山之宝以外，还有六位奇绝一代高人的随身之宝，以及那十位武林前辈的生死下落，任何人，只要能 and 这十位武林前辈攀上关系，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寻那‘禁宫之钥’。”

云阳子道：“可是这孩子和‘禁宫之钥’丝毫攀不上关系，既不懂武功，又身罹绝症，咱们岂能坐视不管，任由他们折磨这孩子不成？”

云阳子微微一顿又道：“唉！武林中的人物，大部分手段阴毒、狠辣，这孩子如若落在他们手中，他们势必将用萧翎的生死，威胁那岳云姑和岳小钗出面，以‘禁宫之钥’交换萧翎，此事咱们万万不能答应！”

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因此，此事应该由萧翎决定，他如不愿留此，咱们岂能强他所难。”

云阳子素知师兄的为人，胸怀磊落，不敢再多强辩，目光一转，望着萧翎，说道：“孩子，这要你自己决定了，如若你自愿随人而去，我们也不便强你留此，如若你愿留此，武当派自当竭尽所能的保护于你，不许可别人伤害。”

萧翎暗暗忖道：武当派正大门户，做事果然和中州二贾大不相同。

目光转动，只见无为道长和云阳子睁大着四只眼睛，凝注着他，云阳子的脸色，更是充满着期望之色，等待着他的决定。

萧翎心中念头百转，一时间竟是难作决定，既觉无为道长和云阳子相待自己甚好，留此胜似落入别人手中，但又怕自己答应留此之后，日后岳小钗寻上武当山来，云阳子和无为道长以此作为口实，不让自己下山……

他追随岳小钗时日虽短，但眼看那些武林人物的机诈自私，心中生出了极深的警惕之心，虽然觉这无为道长和云阳子，不应和中州双贾等同日而语，但心中烙痕尤存，不敢轻作允语。

只听云阳子说道：“孩子，你还没有决定吗？”

萧翎摇摇头，道：“我还在想呢！”

无为道长慈和地说道：“孩子，不要勉强，你怎么想，就怎么说。”

萧翎道：“我如答应留在此地，日后我那岳姊姊来此寻我之时，我是否可随她而去……”

无为道长、云阳子似是都未想到他会有此一问，不禁为之一呆。

只见萧翎双眉一扬，说道：“两位道长都是有道之人，和那些坏人有很多不同之处，数日来多承关怀，我心中十分感激，如若要我答应此事，两位道长得先答应我一件事情！”

无为道长微微一笑，道：“好孩子，你倒提出条件来了，好吧！你说吧！”他生性淡泊慈和，对萧翎这冒昧冲动的言语，也不放在心上。

萧翎圆睁双目，满脸严肃地说道：“如若你们答应，日后我那岳姊姊寻来之时，让我随她而去，我就留在此地，如是不肯答应，我就任由别人带走。”

云阳子道：“孩子，你可知道，别人也会像我们一般的善待你吗？”

萧翎道：“我知道不会，但却不要紧，只要我想法子死去，他们就没有法子，利用我威胁我岳姊姊了！”

无为道长微微一笑，道：“好倔强的孩子，至情至性，都非平庸之才，贫道答应你就是。”

萧翎心情激动，双目中隐隐现出泪光，长揖拜倒地上，道：“道长仙风道骨，我一见就知道是很好很好的人，和中州二贾那些坏人，果是不同。”他年纪幼小，毫无心机，这几句话，说的诚诚挚挚，发自内心。

无为道长微微一笑，回顾了云阳子一眼，道：“既然萧施主答应留在此地，本观之中，就不得不作戒备了，传谕下去，着令观中弟子，严密戒备，如有人按照武林规矩，登门拜访，立时报我知道。”

云阳子记忆之中，从未见过师兄这等紧张神色，不论什么大事，无为道长总是淡淡一笑，漠然视之，毫不放在心上，此刻，忽然这等重视，想来适才几个来访之人，定然是极为难惹的人物，哪里还敢怠慢，当下站起身来，急步而出。

无为道长缓缓把目光凝注到萧翎的脸上，庄严地说道：“孩子，你可明白目前你已成江湖上很多高手寻求的目标吗？”

萧翎若有所思地道：“我有些知道。”

无为道长脸色更见庄严，缓缓说道：“贫道数十年来，一直严令约束我武当门下弟子，不许和江湖中人物造成纷争，但为了小施主，不但我们武当一派，完全卷入了江湖的纷争之中，就是贫道也将亲身置入这场是非之中了。”

萧翎正待接口，突然一阵钟声传了进来。

无为道长脸色微微一变，道：“不知来的又是哪路人物！”

萧翎忽然叹一口气，暗道：想不到像我这样一个全然不懂武功的孩子，竟然成了这些武林高手处心积虑追擒的对象！

钟声余音未绝，突然见一个青衣道童，急急奔来，站在门口，合掌欠身一礼，道：“江南四公子求见掌门师尊。”

无为道长脸色一变，但不过刹那之间，立时又恢复了镇静之容，挥手一笑，道：“待茶听蝉阁，我立刻亲往迎见。”

那道童应了一声，转身疾奔而去。

无为道长面色严肃的回望着萧翎，说道：“孩子，贫道生平不作屈理之事，当着天下英雄之面，你必得坦诚说出，自愿留居三元观中，其他之事，都有贫道为你做主。”

萧翎点头应道：“记下了。”

无为道长缓缓站起身来，望着萧翎微微一笑道：“走！你跟我一起去见识一下，武林中盛威名著的四公子！”

萧翎这些时日，和岳小钗历险犯难，胆子大了甚多，一挺胸大步而行。

无为道长看他豪壮的气概，不禁暗暗点头，说道：“江南四公子，个个身负绝技，贫道虽然未曾见过四人，但听闻传言，四人的武功，已到了飞花伤人之境，你毫无武功，自无防身之能，会见四人之时，不可离开贫道三尺之外，以免我救援不及。”

萧翎道：“我不怕死，但我会听从道长的话。”

无为道长笑道：“孩子，你的胆气很大。”牵着萧翎，离开了丹室。

萧翎紧随无为道长的身后，步行在白石铺成的小径上，流目四望，见观中景象已变。

那些川流不息，穿行小径的成群道人，已然不见，但每一要道上，殿房的门口，都肃立着一个手拿拂尘，背插长剑的道人。

这些道人对无为道长，都有着无比的崇敬，丈余外就合掌当胸，垂下头去，不敢仰视一眼。

穿过了两重殿院，景物忽然一变。

只见一座广大的花园中，耸立着一座红色的阁楼，一方横匾上写着“听蝉阁”三个大字。

四周苍松环绕，水声潺潺，行得切近，才看清那“听蝉阁”是建筑在河池之中，一座朱栏浮桥，接通阁中。

两个身着青衣的道童，分站在朱桥两侧，二人一见无为道长，立时欠身合掌，垂首恭迎。

左面一个道童，未待无为道长相询，已先行说道：“客人已到，现正由云阳师叔相陪在听蝉阁中待茶。”

无为道长举步登上朱桥，低声对萧翎说道：“孩子，记着，不要离开我身旁三尺以外。”

萧翎道：“记下了！”举步上桥。

行完了三丈朱桥，进入阁中。

但见阁中窗明几净，打扫的纤尘不染，云阳子正陪着四个身着彩衣的少年，围坐在一张松木桌子四周谈话。

云阳子当先站起身子，欠身对无为道长一礼，道：“见过掌门师兄。”

四个身着彩衣的少年，也徐徐地站了起来，拱手作礼，但八道目光，却都不期然地投注到萧翎身上。

无为道长合掌欠身，还了四人一礼，笑道：“不知四位大驾莅临，贫道未能亲迎观外，深以为歉，还望见谅。”

四个彩衣少年微微一笑，齐声说道：“我等久慕道长的的大名，思欲一见，只因不便打扰清修，以致拖延至今，始能一偿心愿。”

无为道长笑道：“贫道疏懒成性，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近年来很多武林奇人，均未一晤，今日一睹诸位风采，实乃一大快事。”说话之中，就云阳子身旁一张松木椅子上，坐了下来。

只听左首一个彩衣少年笑道：“道长世外高人，自是不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整日里在江湖上混闯。”

无为道长微微一笑，道：“言重了……”轻轻咳了一声，接道：“贫道虽然极少涉足江湖，但江南四公子的大名，却是敬闻已久，只因是尚未得人引见……”目光一掠云阳子，接道：“师弟还不替我引见一下……”

左首之人，接口说道：“不用了，还是我等自己来吧！兄弟一阵风张萍。”

第二个彩衣少年笑接道：“兄弟五毒花王剑。”

第三个彩衣少年轻笑一声，道：“兄弟六月雪李波。”

第四个彩衣少年冷冷接道：“兄弟寒江月赵光。”

无为道长向四人一拱手，微微一笑道：“幸会了。”

寒江月赵光仰起脸来，望着屋顶，冷冰冰地说道：“我们四兄弟今日联诀来访，是想向道长请问一事。”

无为道长道：“贫道洗耳恭听！”

一阵风张萍朗朗一笑，道：“道长德高望重，天下敬仰，想必对咱们四兄弟的名声，已是早有所闻了？”

六月雪李波不容无为道长开口，抢先接道：“江湖传言我们四兄弟，行事偏激，心狠手辣，但在兄弟看来，那是见仁见智之说，是非善恶，无非是心念作祟罢了。”

无为道长仍是一副和善的神态，微微一笑道：“贤昆仲声威远播，天下有谁不知……”

一阵风张萍朗朗长笑，打断了无为道长之言，接道：“江湖上的传闻，岂可尽信，我们兄弟今日冒昧来访，一则是久慕道长的名，特来拜见，二来是听得人言，云阳道兄南下归来时，带回来一个人质，不知此事是真是假？”

此人言语尖厉、刻薄，只听得云阳子双眉耸动，满脸愠意，正待反唇相激，却被无为以眼色阻止。

五毒花王剑目光一掠萧翎，接道：“道长乃武当掌门，一言九鼎，我们兄弟自然是信而无疑。”

这几句话，明捧暗刺，不让无为道长有婉言推拒的余地。无为道长淡淡一笑，道：“诸位言重了，贫道师弟确曾带回一个身罹绝症的童子，但绝谈不上什么人质！”

寒江月赵光冷冷说道：“道长可知那人是谁吗？”

无为道长道：“愿聆高见。”

六月雪笑道：“咱们兄弟四人，一向是直来直去，不转弯子。道长可知道岳云姑吗？”

无为道长道：“岳家剑法誉满天下，贫道虽未见过那岳云姑，却是早闻其名。”寒江月赵光道：“那人就是岳云姑之子……”

萧翎一挺胸，道：“谁说的，我叫萧翎。”

江南四公子八道目光，齐都投注在萧翎的身上，笑道：“你叫萧翎？”

萧翎道：“不错啊！”

五毒花道：“岳小钗是你的什么人？”

萧翎道：“是我姊姊。”

寒江月赵光冷冷道：“你姓萧，她姓岳，怎么是你的姊姊呢？”

萧翎究竟是年纪幼小，被他这一逼问，一时间想不出适当措词回答，不禁为之一呆。

一阵风张萍微微一笑，道：“不管你叫萧翎还是岳翎，和那岳云姑有着深厚的关系，那是不会错了。”

风花雪月四公子，常年相处，彼此的心意早已相通，不论武功、言语，均能相互配合，一冷一热，一进一退，丝丝入扣。

只听五毒花王剑打了个哈哈，接道：“九大门派中人，早已把我们四兄弟，列名黑道，但真正黑道上的朋友，却又把我们兄弟视作白道上的人物，也许我们四兄弟，平日里为人做事，不够圆滑，以致落得两头为敌，都不讨好。”

这几句话，听起来平常的很，而且隐隐间，大有倾诉苦衷之意，其实骨子裡，却是暗示无为道长，我们兄弟，可正可邪，可敌可友，行事独来独往，不论黑白两道，我们都不买帐。

无为道长修为有素，虽闻弦外之音，只不过付之一笑，云阳子却忍不住心头怒火，冷笑一声，道：“王施主的话，听来含含糊糊的，使人经纬难分，最好是说的清楚一点。”

六月雪李波哈哈一笑，道：“我们兄弟的意思是，此次登山相访，只是为了这位小兄弟，并无其他用心。”

此人阴沉圆滑，言意露骨，词不伤人。

云阳子道：“这位小兄弟怎么样？”

寒江月赵光冷冷说道：“我们兄弟无事不登三宝殿，贵派在武林中，一向声誉清高，如若留着一条祸根，不但要招来无穷后患，且将落人话柄，两位如肯答允把那萧翎交给我们兄弟带走，既可免去无穷后患，也可和咱们四兄弟交个朋友。”云阳子正待发作，却被无为道长摇手阻止，微微笑道：“对四位的一番盛情，贫道先行领谢了，不过……”

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传来，由听蝉阁敞开的大门之外，奔进来一个青衣道童，合掌对着无为道长一礼，急急递上了一个大红柬帖。

无为道长一皱眉，打开封筒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曹州楚昆山拜”六个大字。

无为道长一摆手，道：“接待一位佳宾，和接待十位有何不同，请他进

来，就说为师在听蝉阁候驾。”

那道童应了一声，急急奔了出去。

风花雪月不知来人是谁，但既能当得武当掌门人一个请字，此人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自是不会很低，忍不住探头向那大红柬帖之上望去。

哪知无为道长早已料知风花雪月四公子，定有此举，随手放置拜柬时，故意把拜柬掩了起来。

一阵风张萍心知今日之局，来人一多，对自己等并非有利之事，当下问道：“无为道兄，来的是哪一道上的高人？”

无为道长笑道：“四位稍候片刻，就可以见到他了，急也不在一时。”

寒光月赵光，突然举手一招，那放在无为道长身侧竹几上的红柬，突然飘飘飞起，直向赵光手中落去，口中说道：“我们兄弟，向来是急脾气，先看柬子，再见来人，也好有个称呼。”

无为道长肃然静坐，任他卖弄，视而不见。

云阳子却是看的暗暗吃惊，道：久闻风花雪月四公子，个个身负绝技，看来果非虚传，单是这一手挥掌招柬的工夫，非有深厚过人的内功，绝难办到，眼看师兄不肯阻止，也强自按下心头激愤。

五毒花王剑右手一挥，中途抢过红柬，看了一眼，笑道：“我道是哪路高人，原来是楚昆山。”

六月雪李波接道：“可是那圣手铁胆楚昆山吗？”

五毒花王剑道：“不是他还有哪个！”

赵光冷冷地说道：“萤火之光，也敢来和日月争明？”

一阵风张萍笑道：“楚老儿那三十六招龙虎轮法，使的还不算太坏。”

王剑接道：“我瞧还是那一对铁胆唬人，如论江湖上的暗器之重，恐怕是无出其右了。”

无为道长任他等自相言笑，始终不插嘴。

云阳子对四人言笑自如，旁若无人之态，虽然不满，但在掌门师兄面前，不便擅作主意，只好隐忍了下去。

片刻工夫，一个青衣道童，带着一个虎背熊腰，白须垂胸，肩背青铜日月轮的老者，大步走了进来，正是那迂腐顽固的楚昆山。

此人右手之中，托着两枚铁胆，放步入阁，神威凛凛。

无为道长离座欠身，道：“楚大侠驾临寒山，荒观生辉不少。”

楚昆山道：“好说，好说，在下擅闯仙观，不速而来，得蒙道兄接见，当真是荣幸的很……”目光一转，投注到萧翎的身上，接道：“你果然在这里了。”

萧翎笑道：“楚伯伯，你好啊！”

楚昆山道：“我很好，很好……”

一阵风张萍高声说道：“楚老儿，好大的架子，还识得我们兄弟吗？”

楚昆山右手五指轻拨，两枚铁胆陡然在右手掌急转起来，双胆相击，一阵叮叮当当的响声，目光缓缓由江南四公子脸上扫过，道：“风、花、雪、月四公子……”

五毒花王剑接道：“不错，你还能认得出我们四兄弟。”

楚昆山冷冷说道：“老夫听人说过四位……”

赵光道：“哼！老匹夫讲话最好能留心一些。”

楚昆山气得全身颤抖，白髯无风自动，指着赵光怒声喝道：“你敢辱骂老夫，这非得教训你们一场不可。”

一阵风目光转了两转，毒念忽生，暗道：这楚昆山也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如若我兄弟能在举手之间杀了这楚昆山，一则相示此事决心，二则也好给武当派一个见识。当下冷笑一声，站了起来，道：“楚昆山，在我四位兄弟面前，口不择言的人，从未留过一条活命，你已经连连自称了几个老夫，那是死有余辜了。”

楚昆山更是气得一张脸变成了铁青颜色，一双虎目圆睁，大步直对江南四公子行了过去，准备出手教训四人一番。

哪知对方早有准备，希望在两三招之内，击毙于他，以示威给武当派中人瞧瞧。

幽雅精致的听蝉阁中，立时泛升起一片杀机。

楚昆山铁胆交在左手之上，右手早已运集了功力，准备出手，但见这听蝉阁四周壁间，排满了字画，竹几之上，放置不少细磁茶杯，心中想道：如若和江南四公子对上一掌，那强猛的掌风，势必要把这听蝉阁上存放的字画茶杯，损坏甚多不可……

他为人迂腐、顽固，想到此事，就立时停下了手，大步退了回去。

一阵风张萍，早已把内劲运足到十二成，准备楚昆山一有举动，立时全力反击，他自信这暗施阴风指的合力一击，纵然不能把楚昆山立毙当场，至少可以使他身受重伤。

楚昆山收掌而退的举动，却是大大的出了一阵风张萍的意外，不禁一怔，道：“楚昆山你怎么不出手了？”

楚昆山拂髯说道：“这听蝉阁乃人家武当派的迎宾之地，岂可毁在我们的掌力之下，如若想打，我们到外面空地之上去打。”

一阵风张萍笑道：“总算你还有自知之明。”

楚昆山道：“老夫非是怕你，只不过是愿毁了人家阁中之物而已。”

无为道长看他言语行事，不失磊落气度，心中对他生出了不少好感，暗道：江南四公子面色诡异，眉宇间杀机泛现，此人如出一手，只怕要吃大亏，当下说道：“几位都是远来嘉宾，不论你们来此的用心如何，一见面动手就打，总是有些不大雅观。”

楚昆山道：“道兄说的不错。”他虽迂腐、顽固，但不失侠义气度，这一句话，倒是由衷之言，说的理直气壮。

一阵风张萍的阴谋未逞，气得连声冷笑，道：“好啊！大名鼎鼎的圣手铁胆楚昆山，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

楚昆山心中认了死理，那可是只断不弯，不论张萍如何出言激笑、挑逗，诱他出手，但他坚持不肯在听蝉阁中动手，怕掌力毁了阁中之物。

六月雪李波施展传音入密之术，低声对张萍道：“大哥，这楚老儿乃江湖出了名的固执，他说不愿在听蝉阁中动手，那绝非言语能动，如若定想杀他，何不依他到听蝉阁外去。”

张萍微微一笑，起身说道：“楚老儿，你可是想到阁外空场之上动手吗？”

楚昆山道：“如若是阁外动手，老夫自是奉陪。”

张萍道：“好吧！就依你之见。”举步向阁外行去。

五毒花王剑、六月雪李波、寒江月赵光，齐齐站了起来，离开座位。

这当儿，人影一闪，又一个青衣道童，急急奔了进来，手中高举着两张大红拜柬。

一阵风张萍心中一动，不知又来的何许人物，倒是不宜先和这楚老儿动手，当下止步，说道：“楚昆山，又有贵宾赶来，我们不能扫了主人迎客之兴，我瞧我们等会儿再打不迟。”

楚昆山想了一想，道：“言之有理。”当先退回原位。

无为道长接过拜柬，打开一瞧，不禁一耸双眉，笑道：“好啊！今日当真是贵宾云集，群贤毕至，请他们进来吧！”

那道童应了一声，大步向外奔去。

五毒花王剑望了望那大红拜柬一眼道：“敢问道长，这次来的，又是何路高人？”

无为道长笑道：“这两位嘛，盛名只怕不在你风、花、雪、月四公子之下。”

寒江月赵光故技重施，举手一招，道：“可否先把那拜柬给我们兄弟瞧瞧？”一股强大的吸力，应手而出。

无为道长脸色一变，冷笑道：“可一不可再，施主一定要看，也不用这等霸道。”袍袖微拂，借机发出内劲，两张拜柬一前一后，突然加快速度，闪电一般，直对赵光飞了过去。

赵光胆大，冷哼一声，右手食中二指微张，向那第一张拜柬夹去。

就在他手指将要夹住第一张拜柬之际，两个大红拜柬的速度突然一缓。

赵光此时才看清那两张拜柬，乃是旋转而来，不禁心中一惊，但手既伸出，势难缩回，硬着头皮夹去。

哪知手指刚刚一和拜柬接触，那拜柬旋速突加，呼的一声，滑过双指，斜向一侧飞去。

五毒花王剑一皱眉头，左手微扬，暗发一股内劲，卸去那拜柬旋转的力道，口中却哈哈笑道：“好手法。”

一阵风张萍右手斜里一抓，抢过拜柬，那拜柬上旋转的力道，先经赵光

一挡，再吃五毒花王剑暗发内力一震，旋转拜柬的内劲，虽未完全消失，但已成强弩之末，张萍探手一抓，自是手到擒来。

寒江月赵光吃了一次苦头，手指还隐隐作疼，眼看第二张飞了过来，哪里还敢大意，右手疾快伸出，先发一股内劲，一挡那拜柬来势，左手五指箕张，随着抓去。

不料那拜柬被他掌劲一挡之后，突然向上旋高三尺，疾快的向回飞去。

六月雪李波冷哼一声，右掌一挥，拍出一股奇强的内劲，推动拜柬上旋转之力，硬把拜柬震得一偏，飞向窗外。

云阳子袍袖疾拂，袖底内劲涌出，拜柬呼的一声，又被挡了回来。

楚昆山哈哈大笑，扬开掌势，劈了出去，一股呼呼的掌风，直向那拜柬撞去。

别人发出内力之时，或借拂袖相掩，或是微微作势，内劲涌出，只见拜柬变向旋飞，此人劈出的内力，却是扬掌作势，啸风盈耳。

被张萍几人内劲来回撞击的拜柬，来回盘旋横飞一阵，几人内力相抵，力尽将落之际，却被楚昆山呼呼的掌风，卷飞起来，有如狂风卷走一片落叶，直旋而上。

无为道长伸手一招，笑道：“几位玩够了吧！”那拜柬有如乳燕投怀般，直向无为道长的手中飞了过去。

这一阵暗较内功，群豪口中不言，但心中都很明白，是无为道长占了上风，抢尽优势。

无为道长抓住拜柬，随手放在身侧竹几之上，正襟而坐。

一阵风张萍虽然抢得一张拜柬，因恐那第二张拜柬飞旋之间，伤到了三个兄弟，准备随时出手抢救，一直无暇瞧看，直待无为道长收回第二张拜柬，他才抽出工夫来，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浙北向阳坪璇玑书庐主人宇文寒涛拜。

字字如雷轰顶，只见一阵风张萍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

五毒花王剑一皱眉头，道：“大哥，来的是哪方高人？”探首望去。

六月雪李波、寒江月赵光，齐齐伸过头来，一望之下，江南四公子不觉同时为之一呆。

愕然之间，一个道装童子已带两个身着儒衫之人，缓步走了进来。

无为道长微微一笑，合掌对当先而行的一个中年儒士说道：“来的想是宇文兄了，贫道心慕已久。”

那中年儒士点头笑道：“道兄想必是无为道长了，兄弟这次惊扰清修还望多多恕罪。”

此人身着天蓝长衫，胸前黑髯及腹，脸色红润，有如童子，神态潇洒，飘逸出尘，手中提一个三尺长、两尺宽的描金箱子。

紧随他身后的一个儒生，白面无髯，正是百手书生成英。

云阳子冷笑一声，道：“成兄来的好快呀！”

百手书生目光一扫江南四公子和楚昆山，笑道：“好说，好说，在下仍是来的落后了一步。”

宇文寒涛缓缓放下手中的描金箱子，笑道：“兄弟隐居璇玑书庐，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今日造访贵观，乃十年来第一次走下向阳坪。”

无为道长道：“宇文兄重下向阳坪，就驾临敝观，实叫贫道有着无限光荣之感。”

宇文寒涛笑道：“道长言重了，想我宇文寒涛，只不过是一个息隐山林的寒儒，声威名望，都难和当世高人相提并论，何况道长乃武当掌门之尊……”

语声一顿，伸手打开描金箱子，取出一个玉盒，接道：“承蒙延见，兄弟感激不尽，区区一点薄礼，尚望观主笑纳。”无为道长一皱眉头，合掌说道：“这个贫道如何敢当，侠驾光临，已使寒观生辉，假如再受重礼岂不……”

宇文寒涛笑接道：“不成敬意，道长如不肯收，那是看不起兄弟。”

此人十年前，出现江南武林道上，不过半年时光，便搅混了江湖半边天，一时声威大噪，黑、白两道中人，闻他之名，无不头疼，虽已事隔十年，但余威仍在江湖，是以，江南四公子看到那拜柬上的姓名之后，心神大为震动。

无为道长虽然未在江湖上走动过，但对宇文寒涛之名，却是早有所闻，看他双手捧着玉盒递了过来，如再缩手不接，不但礼数不合，且有示弱之意，但想到此人胸罗之能，这玉盒定非平常之物，只好一提真气，暗作戒备，缓缓伸出手去，接过玉盒。

玉盒入手，立时觉出盒中一阵跳动，敢情那玉盒之中，竟然是盛装着一个活动之物，当下更加重三分警惕之心，暗运功力，捏在手中。

宇文寒涛眼看无为道长接过玉盒，脸色突然一整，回顾了百手书生一眼，道：“英儿，你把咱们的来意说出来吧！”

百手书生成英，恭恭敬敬地应道：“领师叔面谕。”抬起头来，目光掠了大厅一眼笑道：“兄弟这次跟随宇文师叔同拜贵山，想和掌门人与云阳道兄，商讨一件大事。”

无为道长手捏玉盒，微闭双目，似在凝神静听，但成英话说完了一遍，无为道长却浑似不闻一般，端然静坐，宝相庄严。

宇文寒涛冷哼一声，还未来及发作，云阳子却已接口说道：“成兄原来是宇文兄的师侄，这倒叫贫道失敬了。”

云阳子道：“岂敢，岂敢，成兄看不起酒僧、饭丐，却把主意打上了我们武当山来了。”

成英冷笑一声，道：“云阳道兄心中可是有些不服气兄弟吗？”

宇文寒涛冷冰冰地说道：“英儿，把话说完，人家可以不答应，但咱们话不能不说明白。”

成英恭恭敬敬欠身一礼，接道：“既是两位道长听不入耳，在下只有简短的说了，在下师叔之意，是想和贵派联手，一同追索那‘禁宫之钥’的下

落。”

楚昆山哈哈一笑，道：“只怕此事不大容易。”

成英道：“怎么？楚兄可是也想插进一脚吗？”

一阵风张萍道：“还有咱们四兄弟。”

成英冷笑一声，目注云阳子，道：“你可听清楚了吗？江湖之上，贪图此物者，多至难以数计，如若贵派不肯和在下师叔联手合作，只怕……”

无为道长蓦然一瞪双目，两道湛湛眼神，有如冷电寒芒，直逼成英脸上，淡淡一笑，道：“可惜我们武当派，并未握有那

‘禁宫之钥’的线索，两位一番好意，贫道等是只有心领了。”

成英目光一掠萧翎，道：“道长身后，现有人质，据兄弟所知，只要留下此人，不怕那岳小钗不肯自动送上门来。”

无为道长冷冷说道：“一个全然不会武功的无辜孩子，诸位就不肯放过他吗？”

成英道：“但要引诱那岳小钗自投罗网，逼她交出‘禁宫之钥’，非得……”

只听一阵哈哈大笑之声，起自听蝉阁外，道：“哪一位想取得‘禁宫之钥’？可惜已被咱们兄弟定下了。”

话落人现，阁门外，大步走进来一个圆团团脸，又矮又胖，足登逍遥福字履，身穿青绸长衫，外罩黑缎团花大马褂，大腹便便的人来，正是中州二贾中的老大金算盘商八。

商八身后紧随着个子枯瘦，毡帽压眉的冷面铁笔杜九。

商八不容别人接口，抱拳一个罗圈揖，笑道：“兄弟走的快了一步，擅自闯了进来，莽撞之处，还望诸位多多包涵。”

萧翎一见中州二贾，忍不下激动之情，大声叫道：“你们把我岳姊姊带到哪里去了？”

商八哈哈一笑，道：“小兄弟不要急，你姊姊现在一处豪华隐秘之地，养息伤势，她心中挂念于你，特命我们来此接你。”

萧翎吃了一惊，道：“怎么？我岳姊姊受了伤？”

百手书生冷笑一声，道：“两位大老板生意好啊！”

商八目光一转，望了成英一眼，正待说几句讥讽之言，忽见他身侧，端坐着一个中年儒士，黑髯垂胸，脸如童子，白中透红，商八见多识广，一眼之下，已然看出这人内功，已练到返老还童之境，看那身侧的描金箱子，若有记忆，只是一时想不起，他走南闯北，终日里逐取厚利，一双眼睛，不但有鉴别珠宝之能，识人之明，也算得举国第一。当下轻咳一声，道：“成兄谬奖，小号生意，赔赚互见，勉强过得。”

冷面铁笔杜九左眼盯在萧翎身上，冷冰冰地说道：“快过来，咱们就要走了！”

无为道长虽然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动，但他既掌一派门户，自有过人成就，武当派威名远播，那杜九虽然冷傲，但心中却是未敢稍存轻视之心，看萧翎

紧傍无为道长而立，亦不便擅自出手去牵他过来。

萧翎想念岳小钗，不禁怦然心动，望了无为道长一眼，问道：“我可以跟着他们去吗？”

无为道长虽觉不能答应，但以他掌门身份，却又不便出言阻拦，只好微闭双目，置若罔闻。

云阳子却淡淡一笑，接道：“令师姊如若当真想念于你，何不亲身来此，接你而去？”

这几句话，听来平淡，但事实上，却无疑否定了中州双贾之言。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我那岳姊姊，素来厌恶中州双贾，岂肯放心让他们来此接我，心念一转，摇头说道：“除了我岳姊姊亲来之外，谁的话我也不信。”

杜九冷笑一声，道：“咱们兄弟既来了，岂有空手而退之理，你信不信都得跟咱们回去。”

萧翎对他素无好感，当下怒声说道：“我偏不跟你下山，怎么样？”

商八急急接道：“小兄弟，不要误会，我们确实应令姊之请而来。”

萧翎道：“那我岳姊姊为何不来？”

商八道：“一则她伤势未愈，二则目下的武林人物，个个以她为追逐的目标，仇踪遍地，一旦出现在江湖之上，立时将引来无数的追踪铁骑……”

萧翎转转眼珠儿，道：“我岳姊姊要你们来接我，可有她的亲笔函件？”

杜九道：“中州二贾的金字招牌，还要的什么函件。”

那久久不发一言的宇文寒涛，突然冷笑一声，说道：“两位的金字招牌，今日恐怕是要砸了。”

杜九慢慢的转过身子，道：“阁下的口气不小。”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两位不信吗？”

轻描淡写中，气势逼人。

商八两道眼神一直投注在那中年儒士身上，就所有记忆中，搜索此人来历。

杜九左眼眨动了一阵，道：“兄弟向不信邪，阁下贵姓？”

宇文寒涛仰脸望着屋顶，道：“向阳坪，璇玑书庐宇文寒涛。”

金算盘商八心头一震，哈哈大笑道：“原来是宇文兄，咱们兄弟失敬了。”

宇文寒涛道：“不用客气，两位既知兄弟薄名，还望能把岳小钗的下落见告……”

金算盘商八微微一笑，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咱们中州双贾……”

宇文寒涛接道：“贵兄弟集宝之癖，兄弟早已闻名，璇玑书庐中，倒也藏有几件弥足珍贵之物，兄弟愿意奉送……”

江南四公子眼看在宇文寒涛威迫利诱之下，中州双贾即将与其联合一气，单是中州双贾已极为难缠，如若再和宇文寒涛联手，那可是大难对付，不禁心头大急，正待出口挑拨，突然无为道长纵声大笑起来。

笑声嘹亮，有如龙吟虎啸，群豪只觉心波微荡，个个不由自主运功抗拒。

无为道长收住了长笑之声，说道：“诸位今日赏光驾临，贫道自当以礼相待，武当三元观清静之地，贫道极不愿演出相争之局……”目光一转，投注到宇文寒涛身上，接道：“宇文兄更以重礼相赠，实叫贫道内心难安。”

宇文寒涛笑道：“区区薄礼，观主笑纳。”

无为道长脸色一片庄严，道：“璇玑书庐中藏宝无数，贫道是早已久仰，这玉盒中的礼物，只怕是异常贵重，贫道想当面打开，也好让今日驾临的贵客同时一开眼界。”

宇文寒涛道：“只怕不成敬意，贻笑大方。”

无为道长道：“宇文兄太客气了……”

语音微顿，突又肃然喝道：“诸位留心了。”

左掌托着玉盒，右手缓缓打开盒盖。

群豪凝神望去，只见无为道长掌指上，泛起一片鲜红之色，双目圆睁，注定手中玉盒。

眼看无为道长的凝重，群豪都不觉暗中提聚功力戒备。

玉盒大开，先闪动两点绿豆大小的绿芒，缓缓抬起一个金黄色的蜈蚣头来。

金算盘商八吃了一惊，叫道：“金蜈蚣？”

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不错，金蜈蚣！”

群豪个个凝神屏息，目注玉盒。

但见金蜈蚣缓缓扬起双翅，微一扇动，呼的一声，飞了出来。

无为道长慢慢放下手中玉盒，冷冷说道：“宇文兄好贵重的礼物。”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言重了，这金蜈蚣，虽然产于苗疆，但也极是少见，兄弟和苗疆一位善驭毒物的奇人，相交甚厚，承她专程东来，送了兄弟这一条金蜈蚣，据她告诉兄弟，这条金蜈蚣，已有近百年的道行，百毒雌伏，乃极为难得之物。”

金算盘商八道：“宇文兄说的那位苗疆奇人，可是那金花夫人吗？”

宇文寒涛脸色一整，道：“不错，正是此人，贵兄弟可也和她相识吗？”

商八道：“别人金枝玉叶，咱们做生意的高攀不上，仅只是闻名而已。”

宇文寒涛冷哼一声，突然举手互击两掌，口中发出一种低沉的啸声。

啸声隐合节拍，若有所宗。

啸声一起，那金蜈蚣突然加快了飞翔之势，愈飞愈快，盘舞在听蝉阁中，片刻间，只可见一点金光，上下飞舞，满阁流动。

无为道长目注那满阁飞舞的金光，高声说道：“金蜈蚣身蓄奇毒，诸位请各自当心了！”

宇文寒涛突然一声长啸，举起左臂，那金蜈蚣随着啸声，一敛双翼，落在宇文寒涛的左臂肘间，翼收蛰伏，闭目而卧。

无为道长举手向外一招，立时有一个青袍道童，跑了进来，躬身说道：

“恭候法谕。”无为道长目注在宇文寒涛肘间的金蜈蚣，口中缓缓说道：“摆上酒宴。”

那道童应了一声，急步奔了出去。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这岂不叨扰道兄。”

无为道长道：“贫道理应一尽地主之谊。”

宇文寒涛笑道：“道兄啸傲松云，逍遥山水，视虚名如云烟，严令弟子不得和人冲突，这一点到和兄弟有些相同。”

无为道长淡淡一笑，道：“贫道如何能及得宇文兄。”

宇文寒涛又道：“世人无识，不知道长是虚怀若谷，不屑为虚名拔剑而争，还认道长怯弱怕事，哈哈，实叫兄弟为道长叫屈。”

无为道长道：“世人之论，见仁见智，贫道但求无愧于心，世人如何评论，贫道也不放在心上。”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道兄高论，使兄弟茅塞一开……”目光转动，缓缓扫掠了江南四公子和中州双贾等一眼，语气突转冰冷，接道：“道兄虽然宽宏大量，但江湖上却尽多不识时务的奸诈之徒，会几招花拳绣腿，浪得一点虚名，就目空四海，眼中无人，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胆大妄为，自称自高，看今日之事，道兄当知兄弟之言非虚……”

冷面铁笔杜九冷哼一声，道：“嘿嘿！好大的口气！”

宇文寒涛望也不望杜九一眼，接着说道：“道兄虽然没有和世人争名之心，但也当了那‘禁宫之钥’非同小可，兄弟修养虽然不及道兄的清静无为，但十年来从未离开过璇玑书庐一步，此次为那‘禁宫之钥’出现江湖的传言，不得不重入江湖，以查真象。却不料三山五岳的魑魅魍魉，大都贪念早生，插手其间，因为兄弟一向敬慕道兄，不远千里而来，想和道兄联手保护那‘禁宫之钥’，不使它落入江湖宵小之手……”

一阵风张萍纵声大笑道：“好堂皇啊！好光明啊！”

五毒花王剑接道：“咱们兄弟都算是江湖宵小，会几招花拳绣腿，浪得一点虚名，哈哈，当真是被骂得狗血喷头。”

六月雪李波冷冷地说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却偏又妄想一手掩遮天下英雄耳目，未免是太可笑了。”

寒江月赵光道：“此地何地，此时何时，如若能说动无为道长，帮他先挡锐锋，那才是当得奸诈之称，咱们兄弟是望尘莫及了。”

江南四公子，你言我语，极尽讥讽之能，宇文寒涛虽然为人阴沉，也不禁被激生怒，冷冷地望了江南四公子一眼，道：“四位声名狼藉，积恶无数，论罪定罪，那是早该死了。”

一阵风张萍笑道：“客气，客气，咱们玩乐未够，还想活上个三五十年。”

宇文寒涛纵声而笑，道：“但四位鬼录有名，只怕是难以活得下去了。”右手在左肘之上一拍，金蜈蚣突然振翼而起，呼的一声，直向一阵风张萍冲了过去。

江南四公子常年在江湖之上走动，见闻阅历，十分广博，早已留心到宇文寒涛时间那个金蜈蚣，见他一拍左肘，立时唰的一声拔出背上长剑。

那金蜈蚣飞速奇快，振翼之间，有如一道闪电，疾快地射向一阵风张萍，张萍也不过是刚刚拔出长剑，那金蜈蚣已然扑到了面前。

一阵风张萍吃了一惊，暗道：好快的来势！长剑一振，幻起朵朵银花，护住了身子。

但听砰的一声，如击山石，那疾射而来的金光，陡然向后退去，似是被张萍舞起的剑花击中。

一阵风张萍冷笑一声，道：“我不信一条金蜈蚣，也能要了张某人的命……”话未说完，突然一顿。

原来，在他想象之中，这条金蜈蚣，虽然是绝毒之物，但终是血肉之躯，既被长剑击中，纵然不死，亦将身负重创，落在实地，却不料那金光一退之后，突然又振翼而起，满阁盘旋起来，不禁心头大震，暗暗忖道：我这一剑，至少有百斤之力，怎的连这一条蜈蚣，也打它不死，难道这蜈蚣是铁打铜铸的不成？”

其实不只张萍一人心中震惊，就是全阁中所有的人，都为之吃惊不小，料不到这小小一只蜈蚣，竟能承受这一剑之力，若无其事。

但见那金蜈蚣愈飞愈快，片刻之后，只见一道金光，带着一阵轻微的呼啸之声，满阁飞绕，金光过处，散发出一股轻淡的黑气，同时有一股腥味，扑入鼻中。

厅中群豪，个个都是久经大敌之人，看到那轻淡的黑气，心中已然有了怀疑，再闻那股腥味，立时暗运功力，闭住了呼吸，以防中毒。

五毒花王剑、六月雪李波、寒江月赵光，看那金蜈蚣身体坚硬，有如铁石，担心张萍安危，齐齐拔剑而起，和张萍并肩而立，排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剑阵。

这本是江南四公子搏斗劲敌时的剑阵，此时却用来对付一条蜈蚣。

但是那金蜈蚣散发出来的黑气，逐渐增多，由淡而浓，腥味也随着加重。宇文寒涛满脸肃穆，望着那金蜈蚣，神情间十分凝重。

忽听萧翎大声叫道：“我的头好晕啊……”砰的一声，仰脸倒在地上。

原来阁中群豪，全神贯注在那电闪轮转的金蜈蚣上，竟然忽略了不会武功的萧翎。

直待听得他喝叫之声，才引起群豪注意，但闻衣袂飘风之声，数条人影，齐齐向摔倒在地上的萧翎扑去。

无为道长冷笑一声，霍然而起，宽大的道袍一拂，立时有一股绝大的劲力，自袖底涌了出来。

只见扑向萧翎的群豪，陡然收住身子，各自扬手劈出拳掌，一挡那涌来的潜力，回归原位。

第七回 剑气漫仙观

扑向萧翎之人，正是圣手铁胆楚昆山、冷面铁笔杜九和百手书生成英，那杜九、成英见萧翎晕倒地上，忽然心中一动，想借机去抢萧翎，纵然阴谋不逞，别人质问起来，亦可理直气壮地说是救人，这两人一般心意，不约而同的一齐出手。

至于那楚昆山为人虽然迂腐固执，但却不失侠风，自那日在绝峰顶上和萧翎一番论对，觉得十分投缘，看他晕倒，心中大急，倒是真的存了救人之心。

但三人接得无为道长拂袖一击，立时觉出对方武功高强，非己能敌，不约而同，倒跃而退，落归原处。

无为道长一招惊退三人，立时探手抱起萧翎，右手摸出一颗丹丸塞入萧翎口中。

只听金算盘商八高声说道：“宇文兄，好毒辣的手段，明里对付江南四公子，暗中却是存心算计这阁中所有之人，想叫咱们尽皆中毒，任你宰割，嘿嘿，好一个瞒天过海之计。”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好说，好说，商兄未免是太多心了。”突然发出一声古怪的低啸，那金蜈蚣突然又飞落宇文寒涛的左肘之上，但见他扬起右掌一拍左臂，金蜈蚣挺首疾起，直向江南四公子飞扑过去。

要知那金蜈蚣虽然是世间仅有的通灵毒物，但它究竟非人，袭人放毒，都有固定的方式，如要它由放毒突然易转袭人，非得召它回来，重新放出不可。

五毒花王剑眼看金蜈蚣飞扑过来，冷笑一声，说道：“我就不信这东西是百炼精钢铸的，宝剑劈它不死。”

当先出手，长剑一挥，迎击过去。

哪知这金蜈蚣突然一敛双翼，疾沉而下，贴地疾飞，直扑王剑。

这一下大大出了江南四公子意料之外，想不到此物居然如此灵巧，吃了一次苦头之后，竟然知道闪避长剑，眼看金蜈蚣电奔而至，就要扑中王剑，但王剑击出的剑势，却是无法收回。

江南四公子的剑势，都注意到中上二路，未料到它从下面攻来，竟然都有着措手不及之感。

六月雪李波疾发一掌，拍出一股掌风，震得那金蜈蚣身子一侧，王剑借势一跃，闪开三尺。

寒江月赵光排在王剑身侧，金蜈蚣去势一偏，王剑又借机闪开，寒江月赵光变成了首当其冲。

但见那金蜈蚣双翼震动，飞快地飞向赵光握剑的右腕。

奇变横生，赵光虽有一身武功，却也来不及收剑封挡，匆忙之间，挥掌拍出。

但闻啪的一声，正击在那金蜈蚣的身上。

仓促间，发出一掌，用力甚猛，那金蜈蚣吃他一掌，击得斜翻出七八尺远，只见它双翼振了一振，重又飞起，又扑过去。

一阵风张萍、六月雪李波，双剑齐出，展布成一片剑幕，挡住了金蜈蚣。

五毒花王剑低声说道：“兄弟这一掌出的好快……”瞥见赵光左手小指和无名指上，一片紫黑，肿了起来，不禁为之一呆。

寒江月赵光激动地道：“我中毒了……”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接道：“不错，是中了毒，这金蜈蚣毒绝天下，而且全身生满了坚硬的刺须，你用手击它一掌，那是自找苦吃。”

王剑仔细看去，只见赵光双指上的黑气，漫展迅快，片刻间，已到指根，心头大为震动，尖声叫道：“好利害的奇毒。”

长剑一挥，鲜血喷洒，竟然把寒江月赵光两个中毒的手指，齐根削去。

寒江月疼得冷哼一声，道：“多谢王兄，替小弟断去中毒手指。”

王剑正待答话，那金蜈蚣却绕过张萍和李波连手展布的剑幕，直扑过来，王剑来不及再开口说话，长剑运动，幻起一片寒芒，挡住了金蜈蚣一扑之势。

一阵风张萍目光一掠两个落在地上的手指，已完全变成紫黑之色，心头大是骇然，右手中长剑一紧，剑光扩展，人却移到赵光身侧，低声说道：“快些把伤处包扎起来。”

李波身躯横移，和张萍、王剑，布成了一个三角形，三支剑交错飞舞，结成了一个严密的剑网，护住了赵光。

寒江月摸出金疮药，包起伤口，右手长剑一振道：“三位兄长，请让出兄弟的位置。”

张萍道：“不碍事吗？”

赵光道：“区区断指之伤，岂放在兄弟心上。”

王剑身子侧移，空出了赵光的位置，四人联手，剑光大盛，只见寒芒电旋，满布了一丈方圆。

但那金蜈蚣却也是愈飞愈快，只见一点金光，盘旋在四人剑光之外。

阁中群豪，眼看此等情势，无不暗暗吃惊，既震慑于那金蜈蚣的奇毒，又畏惧此物的飞速和灵巧，堂堂江南四公子，竟然被一条金蜈蚣迫得结阵以拒。

这时，阁中弥漫的黑气，却是逐渐消失，腥味也逐渐淡去。

无为道长低头望了怀抱中的萧翎一眼，只见他眉宇之间，隐隐泛升一股黑气，心头暗自焦急，忖道：看来这孩子中毒不浅，必得早行设法解救。目光一转，投注到宇文寒涛身上，只见他背手而立，目注江南四公子和那搏斗中的金蜈蚣，脸上既无笑意，亦无得意之色，心中暗忖道：此人手段之毒，心地之狠，实非江南四公子能够及得，如若放任这场搏斗再继续下去，江南四公子，势非死在此人手下不可，我岂可放任他在武当山上伤人……

心念一转，突然大声喝道：“宇文兄快请住手，贫道有话要说。”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道兄有何教言，兄弟洗耳恭听。”

无为道长道：“宇文兄那金蜈蚣的奇毒，贫道等已见识过了。”

宇文寒涛笑接道：“道兄之意，可是让兄弟饶过这四个狂妄之徒吗？”

无为道长道：“一则贫道有事请教，二则到我们武当山上，都算客人，贫道不愿在三元观中，闹出流血惨剧。”

宇文寒涛笑道：“道兄之命，兄弟岂敢有违。”

当下一声低啸，那绕飞在江南四公子剑光之外的金蜈蚣，陡然又飞了回来，落在他左肘之上，说道：“若非无为道兄代为关说，四位难逃今日之劫。”

江南四公子在武林中名气不小，竟然对付不了一只小小的金蜈蚣，而且还闹得寒江月赵光断去了两个手指，使四人此来雄心，顿然受挫，但四人纵横江南道上，十数年未遭挫折，这番身受奇辱，实难忍得下去，一阵风张萍仰脸打个哈哈道：“咱们四兄弟出道以来，从未受过今日之辱，这笔账咱们兄弟是没齿不忘。”

五毒花王剑接道：“凭仗毒物，胜之不武，咱们兄弟倒是希望能见识一下，璇玑书庐主人的真实武功。”

宇文寒涛冷笑一声，道：“四位如若不服，兄弟自当奉陪，总要你们输的心服口服，死得心安理得。”

这时，四个青衣道童，已然捧着酒菜，走了进来。

无为道长回顾了怀抱中的萧翎一眼，见他紧闭着双目，中毒似是极深，但他修养过人，遇事沉着，心中虽然焦急，形貌之间，仍然保持镇静之色，微微一笑，道：“诸位不是一方豪雄，就是江湖游侠，难得聚会寒观，贫道理应一尽地主之谊，从此刻起，诸位最好能把此来的用心，和彼此间的恩怨，暂时抛下，如若再有搏斗之事，那是诚心看不起贫道了。”

但见几个青衣道童彼来此往，川流不息，无为道长说完了几句话，听蝉阁中的酒菜，已经摆好。

宇文寒涛缓步走了过来微微一点头道：“道兄适才有言相询，不知有何见教？”口中对无为道长说话，两道眼神却一直盯注在萧翎的脸上。

无为道长怕他暗下毒手，再伤萧翎，暗运内功，逼出一股暗劲，挡在身前，护住萧翎，说道：“贫道想请教一事。”

宇文寒涛行走之间，突觉身前横立一股极强的暗劲，有如一堵气墙，不禁心头一骇道：这牛鼻子老道果是有惊人之能，竟然已练成聚气阻敌的上乘内功，当下一提真气，拱手笑道：“道长有何教言，只管请说，只要兄弟力所能及，那是无不遵从。”借那拱手之势，暗发内力，劲由五指涌出，有如五道无形利箭，直冲过去。

无为道长只觉五缕凌厉的指风，直逼过来，心中亦是暗暗吃惊道：这璇玑书庐的主人，确是不可轻视。当下袍袖微拂，又加二成内劲，笑道：“贫道请教宇文兄，这金蜈蚣之毒，可有解救之法？”

两人借拱手拂袖，作礼客套之间，暗中却各凭神功，相较内力。

这两人内功修为，都已入炉火纯青之境，凶险有过出拳挥掌相搏，但却不着皮相，只见无为道长全身道袍，起了一阵微微的波动，仍然面带微笑而立，宇文寒涛却脸色大变，胸前长髯无风自动，身不由主地向后退了两步。

双方一触即收，但彼此之间，心中都已有数，宇文寒涛长长吁一口气，笑道：“可是要解这位小兄弟的毒吗？兄弟自当效劳。”说话之间，顺手捡起无为道长身侧的玉盒，启唇两声低啸，时间的金蜈蚣，自动飞回那玉盒之中。

无为道长道：“不敢有劳宇文兄动手，只请说出那解毒之法，贫道就感激不尽了。”

宇文寒涛随手合上盒盖，凝目沉思了一阵，道：“据兄弟那位苗疆挚友相告，这金蜈蚣，乃天下毒物之绝，极是罕见，兄弟虽然略知一些解毒之法，但对此天生的奇毒之物，却非兄弟力所能及，幸得那位苗疆挚友送给兄弟这金蜈蚣时，顺便给了我三粒丹丸，兄弟初驯金蜈蚣时，不慎被咬了一口，自行服了一粒，目下还有两粒，连同这金蜈蚣，一并相赠道兄，以示兄弟此来之诚。”

说完话，探手从怀中摸出一个小巧的玉瓶，连那盛放金蜈蚣的玉盒，一并递了过去。

无为道长接过玉瓶，倒出一粒丹丸，笑道：“承蒙厚赐，贫道取一粒解毒丹丸已足，余一粒，和金蜈蚣，贫道不敢拜领，还是宇文兄自己收着吧！”

厅中群豪眼看那金蜈蚣的厉害，个个心中羡慕，但无为道长却是拒不肯受，不禁暗叫可惜，就连那云阳子，也有些感到奇怪，茫然的望了师兄一眼，暗道：你纵然不喜爱此等毒物，也该把它收来毁去，免得宇文寒涛借它害人。

只听宇文寒涛笑道：“道长一派掌门之尊，德望并重，想必是不喜此等毒物，既然这般坚拒，兄弟也不便强人所难了。”

缓步退回，打开描金箱子，把那盛放金蜈蚣的玉盒，放入箱中。

无为道长缓缓起身，单掌立胸，肃容入座。

江南四公子虽然吃了一次大亏，但四人贪心未敛，竟然也厚颜入座。

筵席之间，中州二贾一直注视着萧翎，看他紧闭双目，一直在晕迷状态之中，不禁大为担心，无为道长虽然一直把萧翎抱在怀中，但却不见替他疗治伤势。

酒过三巡，冷面铁笔杜九再也忍耐不住，冷冷道，“道长既不肯替这孩子疗治伤势，那就交给我们兄弟带走如何？”

宇文寒涛笑道：“两位可自信有能疗治他的毒伤吗？”

冷面铁笔杜九哼了一声，道：“这个不劳阁下费心。”

无为道长缓缓站了起来，脸色肃穆地说道：“诸位远道来此，贫道以礼接见设筵为各位洗尘，武当派礼数已尽……”

他顿了一顿，继又淡淡说道：“贫道还有事待办，诸位酒足饭饱，也该下山去了。”

冷面铁笔杜九冷笑一声，道：“咱们兄弟千里迢迢的赶来此地，岂只是为了吃一顿酒饭吗？”

云阳子道：“不知贵兄弟还有何见教？”

金算盘商八道：“贵派在江湖之上，声誉素著，想必不愿背上个巧抢豪夺之名，咱们兄弟受人之托来此，迎接那萧翎归去。”

云阳子接道：“两位受何人之托？”

杜九道：“岳小钗，咱们兄弟和她有约，非得接回萧翎不可，道兄不该作强词夺理之辩，当知兄弟之言，并非是信口开河。”

宇文寒涛突然插口说道：“两位大老板可是和那岳小钗定有约言，非得救回这孩子吗？哈哈！想不到中州二贾，竟然作起人口贩子了。”

商八道：“咱们做买卖的，是只问赔赚多少，不问哪类生意。”

宇文寒涛本还想说几句讥讽之言，以挑起两人和武当之间的怒火，但转念一想，这两人久负盛名，常年在江湖上闯荡，见多识广，莫要弄巧成拙，先和他们兄弟闹成残杀之局，而让武当派坐收渔利。

他本是城府深沉之人，心念一转，立时干咳了一声，住口不言。

金算盘商八望了无为道长一眼，道：“但望道兄能看在我兄弟的薄面之上，把这萧翎交给咱们带走……”

云阳子道：“商兄纵然和那岳小钗定有的言，但这番话也未免说的太轻松了。”

商八哈哈一笑，道：“咱们做生意的，素重赔赚，如若只请贵派交人，那是不近情理，咱们自是有以相酬。”

无为道长长眉轩动，但却隐忍未发。

商八探手入怀摸出了一个锦袋，接道：“这锦袋之中，乃是咱们兄弟一些薄礼，不成敬意，还望道长笑纳。”

云阳子眼看师兄眉宇间已泛愠意，哪里还敢伸手去接，冷哼一声，道：“贫道和贵兄弟道不相同，那是有负雅意了。”

冷面铁笔杜九推案而起，道：“老大，谈判不成，咱们只有凭武功强抢。”

无为道长冷冷说道：“如若两位自信能够抢得，那就不妨试试。”

商八摇手说道：“咱们兄弟投柬拜山，承道长以礼相待，纵然要枪，那也不该现在动手。”

无为道长道：“很好，贫道随时候教，而且不只两位，凡是今日上山之人，如若自信能够恃强抢得人走，都可出手一试。”

金算盘商八一拉杜九，道：“咱们兄弟先行告辞。”转身出了听蝉阁，大步而去。

江南四公子齐齐一抱拳，道：“多谢款待。”

云阳子道：“好说，好说，四位想来是必然有兴一试试了？”

一阵风张萍道：“江南四公子，从不后人。”

无为道长道：“四位慢走，恕贫道不送。”

五毒花王剑道：“不敢有劳。”

四公子联袂而行，奔出了听蝉阁。

宇文寒涛回顾了圣手铁胆楚昆山一眼，道：“你这老儿酒足饭饱了，还等在这里作什么？”

楚昆山怒道：“你管得着老夫吗？”

宇文寒涛笑道：“你可是有些不信。”突然一挺身子，疾飞而起，直逼楚昆山身前，闪电一指点了过去。

楚昆山料不到说来就来，而且出手奇快，一时间应变不及，被迫得一连向后退出五步。

宇文寒涛攻出一指，迫退楚昆山，不容他还手，立时返身一跃，重又坐回原位。

楚昆山气得哇哇大叫，扬起右手，呼的一掌，劈了过去。

百手书生成英斜里迎了上来，右手一挥，接下一掌，冷冷说道：“凭你这点武功岂是我师叔之敌，兄弟陪你几招吧！”右腿一抬踢了过去。

楚昆山立掌如刀，疾削而下。

成英冷笑一声，身随脚起，连环踢出三腿，快似奔雷，竟然又把楚昆山迫退两步。

无为道长袍袖一挥，推出一股潜力，逼退成英，道：“两位如定要动手，最好是能离开我们这三元观！”

宇文寒涛微微一笑，道：“兄弟有几句重要之言，想和道兄谈谈，这老儿在此碍事得很，倒不如让英儿超度了他吧！”

楚昆山厉喝一声，道：“好啊！竟敢这等藐视老夫。”纵身向宇文寒涛扑了过去。

无为道长袍袖一拂，又一股强猛的暗劲漫了出去，挡住了楚昆山，施展传音入密之术，说道：“楚大侠，不是贫道长他人的志气，你绝然不是那宇文寒涛之敌，他所以不愿施下毒手，无非是心中有所顾忌，此时此情之中，还望忍耐一二。”

要知那楚昆山在江湖之上的声誉甚好，无为道长虽然很少下山，但江湖中事，常有弟子们禀报于他，故而对那些稍有名望之人，行事为人的正邪，亦大概有个了解。

楚昆山心中虽然不服，但却知道无为道长是一片好心，当下一抱拳，道：“老朽就此别过。”大步行出了听蝉阁。

听蝉阁中，只剩下了无为道长、云阳子、宇文寒涛和成英四个人。

无为道长回顾了怀抱中的萧翎一眼，道：“此子伤势甚重，不能再多耽误，宇文兄有何见教，快快请说。”

宇文寒涛道：“兄弟请问道兄一声，道兄可是自信凭仗贵派之力，能够保得这‘禁宫之钥’的安全吗？”

无为道长笑道：“可是敝派并未收有那‘禁宫之钥’，但天下武林同道，

定要误会我们武当派，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宇文寒涛笑道：“兄弟这次离开向阳坪璇玑书庐，另有重大之事，想和道长商议，至于那‘禁宫之钥’，兄弟只不过是借作拜山的借口，以免天下武林同道生疑。”

无为道长脸色也逐渐变的庄严起来，缓缓说道：“贫道不惯转弯子，宇文兄还是明说了吧！”

宇文寒涛神秘地一笑，答非所问地接道：“当世武林之中，大都尊奉那少林一门，为领袖九大门派之首，但兄弟却是最佩服贵派的武功，刚柔互济，内外兼修，才称得上是玄门正宗。”

无为道长道：“宇文兄过奖了，敝派担待不起。”宇文寒涛突然一整脸色，欠身对无为道长一礼，笑道：“兄弟乃受人之托，想请道兄出面主盟一次盛会。”无为道长讶然说道：“什么盛会？”

宇文寒涛道：“道兄如肯赐允，兄弟才好直说。”

无为道长略一沉吟，道：“宇文兄还是先说出来，让贫道斟酌一下如何？”

宇文寒涛道：“此事关系甚大，道兄如若不能先行赐允，兄弟也不敢随便启齿……”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不过在下可以先略示一二，道兄如若允予主盟，不出一年，目前的江湖形势，当可有一番重大的改变。”

无为道长双眉轩动，默不作答，双目投注在听蝉阁外，似是在考虑一件十分重大的事。

宇文寒涛突然拱手一礼，道：“事情重大，道兄请多想几日，过几天兄弟再来拜晤。”微微一笑，转身而去。

百手书生成英，紧随宇文寒涛身后，急急而去。

云阳子望着两人的背影，匆匆消失在听蝉阁外，才低声问无为道长道：“师兄，可知他说的是些什么吗？”

无为道长如大梦初醒般，深深一笑，道：“似乎是一桩很重大的阴谋，真象如何，目下我也难作断言……”

他回顾了怀中的孩子一眼，脸色忽然一整，说道：“你传谕下去，观中二三代弟子中，全部动员，严密戒备，今夜之中，或将有强敌犯山。”

云阳子很少看到师兄这等凝重严肃之情，心中虽有着重重疑问，也不敢再提出来，应了一声，急步行出听蝉阁。

无为道长紧随着离开了听蝉阁，直奔丹室，取出宇文寒涛相赠的一粒解毒丹丸，托在掌心之上，检视了一阵，仍是不敢使用。

他把萧翎放在云床之上，扬手点了几处穴道，自言自语地说道：“可怜的孩子你先休息一会吧！贫道既不敢擅用药物，疗你之毒，那只有凭仗内功，慢慢地逼出你身上之毒了。”

只听一个沉重的声音来自室外，道：“师兄对一个孩子这般仁厚，那是未免太过分了。”

随着说话之声，缓步走进一个气宇轩昂、身着蓝绸长衫的俊美少年。

无为道长淡淡一笑，道：“你的武功，愈发精进了，几时到了丹室之外，我竟未听得出来。”

那蓝衣少年笑道：“小弟适才遇上了二师兄，看他带着观中弟子，到处布置安排，忙碌异常，难道咱们三元观中，出了什么事故不成？”

无为道长点头说道：“你这次闭关练的功夫，可有些成就了吗？”

那蓝衣少年笑道：“只有七成火候，有负师兄的厚望了。”

无为道长对这位英俊的师弟，不但十分和蔼，而且异常的敬重，以他掌门人尊崇的身份来说，这实是有些反常。

只见他微微一笑，道：“能有七成火候，那已是很难得了。”

那蓝衣少年望了那卧在云床上的萧翎一眼，道：“这孩子可是中了什么毒？”

无为道长道：“不错，但幸而中毒不深，纵然不用药物，亦可救得。”

那蓝衣少年道：“那内力逼毒之法，乃大耗真元之举，师兄纵然功力深厚，也不宜随便施为……”

无为道长接道：“本来我带有几分犹豫，但此刻倒是要决定一试了。”

那蓝衣少年奇道：“为什么？”

无为道长笑道：“近几日中，随时都可能有强敌犯山，我正担心你那云阳师兄一人之力，难以兼顾全局，你却提前满了关期。”

那蓝衣少年豪气忽发，朗朗笑道：“不知来的都是些何等人物？”

无为道长道：“都是江湖上成名多年的高手，师弟从未涉足过江湖，就是告诉你你也不会知道。”

那蓝衣少年不失天真之态，凝目想了片刻，道：“我今年几岁了？”

无为道长被他问的一怔，沉吟了一阵，才缓缓答道：“二十三岁了。”

那蓝衣少年道：“我练了几年武功？”

无为道长道：“你三岁……”忽然改口说道：“不多不少的二十寒暑了。”

那蓝衣少年道：“二十年不算很短啊！但不知小弟的艺业如何？”

无为道长道：“从小习武，心无杂念，二十年刻苦自励，其间三度闭关修为，除了对敌经验稍嫌不足之外，成就当可凌驾在你那二师兄之上。”

那蓝衣少年似是突然间想起了一件什么重要之事，一皱眉头，道：“大师兄，小弟有几句蕴藏在心中之言，一直未曾问过掌门师兄，不知今日可否一问？”

无为道长笑道：“只怕我也无法答复你询问之事。”

那蓝衣少年道：“师父仙逝，距今有多久时间了？”

无为道长道：“十八年。”

蓝衣少年道：“我总共学艺这二十年，师父死去了十八年，我虽是五六岁的孩子，但师父传技之事，总该多少有着一点记忆，怎的我一点也记不起呢？好像我的武功都是由大师兄传授的。”

无为道长笑道：“为兄的不过是代师授艺，那时师父卧病甚久，已无法亲授你的武功了。”

蓝衣少年道：“奇怪也就在此了，既是大师兄传授我的武功，为什么我会拜在师父门下呢？”

要知以他的年龄，纵然作无为道长的门下弟子也是不能算大，无为道长首座弟子，已是三十余岁之人，算起年龄，比他要大上十几岁。

无为道长淡淡一笑，道：“武林中规矩，最重辈份，你是师父亲口答应收入武当门下的弟子，我虽代师授艺，也不能轻视了辈份的大小。”

那蓝衣少年似是言未尽意，欲待出口时，却又突然隐忍了下去，仰面长长吁一口气，言道：“大师兄，我既是毫无搏斗经验，那是得历练了？”

无为道长道：“那是自然。”

蓝衣少年精神一振，道：“小弟练了二十年的武功，从未和人动手打过一拳一招，今日出关，正好赶上了咱们三元观中有事，这是最好的历练机会，不知掌门师兄可否给小弟一个力搏强敌的机会？”

无为道长笑道：“你就负责守护我这丹室……”

蓝衣少年似是有些不愿地说道：“师兄这丹室重地，别人岂敢侵犯……”

无为道长道：“如若我料断不错，这丹室之外，才是最重要之地，决战之场，登山高手的目的，大都在为兄这丹室之中。”

那蓝衣少年笑道：“那是最好不过，我到后山闭关石洞中，去取兵刃，立刻就赶回来……”也不容无为道长答话，转身一跃，人到两三丈外，隐失于花丛之中不见，奔行奇快，疾如闪电一般。

无为道长长吁一口气，扶起萧翎的身子，靠在壁间，自己站了起来，缓步在丹室之中走动起来。

片刻之间，只见他头顶之上，冒出一片云雾般的白气，显然，他借那走动之势，默默运起内功。

只见他突然停下了身子，扬手一指，疾向云床上的萧翎点去，一缕淡淡的白气，随指而出，击中了萧翎的任脉源起处的中极穴。

萧翎靠在壁间的身躯，突然颤动了两下，似是一股强劲潜力，攻入了他体内经脉之中，在身内流窜，使身体起了阵剧烈的波动，但身体却仍是靠在壁间，原地未动。

无为道长点出一指后，那头顶之上的白气，突然散去，神色之间，流现出十分困倦的模样，缓步向云床走去，放下萧翎，盘膝而坐，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大约有一个时辰之久，无为道长的困倦神色，才逐渐消去。

这时，天色已然黑了下來，当无为道长睁开双目之时，丹室门口，已并肩站着两人，正是云阳子和蓝衣少年。

云阳子微一欠身，道：“观中二三代弟子，已然全体出动，凡是重要的关隘，都有五行剑阵阻敌，师兄可要察看一下？”

无为道长淡淡一笑，道：“不用啦，你代我传谕下去，未得金钟令谕之前，各处弟子，都不许擅离守护之地，追杀敌人，只可护守住禁要之地，不让敌人侵犯，也就是了。”

云阳子微微一皱眉头，道：“掌门师兄之意，可是说来人只要闯过拦截，就放任他们进来吗？”

无为道长点点头道：“今宵来犯之人，大都是三山五岳的魑魅魍魉，虽然我接掌门户之后，曾严令约束弟子，不可随意和人为敌，但以咱们武当派数百年来的威名而言，如若不是有些自恃之人，绝不敢自找麻烦。这些人大大都是江湖上极负盛名的人物，而且此来品流复杂，各门各色的人物，无所不包，三元观中弟子，大都是未经过阵仗之人，要他们全力阻敌，必然个个奋勇，争先恐后，一人贪功，章法自乱，倒不如先让他们不求有功，先求无过，另由全观弟子中，选出十五个武功高强之人，组合成三组五行剑阵，专以阻杀强敌。”

云阳子道：“师兄顾虑周详，小弟望尘莫及，我这就立刻去办。”单掌立胸，欠身一礼，转身而去。

那蓝衣少年仍然是一身蓝衫，只是右手中多了一柄长剑，左手提着一只皮带，带上那七个皮囊中，插着七支八寸二分长短的短剑。

无为道长望了那皮带上短剑一眼，脸色肃穆地说道：“师弟，你可知那囊中的短剑，是什么制成的吗？”

蓝衣少年答道：“我知道，是千年寒铁炼制而成。”

无为道长道：“你知道那就好了，此剑锐利无比，本身已具有穿石洞金之能，再加以每支剑锋之尖，有着两个锐利的针尖，专破内家气功，不论何等武功高强之人，也是难禁受得住，此物最是歹毒不过，千万不可乱用！”

蓝衣少年点点头应道：“小弟记下了！”

无为道长慈和的一笑，道：“这七柄短剑的名字，你可知道吗？”

蓝衣少年应道：“小弟记忆似是叫七休剑。”

无为道长严肃地说道：“你可知道，为什么叫七休？”

这蓝衣少年，不但苦习武功，而且兼习文事，微一沉吟，道：“顾名思义，七休二字、似是隐合七绝之意，但却又较七绝稍为缓和，七情六欲，一遇此剑，事事皆休，不知小弟这番解释，是否通达？”

无为道长道：“你只能算说对了一半，此剑取名七休之意，除了说明此剑歹毒之外，而且严戒不可妄用，恩师仙去之日，遗嘱为兄把此七休剑交给师弟应用，想他老人家必有作用，师父遗命，为兄的自是不敢违背，此物歹毒，师弟千万不可滥用。”

蓝衣少年恭恭敬敬地应道：“小弟当谨记师兄之言，非遇十恶不赦之人，绝不妄用此剑。”

无为道长一挥手，道：“你能不负先师遗爱，为兄的就很放心了……”举手一挥，接道：“你替为兄护法。”立时又满室绕行起来。

片刻之后，无为道长的顶门之上，又冒起了一片云雾般的白气。

只见他陡然停下脚步，扬手一指，一缕白气，应手而出，点向萧翎。

这次却是点向那督脉源起之处的下极穴。

要知那任督二脉，乃人身阴阳二脉之总司，任脉总阴，起于会阴曲骨的中极，经关元、石门、气海、阴交、神阙、水分、下腕、紫宫、华盖等，经历二十四穴；督脉乃督阳脉之海，起于下极，经命门、阳关、玄柱、脊中、中枢、脑户等二十八穴，乃人身穴脉的枢纽。

但见萧翎的身体，又起了一阵轻微的波动，无为道长凝聚在头顶上的白气，突然又消散不见。

这一次，他显得更为疲倦，顶门上，隐隐现出汗水。

那蓝衣少年剑眉耸动，突然踏前一步，一掌按在无为道长的背心之上，说道：“小弟助师兄一臂之力。”

耳边响起了无为道长低沉的声音，道：“你不用助我，今宵之中，你还要应付强敌呢。”

那蓝衣少年轻轻叹息一声，收回了按在无为道长背上的手掌。

无为道长缓缓的走近云床，盘膝坐了下去，闭上双目。

那蓝衣少年初次遇上对敌之事，心情免不了有些紧张，举手向丹室外面一招，立时有两个道装童子跑了进来，垂手说道：“师叔有何吩咐？”

蓝衣少年望了盘坐云床上的无为道长一眼，低声说道：“如有警兆，快告诉我。”

那道童应了一声，悄然退去。

丹室中炉火熊熊，一片烂然青光。

那蓝衣少年虽然极力想借这大风暴前的一刻时光，得以稍作调息，但他初次临敌，脑际之中，幻想出各种对敌相搏的举动，竟然无法静得下来。

纷乱思潮，彼起此落，不知不觉间，已到了二更时分。

蓦地，传过来一声钟响，划破了深夜的沉寂。

那蓝衣少年心知这是传警的钟声，显然是三元观中，已经发现了敌踪。

他霍然站起身来，系好七休剑，提起长剑，缓步行出丹室。

夜风阵阵，花树摇舞，星光闪烁，隐隐可见剑光在花树丛中闪动。

但闻钟声急促，连鸣九响，这是紧急的传警讯号，来人已闯入了三元观中，短兵相接。

躺在云床上的萧翎，连得无为道长以本身真元之气，攻入任、督二脉，全身气血行速大增，冲开了被点穴道，突然睁开了双目，挣扎坐起。

无为道长忽然一伸左手，按在萧翎的“玄机”要穴之上，说道：“孩子不可妄动，贫道助你逼毒，你觉着有什么不适之处，快些告诉贫道。”

萧翎隐隐记得自己在听蝉阁中，闻到了一股强烈腥臭之气，人就晕了过去，以后之事，全然不知，听得无为道长相询，立时答道：“我觉着心胸之间，有一股腥臭的闷气，很想呕吐。”

无为道长道：“那很好，你如若想吐时，尽管呕吐就是，千万不可强自忍耐。”暗中一提气，掌心之内，立时涌出了一股热力，循着玄机穴直攻体内，分向百脉行去，一面低声说道：“但愿贫道能借这逼毒之力，冲开你与生俱来的三阴绝脉。”

萧翎也不知何谓三阴绝脉，但他却感觉到自己体内有两处所在，常有酸疼之感，似是行血淤积，不能通过，这毛病自他记事之后，就一直如此，因那酸疼轻微，也未放在心上，自从岳云姑传他坐息运气之法后，似乎更为严重，每经一次坐息运气，那酸疼之处，就随着发作，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才缓缓消失。

但觉无为道长掌心中涌出来的热流，由弱渐强，透体入穴，直向四肢百骸间流行开去，一种本能的反应，使他不自觉的运气引导那攻入穴脉之中的热流。

无为道长微微一愣，道：“孩子，你练过武功吗？”

萧翎道：“没有啊！唉，本来云姨要传我武功的，却不料她竟伤发死去……”话至此处，似是自知说溜了嘴，赶忙停下。

无为道长缓缓的收回按在萧翎玄机穴上的右掌，问道：“孩子，你现在还想吐吗？”

萧翎道：“不想了，好像那闷在胸中的那股腥臭之气，自动消散了去。”

无为道长道：“你体内三条绝脉，已快硬化，如若一旦全部凝固，纵然有千年参王、万年灵芝，也没法能够救你了……”

萧翎右手一撑云床，坐了起来，接道：“我从小就得爹爹训告，讲我难以活得长久，人活百年，也是难免一死，早死几年算得了什么？”

无为道长怔了一怔，想不到这年纪幼小的孩子，竟有着视死如归的豪气，当下点头一笑，道：“不过你那三阴绝脉，尚未全部凝固，自非无救，但如只凭贫道的真气内力，攻通你的穴道，需时甚长，过了今宵这场风暴，贫道试用一下金针过穴之术，看看能否找出捷径，我刚才已用本身真气，把你体内之毒，逼集在一起，一十二个时辰之内不致再有变化。”

萧翎奇道：“今宵有什么风暴？”

无为道长笑道：“有很多武林高手来此探你。”

萧翎道：“可是今天咱们见的那些人吗？哼！我知道，他们不是探我，只不过是想用我来逼迫我那岳姊姊，交出‘禁宫之钥’罢了。”

无为道长淡淡一笑，道：“贫道既然答应了要保护你，纵然是天下高手，齐集武当山来，贫道亦将不改承诺……”微微一顿，接道：“孩子，那岳云姑可是当真的死了吗？”

萧翎道：“我亲自所见，千真万确！”

无为道长道：“你说她伤发而死，可知伤在了何人的手中吗？”

萧翎摇摇头，道：“这我就知道了！”

语声甫落，突闻一阵尖厉刺耳的长笑之声，传了过来。

笑声似是由遥远的地方传来，但声音刺耳异常，听得萧翎不由自主的打了两个寒颤。

无为道长低声说道：“孩子，记着，静静的守在此地，未得贫道之允，不可擅离此室。”

萧翎亲身经历过和岳小钗突围之战，那激烈的搏斗，在闪耀的刀尖下，死亡的决定，只不过是一刹那间，他自知不解武功，帮不上忙，只有拖累别人，当下点头道：“晚辈记下了。”

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着蓝色长袍的少年，大步行了进来，怀抱带鞘长剑，神情间十分庄肃，欠身对无为道长道：“大师兄可听到了那声长笑吗？”

无为道长道：“那人武功很高……”突听两声喝叱，传了进来。

蓝衣少年身子一转，疾如轻烟流矢般，跃出了丹室。

萧翎已听出那喝叱之声，就在数丈之外，来人似是已到了丹室外。

他天赋胆气过人，虽然手无缚鸡之力，却是勇不畏死，回头望着无为道长，说道：“我想瞧瞧你们打架，可以吗？”

无为道长一皱眉头，道：“兵战凶危，有什么好瞧的！”

萧翎道：“我躲在丹室门后，绝不出丹室一步。”

只听一声大喝，道：“什么人？既然敢夜闯三元观，何以不敢以真面目示人，鬼鬼祟祟的算什么英雄人物？”

但闻一个冷漠的声音答道：“凭你这点年纪，也配问老夫的姓名吗？”

萧翎看了无为道长一眼，见他并无阻止之意，下了云床，掉头向外望去。

第八回 几经风险脱困难

朦胧夜色中，只见两个手执长剑的道童，并肩而立，拦住了一个身躯修长的黑衣人，那人用黑布包起了头脸，只露出一对眼睛，闪烁生光，但和那黑衣人说话的，却是那蓝衣少年。

蓝衣少年似被那黑衣人托大之言激怒，冷笑一声，道：“阁下能闯过重重拦截，武功定然不弱，在下领教几招。”

右手一振，手中宝剑剑鞘，突然飞落。

那黑衣人语气仍甚冰冷地说道：“你不配和老夫说话，叫无为道长出来。”

蓝衣少年怒声喝道：“你们闪开。”长剑一挥，幻起了两朵剑花，道：“阁下胜得我手中之剑，再见我师兄不迟。”

无为道长一直盘膝静坐云床之上，对室外剑拔弩张的局势，恍如未闻。

那黑衣人道：“你是无为道长的师弟吗？老夫还未曾听到过净尘老道有你这个传人。”

那净尘道长乃无为道长师父，武当上一代的掌门人，此人言语间毫无尊敬之意，听得蓝衣少年大为恼火，冷冷说道：“你敢轻薄先师。”唰的一剑，刺了过去。

星光夜色中，只见一片银芒闪动，幻起朵朵剑花。

那黑衣人道：“好一招‘天女散花’。”袍袖一拂，涌出一股潜力，逼住剑势，接道：“小娃儿你叫什么名字？”

蓝衣少年道：“展叶青，再接我几剑试试。”口中说话，手中长剑却是绝招连出，但见寒芒飞旋，倏忽间，连攻八招。

那黑衣人袖拂指点，暗劲源源涌出，八剑尽被封开。

展叶青初次对敌，遇上这等高手，心中又惊又恐，正待尽出绝学，那黑衣人却突然跃退五尺，说道：“内力、灵快，都不在你那二师兄之下，只是对敌的经验不足。”言词老气横秋，但却是毫无敌意。

丹室中传出来无为道长的声音，道：“师弟不可再对邓大侠无礼，快些收起长剑。”说话之间，人已迎出丹室。

展叶青呆了一呆，收剑退到一侧。

无为道长右手立胸，微微一笑，道：“什么风吹来了大驾，邓兄，咱们十几年未见面了吧？”

那黑衣人扬手指着无为道长，说道：“好啊！你倒是轻松的很，强敌压境，大战序幕已启，你竟坐在丹室独享清静。”

无为道长笑道：“贫道早知邓兄侠驾光临，故而能临危不乱。”

一面说话，一面大步向丹室之中行去。

展叶青看的一皱眉头，暗道：此人狂妄不羁，对掌门师兄，也是这般的随随便便。

要知武当派掌门的身份，在武林中极是崇高，那无为道长人虽和蔼，但

武当门下弟子，对他却是敬若神明。

这黑衣人放浪形骸，竟似未把无为道长放在心上，但见大师兄对来人礼若上宾，展叶青心中虽然不忿，但却不便出口质责，紧随无为道长身后，进入丹室。

那黑衣人也不等无为道长相让，自行坐了下来，说道：“邓老二路过鄂西，眼看很多武林中人，奔向武当山来，不知为了何事，急急赶来此地，想不到我是看戏掉眼泪，白操了心啦！”

无为道长微微一笑，道：“十年不见，邓兄这暴急的脾气，仍然一丝未改。”

黑衣人纵声笑道：“这一辈子改不了啦……”微微一顿，接道：“牛鼻子老道，你别把事情看的很容易，如若来的都是小猫小狗，三四流的脚色，邓老二也不会兼程赶来这里报讯，来人中几个收山归隐已久的老魔头，论声名、武功，只怕未必在你牛鼻子老道之下，你要大而化之，非要把事情闹糟不可，哼！那时候，你就悔之晚矣！”

无为道长仍是满脸笑容地说道：“有你邓大侠在此，自然不用愁了……”

那黑衣人急得直摇头，道：“哼！你这牛鼻子和我们老大一样，天塌了也是急不起来。”

无为道长举手一招，登时有两个道童，跑了进来，手中捧着茶盘，献上香茗。

黑衣人伸手拉下包脸黑巾来，取过盘上茶杯，一饮而尽。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这黑衣人满颊短须环绕，环目方脸，浓眉高鼻，相貌极是威猛，和他那修长的身材，却有些不甚相配。

无为道长回头对展叶青笑道：“师弟快来见过，这位就是名满天下的终南双侠的邓二侠……”

展叶青欠身说道：“邓兄武功高强，果是名不虚传。”抱拳一揖。

邓一雷摇着双手，连道：“不用行礼，邓老二是最怕这个，

你这牛鼻子师兄，和我们老大，都是酸气相投，能够坐在丹室中论道说法，一论三日夜乐此不疲，为了他们酸气太重，礼法太多，我邓老二足足有十年未到过你们武当山来……”上下打量了展叶青一眼，接道：“喂！我说老道士你几时有了这个师弟，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无为道长笑道：“先师遗命，指令他练习几种武功，因此，他一直独居后山，很少露面，不但两位不知，就是武当门下弟子，也很少知道他们有这位三师叔。”

展叶青听那邓一雷开口一个牛鼻子，闭口一个老道士，心中不悦，暗道：我师兄乃一派掌门之尊，你这般牛鼻子老道士的呼来喝去，成何体统，但见无为道长神色自若，毫无不愉之色，自己自是不好发作。

邓一雷目光一转，投注到萧翎身上，问道：“这孩子又是什么人？”

无为道长道：“这孩子么？哈哈！很多武林高人，今宵上我们武当山来，

都是为了这孩子。”

邓一雷双目一瞪，打量了萧翎几眼，道：“为他，难道这孩子牵缠到什么武林恩怨……”

无为道长接道：“如只是牵缠到一桩武林恩怨，那也不致便惹出这样大的麻烦了。”

邓一雷高声说道：“你不用卖关子，干脆说个明白吧！”

无为道长脸色突然转变的十分肃穆，把萧翎牵扯上“禁宫之钥”的事，说了一遍。

邓一雷沉吟了一阵，道：“这‘禁宫之钥’，牵连太大，我们老大曾经说过，如想要江湖上能保得一片祥和之气，第一件要事是毁去那‘禁宫之钥’，想不到竟然被他言中了……”

微微一顿之后，接道：“但这些人舍本逐末，不去找那岳小钗和中州二贾，却来找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

只听一阵喝叱之声传了过来，展叶青身子一晃，闪电一般穿了出去。

邓一雷霍然起立，道：“你那位小师弟武功不错，我瞧他将来的成就，绝不在你之下，只是锋芒太露。今宵来犯之敌，据我邓老二所见，有两个极为难惹的魔头，我去给他观战。”也不容无为道长说话，脚步一抬，人已到了室外。

萧翎忽然长叹一口气，道：“我非得学会武功不可，哼！那时候，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

无为道长微微一笑，道：“你的志气不小，你可知……”

突听一个阴沉的声音，遥遥传来，道：“老夫北天尊者，法驾行经此地，风闻‘禁宫之钥’，出现江湖之中，室中那小娃儿，就是这追寻‘禁宫之钥’的唯一线索……”

话至此处，声音突然断去。

萧翎抬头望去，不见人踪何处。

再回顾无为道长时，只见他脸色大变，头上隐隐现出汗水。

忽然间室中炉火摇颤，微风拂面，丹室中已然多出了三个人来。

正中一个身着盘龙锦袍、胸垂雪白长髯的老者，两侧分站着两个身着白衣的中年儒士。

无为道长挺身站了起来，合掌说道：“不知尊者驾到，贫道有失远迎。”

那居中老者微微一笑，道：“老夫路过此地，风闻传言‘禁宫之钥’重现江湖，老夫昔因闭关错过了那场盛会，数十年来，耿耿于怀，一直引为大憾……”两道森冷的目光投注在萧翎身上，接道：“老夫虽无取得这禁宫中遗宝之心，但却希望能得一入禁宫，查看一下进入禁宫的昔年故友，是否还有活着的人。”

无为道长虽然凝立着不动，暗中却已把苦修数十年的玄门罡气，提聚到十成，留神戒备。

北天尊者眼看无为道长一言不发，脸色微变地接道：“但那开启禁宫的金钥，却有如投注在海中的沙石，数十年仅有传闻，始终未得出世的传说，老夫亦曾三入中原，暗访禁宫的下落，可是始终未能如愿，此次闻得传言，故而登山造访，老夫曾目睹无数高手，齐向这武当山中集聚而来，想那传言，绝非妄语。”

经过这一阵时间，无为道长反而静下了心神，淡淡一笑，回目望了萧翎一眼，道：“传言中那唯一可寻‘禁宫之钥’的线索，就是这孩子了，老前辈神目过人，请看这孩子，可是习过武功之人？江湖上以讹传讹，闹出这一场风波。”

北天尊者一拂胸前白髯，仔细打量了萧翎一眼，双目中迸射出冷电一般寒芒，庄肃地说道：“你可知道欺瞒老夫，是何等下场？”

无为道长心头一震，道：“这个贫道不知。”

北天尊者语气冷漠地说道：“一门诛绝，鸡犬不留！日后如若被老夫查出其事有诈，武当一派，将永远绝迹于江湖之上，老夫告退了。”

萧翎圆睁着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竟是没有看清楚三个人怎么走的，只觉得眼睛一花，三人的踪迹顿杳，看得心中大为羡慕，暗道：这些人的武功，当真是高强的很，唉！我如能练成此等武功，那就不用不着岳姊姊分心照顾我，也可助她替那死去的云姨报仇。

只听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缓步向室外行去。

萧翎突觉胸中热血上冲，紧随无为道长说道：“道长不用叹气，贵派这次纷争，全由我萧翎身上而起，只要我离开此地，他们就不会再来生事了。”

无为道长回顾了萧翎一眼，道：“好倔强的孩子。”突然纵身一跃，飞出室外，口中厉声喝道：“什么人？”呼的一掌，遥遥劈出。花树影中，陡然跃出一条人影，右手一挥，接下了无为道长一记劈空掌力，人却借势飞跃出两丈多远，口中冷然答道：“武当掌门，名不虚传，好雄浑的劈空掌力。”话声划空而去，一闪而没。

无为道长也不追赶，两手左右探出，分别一捞，反身一跃，飞回丹室。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无为道长一手抓着一个青袍道童，两人背上长剑，尚未离鞘，显然还未和人动过手，已被人点了穴道。

无为道长在两人身上查看了一阵，突然双手齐分，拍在两个道童的右肩灵门穴上。只听两个道童长长吁了一口气，同时转动眼珠，望了无为道长一眼，面泛愧色，拜伏地上，道：“弟子等无能，替本门丢人现眼，愿领责罚。”

无为道长摇头说道：“起来，不怪你们，今宵来敌之强，大出了为师意外。”

他心知这两个道童定然是被北天尊者点中穴道，以那北天尊者武功，无为道长自知尚非敌手，何况两个随侍弟子。

两个道童伏身一拜，道：“谢师父破格施恩。”

无为道长一挥手，道：“丹室花树之中，可能已潜伏着不少武林高人，

你们在丹室一丈之内警戒，只要那隐身在花树中人，不犯丹室，那就不用管他。”

两个道童应了一声，霍然拔出背上长剑，并肩而出，这两人吃了一次苦头，哪里还敢大意，仗剑贴背而立，四外搜望敌踪。

无为道长脸上泛现出一片深深忧郁之色，目光却投注在丹室中的青色火焰之上。

萧翎望着无为道长忧苦的神色，心中百念杂陈，往事历历，尽浮脑际，暗暗地付道：我萧翎怎的是这样一个不祥之人，生我那年，父亲被陷害罢官；云姨对我亲情如山，但却死于那枯井之中；岳姊姊待我好，此刻却生死下落不明。我到了武当不足三日，却替武当一派招来了许多麻烦。心念一动，愈想愈觉不错，只觉热血沸腾，突然失声叫道：“我是个不祥之人，谁也不能管我！”

无为道长一怔，道：“孩子，你怎么了？”

萧翎小脸庄肃地说道：“我要问你几件事情，你可不许骗我。”

无为道长只觉他双目充满激愤之色，不禁一皱眉头，道：“孩子，你问吧。”

萧翎道：“你说过，我如要离开此地，你决不拦阻于我，是吗？”

无为道长道：“不错。”

萧翎突然伏身拜了一拜，道：“道长待我一番恩情，萧翎终身不忘，我如能活在人世，学会武功，定当补报今日之情。”

无为道长茫然说道：“孩子，你要干什么？”

萧翎道：“我要离开这里。”

无为道长轻轻叹息一声，道：“目下强敌四处，三元观中，到处杀气弥漫，你手无缚鸡之力，身上余毒未净，你要到哪里去？”

萧翎道：“不用你管。”大步向丹室外行去。

无为道长身子一闪，拦在萧翎前面，道：“孩子，你如真要修学武功，贫道当尽我之力，造就于你。”

萧翎摇摇头道：“道长盛情，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要拜在你的门下，我要走了。”

忽听微风飒然，一个蓝衣仗剑的少年，拦在丹室门口，挡住了萧翎去路，长剑上血迹未干，顶门间汗水隐隐，显是刚经过一场剧烈的恶战。

萧翎望了少年一眼，昂然挺胸，大步行去。

那蓝衣少年左手一抄，抓住了萧翎，道：“不知进退的孩子，武当掌门人是何等身份，收你为徒，那是你的造化了。”

无为道长慈和地接道：“贪念一动，灵智立闭，贫道数十年，一直严令约束门下弟子，不得妄生是非，想不到仍是免不了和武林同道，闹出这一场风波……”

萧翎接道：“事由我起，如若我离开了武当山，他们自然不会再找上三

元观了。”

无为道长道：“话虽不错，不过……”

萧翎道：“不过什么？道长可是也想用我作饵，诱我那岳姊姊，迫她交出禁宫之钥吗？”

他这段时光之中，连连目睹江湖上的凶诈，似是长大了不少，词锋大见犀利。

无为道长道：“贫道虽有一窥禁宫之意，但却并无用你作饵之心。”

萧翎道：“那你为什么不放我走？”

无为道长道：“三元观激战正烈，你不会武功，如何能走得了？”

萧翎庄严地说道：“来人虽多，但他志在擒我作饵，绝然不会伤我。”

无为道长道：“你如肯投在武当门下，贫道当不惜闭关三月，疗好你三阴绝脉，你禀赋骨骼，都是上上之材，不难尽传贫道衣钵。”

萧翎大眼睛眨了一阵，说道：“你比那北天尊者如何？”

无为道长闻言，脸色一变，沉吟不语，良久之后，才突然一挥手，道：“师弟，放开他。”

那蓝衣少年心中虽然不愿，但又不敢抗拒师兄之命，左手一松，放开了萧翎。

萧翎右手腕被那蓝衣少年握了一阵，他虽然未敢用力，但萧翎已觉着血脉不畅，右腕隐隐作痛，正待举步而行，突闻衣袂飘风之声传来，几条人影疾奔而至，一字排开。

左边两人，正是向阳坪璇玑书庐主人宇文寒涛，他身侧。紧随倒提长剑的百手书生成英。

靠右两人，却是中州二贾，这时，两人手中都还握着兵刃，商八左手拿着宝光闪闪的金算盘，杜九的左右手，分握着护手银圈和铁笔。

那蓝衣少年突然一挫腰，直扑过去，快如电火，长剑挥转，剑花飘飘。

无为道长低喝一声：“回来……”

那蓝衣少年应声而回，来去之间，不过是眨眼工夫，就这一瞬间，他已向中州二贾攻出三剑，迫的商八、杜九，齐齐挥舞兵刃，封架他的剑势。

那蓝衣少年心中不服，沉声对无为道长说道：“今宵如若让这几人生离而去，传到江湖之上，岂不大损咱们武当派的威名？”

宇文寒涛和中州二贾，似是都不愿和武当派结下梁子，对那蓝衣少年狂放的口气，都未出言反驳。

无为道长脸色严肃，未理那蓝衣少年相询之言，两道眼神，却扫掠了宇文寒涛和中州二贾一眼，道：“诸位能在本派森严的戒备之下，闯过重重拦截，直逼丹室，足见高明了。”

商八哈哈一笑，道：“贵派弟子，泱泱大度，未出全力，咱们兄弟才得闯过拦截……”

宇文寒涛接道：“这话不错，如若贵派中散布要道之上的弟子，全力拼

战，兄弟也难过重重防守。”

无为道长淡然一笑，道：“诸位武功高明，贫道自知门下弟子之能，绝难拦挡得住，以诸位的功力，想必伤了本门中不少弟子。”

说话之时，目中精芒闪动，不停向几人脸上打转。

金算盘商八笑道：“咱们兄弟，虽然侥幸的闯过了贵派三道拦截，但却是兵不血刃，互无伤亡。”

宇文寒涛道：“兄弟点伤了贵派中三名弟子，但事出非常，情非得已，兄弟不能让五剑合璧，组成贵派那扬名天下的五行剑阵。”

但闻厉叱怒喝之声传了过来，显然尚有多处，恶战正酣。

无为道长脸上的愠色渐渐平和，微微一叹道：“今宵中来了不少武林高手，乃百年以来，我们武当从未有过之事……”

商八接道：“咱们做生意的幸未辱命，如约而到，不知道兄可否卖给咱们生意人一个薄面，让我们把人带走……”

宇文寒涛冷笑一声，接道：“商兄说的未免太轻松了，兄弟在此，如想轻轻松松的带人而去，岂不是使兄弟难看吗？”

冷面铁笔杜九道：“哼哼！宇文兄，若硬想插上一脚，那咱们只有各凭手段了。”

商八打了两个哈哈接道：“事关血本，我们兄弟赔不起这笔买卖。”

那蓝衣少年突然接口说道：“天地辽阔，何处青山不埋骨，诸位想拼命，最好不要在我们的三元观中。”

无为道长道：“如若贫道推断不错，定还有武林高人赶来，四位最好是能再耐心等待一会。”

语声甫落，耳际间已响起衣袂飘风之声，三条人影，有如闪电般，疾跃而入。

中州双贾和宇文寒涛，都不自禁的转头望去，只见来人一色的银灰劲装，黑布包头，只露出两只寒光闪动的眼睛，手中各提着一柄长剑。

从三人飞跃身法上，和那冷电一般的眼神中，不难了然，都是内外兼修的一流高手。

无为道长心头暗生惊悚，忖道：这三人不知是何等来路，竟然能闯过拦阻的弟子……

心中念头未完，又是两条人影，并肩跃入。

这两人装束十分怪异，左面一人，身着大红长袍，前胸之处，用金线绣了一个火炬，背上斜着一柄三尺八寸长短，几臂粗细的青铜管子，手中倒提了一把亮银打穴镞，年纪四旬上下，短须如戟，一副马脸，一双三角怪眼，精芒外射，身高在八尺以上，头戴着一顶金冠。

右面一人，长发披肩，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色长袍，腰间却系了一条白麻绳子，手中提一支蛇头拐杖，足登着高腰白靴。

这两人一入仙观，放缓了脚步，大咧咧的旁若无人一般，直向丹室行去。

中州二贾和宇文寒涛回目打量了来人两眼，缓缓向后退了两步，默然不言。

无为道长修养过人，暗中凝聚功力戒备，但表面之上，对两人的滔滔来势，却是视若无睹。

那蓝衣少年却是沉不住气，长剑一领，欺进三步，右腕挥摇之间，撒出一片剑花，挡住了两人，冷冷喝道：“站住。”

那长发披肩的白衣人手中蛇头拐杖一伸，当的一声，封开了长剑，说道：“老夫三阴手刁全。”

蓝衣少年从未在江湖上走动过，除了二位师兄，别无相识之人，就算比刁全名气再大十倍，也是唬他不住，当下长剑一振，暴闪起一片寒芒，道：“管你阴手、阳手，到了我们三元观，都不得有撒野举动。”

无为道长望了师弟一眼，也不出言喝止，显然，这位修养过人的全真道长，也瞧出今宵局势，已难免一场凶恶的搏斗，势成水火，纵然阻止住了师弟，也是难以消弭今宵兵战之灾。

三阴手刁全怪眼一翻，道：“娃儿胆子不小，你是什么人的门下，报个名字上来。”

蓝衣少年冷冷说道：“武当门下展叶青。”

刁全冷笑一声，道：“你不是老夫之敌，你想动手，请你那掌门师尊出来。”他见展叶青不过二十一二，误认他是无为道长的门下弟子。

展叶青冷冷说道：“在下那掌门师兄身份何等尊高，岂肯随便出手，你先胜了我手中长剑，再找我师兄不迟。”

刁全心中一动，道：“你是无为道长的师弟？”

展叶青道：“不错，怎么样？”

刁全道：“这么说来，倒是老夫小觑你了？”

右手一抬，蛇杖陡然点出。

展叶青右手长剑一抖，内力贯注在剑身之上，那百炼精钢的剑身，柔若软枝的闪了几闪，贴在蛇头拐杖之上，向外一滑，把刁全点来一杖，封开一侧。

两人兵刃相触，不闻一点声息，其实这一攻一拒之间，却已暗交了一次内劲，展叶青虽然把对方蛇头拐杖封开，右臂却隐隐发麻，心中暗暗吃惊道：这怪老儿功力深厚，不可轻敌。

三阴手刁全心中亦是暗生惊骇，忖道：此人这点年纪，内力竟如是之强，武当派能卓立武林盛名不衰，果非虚传。

彼此交接一招，两人的心中，都有了警惕之意，谁也不敢再稍存轻敌之心。刁全冷哼一声道：“武当派名非幸获，老夫今宵要领教贵派中几招镇山之学。”蛇杖伸缩，疾点而出，倏忽间，攻出三招，分袭展叶青三处大穴。

展叶青和他暗拼一招内力之后，已知他功力深厚，非同小可，自己宝剑乃轻兵刃，硬封他沉重的杖势，先已吃了大亏，当下一提真气，避开杖势，

长剑侧进，横里削去，这一例变出意外，刁全身不由己的退了一步，手中蛇头杖，突然展开，刹那间杖影滚滚，劲风呼啸，攻了过来。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迫得退了一步，心中羞怒交加，挥杖抢攻。

展叶青长啸一声，领动剑诀，一道银虹，疾射入那滚滚杖影之中。

这是一场武林中罕见的恶斗，但见杖影如山，裹着一道白芒，旋封扑击，敌我难分。

无为道长双目中神光如电，凝注场中，暗中蓄集了十成功力，只要一见师弟不支，立时全力出手抢救。

那身着红袍，头戴金冠的怪人，圆睁着一对三角眼，看着场中搏斗，脸上是一片愕然神色，似是未料到武当一派中，除了无为和云阳子外，还有这等年青的高手。

一侧观战的宇文寒涛和中州二贾，亦都看的暗暗心惊，想不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竟能和名满江湖的大魔头三阴手刁全，打一个平分秋色。

杖影纵横，剑光旋转，片刻之间，两人已恶斗了三十余合，仍是个不胜不败之局。

那红衣人一扬手中亮银打穴镢，冷冷对着无为道长说道：“哪一位有兴致，和兄弟玩上几招？”

无为道长道袍飘飘，缓步行来，道：“贫道来领教几招。”

忽听一声大喝道：“师兄且慢，待小弟先会会他。”

群豪转目望去，只见云阳子仗剑飞奔而来，身后紧随着十二个中年道人，每人手中捧着一柄长剑，神色肃穆，大步行来。

云阳子来势奇快，一掠而至，距那红衣人还有四五尺远近时，陡然停下了身子，长剑斜垂，肃然说道：“贫道武当门下云阳子，领教高招。”

那红衣怪人冷森地说道：“兄弟毒火井伽。”

云阳子道：“闻名已久，今宵幸会，主不欺宾，请出手吧！”

毒火井伽冷笑一声道：“武当正大门派，一向讲究江湖礼数，兄弟草莽之人，不懂这个。”亮银打穴镢一扬“天外来云”，呼的一声，点向云阳子的玄机重穴。

出手一击，就是致命的所在。

云阳子长剑斜出“金丝缠腕”，削向井伽的握镢右腕，以攻迎攻，迫使井伽撒招。

毒火井伽冷哼一声，道：“好剑法。”

右腕一沉，避开剑势，左掌疾拍而出，同时旋身欺进，亮银打穴镢“腕底翻云”，呼的一声，由下面卷袭而上。

云阳子长剑，幻起一朵剑花，人却疾退三步，但一退即进，侧袭而上，剑势绵绵而出，但见寒光电旋，剑花飘飘，上手就是连环八剑。

这一轮急攻，抢尽了先机，迫得毒火井伽连连后退。

但云阳子八剑攻过，井伽立该振腕反击，亮银打穴镢，有如灵蛇吐信，

伸缩变化，极尽诡奇，招招指袭向大穴要害。

云阳子凝神运剑，剑转如轮，精芒闪闪，门户封守的严谨无比。

宇文寒涛目光一转，拱手对无为道长笑道：“道兄，可需要兄弟出手相助吗？”

无为道长淡淡一笑，道：“不敢有劳。”

这时，那相随云阳子而来的十二个中年道人，已分别布成了两座五行剑阵，举剑待敌。

武当的五行剑阵，和少林罗汉阵，驰名天下，极少有人能在剑阵合围中全身而退，这十二个道人，都是云阳子由门下弟子中，十中选一而来，可算得武当门中下一代的精英，每人浸淫剑术，都有二十年以上的工夫，对五行剑阵，更是熟练异常，两座剑阵，隐隐布成了合围之势。

冷面铁笔杜九眼看大战形势已成，武当似是尽出全力，保护萧翎，心中暗急，低声对金算盘商八道：“老大，今宵来人虽然不少，但未必能是武当之敌，咱们难道等他们打出胜败，才出手不成？”

商八道：“能闯到此地，岂是平凡之辈，咱们如出手过早，势必成众矢之的，那三个银灰劲装、黑布包头的人，不知是何许人物，等他们一动手，大战必起，咱们就在混乱之局初成之际，动手抢人。记着，你抢人，我开道，一得手立刻突围，千万别让五行剑阵缠上。”

这两人暗用传音入密之术，低语相商，算计虽然不错，可惜那三个银灰劲装人，竟也似存心耗上，自从现身之后，始终一语不发，三人站成一个三角形，动也不动一下。

这时，展叶青和刁全的恶斗，已渐入紧要关头，蛇杖、长剑，愈打愈见辛辣，展叶青胜在剑招变化灵巧，刁全却功力较为深厚，扯成平手，成了一个全力死拼的局面。

云阳子和毒火井伽，也是棋逢敌手，难分上下，云阳子早闻毒火之名，如让他施展出毒火之技，今宵势非要吃大亏，是以长剑一路紧迫急攻，不让他腾出手来，施展毒火暗器。

宇文寒涛仰脸望天色已近四更时分，他别有用心而来，并未重视萧翎，眼看云阳子和展叶青都还有耐战之力打下去，也非百招内可分胜败，如不挑起一点炽烈的恶战，今宵算是白跑一趟，约定之人，还不见到，心中渐感不耐起来，目光一扫那三个银灰劲装的大汉，冷冷说道：“三位可也是为那‘禁宫之钥’来的吗？”

他心知中州双贾难缠，商八又老奸巨猾，机智过人，说不定会弄巧成拙，不惹中州双贾，却找上了三个黑布掩面的劲装大汉。

这三个银灰劲装之人，六道目光，一齐转注到宇文寒涛的身上，那当先一人，冷冷说道：“是又怎样？”

宇文寒涛道：“既然敢来武当山，又闯过重重拦截，绝非无名之辈，这般藏头露尾，不觉着丢人吗？”

那当先大汉道：“我们兄弟的事，不劳多费闲心。”

宇文寒涛笑道：“那不行，在下非得看看三位的真面不可。”右手一扬，快如电光石火，向当先一个大汉扑去，五指箕张，要扯他包头黑布。

那大汉长剑一撩，刷的一招“帘卷西风”，向上削去，出剑之快，大大的出了宇文寒涛的意料之外。

宇文寒涛凛然跃退，避过一剑。

那大汉仍然站在原地，不肯追袭。

无为道长暗暗一皱眉头，忖道：这三不知是何来路，单看这出手一剑，只怕武功不在那毒火井伽和三阴手刁全之下。

只听宇文寒涛纵声大笑，道：“好快的剑招，就冲你出手这一剑，兄弟也得领教领教了。”扬手一掌，劈了过去。

那大汉长剑疾举，迎着掌风劈出。

掌风过处，飘起那大汉衣袖，但他人却依然站在原地未动。

宇文寒涛只觉那大汉挥来一剑中，暴射出一缕锐风直逼过来，心中暗暗吃惊道：这小子竟然能把内力贯注在剑身之上。

心中在想，双掌却连环劈出，内劲山涌，直撞过去。

那大汉接下宇文寒涛一掌，表面虽然装作若无其事，其实心神大为震荡，只觉此人掌力雄浑，乃生平仅遇的强敌，见他双掌交互劈出，心知难以硬挡，左掌一扬，迎着宇文寒涛的掌势劈出，人却急向旁侧退去。

另外两个银灰劲装人，一见同伴身子移动，似是已知他用心，但见两人疾快的一转，由三角形，排成一线，同时伸出左掌，抵在前面一人的背心之上。

原来，这三三人施展上乘内功中传力之法，合力硬接下宇文寒涛的掌势。

两股潜劲一接，霍然旋起一阵狂风。

宇文寒涛只觉一阵强大的反震之力，弹了回来，身不由己的退后了两步。

就在四人硬拼掌力的同时，中州二贾也同时发动，商八一挥手中的金算盘，宝光闪闪的直向萧翎扑去。

无为道长大袖一挥，怒声喝道：“两位当真未把我们武当派放在眼中吗？”

商八金算盘向前一推，但见宝光流动，响起一阵劈劈啪啪之声，口中却哈哈笑道：“道长好雄厚的劈空掌力。”

身子摇了一摇，硬把一掌接下。

冷面铁笔杜九紧随在商八身后，商八接下无为道长一击，杜九却借势跃出，右手执笔护身，左手一抄，抱起萧翎，翻身一跃，腾空而起，直向外面冲去。

无为道长怒喝一声，大袖一挥，人如巨鹤，凌空而起。

忽见宝光耀目，商八一式“潜龙升天”，跃入空中，金算盘呼的一声，直推过来。

无为道长盛怒之下，右手一摆“手挥五弦”，直拍而出。

商八金算盘“逆水行舟”，硬向无为掌上迎去。

但闻呼的一声，商八连人带算盘，横飞出六七尺外，落着实地。

无为道长也在一招硬拼之下，真气一懈，落在地上。

商八长叹一声，道：“武当掌门，功力果然非凡，兄弟不是敌手……”

无为道长冷冷接道：“如若当真让你们把人抢走，武当派还有何颜在江湖上立足。”喝叫声中，人已扑近商八，右手五指箕张，抓了过去。

商八挺着大腹，身躯肥胖，但动起手来，却是灵活异常，身子一转，避开无为道长一击，说道：“咱们兄弟血本有关，因此不得不动点心眼了，道长右手之上，已然中了剧毒，如若勉强运气动手，不出十招，毒性即将发作。”

无为道长呼的一掌迫得商八退了两步，抬起右手一看，果见掌心五指之上，有着无数黑点。

金算盘商八接道：“兄弟早知道道长的武功高强，内力深厚，那寻常的暗器毒物，绝难伤得道长，因此，不惜工本，在算盘之内暗藏了化血金针，此物出自西域天山一门，用千年寒铁制成，细如牛毛，浸有奇毒，锐利可穿铁石，纵然是金刚之躯，也难抵受得住，道长想必是早已听说的了。”

无为道长低头看去，果见手掌之上，一片紫黑，逐渐向手腕之上蔓延，连忙止住右臂行血，左手连挥，自点了几处穴道，冷冷说道：“贫道可以断去这只右臂，决不受你们中州二贾的威胁。”

商八回目一顾，只见杜九左手抱着萧翎，右手铁笔飞舞，左冲右突，身外剑光重重，密如光幕，已陷入武当名震天下的五行剑阵之中，不禁暗暗叫苦。

他久走江湖阅历丰富，心中虽急，表面上仍能保持镇静，微微一笑，道：“贵派名门大派，武当三元观天下皆知，纵然今宵你留下萧翎，但此后登山的武林人物，必然是络绎不绝，不像我们兄弟，可以隐秘行踪，流浪天涯，何况那‘禁宫之钥’并不在萧翎身上，我们兄弟只不过是答应了岳小钗，保护这萧翎的安全，让他们姊弟相见，一言如山，不容损坏招牌。江湖上以讹传讹，好像是谁要带去萧翎，就可轻易取得那‘禁宫之钥’。试想那岳小钗既落入我们兄弟手中，这萧翎岂能真有大用不成，道长请三思兄弟之言，是否有理。”

无为道长冷冷说道：“话虽不错，但贫道已答允相护萧翎，岂肯为一身之生死，有违承诺之言。”

商八突然收敛起嬉笑之容，肃然说道：“道长，咱们兄弟只不过有些爱财，其实，我们积敛的财宝、古玩，虽深宫内苑，也是难以及得，这些身外之物，生带不来，死带不去，咱们兄弟一旦死去，这些东西还不是一样的辗转流失。论说是早该收山，只是一点贪念，甚难遏止，再加上一点好名之心，情不自禁的又接下这笔生意。我兄弟做买卖虽然施展心机，迫人就范，但却从没有强抢豪夺之事，在下兄弟一生中，亦从无毁约弃诺之事，兄弟今宵愿

向道长许下一个诺言，那‘禁宫之钥’如若是在中州双贾手中揭开，定当算你道长一份。”

无为道长冷然一笑，道：“贫道岂能是屈服在威迫利诱之下的人。”

商八正容说道：“咱们兄弟，只不过是贪财，但还有要命的人物……”

突闻一声惨叫，传了过来，三阴手刁全突然倒拖蛇头拐杖，疾跃而去。

毒火井伽听得刁全惨叫之声，心中一寒，疾攻两招，一挡云阳子的剑势，腾身而起，一跃二丈，伸手去拉背后青铜管子。

云阳子知那铜管之中，藏着井伽赖以扬名的毒火，此火恶毒无比，如若被他施放出来，势必有人遭殃，心中大急之下，厉声喝道：“鼠辈敢施毒火。”一提真气，连人带剑直飞过去。

他举动虽快，但仍是晚了一步，那毒火井伽，已取下了背上的青铜管子。

就在千钧一发之间，一股暗劲悄然涌至，井伽闷哼一声，打两个跟跄，手中那青铜管子，跌在地上，他想伸手去捡，但云阳子已连人带剑飞奔而至，剑光幻出朵朵银花，当头罩落。

毒火井伽来不及再捡地上青铜管子，倏然飘退七尺。

耳际间响起三阴手刁全的阴沉之声，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走。”

一个中年道人，长剑一摆，斜里冲了过来，却被五尺外的刁全扬手一记阴风掌击中，那道人只觉全身一寒，身子摇颤，向后退去。

云阳子左脚一抬、挑起地上的青铜管子，左手接过，张口咬住长剑，腾出右手，扶住那摇摇欲倒的中年道人，低声说道：“快些坐下，运气疗伤。”

抬头看时，毒火井伽和刁全已借机遁走，隐入夜色之中不见。

金算盘商八目光一掠场中变化，探手入怀，摸出一粒丹丸，道：“此药可解那化血之毒，道长快请服下，再用气迫住毒针，施用磁铁吸出，以道长的功力，休养上一两天，大概就可以复元了。你刚才那一记内家上乘无形掌力，击落了毒火井伽的青铜管子，但只怕也将使那化血之毒，趁机浸过你封闭的穴道。”

话至此处，声音突然转低，道：“谨防那宇文寒涛，道长虽然不在江湖上走动，但却弄巧成拙，因他这份神秘，更增加了你的重任，道长任重道远，且不可轻贱生命，在下言尽于此，我要走了。”一挥手中金算盘，直向五行剑阵之中冲去。

云阳子长剑一振，挟一阵道袍飘风之声，冲了过来，寒芒一闪，直点商八背心。

商八回手一抡，宝光闪动，响起了一声金铁交鸣，挡开云阳子手中长剑。

云阳子只觉右臂微微一麻，心头暗暗吃惊，忖道：中州二贾之名，果不虚传，功力尤在那毒火井伽之上，心中在想，手中的剑势未停，刹那之间，连续刺出三剑。

商八抡动手中金算盘，劈劈啪啪声中，硬接下云阳子的剑势。

无为道长手中托着商八交来的药丸，沉思片刻，突然仰脸吞下，沉声说道：“师弟，散开五行剑阵，放他们走。”

云阳子怔了一怔，长剑领动，化解开五行剑阵。

商八低声说道：“有劳道兄。”

挥动金算盘，当先开道，冲出围困，转眼间，消失于夜色之中。

三元观中，虽仍有重重拦截，但两人武功高强，武当弟子又早奉令谕，不可死拼，不到顿饭工夫，两人已闯出了三元观。

冷面铁笔杜九回首望着三元观，长长吁一口气，道：“牛鼻子老道那五行剑阵，果然是利害的很。”

商八无限感慨地长叹一声，道：“老二，做完了这笔买卖，咱们也该洗手归隐了。”撩起长衫，放好金算盘，当先大步而行。

两人放腿一阵疾奔，天色黎明时分，已到武当山下。

商八霍然停下脚，回头问道：“老二，那娃儿怎么了，听不到一点声息。”

杜九道：“我点了他的穴道。”

原来萧翎被杜九抱起，不停挥动手脚挣扎，在强敌环攻之下，杜九只好点了他的穴道。

商八举手连挥，推活了萧翎的穴道。

只听萧翎长吁一口气，睁开了双目。

这时，天色已亮，晨曦中，景物清晰可见。

萧翎转动一下大眼，望了两人一眼，冷冷地说道：“可是你们两人带我出来的？”言词之间，不大客气。

杜九道：“难道那几个牛鼻子老道，还能真的拦住我们兄弟不成？”

萧翎道：“你们带我到哪里去？”

商八道：“去见你那岳姊妹。”

萧翎道：“你们的武功很好，竟然能在三元观中，把我抢了出来……”

杜九道：“中州双贾，数十年来的金字招牌，岂是容易闯得的吗？”

萧翎道：“你们两人武功虽然高强，但作事霸道，为人险恶，我所不喜……”

杜九怒道：“小鬼头，你敢骂人。”

举手一掌，拍了过去。

商八横出一臂，架开杜九掌势，笑道：“小娃儿，你的胆子不小……”

萧翎一挺胸，道：“打什么紧，顶多不过是一个死字。”

商八怔了一怔，道：“好倔强的孩子。”

杜九道：“你可尝试过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

萧翎道：“那有什么？杀一刀是死，杀上千刀百刀也是死，我不怕死，还怕你杀我几刀吗？”他幼小诵读杂学，胸中记下了甚多一知半解的故事，这几句话说来，竟是昂胸、挺首，大有视死如归的豪气。

杜九目中寒光一闪，冷冷说道：“好啊！今日要不让你吃点苦头，你这

娃儿当真是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举手一指，点了过去，手指将要触及萧翎，突然又收了回来，长叹一声，道：“我杜九要和你这个小娃儿一般见识，那还能在江湖之上混吗？”

商八哈哈一笑，道：“小娃儿，咱们毫无加害之心，我背着你赶路吧！”

萧翎双目圆睁，道：“我有两只脚，自己会走。”大步向前行去。

杜九右手一伸，抓向萧翎右臂，却被商八拦住，笑道：“让他自己走吧！”

萧翎凭着锐气，竟然一口气走出了七八里路，但他身体虚弱，岂能久支，行来大是不易，只累得满脸汗滚如雨，衣裤尽湿，两腿一软，栽倒地上。

商八伸手一把抓起萧翎，笑道：“孩子，累了吧？”

萧翎举袖一抹脸上汗水，挣扎着叫道：“放开我！”

杜九一皱眉头，道：“老大，这娃儿个性倔强，我瞧还是点了他穴道带他走吧！”也不容商八答话，伸手点了萧翎的睡穴。

第九回 绝处又逢主

萧翎在晕迷之中，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

待他醒来之时，见自己正卧在一木榻之上，耳际间水声奔腾，不知置身何处。

转目望去，只见商八面含微笑，停身在木榻旁侧，说道：“娃儿，睡醒了吗？可要吃点东西？”

萧翎一挺身，坐了起来，道：“这是什么地方？”

商八道：“长江之中，咱们现在一艘大船之上。”

萧翎只觉头重脚轻，眼前金星乱闪，但他仍然下了木榻，手扶船板，向舱外行去。

商八身子一闪，让开了去路。

萧翎扶着板壁，行出舱去，一阵江风吹来，神智陡然一清。

艳阳高照，水天一色，江流滚滚，浪花翻白，远处帆影点点，心胸为之一阔，自己正停身在一艘双桅巨帆的大船之上，行驶在江心之中。

身后传来商八柔和的声音，道：“孩子，江风甚大，你要站稳了脚跟。”

萧翎回头望了商八一眼，凝目沉思不言。

商八只觉他目光变化不定，似在想着什么心事，不禁微微一笑，道：“孩子，你在想什么心事？”

萧翎道：“我在想我虽然不喜你们为人，但你们也不算很坏的人，日后我如练成武功，不杀你们就是。”

商八哈哈大笑，道：“你要跟什么人习练武功……”

舱门口人影一闪，冷面铁笔杜九已到甲板之上，冷冷一笑，道：“娃儿，这当今之世，只怕还找不出能够教得你能杀了我们的师父。”

萧翎忽然想起无为道长，听到那北天尊者之名后的紧张神色，当下冲口而出，道：“那北天尊者如何？”

商八呆了一呆，道：“北天尊者，你在哪里听到了他的称号？”

杜九冷哼一声，道：“小娃儿，满口胡言，那北天尊者，早已死去多时，难道又还魂重生不成？”

萧翎道：“你可是信吗？”

杜九道：“自然是不信了。”

萧翎道：“好吧！你不信，那就算了。”

商八却是神色凝重的沉思片刻，道：“孩子，你当真见过那北天尊者吗？”

萧翎道：“自然是真的了，我为什么要骗你……”

忽听橹声咿呀，一只小船破浪而来，将近大船时，突然飞起一条人影，扑向萧翎。

商八怒喝一声，一掌劈去。

萧翎身子虚弱，吃那掌力荡起的风势一逼，双脚站立不稳，一个跟斗，

栽入了那滚滚江流之中。

那跃飞向大船的人影，突然一个大转身，直向那波涛汹涌的江流之中落去。

中州双贾武功虽然高强，但两人不解水性，眼看那人投入水中不见，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转眼望去，只见那小船后梢之上，端坐着一个身披蓑衣、头戴竹笠的大汉，背对大船而坐，看不清他的面容。

只见他一手掌舵，一手支颐，小舟在滚滚江流之中起伏不定，但始终保持着稳定的航向，保持着和大船的距离。

冷面铁笔杜九低声说道：“那身着蓑衣的人，绝非正当来路，我先去把他生擒回来……”

商八道：“老二不可……”

杜九动作奇快，商八话刚出口，他人已飞起了一丈多高，悬空一收双腿，变成头下脚上的扑向那小舟之上，人未落地，右手五指，已向那身披蓑衣的大汉抓去。

眼看五指就要搭上那大汉的肩头，那大汉突然一伏身子，险险让过一击，人却借势跃入江流之中。

杜九这一招“飞鹰搏兔”的身法，可算得到了炉火纯青之境，飞跃扑击之间，不带一点声息，那大汉竟能够在指力近身之际，险险避过，杜九立时警觉到，遇上了劲敌，当下一提真气，双臂一振，双脚先踏在船头。

他生平不知水性，此刻生怕那蓑衣大汉突然自水中冒起，趁机将他翻落水中，是以身形不敢在小船之上停留，竟在这滔滔江水之上，施展“大力千斤坠”的内家绝顶身法。

但见他身形落处，那小船竟随之向下猛然一沉，两旁江水，涌泉般飞溅而起，杜九的身形，也借着这一踏之势，冲天而上。

骤眼望去，宛如一尾蓝色鲤鱼，突然自如山江浪中跃出，凌空一个转身，借着双臂一抡之势，掠上了大船，双足一沾船板，身形立刻稳住，双掌护胸，目光四扫，不敢有丝毫大意，显然，直到此刻他还是生怕那大汉自水中突施袭击。这冷面铁笔多年来未在江湖栽过跟斗，端的不是侥幸，胆大心细，处处谨慎。

哪知过了约莫一盏茶时分，非但萧翎踪影不见，那两条投入江中的大汉竟也未再露面。

放眼望去，只见大江浊浪滔滔，奔流东去，那小舟已然翻覆，在江流中缓缓打转。

此刻虽是午后，但残冬未尽，江面甚是凄清，除了这一大一小两艘船外，附近一里之内，却瞧不见别的船只。

商八、杜九两人对望了一眼，面上都现出惊奇之容，杜九沉声道：“老大，你瞧他三人若是自水中钻出，咱们会瞧不见吗？”

商八微微一笑，道：“咱们兄弟又不是瞎子，怎会瞧它不见。”

杜九沉声道：“既是如此，他们显然是还未出来。”微一沉吟接道：“这两人既是有备而来，水性必是十分精通，想必不会在水中淹死。但那萧翎如何能在水中闷得许久，怎地直到此刻，还未出来？”

商八道：“他们不上来，咱们又不能下去，就这样耗着吧，看是他们闷得住，还是咱……”面色突然一沉，闭口不语。

他平日满面笑容，团团和气，纵然临敌对阵，亦似行若无事，若非情况十分严重，绝不致如此，杜九与他多年兄弟，自是知道他脾气，当下屏息静气，也不敢胡乱开口。

只见商八俯首沉吟半晌，方自缓缓道：“老二，你快去下游巡视一下，那两人可是带着萧翎自水底潜至下游上岸，你我却在此呆等，岂非冤枉。”

杜九心头一震，道：“不错……”方自举步，却又缩了回来。

商八道：“你还等什么？”

杜九道：“江水滔滔，难以施展轻功，下游如何去法？”

商八道：“运筹料敌，乃老大的事，如何去法，是老二的事了。”

杜九呆了一呆，道：“小弟遵命。”

微一挫腰，身形突又跃起。

只见他去势有如海燕凌波，身形一闪，又自跃上了那只小船。

小船舟底朝天，难以操桨，但船身覆在水面上，船舱与江水间有一段中空，却是稳妥已极，再也难以沉覆，杜九既不识水性，亦不识操舟，这覆舟对他来说，实比不覆还要好许多。

商八见他身形落下，方才微微一笑，道：“去吧！”扬手挥出一股掌风。

这掌风看来并不凌厉，但力道之大，却令人难以置信，那小船竟随着他挥手之势，箭一般顺流窜下，杜九回首一笑，气贯丹田，反手又是一掌击向船后的江水，江浪山涌而起，小船自然向前窜去，他接连挥掌，小船顺流而下，端的快如离弦之箭，船后江水此起彼落，波涛如龙，景象更是壮观。

商八卓立船头，眼见小船顺流飞奔，目光四扫，不敢丝毫松弛。他早已令那梢公掌稳了船，让大船在水中打转，那两条大汉只要稍一现身，商八的暗器与掌风便要令他们浮尸江上。

商八面色越来越沉重，双眉也皱得更紧，直到黄昏时分，杜九方自雇了条小型快船回来，两人面面相觑，良久良久，都说不出话来。

杜九神色疲倦，似已累得精疲力竭，显然，他在下游搜寻得必定十分辛苦，但他素性不喜多言，只沉声说了句：“找不着。”

商八知道他必已尽力，也不问他。

又过了良久，杜九忍不住长叹一声，缓缓抬起头来，道：“老大，你可猜得出那两条大汉，究竟是什么来历？”

商八叹道：“我非但猜不到那两人来历，就连人家武功强弱都难以断定……唉，看他方才避过你那一招‘飞鹰搏兔’的身法，似是武功绝高，但

又怎知他不是被你那一招逼入了水中……”

说到这里，两人又复默默无言，他两人行走江湖多年，虽非事事称心，但似今日这样的扎手，却是生平从未遇到。

江船顺流而下，那梢公探首数次，方才壮起胆子问道：“两位要在哪里泊岸？”

金算盘商八冷哼一声，扬手一掌，劈在那江面之上，登时波翻浪涌，滚滚浊流中，涌起了一个巨大的水柱。

那梢公暗叫一声，我的妈呀！缩回头去，哪里还敢多问。

只听商八纵声长笑，声如龙吟，直冲云汉，良久之后，才收住大笑之声，脸色严肃地说道：“老二，咱们数十年的金字招牌，想不到竟然砸在了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之手。”

冷面铁笔社九接道：“河流滚滚，也许那两人和萧翎早已沉尸江心了。”

商八长叹一声，道：“不论萧翎生死，但咱们不能带他回去，还有何颜去见那岳小钗呢？”

杜九道：“事非得已，难道就不能从权应变？”

商八双目一瞪，厉声喝道：“什么？难道咱们要自毁数十年坚守的诺言？”

他平常之时，总是面带微笑，不论遇上何等大事，始终不动怒火，但此刻却似完全变了一个人般，一张圆团团的脸上，暴起了一片紫红，双目圆睁，激动、愤怒、完全流露于神色之间。

冷面铁笔杜九道：“咱们数十年来，一诺之信，从无更改，眼下既难把那萧翎带交给那岳小钗，自是无颜再去见她，也无颜再见天下英雄，岂能再向人讨那‘禁宫之钥’。”

这中州双贾在江湖之上走动，虽然处处谋利自饱，但却从未失信于人。一言既出，绝不更改，武林道上对两人这坚守信诺举动，早已有了极深的认识，只要中州双贾一句话，那是无不坚信，两人也以此沾沾自喜，奉作金字招牌。此刻萧翎沉江失踪，生死不明，也是商八对岳小钗许下的诺言，无法兑现，他一生以此自重武林，这时，顿觉豪气尽消，无颜面再在江湖之上走动。

杜九长长叹息一声，道：“事已至此，大哥也不用太过自责。”

商八突然抬起头来，一双炯炯的眼神，凝注在杜九的脸上，接道：“老二，咱们兄弟合伙数十年，历生死共患难，可算是情重骨肉，想不到数十年的英名、信用，竟然毁于一旦，为兄已有了自处之道，但却不愿强迫兄弟，和我同走此路……”

杜九激动地说道：“大哥说的什么话，中州双贾，有如秤不离锤，锤不离秤，大哥请说明咱们应走之路，做兄弟的皱上一下眉头，那就算不得堂堂七尺男儿。”

商八一拍大腿，道：“好！咱们砸了招牌，那就是无颜再在江湖之上走

动了，从此刻，江湖上算是没有咱们兄弟两人，别提去见那岳小钗了，我要易容改装，追查那萧翎下落，一日不得萧翎，咱们就一日不复中州双贾之名……”

杜九道：“如若萧翎淹死在江中呢？”

商八哈哈一笑，道：“那咱们中州双贾之名，也算随着那萧翎永沉于滔滔的江流之中。”

杜九轻轻叹息一声，道：“如若那萧翎还活在世上，咱们兄弟就还有复名之日。”

商八道：“只要咱们能把那萧翎带交给岳小钗，实现了承诺之言，中州双贾之名，岂不更加见重于江湖。”

杜九道：“好吧！反正咱们和那岳小钗相约之言，也未确定日期，十年八年，也不算失信于她。”

商八心念既经决定，激愤之情，大为消减，回顾了驶船的艄公一眼，道：“船靠江岸。”

那艄公适才见到两人身手，哪里敢分辩半句，明知不是码头，强行靠岸，要冒着触礁之险，但也只有硬着头皮向江岸靠去。

商八似是急欲下船而去，距江岸还有两丈多远，突然纵身而起，有如巨鸟凌空，飞落到江岸之上。

杜九掏出一锭黄金，放在甲板上，紧随商八身后，飞落江岸。

这是一段十分荒凉的江岸，放眼一片碎石、淤泥，数里内不见村落。

三株古老的垂柳，并生在一处，矗立在江岸上。

商八望了那古老的三株垂柳一眼，缓步走了过去，暗运内力，挥指在正中那株老柳之上写道：成化十一年二月二日，萧翎在此落江，中州双贾留书。

金算盘商八写完之后，仰天大笑一阵，道：“这行留书，算咱们兄弟给那岳小钗的交代，也给那些有心夺取那‘禁宫之钥’的武林同道一个无法揭开之谜。”

杜九道：“不错，多邀一些武林人物，陪陪咱们兄弟，找找那娃儿的死活。”

商八仰脸望着西沉落日，突然纵声长啸，转身疾奔而去。

且说那萧翎被商八劈出一掌带起的掌风，震落江中，只觉全身一凉，直向下面沉去，暗叫一声：完了！

他虽生来身体虚弱，但性格倔强，坚毅过人，在这生死之间，心神不乱，闭住呼吸，随着那滚滚的江流，忽沉忽浮，正感气闷难支，忽觉身体被人一把抱住，向上升去，同时有一根竹管，伸入了口中。

萧翎正觉得难过，立时借那管子，吐出一口闷气，但感身子被人抱着，在水中游行，江水混浊，双目难睁，无法看清那人，但口中借那竹管呼吸并无气闷难过之感。

中州双贾，虽然走了大半辈子江湖，见闻广博，但两人不会水中工夫，

哪能想到来人借一根竹管之力，维持住萧翎的生命，不让他闷死，江流起伏，竹管微小，虽然浮出水面，也不易看出来。

萧翎身子被人抱住，也不知在水中泡了多久，但感全身愈来愈冷，手脚都已冻僵，浮出水面时，全身已难挣动。

但他神志尚还清醒，觉着被人放在榻上，脱去衣服，盖上棉被，身子逐渐回暖。

睁眼看去，自己正卧在一座小舱之中，天色早已入夜，舱中点着一支烛火，一个身披蓑衣的老者，年纪五十上下，留着山羊胡子，正和一个三旬左右，身着黑油布水靠的大汉，对坐喝酒。

两人的菜肴十分简单，一盘干鱼，一盘炒花生，便盛酒的杯子，也是吃饭的大碗。

萧翎伸动一下手脚，暗暗忖道：看来这两人，也不是好东西，八成也是追问那“禁宫之钥”的人。

当下转过脸去，不望两人。

这两人也不和萧翎多言，吃完酒，立时起碇行去。

萧翎睡在舱中，但闻怒潮澎湃，水声隆隆，小船似是逆水而行。

他的身体本已虚弱，在水中泡了几个时辰，早已疲累不支，晕晕乎乎地睡了过去，醒来已是红日满窗。

那身披蓑衣的老者，送来饭菜，打量了萧翎一眼，放下菜饭，离舱而去。

萧翎腹中饥饿，只好坐起身来自用，那两人很少进舱，一日过去，也未与萧翎说一句话。

天色渐渐入夜，满天繁星，捧出来一轮明月。

那大汉走进舱来，道：“下船了。”

也不容萧翎说话，一把抱起，背在背上，跳下船向前行去。

借着月光看去，只见那人手足并用，向一座峭壁之上爬去，回头探视，峭壁千寻，江河奔腾，景象吓人。

萧翎暗道：完啦！他把我送上这等险峻的高峰之上，不知是何用心？

那人动作甚快，爬了一顿饭工夫，已然将近峰顶，却不料他突然向右一折，转入了一个黑暗山洞之中。

萧翎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心中倒很坦然，只觉那人左弯右转，走的速度甚快，行了很久，才陡然停下来用手向前面一推，呀然声中，眼前忽然一亮。

那大汉放下背上的萧翎，整了整衣衫，肃容而立。

萧翎打量四周一眼，但见这座石室，不过两间房子大小，顶上高吊着一盏琉璃灯，四壁莹莹如玉，室中除了一张松木椅子之外，别无陈设，心中暗暗奇怪，忖道：这人把我带入这山洞之中，不知是何用心？

正忖思间，突听一阵轻咳，石室的一角，缓缓开启出一扇门来，走出一个青衣少年。

那身着黑衣的大汉，欠身对那少年一礼，说道：“幸不辱公子之命。”青衣少年一挥手，那大汉退了出去，回手带上了石门。

石室中，只余下萧翎和那青衣少年二人，只见那青衣少年一招手，低声说道：“小兄弟，你不要害怕……”

萧翎一挺胸，道：“我不怕。”

青衣少年先是一怔，道：“你的胆子很大，家父特令人请你到此，只不过想向你打听一件事情，只要你据实而言，绝不会伤害于你。”

萧翎道：“你们尽管问吧！”

那青衣少年举手一招，道：“小兄弟请随我来。”

萧翎随在那青衣少年身后，进了那启开的石门。

这间内室，比外间大了很多，靠后壁处，有一张椅子及铺着虎皮的木榻，榻上面侧卧着一个老人，身上盖着棉被，看样子，似是正在卧病。

青衣少年轻步近木榻，低声说道：“爹爹。”

只听榻上老人长长吁了一口气，缓缓转过身子，道：“扶我起来。”

青衣少年双手齐出，扶那老人坐起来，拉一下棉被，围在他身上。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那老人骨瘦如柴，全身只余下皮包骨头，但骨骼粗大，想他当年未病之前，身躯定然十分魁梧。

那老人两道目光，凝注在萧翎的身上，望了一阵，说道：“孩子，你识得岳云姑吗？”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忽然提起我云姨，不知是何用心？口中却朗朗应道：“自然识得了，那是我姨母。”

瘦老人一皱眉头，道：“你叫什么名字？”

萧翎道：“我叫萧翎。”

瘦老人道：“江湖之上盛传那岳云姑得到了‘禁宫之钥’，此事是真是假？”

萧翎道：“自然是真的了。”

他答话坦然、干脆，倒是大大的出了那瘦老人的意外，呆了一呆，又道：“她得到‘禁宫之钥’，可是天下武林之敌，不知她此刻身在何处？”

萧翎黯然一叹，道：“死了……”

那枯瘦老人脸色忽然大变，道：“这江湖传说她逝世之讯，是当真了？”

萧翎道：“是啊！云姨虽然死去，但面目如生，除了不会说话行动之外，和活着一般无二。”

那枯瘦老人心情似是受到了巨大震撼，热泪盈眶，神色凄伤，低声对萧翎道：“孩子，那岳云姑可有子女吗？”

萧翎道：“有一位姑娘。”

枯瘦老人一挥手，说：“你去休息吧！江湖之上，到处张满罗网，追查你的行踪，但在此地，你可放心的玩耍，不要担心事了。”

萧翎心中甚多疑窦，正待出言相询，那青衣少年却忽然伸出手来，抓住

萧翎右腕，道：“小兄弟，我带你去休息吧！”

也不容萧翎答应，硬把他牵出石室。

这山腹密洞，半出天然，半由人工修整，到处是开阔的石室，那青衣少年，带着萧翎绕行一阵，扬手指着一间石室，说

道：“这间石室，就是你养息之处，进去瞧瞧吧！有什么事，你招呼一声，自会有人过来效劳。”

这青衣少年，对萧翎似甚庆恶，也不待萧翎答话，立时转身而去。

行入室门，突然停了下来，回顾萧翎说道：“你最好学安分一些，不要乱跑，免得招惹了杀身之祸。”

萧翎道：“什么事？”

那青衣少年道：“告诉你，你也不懂，你只要记住除你室中之物以外，不论见到什么希奇古怪的事物，都不要妄生乱动之念，那就够了。”转身急行而去。

萧翎望着那消失的背影，心中不自禁生出来强烈的反抗意识，暗道：你不让我看，我偏要到处瞧瞧不可。

他生性倔强，想到就做，缓步离开石室，沿着石壁向里行去。

这山腹石洞，岔道虽多，但要属主洞最为广大，萧翎信步而行不知走了多少时光，穿行过多少岔道，忽听轰轰隆隆，水声奔腾，不禁心中大奇，暗道：这石洞之中，哪来的水势奔腾之声？

凝神听去，清晰异常，似是那奔腾的水声，就在前面不远之处。

萧翎忽然想着，这一座山腹石洞之内，充满着神秘，似是每一座紧闭着的石门内，都有着一件隐秘新奇的事物。

忖思之间，那石道已到了尽处，奔腾的水声，也更加清晰，似是就在石壁外面。

萧翎伸手摸去，石壁上生满了青苔，这地方不但人迹罕至，而且异常阴湿。

忽然间，手指触到了一块突出的石头，微一用力，那石头竟然有些活动。

萧翎心头大急，不自禁用力一旋。

只听一阵轧轧之声，传入耳际，整个石壁，开始动摇起来。

萧翎大惊，骇然而退。

忽然间亮光透入，水气拂面，那当前的石壁，竟然裂开一扇门来，敢情那突出的石块，是这暗门机关的枢纽。

开裂石门之外，有一条倒垂的宽大瀑布，整个的石门，都在那瀑布笼罩之下，声势夺人，蔚为奇观。

萧翎瞧了一阵，忍不下好奇之心，缓步向前行去。

这座石门，宽约三尺，萧翎双手扶石壁，探首向外望去，只见峭壁千寻，下面是一道深不见底的绝壑，瀑布由山峰上直垂下来，因水势太过猛烈，冲力奇大，一泻而下，看上去，有如一道水帘，垂在洞口，其实相距石洞还有

一丈多远，除了可见日光隔水透入之外，景物尽被那水帘挡住。

萧翎看得大是神往，暗道：行过万里路胜读万卷书，这话当真不错，此等险绝的奇景，岂是在书上能够看得。

正自看的入神，突听一声轻微的冷笑传来，道：“哼！自寻死路……”

萧翎还未来得及回头瞧瞧那发话之声，忽感全身被一股轻微的潜力一推，身不由主的冲出洞口，直向那万丈绝壑之中沉落下去。

那劲道用的恰当无比，只把萧翎推出洞口，让他贴着石壁向下落去。

激瀑澎湃，溅飞出蒙蒙水雾，石壁间一片潮湿，青苔盈寸，滑溜无比，别说萧翎是个丝毫不懂武功之人，就是身负绝世武功，也难在这等峭壁青苔间，停留刹那。

下望绝壑，弥漫着一片蒙蒙水雾，正不知多深多远。

萧翎暗暗叹息一声，道：完了，绝壑千丈，摔下去，势非粉身碎骨不可。

他生具绝症，幼小之时，就一直面对着死亡的威胁，这些时日，连经凶险，生死的事，在他已看的十分轻淡，心中虽知摔下去，尸骨无存，但却毫无死亡的恐惧。

生命中潜在的求生本能，使他明知在无望中，仍不甘束手待毙，不停的伸手乱抓。

忽然，他似觉出抓住了一件事物，只是那物件十分柔脆，无法挡住他疾冲而下的身体，一冲之间，立时折断。

顿觉无数柔脆之物，挡住了身子手臂，纷纷折断，但经此一挡，他冲落之势，大见缓慢。

忽然间，觉出向下冲落的身子一顿，双脚之上似是受了重重一击，不自主两腿一分，似是骑在了一块冰冷的石笋之上。

萧翎定定神，仔细看去，只见自己正骑在一条突出的石笋之上，这石笋横生在千寻峭壁之间，粗如巨碗，长不过三尺，在石笋的周围，生满了白色菌形植物，每一株不过三寸，茎杆淡红，细如线香，顶端形如张伞，大的有如人掌，小的直径盈寸。

下面是绝壑千丈，上面是水瀑帘天，除了那银白的菌状物外，触目一片青苔。

这真是上不见天，下不着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处险恶之地。

那激射而下的瀑布，到此散布的更见辽阔，横面足有一丈六七尺宽，水雾更浓，片刻间衣履尽湿。

萧翎惊魂甫定，刚刚脱离了死亡的边缘，好奇之心又动，暗道：奇怪，这峭壁辽阔数百丈，为什么其他之处不见生物，只有这根石笋附近才生出这些菌状物来？

原来那红茎白盖的菌状物，只生在这突出石笋周围三四丈内。

萧翎伸手向壁间摸去，竟然觉出停身壁间，甚是松软，心中暗道：是啦，这一片山壁，含的土质最多，才会生出这些菌状物来。

冲动的好奇，逐渐消失，天色也忽然暗了下来，原来太阳爬过了山峰，光线忽的暗淡了许多。

他觉着腹中有些饥饿起来，暗道：这地方鸟鲁绝迹，入夜后定然十分寒冷，看来不被摔死，亦将活活的饿死、冻死。

只觉腹中饥肠辘辘，甚是难耐，忍不住随手采了一株白菌，放入口中。

入口之后，但觉一阵清香，直透肺腑，口中微微觉着一股甜味，竟然是香甜可口，十分好吃。

萧翎一口气吃下了七八株，腹中的饥饿，才觉消去，心中暗道：如今是食物暂无可虑，这石笋四周生的白菌最密，双手所及之处，也可以吃上个三两天，眼下忧虑的是如何能抵御夜间寒冷，和怎生设法离开这个地方。

天色渐渐的黑暗下来，风势转强，那激射而下的垂瀑，吃那强劲的夜风吹袭，不时飞溅过来一片浓重的水珠，打在萧翎的身上。

但也全凭宽阔的垂帘，挡住了那吹来的寒风。

寒夜漫漫，绝壑幽深，除了那声如雷鸣的激瀑之声外，只有那呼啸的夜风伴着孤独凄凉的萧翎。

这险恶无比的境遇，已非萧翎之力所能改变，似乎除了坠入那深谷摔死之外，只有在这石笋上熬受着死亡前的痛苦。

他靠在山壁间，闭上双目，按照岳云姑授与他的内功口诀，运气调息起来，希望借运气调息之力，挡受寒夜的凄冷。

出于他意外的，并未觉得如何的寒冷，漫漫一夜，就在他调息中过去。

天色大亮了，金黄色的阳光，照在峭壁上，萧翎又觉着腹中有些饥饿。

随手采来几株白菌，吃了下去，又要等待另一个黑夜降临。

凄凉的日子，痛苦的熬煎，就这般度过三天三夜。

萧翎又觉到腹中饥饿，但这石笋左右的白菌早已被他食用干净，附近白菌虽然还有很多，但已非萧翎能够取得。

潜在的求生本能，使他开始寻思延续生命的方法，他脱下衣服，撕成布条，连接在一起，一端绑在石笋之上，一端绑在自己的腰间，缓缓向下滑去，采得一些白菌，重又攀索而上，骑在石笋之上，心中暗暗想到：这白菌虽多，但总有食完之日，我纵然不被冻死，亦必被活活饿死，何况这峭壁石笋之上，只要一个失神，摔将下去，亦自是非死不可。想来想去，也是想不出一条活路来，只有过得一日算一日了。

匆匆数日，那石笋下面的白菌，又已食完，上面和左右两侧，余量虽丰，但萧翎却已无法取得，屈指算来，在这上不见天，下不见地的峭壁之间，竟然是度过了十日十夜。

这日黎明，天气忽的大变，风雨交加，雷鸣电闪，骤雨和那激射的瀑布连结，天地间一片混沌。

萧翎已数日未食，腹中早有饥饿之感，但精神却是极为健旺，他上衣早已撕去，结作索绳，用作取食之需，但并未感受到寒冷。

这场暴风雨来势猛恶，一连下了三四个时辰之久，才停了下来，虽然几个时辰，但在萧翎的感受之上，却如过了几年一般。

狂风骤雨，来势迅急，但去势亦快，片刻之后，风住雨敛，日光重现。

萧翎在这怒瀑悬崖之间，停了十余昼夜，长了不少经验，一看日光，已知是午时过后不久。

原来这绝壑四面高山拱围，一日之中，只有两个时辰可见到日光。

萧翎仰脸望望上面的白菌，腹中更觉饥饿，忖道：怎么想个法子采它几支下来，以疗饥饿。

心念转动，人也不自觉的站了起来，左手向壁间抓去。

只觉石壁一软，一片沙石应手而下，五指竟是深入石壁之中。

萧翎心中大喜，暗道：原来这石壁如此柔软，右手一抓，又深入石壁之中，微一用力，身子升高了甚多，抽出左手，采了几支白菌，又落在石笋之上。

身子刚刚转过，尚未坐下，一片水珠急射而来，紧接着一团黑影，急冲而至，萧翎还未看得清楚，那黑影已落在了石笋之上。

那黑影虽然落在石笋之上，但却似站立不稳，摇摇欲坠，萧翎伸手一把抓去，只觉入手一片柔软，原来是一只大鸟。

那大鸟得萧翎一扶之力，才收敛好双翼，稳稳的站立在那石笋之上。

萧翎看那巨鸟、站在石笋上，仍是高达胸前，如若是扬起头来，还要高过自己，萧翎幼习杂学，看那巨鸟雄伟，颇似书中记述的大鹏一般，心中不禁一喜，暗道：如若我萧翎不是被困在这峭壁之间，如何能见得此鸟。

忽然发觉那巨鸟垂首闭目，似是染上重病，奄奄一息。

这时，萧翎的右手仍然抓着那大鹏羽毛，用力一拉，竟把那大鹏拉近身前，却不料那巨鸟突然张开口，抢吃了一支白菌。

萧翎心中忽生怜惜，原来这只大鹏是饿坏了。

把采得的几支白菌，尽行给它服下。

那大鹏连食了六七支白菌之后，忽然精神大振，仰首长鸣，声音嘹亮，震得萧翎耳间嗡嗡直响。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这白菌怎得如此神效，这巨鸟大病奄奄，眼见将死，食得几支，精神尽复。他本是聪慧异常之人，这一联想，觉着这些时日，十几个白昼夜晚，只不过倚在石壁间，稍作养息，既不畏山间阴寒，又不觉得疲累，扯衣结索，垂首采菌，指入石壁，借力而升，这片石壁虽是土砂凝结不够坚牢，但亦非自己往日所能，想来都是食用这白菌之力……

那大鹏精力恢复，振动双翼，似欲飞去。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这大鹏鸟染得重病，飞来此地，取食白菌，这一去不知几时再来，这是千载难逢的脱身之机，何不借这大鹏离此绝境，念转心动，低声说道：鹏兄，鹏兄，有劳你带我一下，离此绝境了。

右手解去结在石笋上的布索，抬腿跨上鹏背。

那大鹏张开双翼，微一振动，呼的一声飞了起来，穿过瀑布，双翅疾飞，破空而去。

萧翎坐在大鹏背上，但觉耳际风声呼呼，心中大是惊骇，双手紧紧的抱住鹏颈。

大鹏双翅生风，壮观奇丽，虽然骇人，但飞行的却是极为平稳，过了一阵，萧翎胆子渐大，探首望去，但见群峰罗列，壮观奇丽，生平未见。

忽觉身子有如陨星飞坠，直泻而下，几乎摔下鸟背，赶忙伸出双手，抱着鹏颈。

原来，那大鹏束敛双翼，直向一座深谷中泻下去，待要将着实地之际，忽然双翼一展，稳住了下坠之势，轻灵的落着在实地之上。

萧翎转眼四顾，只见这深谷中青松苍翠，绿草如茵，夹杂着无数山花，景物秀丽，暗暗喜道：原来这深山绝谷之中，也有这等好所在。翻身下了鹏背，向一株巨松之下行去。

这巨松不知历经了千百万年，粗如磨盘，密枝茂叶，荫地亩许，萧翎行近松下，忽见一座木屋，倚松而搭，心中大喜，暗道：好啊！原来这里早已有人住了。

那木屋半借巨松作壁，双门紧闭，萧翎大喜之下，直向木屋冲去，双手用力一推，木门应手而开。

推开木门，似是才觉到自己太过莽撞，顿然停下，高声说道：“室中主人请恕晚辈无礼。”

但闻室中传出回音，竟是无人相应。

萧翎略一犹豫，举步而入。

室中四壁萧条，除了一张木榻，别无陈设，木榻上盘膝坐着一个面蒙白纱的人，萧翎一步步行近木榻，那人动也不动一下。

萧翎心中纳闷，暗暗忖道：这人不知是死是活，这般静坐不动，口中却高声说道：“晚辈萧翎，打扰老前辈的清修，这里先谢罪了。”

那人仍是端坐不动，有如一座木雕的神像一般。

萧翎心中有气，想道：好啦！你装聋作哑的不理，我也不理，看咱们哪一个先说话吧！退到木屋一角，盘膝坐了下去，竟闭上双目，也自运气调息起来。

待他运息完毕，已是黄昏时分，回头望去，那人仍是端坐如故，萧翎心想和他呕气，也不再出口喝问，只觉腹中又饥又渴，大步行出木屋。

这道山谷，气候温暖，生了甚多果树，累累果实，满谷皆是，大都是未闻未见之物，萧翎爬上树去，摘了几个果实吃下，忽然想起那只大鹏鸟来，满谷不见踪迹，不知已飞往何处。

这谷中别无存身之处，萧翎只好又回到木屋之中，想起借宿别人之室，先得打个招呼，当下深深一揖，道：“晚辈流落在此，此谷别无宿处，不得已只有借住老前辈的木屋了。”

他自觉说过就算，也不奢望那人答应，退在屋角，倚壁睡去。

他这些时日中，一直未曾好好睡过一次，这木屋虽然简陋，却是比那峭壁石笋安全的多了，心中一宽，沉沉睡熟过去。

第十回 深谷传绝技

萧翎醒来天已大亮，看那蒙面人时，仍是原姿端坐，暗道：哼！你不理我，我也不再和你说话。走出木屋，摘了一些水果吃过，又找了一处山泉洗脸，看阳光满谷，景物更见秀丽，想到回那木屋中去，也是一人孤坐，不如在这谷中走走，遂信步行去。

这山谷不过百八丈长，萧翎虽是走的很慢，但也不过是片刻之间，已到尽处。

只见两座山峰在此连接一处，一块高逾两丈的大岩石，挡在双峰交接之点，萧翎童心大起，绕过大岩，忽见一座石门，半启半闭，心中喜道：好啊！这里有座石室，如是可宿住，那就不用借他的木屋了。

那石门开启不过三寸，容不得一人通过。

萧翎双手用力一推，沉重的石门竟也应手而开。

他在无意之中，服食了许多极为难得的千年石菌，气力大增，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罢了。

这是座天然的岩洞，用人工加了一扇石门，岩洞甚浅，深不过两丈，宽不足九尺，室外天光透射全室，景物清晰可见。

萧翎仔细一瞧，不禁心中一跳，原来这岩中，也有一个身着黄袍的人，面对石壁而坐，不禁暗暗一叹，想不到这石洞也有人住了。

目光转处，只见光滑的石壁上，画了八幅人像，或坐或立，或卧或伏，姿势各自不同，痕迹宛然，似是用刀刻在壁间。

除了八幅画像和那面壁而坐的黄袍人外，这室内竟连一座木榻也没有。

萧翎绕过去，想看看那人的面貌，但那人面颊极近石壁，鼻尖和石壁几相接触，除了搬动那黄衣人的身体之外，别无可想之法。想到私自闯入了别人的安居之室，乃是太不礼貌的事，急急抱拳一礼，道：“晚辈萧翎，无意之间，闯入了老前辈清修之室，还望恕罪。”

那面壁端坐的黄袍人，竟也是理也不理，端坐不动。

萧翎心中有气，忖道：怎么这谷中之人，尽都是些不肯讲话的怪人。

一阵山风吹了进来，飘起那黄袍人的衣袂，猎猎作响。

但那黄袍人仍是动也不动一下。

一个念头，闪电般掠过了萧翎的脑际，暗暗想道：这些人端坐在此地，既不见食用之物，也不闻呼吸之声，我推门而入，满室绕走，如是活人，那是万万忍受不住的，难道他们都是死了的人不成……念头一转，又暗自思忖道：这山谷之中，定有虫蚁之物，如是死人，岂有不招来虫蚁之理？

这两人是死是活，各有其理，在萧翎心中盘旋不决，竟是无法料定。

忽然间他想起了云姑的死状，也是这般盘膝而坐，面目如生，风华犹在，想这两人，能到这重山隔阻、绝壁拦道、四面峭壁千寻、人迹难至的深谷之中，那自是身负绝世武功之人，纵然死去，也能和云姑一般保持着尸体不坏。

他虽然聪慧绝伦，但究是孩子之心，想到这些人孤苦伶仃的死在这大山深谷之中，连一个凭吊祭奠之人，也是没有，不禁悲从中来，黯然泣道：“老伯伯，你们死在这等深山之中，终年山洞处孤寂，可怜连一个祭奠之人也是没有，这深谷之中，没有纸钱，我去采些生果，当作祭品，拜祭你们一番，聊表一番尊敬之心……”说完，跑出石洞，采了一些生果，供在那老人身后，拜倒地上，说道：“老伯伯，我萧翎给你叩头了。”跪在地上大拜三拜。

他本是一时动了敬老之心，采来生果，作奠相拜，但想到此地四面绝壁，人迹罕至，今生只怕也将老死这深谷之中，再也难和岳姊姊见上一面，竟引动了心中的愁苦悲伤，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他生性倔强，纵是遇上生死交关的大事，也是从不落泪，但此刻情由心生，悲从中来，这一哭，直哭的哀哀欲绝，泪尽肠折，大有一泻千里，不可收拾之局。

那面壁而坐，形如泥塑木刻，心似古井铁石的黄袍人，似是也被萧翎凄绝的哭声所动，突然轻轻叹息一声，黄袍颤动，回过身来，出指点在萧翎的“下极”穴上。

萧翎已哭的人如酒醉，感觉早失，那黄衣人叹息转身，均无所觉，糊糊涂涂的被点了穴道，沉沉睡去。那黄袍人点了萧翎穴道之后，凝目沉思良久，才长长叹息一声，伸出双手，在萧翎全身上下摸了一遍，说道：“倒是一付百世难得的习武之材，可惜生具三阴绝脉的缺陷……”声音微微一顿，哈哈笑道：“是啦，他如不生具三阴绝脉之症，似此等良好的习武之材，自是早被人收罗门下，哪里还能遇得到老夫。”

这石室中只有他和萧翎两人，那萧翎昏迷不醒，可算只他一人了，但他这般自言自语放声而笑，生似和别人说话般。忽然一皱眉头暗道：“我们相约各自参悟绝学，我如相救此子，定然消耗不少时间，那一定比不过他们了。”

一念至此，对萧翎生出了极深恨意，想道：莫要是他们故意找这孩子，用来耗我参悟神功的时间，这计策果然毒辣，哼！此事误我神功，留他不得！杀机上涌扬起掌来，一掌劈下！

掌势将要触及萧翎的天灵要穴，心中又是一动，暗道：他适才哭得肠折气竭，泪尽血流，那绝非装得出来，他误认我已死去，采摘甚多生果，奠祭于我，是何等仁慈之心，我如一掌把他打死，那是终生一世，难以心安了。再想到自己已是年登百岁之人，纵然悟通神功，也是难以再活多久时间，此子和我素不相识，这般待我，其情是何等深厚，倒不如把我这身武功，传授于他，由他承继我的武功，虽死犹生……他心中念头百转，忽善忽恶，而上神色也随着心念变化不定，忽而面涌杀机，忽而满脸仁慈，可怜那昏迷在地上的萧翎，已然数历生死之劫，而不自知。

只见那黄袍老人面上的煞气，逐渐退去，代之而起的是一脸慈祥笑容，望着那晕卧在侧的萧翎，低声说道：“孩子，你在我神功将通之际，来到此地，误了我大乘之学，这究竟是缘是孽，连老夫也是无法分辨它了。”

两手挥动，在萧翎全身推拿起来。

他掌指所到之处，萧翎全身的骨骼，一阵格格作响，阵阵白气，由那掌心指尖之间冒了出来。那白气越来越浓，片刻之间，笼罩了萧翎全身，有如浓雾轻云。这黄衣老人竟用出了数十年苦修而得的真元之气，替萧翎化解那与生俱来的三阴绝脉。

萧翎穴道虽然被点，但他内藏功力未息，仍然有着强烈的反应，全身的肌肤，随着那黄袍老人移动的掌指，微微的颤动。

足足有一顿饭工夫之久，那老人的脸上，开始泛出汗水，再过片刻，已然汗落如雨，但他仍然不肯停手。

汗水湿透了他的黄袍，滴在萧翎身上。

直待他开始喘息起来，才停下两手，长吁了一口气，探手由怀中摸出了一个白玉瓶来，启开瓶塞，倒出了一粒白色的丹丸，托在掌心，举手拂拭一下头上的汗水，望着那白色的丹丸，脸上泛现出无限惜爱之情，良久之后，才长叹一声，托开萧翎的牙关，把那粒白色的丹丸放入了萧翎的口中，自言自语地说道：“孩子，你好好休息一会。”

一掌拍活了萧翎的穴道。萧翎突然睁开了双目，望了那老人一眼，似想要开口说话，但他困倦难支话还未说出口，人已睡熟了过去。

醒来时，室中景物大变。只见石室一角处，火光熊熊，两只又大又肥的山鸡，正架在火上烧烤，阵阵香味，传了过来。身旁边，坐着那银髯垂胸的黄袍老人，面色慈和，望着他微微而笑。萧翎舒展一下臂腿，但觉全身舒畅无比，有如脱胎换骨，一挺身爬了起来，怔怔地望着黄袍老人，暗道：原来他没有死……

只听那黄袍老人笑道：“孩子，你醒了吗？”

萧翎道：“老伯伯，你还好好活着吗？”他想到那老人面壁而坐的情景，目下虽然见他笑容慈和，明明是好好的人，但仍似不敢深信。

黄袍老人笑道：“自然是活着的人。”萧翎叹道：“老伯伯，你在深谷中很久了？”

黄袍老人道：“大概有三十年。”

萧翎吃了一惊，道：“三十年，啊！好长的一段时光！”

黄袍老人叹道：“孩子，日月轮转，数十年弹指即过，老夫入这山谷之时，你还未出生人世，但此刻老夫已然行将就木了。”

萧翎暗暗想道：这人生在世，总是要难免一死，你活了这大年纪，还这么贪生。他因是身罹绝病，难以活过二十，幼小之时，常常听父亲谈论这生死之事，他早知自己难以活得多久，是以十分轻淡生死。

那黄袍老人看他只管望着自己出神，似是正在想着一桩极重大的心事，当下问道：“你是在想些什么？”

萧翎心中大急，暗想：总不能告诉他，说他活的太长命了吧！大急之下，忽然想到那木屋之中，白纱蒙面之人，当下随着说道：“老前辈既然未死，想那木屋中的人，定然也是活的了？”

黄袍老人道：“你见过她了？”

萧翎道：“我看她盘膝坐在木榻之上，面上垂着厚纱，看不出她是否还有气在，你既然未死，想来那人定然也不会死了。”

黄袍老人笑道：“你想的不错啊！要知内功深厚之人，再习过龟息之法，闭上几个时辰的呼吸，那可算不得什么难事。”

萧翎无限羡慕地说道：“原来习武有这么多好处！”

那黄袍老人道：“你可想学武功吗？”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想学，不过我要学世间第一流的武功。”

黄袍老人笑道：“那你算找对人了，当今之世，能胜过老夫之人，可算绝无仅有了。”他虽已是发髯俱白，但因久年僻处深山，孤独伶仃，仍然保有一些赤子之心。

萧翎一皱眉头，沉思不言。

黄袍老人道：“怎么？你可是有些不信任老夫的话吗？”

萧翎道：“你自称武功高强，世无对手……”

黄袍老人接道：“谁说我无敌手，只不过不多罢了。”

萧翎道：“那是有人胜过你了？”

黄袍老人道：“不对，不对，至多是打一个平分秋色。”

萧翎道：“你比北天尊者如何？”

黄袍老人不由呆了一呆，接道：“那老魔头的武功高强，盛名久著……”

萧翎无限失望地说道：“那你是打他不过了。”

黄袍老人双眉陡然一耸，道：“谁说的，老夫虽然知那老魔的凶名，但却从未和他动过手，这胜负之分，便也不能预料……”此老争胜之心，似是很强，顿了一顿，又道：“但在老夫想来，他未必是我的敌手，至多打上一个半斤八两。”

萧翎喜道：“此话当真吗？”

黄袍老人道：“自然是真的了。”

萧翎抬头望着那黄衣老人，目光中流露出无限敬佩之色，道：“老伯伯你可要收我为徒吗？”

黄袍老人摇着手，道：“不成，我不能收你。”

萧翎突然长叹一声，道：“可是我说话得罪了你老人家吗？”

黄袍老人笑道：“你如想学成第一流的武功，那就不能拜我为师，但如你想学第二流的武功，那就快给老夫叩头，拜我为师。”

萧翎呆了一呆，道：“我越听越不明白了，老伯伯可否说明白些？”

黄袍老人哈哈大笑，道：“天机不可泄露，如果告诉你就不灵了。”言下面有得意，心中似是极为欢畅。萧翎一时间想不出个中玄妙，抱头苦思。

黄袍老人停下大笑之声，目光投在萧翎脸上，凝注了良久，叫道：“喂！小娃儿，咱们商量一件事情成不成？”

萧翎抬起头来，道：“老伯伯尽管吩咐。”

黄袍老人道：“你想学第一流的武功，那是不能拜我为师了！”

萧翎道：“是啊！晚辈正觉百思不解。”

黄袍老人道：“这事不用想了，你想破脑袋，只怕也是想不明白，眼下倒是有一件重要之事，咱们先要商量一番，咱们无亲无故、我如传你武功，岂不是太吃亏了。”

萧翎道：“那样怎么办呢？”

黄袍老人道：“老夫吃一点小亏，收你作个干儿子吧！”

萧翎怔了一怔，忖道：你收我作为弟子，父子师徒辈份如一，你哪里吃亏了。

那黄袍老人看萧翎满脸迷惘之色，神色间更是得意，笑道：“老夫如不告诉你，那你是永远想不明白了，如论老夫的年岁，作你祖父，也不为过，我收你作为义子，岂不是吃了亏吗？”

萧翎暗暗笑道：原来如此，他既这般斤斤计较辈份，想来他在武林之中，定然是一位辈份极高的人物！

只听那黄袍老人接道：“还有一件事，你必须先答复老夫，我才收你作为义子。”

萧翎暗道：好啊，认干爹还有这样多的规矩。口中却问道：“什么事？”

黄袍老人道：“你学会老夫武功，日后在江湖上行走之时，不论遇上武功何等高强的人物，只要他是活人，那就要和他平辈论交，不能让老夫吃亏。”

萧翎暗自忖道：他想的当真是远。起身一揖道：“翎儿记下了。”他聪慧绝伦，看这老人古古怪怪的，生怕他等一会，又改了主意，赶忙起身一揖，接着拜了下去。

那黄袍老人端然而坐，受了萧翎三拜九叩的大礼，直待萧翎拜完起身，才微微一笑，说道：“从此刻起，咱们父子相称了。”

萧翎道：“义父说的是！”

黄袍老人喜道：“你这孩子，当真是聪明得很，也不枉老夫耗消真元，打通你三阴绝脉了。”

萧翎似懂非懂地说道：“翎儿的三阴绝脉通了吗？”

黄袍老人道：“自然是通了，你如不通，我岂肯收个短命的干儿子吗？”

萧翎扑身跪倒，说道：“义父恩赐，翎儿感激不尽。”

黄袍老人笑道：“起来吧！我有话告诉你。”

萧翎站起身子，坐在那老人一侧，道：“义父有何训教？”

他左一个义父，右一个义父，只叫的那黄袍老人心花怒放。

黄袍老人伸出手来，拂着萧翎乱发，道：“义父练的是童子一元功，如若你随我练此武功，基础一奠，那是终身一世，不能娶妻，岂不绝了老夫的干孙子么……”

萧翎道：“这个翎儿不怕！”

黄袍老人双目一瞪道：“不成，我因练这童子一元功，树下了一个强敌，

缠斗了几十年，还是未能解决，何况这武功，属于纯刚至猛的路子，刚则易折，我不能害了自己的干儿子。”他似是觉出适才之言，太过小觑自己，忍不住又接口笑道：“刚虽易折，但极刚则柔，不过那非要数十年苦修难以办到，几十年虽然转瞬即过，但人生有限，等你由刚则柔，岂不要变成了小老头子，因此你学不得义父这种功夫。”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要学上几十年，我真变成老人，岳姊姊也将两鬓班白，欺侮我岳姊姊的那些人，只怕都已死去……

那黄袍老人看萧翎沉思不言忍不住哈哈大笑，道：“孩子，你怕了吗？”

萧翎道：“翎儿……翎儿……”

黄袍老人突然一整脸色，道：“老夫只怕难以活多久了，孩子，你既然认我做义父，我如不能把你造成一株武林奇葩，日后你在江湖之上走动，受人轻藐，岂不要大大损及老夫的威名吗？”

萧翎道：“翎儿愚笨，不解义父之言。”

黄袍老人笑道：“不能怪你笨，只怪老夫没说清楚，在这条深谷之中，除了义父外，还隐居着两位绝世高人……”

萧翎接道：“啊！那木屋中，面垂白纱的人……”

黄袍老人接道：“不错，但她是以轻功、暗器和指法独步武林，至于修习的内功，也属于一种偏激之学。”

萧翎大为惊奇道：“怎么？难道这深谷之中，还有第三个人不成？”

黄袍老人笑道：“不错，三个人你已经见了两个，还有一个，住的地方更是古怪，要是我不指点，你绝然找他不着。”

此人虽然白髯长垂，但言笑无忌，仍带着几分天真之气。

萧翎童心大动，急急问道：“他住在什么地方？”

黄袍老人笑道：“孩子，你猜猜看吧！”

萧翎暗想道：义父住在石洞中，还有个住在木屋里，那人住的地方更是古怪，想来一定更不平常。当下脱口说道：“可是住在树上吗？”

黄袍老人道：“不对，不对，住在半空中。”

萧翎奇道：“住在半空中？”

黄袍老人笑道：“不错啊，我们三人在此地住了几十年，每隔上一些时间，总要比试武功一次，但比来比去，总是打个平分秋色，谁也无法胜得……”

他本正谈的兴高采烈，却忽然长长叹息一声，黯然说道：“孩子啊！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几十年不出去吗？”

萧翎忽然想到那“禁宫之钥”，无数的武林高手，追踪抢夺，

口头上虽说是为了一窥那禁宫之秘，其实还不是各存私欲，想从那禁宫之中，得点前辈遗留的武功，以作争雄武林之图。习武之人，最重名心，我这位义父，在这深谷绝壑之中，一住数十年，只怕也不是出于甘心情愿，定然和那争名之心有关。念头一动，微笑说道：“义父定是为盛名所累，才在这深壑幽谷之中，一住数十年。”

黄袍老人叹道：“孩子，你只算猜对了一半，唉！幽居数十年，除了为一点争名之心外，还牵缠到一个情字，此事说来话长，咱们父子，日后相处的时日正多，以后再告诉你也是一样，直到你那哭声闹醒我之后，我还未参透名字一关，但此刻我却茅塞顿开，回首前尘，尽是那可笑可悲的事。”这几句话，语含禅机，那萧翎虽然聪明，却也是听不明白。只见那黄袍老者轻捋胸前白髯，沉吟了一阵，严肃地说道：“孩子，急不如快，咱们就去找那酸秀才去。”拉起萧翎，大步向室外走去。

艳阳当空，百花如锦，小溪潺潺，幽谷中景色如画。黄袍老人仰脸长吁一口气，伸手遥指着正东说道：“翎儿，看到了吗？那就是酸秀才住的地方。”

萧翎极尽目力望去，果见正东方一处悬崖之下，晃动着一片黑影。

黄袍老人一手提起萧翎，道：“欲习上乘武功，必得先从内功着手，那酸秀才习的玄门正宗内功，你如能得他传授内功、剑术，再辅以我的掌法，和柳仙子的轻功、指法、暗器，不出五年，就可以游侠江湖去了。”

他奔行奇速，萧翎只觉两耳风生，山壁花树，掠目而过，就那几句话的工夫，人已到了晃动的黑影下面。

抬头望去，只见那晃动的黑影，竟然是一个藤子编成的软榻，隐隐可见一个人盘膝坐在上面，两侧峰上，各有两条长藤，系在那软榻之上，吊在两峰之间，山风吹来摇摆不定。

萧翎估计那软榻距地，至少要三十丈以上，万一不慎掉了下来，别说血肉之躯，纵然一块坚石，也将摔得粉碎，大为担心的问道：“义父，他日夜就坐在那藤床上吗？”

黄袍老人道：“孩子，你可是担心他摔下来吗？”

萧翎点点头，道：“如若遇上大风大雨，那山峰两侧的长藤，如何能系得住一张软榻？”

黄袍老人哈哈大笑道：“这个不用替他担心，他坐了几十年，就没有摔下来过。”

萧翎在那峭壁石笋之上，度过了数日夜，虽是上不见天，下不见地，危险异常，但那石笋坚硬，足可承受人体之重，比起这软榻来，那是安全的多了，一个人能在此等险恶的环境之中，一住数十年，当真是匪夷所思了。

只听那黄袍老人高声叫道：“酸秀才，想通那宗神功了吗？”

悬空软榻上，传下来朗朗的笑声，道：“怎么？南兄可是有些技痒了吗？”

黄袍老人笑道：“算老夫打你不过，咱们以后不用比了。”

此言似是大大的出那软榻上人的意外，良久之后，才听那软榻上传下来一声叹息，道：“南兄的武功，实在不在兄弟之下。”这吊榻距地甚高，但两人对答之言，却听得清清楚楚，连那叹息之声，也清楚的传了下来，如在耳际。

黄袍老人突然附在萧翎耳边说道：“那酸秀才外和内刚，你说话时要小心一些。”

萧翎点头道：“翎儿紧记义父之言。”

这黄袍老人性格孤傲，为了名气之争，隐居这深谷数十年不履尘世，但此刻为了萧翎，却自甘承认打不过。

只见一条长藤，由软榻上垂了下来，紧接着传下来一阵笑声，道：“南兄这般给兄弟面子，兄弟是感激不尽，你叫那娃儿上来吧。”言下之意是说，你自认打不过，那是有求于我，垂藤接引萧翎，更是一针见血，尽揭那老人心中之秘。

黄袍老人黯然一笑，道：“孩子，你上去吧！”

缓缓转身而去。

萧翎只觉义父那笑容中，包括着无比的委屈，无限的凄凉，只是一时间，想不出原因何在。他怔怔地望着黄袍老人的背影，像是突然老了甚多，蹒跚而去，消失在花树丛中。

回头看时，垂藤已到头顶，当下伸手抓住垂藤，向上攀去。他无意中服了千年石菌，又得那黄袍老人凭借本身真气，打通了三阴绝脉，不知不觉，气力大增，攀藤而上，速度竟然甚快，不大工夫，已攀上了四五丈高。

只听一声：“抓牢了。”垂藤突然向上收去，萧翎觉着眼睛一花，有如骇浪驰舟、天空行马，糊糊涂涂的翻上了软榻。

定神望去，只见一个身着浅蓝长衫的儒巾中年文士，盘膝坐在榻中，面露微笑，正望着自己，想到义父相嘱之言，此人外和内刚，赶忙拜了下去，道：“萧翎叩见老前辈。”

中年文士神色慈和地笑道：“你坐下。”

萧翎道：“晚辈站着也是一样。”挺身站起，垂手肃立。

中年文士淡淡一笑，道：“定是那南逸公说了我的闲话，你才这般拘谨。”

萧翎心道：不错啊！我义父说你外和内刚，要我说话小心，口却是默不作声。

中年文士上下打量了萧翎一阵，收起脸上笑容，道：“孩子，你能到了此地，可算得旷世奇缘，而且来的时间又恰当无比。”

萧翎茫然应道：“晚辈幸得遇上我义父和老前辈，要不然势必被活活困死这深谷之中不可。”

两人问答之言，却是各不相关。

中年文士突然朗朗一笑，道：“怎么？那南逸公收你作为义子了？”

萧翎暗道：惭愧，我连义父的姓名，也不知道，当下含糊的应道：“就是那送我来此的人。”

中年文士道：“就是那黄袍老人，他叫南逸公……”微微一顿，又道：“他送你到此，你可知为了什么？”

萧翎道：“他要晚辈相求老前辈传授内功、剑术。”

中年文士沉吟一阵，笑道：“我如不允传你武功，你那义父势非要和我拼命不可……”

萧翎突觉胸中热血浮动，忍不住说道：“老前辈也不用太过以为难，如若晚辈的才质愚鲁，不堪造就，那就不用多费心了。”

那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道：“就因为你的禀赋过人，我才犹豫该不该传你武功。”

萧翎虽是智慧过人，但终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如何能够想得通语中的玄机，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遂凝目不言。

那中年文士轻轻叹息，道：“孩子，不用多想了，你小小年纪，如何能够穷通事理……”

萧翎接道：“晚辈无知，还望老前辈多多指点。”

那中年文士两目突然暴射出两道精芒，脸色严肃地说道：“南逸公和我比了数十年武功，始终是不分胜败，他本是喜好游乐之人，为了争一口气，竟然会在这深谷中，幽居了数十年，未出此谷一步，虽说山中无甲子，岁月逐云飞，但数十年时光，在一个人有限的生命之中，实非一个短暂的时间，他竟然为你放弃了争胜之心，自认打我不过，这虽是一句谦逊之言，但在他而言，实比杀了他还要难过。”

萧翎似懂非懂的点点头，道：“义父爱我甚深，这个翎儿知道。”

中年文士道：“我们三人，虽是所学不同，但却是各擅胜场，这几十年来，大家幽居这深谷之中，与世隔绝，各尽其能的参研武功，希望能够胜得对方，也好出此绝谷……”

萧翎道：“要是你们三人比不出胜败来，就永远不出谷吗？”

中年文士道：“不错，我们来到此地之时，相约许下誓言，谁要能胜得两人，就可以出此绝谷，余下两人，再行比试，那得胜之人，亦可离此，但必得相距那第一位离谷人三年之后。”

萧翎道：“那两次落败之人，难道就永远不能离去吗？”

中年文士道：“那人要终老此地，一生不能出谷。”

萧翎暗暗想道：这等打赌的办法，也未免太过残忍了，一个人留在这等人迹罕至的深谷之中，忍受一生凄凉岁月，这份幽深的痛苦当真是难以忍受，无怪他要专心一志，刻苦求进了。只听那中年文士接道：“起初几年，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充满得胜的信念，每半年比试一次，为了求得公平，各出心裁，轮流主持打赌，先由两个赌输之人，出手相搏，再依序轮番搏斗，但却始终无法分出胜败，他善以掌法称绝，柳仙子以指法领先，我以剑术制胜，每场比过之后，三人都累到精疲力竭，寄望于下一场胜得两人。但五年之后，连经十场比试，彼此心中都有些明白，要想压倒两人，实是困难万端，三人协议改为一年比试一次，又五年，改作三年比试一次，忽忽数十年，就在我们三人争胜之心下，度了过去。”

萧翎心想：既不分胜败，那是各有所长，还要比个什么劲呢？

中年文士仰脸望天，长长吁一口气，接道：“我们隐此绝谷，度过数十年的光阴，但却也有一种好处，那就是我们三人的武功，都有了惊人的进步，

昔年甚多不解之处，都在这数十年中参悟了出来，如若能得出江湖，那是足以傲视武林了……”他忽的长长一叹，黯然接道：“可是我们都已面临到体能的极限，这数十年来用尽心智，想创出一两招深奥的手法，以求制胜，肉身虽然是端坐不动，但内心脑际却是江海浪潮，从未休息，数十年来，可算得没有片刻宁静，大大的背逆了修身养生之道，这几月来，我已不如你那义父，但我习的内功，却是玄门中上乘心法，如若能稍注养生之道，活上一百岁，实是轻而易举，只为一点名心所累，竟然饮鸩止渴，明知错了，却偏是如箭在弦，不得不发，我既如此，想你那义父和那柳仙子，亦必有此不久人世的感觉。”

萧翎听得大为震惊，暗道：原来他们都已有了死亡的感觉。那中年文士两道锐利的目光，凝注在萧翎的脸上，道：“因此，我说你来的太巧了，你如早来几年，我们争胜之心仍切，不管你惊扰到哪一个人，也难活命；如是晚来几年，只能见到三具白骨。可是你却无巧不巧的，在我们死之将至，名心渐淡的当儿，赶来了此地。”

一阵山风吹来，吊榻突然晃动起来，萧翎心中一慌，站立不稳，一个跟斗，向下栽去。那中年文士右手一抖，手中软藤突然飞了出去，缠住了向下急坠的萧翎，手腕一挫，萧翎身不由己的翻了上来。又落在软榻之上，中年文士微微一笑，道：“害怕吗？”

萧翎道：“有一点怕。”

中年文士道：“你如学会了我们三人的武功，天下恐难再有胜你之人，你要是一旦沦入魔道，岂不是世间一大祸害。”

萧翎道：“老前辈此虑不错，但晚辈又该将如何？”

中年文士道：“再过三月，就是我们三人比武之期，届时我当和你义父相商，想个法子在你身上加些限制。目下我先传你内功筑基之法。”

萧翎心中暗暗奇道：在我身上加些限制，这倒是从未闻过的奇事。

那中年文士传了萧翎坐息之法，起身离开软榻，踏着那吊榻的藤索而去。

萧翎心想：我还道他是跳下去的，原来是借这藤索而去。

需知那吊榻距地三十余丈，再好的轻功，也是难以一跃而下。

那中年文士去势奇快，眨眼间，已看不见，只余下萧翎一人坐在软榻之上，他既怕山风吹动吊榻，把自己翻了下去，又怕那藤索突然断去，忧心重重，但却又无可如何，只好不去想它，依照那人传的口诀，运气行功。

直待天色入夜，那中年文士才回到吊榻上，手中拿了几枚鲜果，和一只烤好的山鸡，笑道：“这是你两日食用之物。”

交给萧翎，转身又去。

夜色朦胧，山风渐强，吊榻的晃动，更见厉害，摇摆不定，惊心动魄。萧翎心中害怕，只好运气行功，也只有如此，才能忘去身处的险境，随时有粉身碎骨之危。

一连两日夜，不见那中年文士回来，萧翎眼见山鸡生果尽都用完，如若

那中年文士再不回来，那是只有挨饿了。一想到食物用尽，顿觉腹中饥肠辘辘，仰望云天，正是落日时分，彩霞绚烂，映照山峰积雪，幻出了绮丽绝伦的景色。

萧翎被那景色吸引，忘去了饥饿之事，心中暗道：夕阳返照，彩霞映雪，只可惜这等绮丽景色，难有多久时光……

忖思间，瞥见那白雪峰后，现出一点黑影，那黑影来势奇快，片刻之间来到谷中，已然清晰可见，正是那带自己到此的巨鸟大鹏。

萧翎看的高兴，大声叫道：“鹏兄，鹏兄，快来带我下去，摘几枚生果。”

他只觉那巨鸟硕大无比，世所罕见，颇似书上记载的鹏鸟。那巨鸟却不理他呼叫之言，双翼一敛，落入谷底，萧翎估计它落地之处，距离巨松下木屋甚近。萧翎暗暗想道：鸟儿究竟不是人，岂能解得人言。

太阳沉下山去，绚烂的彩霞，已为朦胧的夜色掩去，天上闪起了明灭的星光，但仍不见那中年文士回来。萧翎长长叹息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看来他今晚上，又不会回来了。”失望中无法排遣，只好又开始运气行功起来。

时光匆匆，又过三天，萧翎在饥饿中度过了三昼夜，但也在饥饿中有了成就。他赌气要忍受饥饿，把心神集中在修习内功之上，只有在真气流达四肢，浑然忘我之际，才能忘去饥饿，他虽然有着过人的毅力，坚强的性格，但却无法克服那饥饿加诸的痛苦。当他由那浑然忘我中，不时就觉腹中的饥火上腾，饿肠折转，除了忍受饥饿之外，他还得忍受那太阳曝晒的痛苦，唯一能使他忘去痛苦的，是屏弃胸中所有的杂念，忘去自己的存在，但每次由行功运息，进入那浑燃忘我之境，必得先经过一番饥饿痛苦的折磨，才能澄清思虑，进入那浑然无我的境界。

这日，他坐息醒来，忽然闻到一阵强烈的肉香，扑入了鼻中。

回头望去，只见那中年文士面带微笑，站在身后，手中提着一只烤好的山鸡，强烈的肉香，勾动萧翎腹中饥火，恨不得伸手抢过山鸡，一口吞下，但他却强自忍了下去。

那中年文士举起手中烤好的山鸡，递了过去，笑道：“孩子，艰苦吗？”

萧翎想到这几日受的饥饿、曝晒之苦，实非人所能忍受，但他一向嘴犟，淡淡一笑，道：“一点饥饿之苦，算不了什么。”

中年文士点头说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孩子，你的成就，大大的超出了我的预料之外，快把这只山鸡吃下。”

萧翎心道：你差一点把我饿死了！接过山鸡，立时大嚼大吃起来。他腹中饥饿难耐，一只肥大的山鸡，竟然完全吃了下去，抬头看去，那中年文士，早已不知何时走去。萧翎暗暗想道：他这一去，又不知要几时才能回来，我势必又得作忍耐着饥饿的准备。

在这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境遇之中，他唯一能想到的，就是饥饿的事，既然克服了饥饿的威胁，自是极易澄清心中的杂念，玄门上乘内功的筑基工

作，就在他存心和饥饿的搏斗中，奠定了起来。果然，那中年文士这一去，过了四天，才转回吊榻上，又带来了一只烤好的山鸡和很多水果。

萧翎内功大进，禅定的时间渐久，肉体上的痛苦，逐渐减少。

轮转日月，匆匆时光，转眼之间，过了三月。

在这三月之中，他尝试了从未经历的惊险，狂风大雨，闪电奔雷，软榻像一艘行驶在狂涛怒海中的小舟，起伏波荡，忽升忽沉，他担心那起沉的软榻被狂风吹翻，把自己跌摔下去，又忧虑那系在两峰上的藤索，突然断去，当真是经常面临着生死边缘。

每当他面临惊险时，他就用禅定之法，使自己浑然忘我，在萧翎只不过用此来逃避那惊心魂魄的感觉，但他却不知这正是玄门上乘内功心法中，最难的大慧定力。

度过了最难的一关，正好颠倒了这上乘内功修为的法则，由深入浅，短短三月，竟然扎下了极深厚的基础。这时，他由禅定无我中，清醒过来，只觉全身气流畅通，舒适无比，似欲要腾空飞去，但下临深谷，一个忍耐不住，那将要摔个粉身碎骨，他极力按耐下心中那跃跃欲动的冲动，不得不疏导那涌集在丹田中的一口真气，渐渐的由烦恼进入寂静，那一股跃跃欲动的感觉，也随着流转的真气，消失于无形之中。

这正是内功初奠之后，面临的最太干扰，平常之人，在这种成败交关的当儿，都有师长或同门师兄弟从旁相助，以本身真气，疏导他胸中的冲动，这一股冲动之气，如是无法疏入经脉，势必在身上到处流窜，形露于外，是暴急焦躁，内则有岔气、破穴之危，亦即道家所谓的走火入魔。萧翎凭仗着一股强烈的求生意志，生恐跌下软榻，竟然未借外来助力，把蠢动于胸腹间的一股流动真气，流归经脉。

醒来时，天已入夜，冰轮高挂，月华似水，那中年文士，不知何时又回到了软榻之上，双目中闪动奇异的光芒望着萧翎，点点头赞道：“孩子，你的禀赋，实非常人能够及得，竟然能不惜外力，渡过了一次险关。”

萧翎茫然问道：“什么险关？”

中年文士道：“你适才可有冲动欲飞的感觉吗？”

萧翎道：“是啊！但我怕从这软榻上跌了下去，只得硬把那冲动的念头，给压了下去。”

中年文士道：“这正是我玄门上乘心法要诀，孩子，你在无意中，体会得了个中的重大诀窍。”

萧翎若有所思地点头应道：“这个，晚辈还不太了解。”

中年文士仰脸望天上明月，道：“此刻，已经没有时间给你说了，咱们走吧！”

萧翎道：“去见我义父吗？”

中年文士道：“还有那柳仙子。”

探手一把，抓起萧翎，沿着那藤索，疾奔而行。

萧翎探首下望，只觉一阵头晕，赶忙闭上了眼睛。但觉身子悬空而行，急风扑面，心中却在担忧那中年文士抱着自己，重量增了甚多，如若藤索负荷不了，骤然断去，势必要摔一个尸骨无存。正忖思之间，突觉身子停了下来，睁眼看去，只见停身在一个积冰堆雪的绝峰上。

这片峰顶只不过两丈见方，坚冰如镜，滑难留足，反映月光，一片通明。左面七尺外，盘膝坐着一个长发披垂、面目姣好的中年妇人，想来定是那柳仙子了。右面坐着那黄袍老人南逸公。两人都闭着两目，面容异常严肃。

中年文士缓缓放下萧翎，也盘膝坐了下去，闭下双目，不再理会萧翎。

萧翎站起身子，行了几步，只觉地上坚冰滑难落足，当真是举步维艰。

南逸公忽然睁开眼来，望着萧翎微微一笑，道：“庄兄辛苦了。”

那中年文士道：“幸未辱命，令郎确已得兄弟内功心法要诀，如若兄弟今宵不死，三年内可传兄弟衣钵。”

柳仙子冷冷说道：“今宵咱们如是还不能分出胜败，只怕再难有比试的机会了。”

那中年文士朗朗一笑，道：“兄弟亦有同感。”

南逸公接道：“庄兄的内功、剑术，高过兄弟一筹，兄弟自知难以胜过他了……”

柳仙子冷笑一声，接道：“那你是胜过我了。”右手一扬，点出一指，疾劲指风，直袭向南逸公的前胸。

南逸公左掌一推，劈出了一掌，迎向指风，但见两人身躯，同时晃动一下，身不由己的向后滑退半尺。

柳仙子冷冷道：“三年时光，你的掌力又强了不少。”双手连扬，点出五指。

南逸公说：“好说，好说，柳仙子的指上功力，进境不在兄弟之下。”

口中说话，双掌连连挥舞劈出，强劲的掌风，排山涌出，挡过五缕指风。

萧翎正向义父行去，只因这坚冰上滑难着足，虽只数尺的距离，走起来却是十分艰苦，行及一半，那柳仙子已和南逸公打了起来，指劲掌力，交相激荡，余力不衰，波及萧翎，哪里还能向前走动，就是坐也无法坐稳，这还是南逸公早已留心到他，尽量把柳仙子点来的指力引开，不使伤着萧翎。

这时，两人打的更见激烈，那柳仙子一指连一指的点向南逸公。南逸公却是全采守势，两掌左拍右推，引开、化解柳仙子的指力。

萧翎本想呼叫义父，但见两人掌指挥动，战斗激烈，生恐分了义父的精神，不敢随便出口。回头看去，只见那中年文士闭目静坐，对眼前激烈的打斗，恍如未见。

忽然间，一股强猛的力道波荡而来，萧翎被那强力一撞，哪里还能坐得住，直向峰下滑去。南逸公眼看萧翎被伤，心头大怒，厉喝一声，呼呼反击两掌，劈向了柳仙子。他虽有反击之能，但却无分心救助萧翎之力，眼看萧翎双手挥抓，却抓不住可资借力之物。那中年文士忽的反臂一抓，萧翎骤觉

一股强大的吸力，把自己硬吸过去。

萧翎举起衣袖，擦拭一下头上的汗水，低声说道：“多谢老前辈相救。”

中年文士既不答话，也未睁动一下双目，似是连说一句话的工夫，也腾不出来。

萧翎仔细看去，皎洁的月光下，只见他顶门之上，似是浮动着一层白气，脸色庄严肃穆，知他行功正值紧要关头，刚才出手相救，已是极度危险之事，哪里还敢出言打扰，心想这三人打斗，自己势难从中排解，如若妄自行动，反而碍了几人手脚，影响所及，非同小可，但看到他们比试武功的险象，又由不得不替义父担心，唯一的办法，就是不管他们比武，当下闭上双目，竟也运气调息，想进入那浑然忘我之境，不理身侧打斗之事。但这次却是难以如愿，真气似调息不均，始终无法使心情平复下来，忍不住还是睁眼去瞧。

这时，南逸公和柳仙子的打斗，似已不若适才的激烈，相对良久，才互攻一招，发出的指、掌，也不似刚才那般激烈，暗劲应手而生，划空风啸。他哪里知道，这等看是平淡的斗法，才是真的凶险之博，一指、一掌的攻袭，无不是运足了全身功力，而且各凭内功，硬把对方指力、掌劲，承受下来，如若有一人功力稍有不济，立时将重伤当场，轻则残废，重则殒命。

两人互攻了一十三招之后，突然停了下来，不再出手。不知过去了多少时光，皎月已然偏西，再未见两人出手互攻。忽然响起一声柳仙子娇脆、冷漠的声音，道：“庄山贝这三年以来，不知你的剑术如何？”

庄山贝微微一笑，道：“柳仙子可要较量较量在下的剑道吗？”

柳仙子道：“正要领教，你亮剑出来吧！”

庄山贝探手入怀，摸出了一把五寸八分左右的短剑，退了皮鞘，道：“柳仙子，请留心了。”

柳仙子冷笑一声，道：“尽管施为，量你也伤我不了。”

萧翎看那庄山贝手中短剑，只有匕首大小，不由心中暗暗忖道：你这宝剑，如此短小，岂能伤得了人……

正自觉着奇怪，忽见那庄山贝手中短剑一震，脱手飞出，绕空打了一转，飞攻向柳仙子。

萧翎暗暗忖道：我说呢？原来他这短剑，可当作暗器使用。

只见柳仙子扬手一指，点向短剑。短剑吃那指力一震，在高空旋转了两次，又向柳仙子攻了过去。

但见柳仙子指力乱点，那短剑有如生了翅膀一般，始终不肯退落，庄山贝却似由掌中发出了一般暗劲，吸住了短剑，手臂舞动，挥转之间，短剑随着团团乱转。足足过了半个时辰，庄山贝突然右掌一挥，短剑直向正西飞去。

一道白光，疾如电奔，啪的一声，击落在一块山石上，那山石应手而裂成两半。

南逸公道：“庄兄这驭剑之法，果然又长进了许多。”

庄山贝一招手，收了短剑，道：“南兄过奖小弟了。”

柳仙子道：“纵然他驭剑术独步武林，也是无能伤得我柳仙子。”

南逸公道：“这事何足为奇，只要伤不了你柳仙子，兄弟也自信绝难伤到我……”

庄山贝突然长长叹息一声，语意深长地道：“两位说的不错，兄弟再练三年，也难胜得两位。”

柳仙子、南逸公各自沉默不言，其实，两人心中感慨万千，三人比了几十年，表面之上，虽然没有分出胜败，便两人心中知道，庄山贝实要强过两人一些。

良久之后，南逸公才接口说道：“庄兄不用谦虚，庄兄如想把兄弟完全打败，虽非易事，但兄弟自知内力上恐难及庄兄绵长，如若上天能再假咱们三个人十年寿命，庄兄可能在千招内胜得兄弟。”

庄山贝道：“好说，好说，南兄过奖兄弟了。”

柳仙子冷哼一声，道：“南逸公，你认输了？”

南逸公道：“兄弟说的句句真实之言。”

柳仙子道：“你知不知道，咱们已难活过五年……”目光一掠庄山贝，接道：“如若咱们都死了，庄山贝自然是不劳而获。”她言语之间，断言自己和南逸公难以活过五年，但对庄山贝，却是不能预断。

南逸公道：“兄弟自料能够再活上三年，那已是够长的了。”他仰脸望望夜空，接道：“唉！其实兄弟三年前，就该认输，就是庄兄这一手驭剑气功，已非兄弟所及。”

那柳仙子虽是女流之辈，但她好胜之心，实则尤过男儿，冷哼一声，道：“武功一道博大深奥，人生短短百年，如何能够尽都学会！庄山贝驭剑气功虽然强过咱们，但掌力、指功，却是逊上一筹。”

庄山贝忽然微微一笑，道：“柳仙子说的不错，咱们三人比武数十次始终是个平分秋色之局，唉！两位都觉着难以再践下一个比武之约，兄弟又何尝不是如此……”他脸色一整，缓缓吁一口气，道：“兄弟在近月之中，已觉出身体有了变化，不瞒两位，如是再像昔年比武一般，咱们三人都打到精疲力竭，只怕难再活上三个月了。”

南逸公道：“这个兄弟亦有同感。”

柳仙子望望庄山贝，又瞧瞧南逸公，突然长长一叹，道：“两位都不愿再作盛名之争了？”

庄山贝哈哈一笑，道：“柳仙子的指法、轻功，世无匹敌，兄弟再习上三十年，也是难以及得。”

南逸公道：“柳仙子那几手‘三元联第’、‘漫天花雨’、‘五凤朝阳’的暗器手法，兄弟更是望尘莫及。”

柳仙子嗯了一声，突然站起身子，转身疾奔而去，眨眼间，人已下了冰峰不见。

庄山贝一挥手，道：“南兄，能在生死交关之间，放弃了好胜之心，对

咱们三人而言 ,都有着莫大的益处 ,至低限度 ,可以使咱们多活上两年时光。”

南逸公目注萧翎 ,说道 :“ 庄兄请多多照顾兄弟的义子 ,兄弟就感激不尽了。” 站起身子 ,缓步向峰下走去。

庄山贝道 :“ 兄弟亦不愿使一生辛苦得来的武功 ,随尸骨埋葬此谷 ,南兄只管放心。”

萧翎突然站了起来 ,叫道 :“ 义父 !” 放腿向前追去。

第十一回 挥泪别三圣

这峰顶积冰滑溜异常，萧翎行得两步，扑的一声，跌在地上，但他冲奔之力未消，人虽跌倒，但仍然向前滑冲过去。

南逸公右手一翻，立时有一股暗劲，推了过来，力道柔和，但却很强，萧翎向前滑冲的身子，吃那力道一推，立时倒向后退去，耳际间同时响起了南逸公的声音，道：“孩子，修武筑基，最怕分心，事关你一生的成就，不要以我为念，好好的追随你庄伯伯，学习武功，他修习的玄门正宗心法，你如能得他垂青，是终身受用不尽了。”声音中充满着慈爱之情。

萧翎只觉一股热血冲了上来，热泪盈眶的抬头望去，冰峰上，哪里还有南逸公的影子。

庄山贝突然伸出右手，按在萧翎背后的命门穴上，说道：“孩子，快些静下心来。”萧翎只觉一股热力，由庄山贝的掌心内，源源而出，攻入内腑，直透四肢百脉，赶忙运气相引。

耳边响起庄山贝的声音，道：“孩子，你那义父南逸公，一生孤傲自负，当年我们相约到此比武，就是他的主张，山居数十年，竟是改了个性，昔年他嗜杀任性，凡是犯到他手下的人，纵然能够保得性命，亦必要落下残废之躯，武林中人，闻他之名，无不退避三舍，想不到他垂暮之年，竟然动了慈爱之念，对你这般爱护。孩子，你不能负了他一番苦心，他不仅希望我尽传所能，而且寄望你能尽得我们三人的绝学……”

轻轻叹息一声，接道：“你义父用心虽苦，但此事谈何容易，尽我们余生之年，全力造就于你，你能学得多少，那要看你的造化了。”

萧翎只觉他掌心之内的热力，愈来愈强，有如长江大河般，汹涌攻入内腑，心想说几句话，竟是难以分神。

只听庄山贝接道：“我本想和你义父谈谈，要我尽传所能可以，但必须点死你一处穴道，使你终身一世，难通任、督二脉，这样可以限制你日后的成就，也消灭你艺成之后的狂傲之气，以你义父为人，想他绝然不至反对。适才我用传音入密之术，和他商量，竟遭他一口回绝，他说你至情至性，绝对不会为害武林，又说他昔年杀人太多，虽然杀的都是恶人，但因生性急躁，难免误伤了不少好人，他要假你之手，多积一些善功，以弥补他两手血腥之咎。你义父这般苦心，我倒不便坚持了。”

萧翎虽想答话，但那攻入体内的热力，有如野马奔腾，全力控制，尤恐不及，哪里还能抽暇说话。

只听庄山贝接道：“这些日子里，你的成就，大大的超过了我的预想，因此，也激起了我的好奇之心，世上如能有一个人，集你义父、柳仙子和我的武功于一身，不知世间是否还有敌手？”

他自说自话，萧翎能闻难答。

过了片刻，萧翎已能控制那攻入内腑的热力，随着行血，运转于经脉之

间。

萧翎只觉他掌心之中，热力忽强，翻翻滚滚的涌了进来，心知一不小心，岔气伤脉，重则殒命，轻则残废，至少也得数月坐息调理，才能恢复，怎敢轻视，果然凝集心神，澄去杂念，一心一意的运气行功，和那外来热力融合一起，冲行于经脉之间。

渐渐的，进入了忘我之境。醒来时，阳光耀目，已是日出三竿。

这座绝峰，高出群山，峰顶之上，虽然终年在太阳照射之下，但坚冰盈尺，凝结了数千百年，每当盛夏之日，阳光强烈，峰顶上积冰，表层融化，但阳光一弱，积水立时又成坚冰。此刻，朝阳照射在积冰上，反射出片片金芒，远山上皑皑积雪，幻出一片闪光彩霞，景色绮丽，人生罕见，不禁心中一喜，叫道：“老前辈，山峰积雪，彩霞绚烂，这景物能得几回见。”只觉空山寂寂，不闻回应之声。

回头看去，哪里还有庄山贝的人影。萧翎心念一转，是了，他把我一人留在那吊榻之上，要我全心一意，进修内功，这时，又把我一个留在这绝峰之上，必然另有作用。

时近中午，太阳光更见强烈，萧翎曝晒于日光之下，身上肌肤隐隐作疼，但峰上的冰层，经过阳光曝晒，泛起缕缕白烟，寒冷更浓，烈日积冰，在山峰上交织成一种寒热各极的感受。萧翎为了抗拒寒热交迫的侵袭，不由得运起内功抗拒，他虽已得庄山贝玄门上乘心法，初奠内功基础，但还不知如何运气和外来的侵袭对抗，但在这寒热交迫之中，为了减少痛苦，极自然的，又会运功抵抗外来的侵袭。

天色入夜，狂风怒吼，积冰光滑的峰顶上，风势尤为猛恶，萧翎觉着那猛烈的风势，直似要拔山而起，心中大为震骇，暗道：这风势来的如此猛恶，峰顶积冰光滑无物可攀，岂不要被吹下峰去。一种强烈的求生意志，使他挥拳在坚冰上敲打，积冰终于被他打了一个缺口，然后用手挖了一个可以蜷伏的小洞，伏身冰上，度过了漫漫的长夜，身上坚冰，溶化成水，湿透了他仅着的一条棉裤。原来他上身的衣服，都在悬岩石笋间，采食那千年石菌时，结作索绳之用了。

流光匆匆，萧翎在这积冰如镜的峰顶，度过了百日之久，一百个白天和寒夜，日晒、雨打、风吹、寒侵。

庄山贝每隔上几日，总是来看他一次，指点那内功心法，送给他一些食物，但却绝口不谈带他下峰之事，倔强的萧翎，竟然也忍住不提。

在这等艰苦、险恶的积冰绝峰之上，激发了萧翎生命中的潜能，昼抗烈日，夜御严寒，内功进境奇速。

这一夜，蓝天如洗，皓月当空，山风轻吹，萧翎绕峰顶行了一周，月色下见群山罗列足下，不禁豪情大发，仰天纵声长啸。啸声中，忽然响起了一声轻轻叹息，道：“好一个坚强的孩子。”萧翎回头望去，只见身后六七尺处，站着一个人全身蓝衣的中年妇人。百日之前，他目视三人比武之事，对这

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眼之下，立时认出来人正是那柳仙子，当下抱拳一揖，道：“晚辈萧翎，见过柳老前辈。”

柳仙子微微一笑，道：“孩子，你留在这冰峰上多久了？”

萧翎道：“今夜明月当头，刚好是一百天了。”

柳仙子冷哼一声，道：“那酸秀才中了孔孟之毒，说什么，身担大任者，必行劳骨、饿体，把你留在这绝峰之上受苦，我就不信，不受这日晒、雨打之苦，就学不成上乘武功，走！跟我下峰去，我要叫他瞧瞧看，不受这些折磨，能不能学成上乘武功。”

萧翎心下为难，暗暗忖道：我义父要我跟那庄老前辈学武，我虽未拜他为师，未定名份，但事实上已有师徒之实，岂可不告而去……

正自为难间，突然一个极细微声音，传入耳际，道：“孩子，求人不如等人，你这百日之苦，并未白受，跟她去吧！”

语声熟悉，正是那庄山贝的口音。

萧翎抱拳一礼道：“多谢老前辈的成全。”

柳仙子道：“我要让那酸秀才见识一下，不习玄门乾清气功，亦可入登峰造极之境……”她越说越火，扬手一指，点了出去，无形劲气，激射而出，击在丈余的冰地上，嗤的一声，冰屑纷飞，那坚逾铁石的积冰，应手裂了一尺方圆、五寸深浅的凹坑，接道：“那酸秀才的乾清罡气，手中利剑，未必就强过我这修罗指力。”

身躯一晃，人已到萧翎身前，一把抱起萧翎，疾奔而出。

此刻的萧翎，实已有了很好的内功，胆子大了甚多，睁眼看柳仙子，飞奔下峰的身法，有如流星飞坠，一起一落间，就是数丈，只需借物一阻下落之势，立时又飞身而起，端的是惊险绝伦、触目惊心。

柳仙子带萧翎飞落谷底，直入那巨松下的木屋之中。

这时，木屋中的情景，已和萧翎初见时，大不相同，只见锦帐绣被，陈设的十分豪华。柳仙子微微一笑，道：“孩子，这地方可比那山峰好些吗？”

萧翎道：“自不可同日而语。”

柳仙子道：“我要你在这舒适的环境之中，仍然能习成绝技。”

萧翎从此过上了安适的生活，那柳仙子好胜之心，十分强烈，萧翎生活虽然舒适，但柳仙子督促他习武却严厉异常。

一年时光，匆匆而过，萧翎在柳仙子严厉督促之下，修罗指功大有进境。

这柳仙子以轻功、修罗指和暗器，称绝一代，萧翎在一年苦学之中，尽得诀窍。

一年来，他未见过义父南逸公和庄山贝，虽然两人近在咫尺，但柳仙子督促严格，竟然抽不出片刻时光，去探望两人。

这天早晨，萧翎用功完毕，睁眼忽见南逸公和一个身着大红袈裟的和尚，在木屋外面青草地上，相对而立，各出右掌相触一起，似是正在比拼内力，那和尚神色自若，南逸公却是满头大汗，处境甚是险恶。

萧翎心头大震，一跃而起，冲出木屋。只见庄山贝手执短剑，站在一侧，目注双方搏斗，柳仙子却依在木屋壁上，脸上的神情极是奇异。

萧翎一年来武功大进，心知莽撞不得，如若大呼小叫，分扰义父心神，只怕南逸公立时要伤在那和尚手中，是以心中虽然惊骇震荡，但却极力压制着呼喝的冲动。

只听一声细微的声音，传入耳中，道：“孩子，快些过来。”

虽然年余不见，萧翎一听之下，仍能辨出是庄山贝的声音，回顾了柳仙子一眼，缓步向庄山贝身前行去。

那柳仙子虽然眼见萧翎由身前走过，却是视如不见。

萧翎心中盘旋着千百疑问，加快脚步，行到了庄山贝的身前，低声说道：“老前辈，我义父形势危殆，你去替他下来吧！”

庄山贝神色肃穆地说道：“你义父内力雄浑，还可支撑一些时候……”

他虽是在和萧翎说话，但两道目光，却仍然注视在南逸公和那和尚的身上，关注之情形，露于神色之间。

萧翎暗暗忖道：义父和庄山贝、柳仙子，武功各擅胜场，数十年来，就未打出一个胜败来，如是我义父不敌那红衣和尚，庄山贝、柳仙子，自然也不是他的敌手了。

朝阳由谷口透射入来，照在南逸公和那红衣和尚的身上，那身躯高大的红衣僧人，脸上也隐隐现出汗水，南逸公形状更是狼狈，汗水湿透了整个黄袍。

萧翎只觉热血沸腾，伸手从庄山贝手中夺过短剑。

庄山贝忽不及防，竟然被他一把夺去，但庄山贝的武功，何等高强，右手一挥，扣住了萧翎右腕脉穴，低声说道：“孩子，你要干什么？”

萧翎道：“我要去助义父，杀了那红衣和尚！”

庄山贝摇头接道：“你义父尚且无能胜他，你去了岂不是白送性命！”

萧翎道：“我虽不能胜他，但却死而无憾。”

庄山贝低声说道：“孩子，不能冲动，今日之事，种因于数十年前，而且牵连柳仙子和你义父之间的恩怨，你虽有着很深的孝心，但你的武功，却是难挡那红衣和尚的一击，我如出手，恐将激起那柳仙子的反感，弄巧成拙了。”

右手微一加力，夺下了萧翎手中的短剑。

萧翎似懂非懂地说道：“难道你就看着我义父伤在那红衣和尚的手中吗？”

庄山贝脸色严肃地说道：“这一年来我和你义父，论道石室，彼此间情意甚重，如若形势迫的我非得出手不可，今日恐将是一个血溅寒山的惨局……”

萧翎心中一震，接道：“怎么？难道那柳仙子要帮助那红衣和尚吗？”

庄山贝道：“柳仙子此刻的心情如何，连我也无法忖度，但这一年来，我和你义父，都大改了昔年那苦苦静参武学的生活，笑傲松月，石室论道，但武功却反而大有进境，始知数十年来各穷心智，实犯了欲速不达之病，妄图以苦修超越人体的极限，却忘了宁静而致远，这中间微妙消长之机，一时间，也无法给你说的清楚……”

庄山贝说到这儿，突然住口不言，双目暴射出冷电一般的寒芒。

萧翎转脸望去，只见南逸公身着黄袍，波纹荡漾，全身后仰半尺，显是已难抗拒那红衣和尚深厚的内力，不自觉脱口大叫一声。

南逸公突然转过脸来，望了萧翎一眼，后仰的身躯，一挺而起，扳平劣势，双方又成了一个平分秋色之局。

庄山贝长长吁一口气，道：“你义父不愿让你看到他败在和尚手中，运功反击对方了。”

萧翎道：“但愿义父能够胜过那大和尚。”

庄山贝心中了然，南逸公这尽出余力的反击，反将要减少他的支撑时间，暗暗叹息一声，道：“翎儿，我有两句重要之言，你必得牢牢记着，全心奉行。”

萧翎道：“什么事？”

庄山贝道：“我一出手，你必需立刻回到你义父石室中去，在那石室中，我已手录了一本绢册，以你的才智聪明，和现已奠下的基础，只要你肯用心去学，不难尽得你义父和我的真传……”

突闻一声尖叫道：“住手！”

只见那紧依木门而立的柳仙子，纵身一跃，直向场中飞去。

庄山贝喜道：“好啊！柳仙子如肯出面……”一语未完，突见南逸公整个身子飞起了一丈多高，向外摔去。

柳仙子本是向两人搏斗之处跃去，身子还未着地，大变已生，立时一提真气，身躯一转，向南逸公摔落之处飞去。她轻功卓绝天下，但见人影一闪，竟是先那南逸公摔落的身子而到，双臂一展，把南逸公接在怀中。

庄山贝早已怒声喝道：“好一个黑心和尚，乘人不备，暗施算计，岂是英雄所为。”喝声中，白芒一闪，直向那红衣和尚扑去。原来那红衣和尚，在柳仙子大喝住手声中，乘着南逸公收回内力之际，陡然用出全身功力攻出一掌，南逸公骤不及防，吃他强猛的内力一震，伤了内腑，人也被震的飞了起来。

庄山贝含愤出手，剑势威猛异常，人未到，强烈的剑气，已破空先至。

那红衣和尚反手劈出一掌，一股强猛绝伦的掌力，直击过来。

庄山贝一沉丹田，向前疾冲的身子，陡然停了下来，手中短剑摇挥，幻起朵朵剑花。剑气掌力一触之下，那个红衣和尚，陡然向后退了两步，庄山贝也被震的双肩晃动，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一步。

那红衣和尚冷笑一声，道：“倚多为胜，佛爷要失陪了。”喝声中转身

一跃，疾如流矢般飞奔而去。

庄山贝未料到，他竟然会返身逃走，略一犹豫，那和尚已到三丈开外，追赶已自不及，当下提聚真气，短剑脱手飞出。一道白光疾如闪电，直向红衣和尚飞去。

只见那红衣和尚突然回头拍出一掌，横向剑上击去，短剑旋转，悬空打了两个翻身，斜落一侧，那红衣和尚，却一伏身疾窜而去。

萧翎眼看那红衣和尚兔脱而去，心中大急，说道：“庄老前辈，那和尚逃跑啦！”

转脸望去，只见庄山贝闭目而立，顶门间隐隐现出汗水。

萧翎心中一凛，怎么？难道他也受了伤吗？缓步走了过去，说道：“庄老前辈，你怎么啦？”

庄山贝缓缓睁开双目，道：“我很好，孩子，你可看到我刚才那投掷出手的一剑吗？”

萧翎道：“看到了。”心中暗想：你追人不上，那是只好把兵刃当作暗器出手了。

只听庄山贝严肃地说道：“孩子，那就是剑道最高的心法，驭剑术，只不过我火候不够，难以身剑合一，伤敌于五丈之内。”

萧翎口虽不言，心中却是大不为然，暗道：把兵刃投掷出手，那还算什么剑道中上乘心法。

庄山贝又道：“那和尚虽然伤了你的义父，但他也没有讨了好去。”回目望去，只见柳仙子盘膝而坐，右掌按在南逸公的背心上，正在替他疗伤。当下又道：“孩子，咱们走远些，柳仙子内功深厚，身上又怀有二位前辈遗留人间的两粒灵丹，有她相救，你义父当可无恙，咱们不要惊扰她。”牵着萧翎，直向那短剑飘落之处行去。

萧翎心中虽然惦念义父的安危，但却又不敢抗拒庄山贝之命，只好任他牵着行去。

庄山贝捡起短剑，叹道：“此人武功，果是高强，我这全力一击，只不过削落他两个手指。”

萧翎凝神望去，果见那青草地上，遗落有两个血淋淋的手指。

庄山贝短剑一挥，挑起了两个断指，说道：“这是无名指和小指，可惜呀！可惜……”

萧翎奇道：“可惜什么？”

庄山贝道：“可惜我的火候，差那么一点，唉！只要能再增加一成火候，今日这红衣和尚，纵然是能够逃得性命，至少将留下一只手掌。”

萧翎道：“老前辈这驭剑术，有了几成火候？”

庄山贝道：“差的远，只能说初入门径，还未登堂入室。”他脸色忽然间变得十分严肃，接道：“可惜这一门绝技，或将至我而绝。”

萧翎只觉这句话，大有含意，只是一时间却思解不透，不禁皱起眉头，

苦苦思索起来。

这时，庄山贝已带着萧翎转过几丛花树，说道：“孩子，你在想什么？”

萧翎道：“我在想，如何才能使这驭剑术，留传世间？”

庄山贝道：“此技非同小可，岂是人人可传，如果是禀赋不好，那就是学上一辈子，也只能和我一般，止于掷剑伤敌而已，终生难有大成。”

萧翎暗暗想道：我如想助岳姊姊，抗拒天下无数的英雄人物，那是非得练成上乘武功不可。当下说道：“老前辈，不知晚辈可否学此神技？”

庄山贝笑道：“你骨格清奇，乃百世难求的习武之材，如肯下苦功，十年内当有大成。”

萧翎悠然神往，说道：“还请老前辈慈悲。”

庄山贝仰脸望着天上一片浮动的白云，道：“尽我所知，这驭剑之术，该是剑道中登峰造极的大成之术，剑道中若还有高过此技之学，那就是我的孤陋寡闻了。”

萧翎道：“我义父夸赞老前辈的内功是玄门正宗，剑术卓绝一时。”

庄山贝接口笑道：“你义父说的不错，但他说的是我胸中所知，并非武功上的成就……”他仰起脸来，长长吁了一口气，道：“我受了先天体质的限制，又是在弱冠之后，才开始习学武功，虽得良师，却是难有大成，为了不负恩师厚望，我亦曾痛下苦功，想以勤补拙，可惜禀赋难当大任，虽有良师，亦然无可奈何……”

他缓缓转过头来，两道目光，凝注萧翎身上，道：“孩子，你明白我的话吗？”

萧翎先是点头，但又立时摇头接道：“我不大明白。”

庄山贝指着草地上的两个断指，道：“那红衣和尚断指的一笔仇恨，已记在你的帐上了，唉！我们隐居这幽谷中数十年，虽然自己没有比出一个胜败，但心中却有着一种十分自负的感觉，心想，我们三人虽是今生难以分出高低，但这数十年来，静居参悟，武林中该唯我们三人为尊了。但今日和这红衣和尚一战，使我隐藏在心中的部分自负，立刻消失，而且又为你树下一个劲敌，日后你如在江湖之上行走，那和尚绝然不会放过你的……”

萧翎接道：“难道老前辈和柳仙子，都打他不过吗？”

庄山贝道：“他这负伤一去，定然将先找一处隐秘的所在疗治伤势，谅他受此挫折，也不敢再来三圣谷。”

萧翎暗道：原来此地叫三圣谷，定是他们自己起的名字了。

说话之间，瞥见柳仙子急急奔来。

庄山贝起身相迎，说道：“南兄的伤势如何？”

柳仙子向庄山贝道：“不妨事了。想不到他竟是一个那等卑下的人，日后如若我们再见到他，绝不放过。”

庄山贝微微一笑道：“他遁入空门，无非是装给你看……”微微一顿接道：“这样也好，南兄虽是受了点伤，但却化解了你们之间数十年的嫌怨，

这点伤受的值得！”

柳仙子目光凝注到萧翎身上，岔开话题，道：“酸秀才，你看翎儿的禀赋如何？”

庄山贝道：“上上之才，世所罕见。”

柳仙子道：“那你为什么不成全他？”

庄山贝笑道：“我已答允南兄，传我所学，还要如何成全？”

柳仙子道：“你既垂爱，为什么不要他拜列门墙。”目光一转，望着萧翎，道：“笨孩子，还不快些拜见师父。”

萧翎应声拜倒，行了大礼。

柳仙子娇声笑道：“翎儿虽是我南师兄的义子，但却是你的徒弟，日后他如打人不过，可是你庄山贝没有教好。”

庄山贝脸色一整，抱拳一揖，道：“还得柳仙子多多成全。”

柳仙子笑道：“倾尽所能，绝不藏私。”

笑声中转身一跃，人已到两丈开外。

庄山贝摇头晃脑地说道：“恨起来，刺骨椎心，爱起来油里调蜜，此女人之所以为女人也。”

萧翎心中虽然升起甚多疑问，但却不敢多问，只好闷在心头。

庄山贝回顾了萧翎一眼，道：“走！瞧瞧你义父去。”

两人行入木屋，只见南逸公仰卧在木榻之上，柳仙子站在榻旁，正在运内功推拿南逸公的穴道，见两人进屋来，微微一笑，仍不停手。

庄山贝望了望南逸公的脸色，笑道：“南兄伤势，虽已无碍，但也得三五天养息，才能尽复神功，我暂带翎儿借住南兄石室。”

柳仙子停下双手，笑道：“徒弟是你的，你高兴带到哪里都好。”

庄山贝微微一笑，带萧翎离开木屋。

五日之后，南逸公、柳仙子联袂同来石室，萧翎行功正值紧要关头，虽知义父入室，却是不能起身拜见。

庄山贝眼看南逸公伤体尽复，神采奕奕，人也似年轻了不少，心知这一对师姐妹，纠缠了数十年，闹不清楚的嫌恨，已然完全消除，只可惜青春难回，时光不能倒流，两人都是花甲以上的迟暮之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南逸公眼看萧翎练功勤奋，心中快慰，一拉柳仙子，低声说道：“咱们不能扰乱庄兄课徒，翎儿用功。”双双转身而去。

匆匆岁月，似水年华，萧翎在师父、义父、柳仙子严厉的督促之下，过了数年，虽然火候尚差，但却已尽得三人的武功窍要真传。

这日，萧翎习剑完毕，转回石室，只见庄山贝盘膝而坐，睁着双目，似是正在等他归来。

萧翎放下短剑，拜伏地上，道：“师父，可有话训教徒儿吗？”

庄山贝点点头，道：“翎儿，你可记得你在这山谷中住有多久时光？”

萧翎凝目寻思了片刻，道：“五年有余。”这些时日之中，不论晴雨，日夜都在苦习各种神功，连在这山谷中住了几年，也得想了半天才算出来。

庄山贝道：“不错，五年多了，你也应该到江湖上去历练历练了。”

萧翎呆了一呆，道：“弟子武功尚未学成……”

庄山贝摇头接道：“学无止境，你再多留五年，一样是觉着尚未尽窥堂奥，其实你已尽得我们三人绝学，只要能刻苦自励，自有进展……”

萧翎习艺繁忙，对周围事物，都未留心，此刻仔细一想，才想到，近半年来，师父、义父和柳仙子三人，很少离开木屋、石室，隐隐间觉着三人都老了很多。

抬眼看去，师父那满头青发，已渐成苍白之色，不禁心头大恸，低声叫道：“师父……”

庄山贝突然一瞪双目，冷厉地接道：“你义父和柳仙子，都在木屋中等你，今天日落之前，离开此谷。”

这几句说的斩钉截铁，萧翎哪敢多言，拜了三拜，起身离开石室，向那木屋之中行去。

木门大开，南逸公和柳仙子，并肩盘坐在木榻之上，南逸公须发如银，脸色枯黄，似是大病初愈的样子。

容色明艳的柳仙子，竟也形貌大变，苍白的脸色，堆累的皱纹，已不复初见时照人的艳光。

三人在这深谷中，一住数十年，比武数十次，但均能青春长驻，那南逸公虽早已白鬓如银，但脸色红润，有如童子，庄山贝儒衫青发，看上去，不过四十许人，柳仙子更是驻颜有术，明艳若青春少妇。

但此刻，这三人都显得那般老迈，使人顿感觉三人已入风烛残年之境。

萧翎黯然神伤，热泪夺眶而出。

南逸公轻轻叹息一声，道：“孩子，不要哭，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你在这深谷留居五年有余，也该到外面去看看了……”

伸手指着木榻前一个黄色的包袱，道：“那是你柳姑母生平最为珍视的，一并送你，以壮行色。”

萧翎道：“翎儿五年日砥武学，未能尽过一日孝心，容翎儿晚走三日，也好为义父、姑母，尽几日孝道。”

柳仙子摇头微笑道：“孩子，你能有此心意，十分难得，但限你今日离山之事，早已在半年之前决定，你义父、师父和我，几经商讨，才留你到今日，唉！孩子，我们已尽到最大的心力了，只要能多留你一个时辰，我也不愿你早走一个时辰，你不用求告了……”

她轻轻叹息一声，慈爱地接道：“榻前的黄色包袱之内，有一张地图，那是你师父手笔绘制，指明你下山之路；还有一副千年蛟皮手套，可避刀剑，那是我珍藏一生之物，你也带下山去，备不时之需；两粒灵丹，功能起死回生，疗伤除毒，好好珍惜用它。快些去吧！”

萧翎提起了黄色包袱仍是恋恋不舍，倚门挥泪，不肯离去。

南逸公突然睁开双目，大声喝道：“痴儿，还不快走，尚恋什么？”

萧翎心头一震，长揖拜别，道：“义父、姑母，多多珍重，翎儿去了。”
缓步退出木屋。

柳仙子举手一挥，两扇木门，砰然关上。

萧翎孺慕情深，对木屋又拜了两拜，才起身行去，走了几步，突然想起，还未向师父辞行，匆匆又奔入那石室中去。

但见石室已空，哪里还有庄山贝的影子。

萧翎只觉一阵悲苦，泛上心来，绕室行了一遍，才缓步离开。

萧翎这时已是武林中第一流的身手，和来时大不相同，提聚真气，纵身攀登上百丈峭壁。

峰上冰封依旧，但冰中反映出来的影子，已非是当年的萧翎模样，那时的萧翎，还是不满五尺的儿童，此刻却已是昂然七尺的英俊少年。

看到衣服，萧翎才想起，这些时日中自己一直未穿过衣服，全身只穿着一条短裤。

萧翎穿上衣服，回顾留居数年的三圣谷，只见谷中山花如锦，开的和来时一般繁盛，细想这五年来，从未发现过花树凋谢，暗道：原来这谷中的花树，四季不谢，八节常春。

他对着那山谷拜了三拜，暗暗祝道：三位老人家圣寿无疆。

拜后起身，依照图上所示，下山而去。

次日天色微明时分，已出了山区。

放眼江流滚滚，又到长江岸畔。

萧翎望着那滔天的浊浪，心中泛起来无限感慨，回想落江往事，历历如在目前，但流光如轮，转眼间已然过了五年，五年来，在人生中也不算太短的时光，不知岳姊姊是否还安好无恙。一想到岳姊姊，不禁豪气忽发，仰天长啸一声，迈开大步，向前行去。

太阳爬上中天，已然是近午时分。

萧翎一阵放腿而行，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程，但见行人接踵擦肩，竟然到了一座热闹的城市中。

萧翎随着人潮，进入了闹区，忽觉一阵酒肉香气，扑鼻袭来。

酒气饭香，勾动他辘辘饥肠，抬头看去，只见一座高大的酒楼，矗立眼前，萧翎腹中饥饿，信步走了进去。

这饭店生意兴隆，十几张桌子上，坐满了人，萧翎衣着破旧，又不合身，而且赤着双足，穿了一双草履，这是他在三圣谷中，自己采集山藤编制而成，经过这一段奔行早已经破去，有道是车、船、店、脚、牙，最是势利，看萧翎赤足草履，衣衫不整，又是正在午忙时间，也没有人过来理他，萧翎还不解人间冷暖之事，只道店伙计无暇招呼，看楼下食客拥挤，就举步向楼上走去。

登楼一看，大大出了萧翎的意外，只见窗明几净，打扫的异常明亮，却不见一个食客，不禁心头纳闷，暗道：楼下那等拥挤，座无虚席，但楼上却连一个食客也是没有……

忖思之间，瞥见一个店伙计急急跑了进来，打量了一阵，道：“大爷可是周二爷请的客人吗？”

萧翎这身奇形怪状的装束，反使那店伙计迷惑起来，竟然不敢怠慢，萧翎微微一皱眉头，道：“周二爷，哪一个周二爷？”

店伙计眼睛一瞪，吼道：“好小子，你是混水摸鱼来了，快给我滚下去！”

萧翎怔了一怔，道：“为什么？”

那店伙计看萧翎乱发破衣，赤足草履，既不是周二爷宴请的江湖豪客，定是乡下放牛的野孩子跑进了城，一面怒声喝道：“你这野小子，滚是不滚？”一掌向萧翎胸前推去。

萧翎此时的武功，岂同小可，纵是不运气，也有一种本能的反击之力，店伙计一掌击中萧翎前胸，只觉如击在坚石金铁之上，腕骨剧疼如裂，同时有一股强劲的反震之力，回撞过来，竟身不由己一个筋斗，倒翻了过去，撞在桌子上，一阵嘭嘭乱响，桌倒椅翻，杯碗乱飞。

这一交跌得那店伙计鼻青脸肿，但也跌开了他的心窍，挣扎站起，兜头一个长揖，道：“大爷，你老真人不露相，小子有眼无珠，不识泰山，周二爷到来时，你老千万别提这回事，你请坐，我给你提壶热茶。”

萧翎看他前倨后恭之态，心中暗暗好笑，正待说出自己根本不认识什么周二爷，那店伙计已抱着头溜了下去。

望着那店伙计奔下楼梯的背影，心中暗自盘算道：那周二爷不是巨绅，定然是一方的绿林雄主，我要访查岳姊姊的下落，势非得在武林中的人物口中打听不可，何况袋中无钱，腹中又甚饥饿，只好先混它一顿吃吃再说。

片刻之后，那店伙计头上包着白纱，双手捧着茶盘上来，先给萧翎倒了一杯茶，才去收拾那摔破的杯盘，神情之间，恭谨无比。

萧翎选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望着楼下攘攘人群，想着此次入江湖，欲要打听出岳姊姊的下落，只有先找中州二贾，这两人声名甚著，想来不难寻得……

忖思之间，忽听一阵步履之声传来，回头望去，只见一个花白长髯、身躯魁梧的老叟，带着一个全身青衣的少女，走上楼来。

那老叟浓眉、虎目、方脸、海口，精神奕奕，满脸红光，两道眼神，有如冷电暴射而出，扫了萧翎一眼，在萧翎对面坐了下去。

青衣少女坐在老人的身侧，眼观鼻，鼻观心，目不斜视。

那店伙计看这两人神情，哪里还敢多问，先沏上一壶茶，才陪笑说道：“老爷子，可是周二爷的高宾？”

那老人冷哼一声，不置可否。

店伙计已被萧翎吓破了胆子，看那老人神色不好，放下茶壶，打个躬，

退了下去。

那老人两道目光，一直注视着萧翎，萧翎被他看的有些不好意思，偏过头去，望向窗外。

只听脚踏楼板之声，那老人竟然站起了身子，缓步走了过去，举起羊中茶杯，道：“小兄弟高名上姓？”

萧翎端杯而起，道：“在下萧翎，老前……”他本想称呼老前辈，说了一半，忽然想起义父之言，不论遇上何等武林人物，都要和他平辈论交，当下改口说道：“老兄有何见教？”

那老人长眉耸动，脸色微微一变，就是那微闭双目正襟而坐的青衣少女，也不禁闪动秀目，望了萧翎两眼。

只听那老人自言自语地说道：“世间同名之人甚多，此萧翎，未必就是彼萧翎？”

萧翎听得心中一动，道：“难道老兄台，还见过另一位萧翎不成？”

那老人道：“老夫虽未见过，但却是久闻他的大名了。”

萧翎哦了一声，道：“有这等事？”

那老人道：“老夫八手神龙端木正。”

萧翎道：“端木老兄。”暗暗忖道：惭愧！我竟然忘记请教别人的姓名了。

那老人缓缓放下茶杯，伸出右手，道：“今日得会萧大侠，实乃老夫的荣幸。”

萧翎看他右手已近前胸，只好伸出手去，道：“以后还望端木老兄多多指教。”

只觉五指一紧，那老人已握住自己的右手。

他从无江湖阅历，虽和老人双手相握，仍然无备，只感到那老人的掌势愈收愈紧，才忽然警觉到不对，暗中一提真气，内劲直贯右手。

那老人突觉掌中紧握的五指，由柔而坚，变的有如钢条一般，心中暗暗吃惊，忖道：那萧翎出道不足一年，竟能名声大噪，果是名不虚传。当下松开右手，哈哈一笑，道：“萧兄的盛名，果非幸至，老朽得罪了。”

言语间大见恭敬起来。

萧翎道：“好说，好说，端木兄的武功内力，都不在兄弟之下。”心中纳闷，暗暗忖道：他叫我萧大侠，定然误认我为另一个萧翎了。

那老人端起茶杯，正待转身而去，萧翎却突然拱手一礼道：“老兄台慢走一步，在下还有事想要请教。”

八手神龙端木正停下身子，缓缓回头，笑道：“萧兄有何见教？”

萧翎道：“兄弟已往从未在江湖之上闯过，这次是初入江湖。”

端木正呆了一呆，道：“萧兄是和老朽说笑呢？还是真心相问？”

萧翎道：“自是真心相问，哪有说笑之理。”

端木正道：“这么说来，萧兄当真不是那位真萧翎了？”

萧翎道：“兄弟才是真真正正的萧翎，只怕那位萧翎才是假冒兄弟之名。”

端木正两道目光，一直在萧翎身上打量不停，良久之后，才轻轻叹息一声，道：“如若两位果非一人，那就连老朽也有些搞不清楚了！”

萧翎道：“请教原因何在？”

端木正道：“江湖传言，那萧翎人品俊雅，出没无常，武功奇高，年岁也和萧兄相仿，萧兄此刻虽着布衣草履，但却掩不住轩昂英气、俊雅人品……”

只听一阵咚咚之声，似是有很多人上楼而来。

端木正一拱手，道：“此事咱们有暇再谈。”

说完一句话，人已归了座位。

萧翎暗暗赞道：这老兄好俊的轻功。

就这眨眼工夫，楼门口处，已拥入十几个人来。

这些人穿着各异，有着长衫，有着劲装，但个个目透精芒，一望之下，立可辨出都是武林人物。

八手神龙侧过去身子，故意避开了登楼之人的视线。

几十道精芒闪动的眼神，一齐闪转在萧翎以及八手神龙和那青衣少女的背影之上。

除了萧翎之外，端木正和那青衣少女一直是不停的侧转身子，避开那投向两人的目光。

突然间，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大汉，排众而出，直向萧翎走了过去，冷漠地问道：“大驾何人？可接过敝庄二庄主的请帖了吗？”

萧翎目光一转，看这人尖头削腮、心中没有好感，当下冷冷答道：“萧翎。”

两个字却似有绝大的威力，那中年大汉骇然倒退了两步，抱拳一揖，道：“原来是萧大侠，失敬了！”

萧翎心中奇怪，暗道：好啊！这萧翎的名字，竟然是这般的有煞气、威风，口中冷冷地说道：“好说了。”

那中年大汉堆下满脸笑容，又是一个长揖，说道：“二庄主想是不知大驾行踪敝处，致未能奉上请帖，还望萧大侠大度包涵。”

萧翎道：“那倒不用了。”

只听步履声传了过来，一个身着华衣的少年，带着两个小童，大摇大摆的走上楼来。

楼上群豪纷纷抱拳作礼，行态之间，对那华衣少年，似是十分恭敬。

萧翎暗道：不知道是何许人物？

适才和萧翎说话那尖头削腮的大汉急步行了过去，和那华服少年低语一番，那华服少年先是微耸眉头，继而点头一笑，直对萧翎行了过来。

他距萧翎还有四五步远，停了下来，拱手说道：“兄弟周兆龙，不知萧兄驾临敝地，未能远迎，还望原谅。”

此人眉目清秀，一身华衣，听他口气，大概就是那店伙计口中周二爷了，当下站了起来，道：“言重了，兄弟初……”

微微一顿，接道：“初到贵地，人地生疏……”

周兆龙伸手一把，抓住了萧翎的右腕，暗合五指，发出内劲。

萧翎吃过那八手神龙端木正的苦头，他骤然出手，几乎叫自己应变不及，周兆龙重施故技，萧翎已有戒备，当下运气右臂，也不让避，故作不知。

周兆龙一把握住了萧翎右腕，正是脉穴要害之处，他存心恶毒，如若此人真是萧翎，必然将避开脉道要穴，如若不是萧翎，这一握，立可置他死地。

初入江湖的萧翎，哪知江湖上的险恶狡诈，竟是不知让开腕脉要穴，但他内功深厚，玄门无上心法的乾清气功，已有七成火候，这一气贯右臂，行气似珠，运劲若钢，竟然把脉穴封住。

周兆龙只觉如握在一根铁条之上，而且隐隐觉着，萧翎肌肤之内，真气流动，心头大吃一惊，暗念道：这小子好深厚的内功。赶忙放手笑道：“萧兄的盛名卓著，兄弟早已倾慕，只恨缘悭一面，无由识荆，今日幸得一晤，足慰生平的渴慕。”

一面挥手对群豪说道：“诸位快请入席。”

那尖头削腮大汉，躬身说道：“剑门二英，和唐家的三姑娘，大驾还未赶到。”

周兆龙挥手笑道：“不用等他们了。”

那大汉面现难色，低声说道：“二庄主今日之宴，原为替三位远客接风……”

周兆龙笑接道：“今日之宴，改为替萧兄洗尘。”

那大汉不敢再说，回首对店伙计道：“摆酒。”

酒席早已备好，片刻间酒菜齐上。

周兆龙和萧翎坐了上席，举杯笑道：“萧兄游戏风尘，真如见首不见尾的神龙，今日肯赏兄弟一个薄面，自报姓名相见，实叫兄弟感觉到荣宠万分。”

萧翎虽想解释，但又觉其中复杂万端，一时间也不知从何说起，只好举杯说道：“周兄实是太客气了。”

心中念头轮转，想道：那人冒我之名，我就借借他的名誉，也不为过，何况此时心情，纵用千言万语，只怕也无法分说的清楚，念转意决，立刻安下心来。

周兆龙似是有心和萧翎结交，曲意奉承，极尽礼遇，满楼群豪眼见周兆龙对萧翎曲己结交之情，立时纷纷敬酒，词态恭谨，把萧翎捧上了三十三天。

萧翎涉世未深，初入江湖受人如此的宠敬，虽是聪明人，也不禁有些飘飘然难以自持，觉得这些人如此对待自己，实是盛情可感。

那周兆龙更是奉承的恰到好处，恭而不卑，每一句话都流露无限情意，只把个初出茅庐的萧翎安抚的心花怒放，大有相见恨晚之慨。

在这猜拳行令，群豪拱托萧翎的热闹之下，八手神龙端木正和那青衣少

女，僻坐一角，更是显得凄凉、孤独。

周兆龙早已暗示随来群豪，不得查问那僻处一角的老人、少女，是以群豪尽管哄闹，却无人去搅扰那老人、少女的清静，但周兆龙却在暗中留神看那老人和少女的一举一动。

如若萧翎是常在江湖闯荡的人，或是他稍为留心一些，必可查觉那周兆龙对那一老一少作戒备的神情，但他已被那争献殷勤的群豪包围，何况那周兆龙又十分谨慎，每当和萧翎谈笑之时，又装出一付神情欢愉的轻松神态。

欢笑敬酒声中，突然奔上来一个满头大汗的劲装汉子，刚一登上楼梯，立时遥对周兆龙一个长揖，道：“报二爷，剑门双英的侠驾，已到了归州城外。”

周兆龙一挥手，道：“知道了。”

那劲装大汉抱拳一揖，转身下楼而去。

那大汉刚去不久，又一个汗透劲服、满脸尘土的大汉，奔上楼来，躬身在楼梯口处，躬身抱拳，说道：“报二爷，四川唐三姑娘的鸾轿，已到了城外三里之处。”

周兆龙笑道：“好，我这就亲往相迎。”

那大汉翻身一跃，下楼而去。

周兆龙目注萧翎，微微一笑，道：“等会儿兄弟要替萧兄引见几位名震武林的大英雄……”敞声大笑一阵，接道：“这几人虽然都是武林中一时俊杰，但如和萧兄的声名相较，那又是输上一筹了。”

萧翎道：“周兄这般夸奖，兄弟如何敢当……”

话还未完，突闻一声低沉的叹息声，传了过来。

萧翎闻声回头，瞥见那青衣少女，已站了起来，翠袖扬处，三道白芒，悄无声息的袭向了周兆龙的背后三处大穴。

陡然惊变，萧翎未及思索，已扬手拍出一掌，口中大声喝道：“周兄，小心了。”

周兆龙闻声警觉，肩头微晃，人已横跨出三尺多远，才转身回头望去。

萧翎势在意先，出掌奇快，周兆龙回头望去，那三道白光已被萧翎掌势震的偏向一侧。

那青衣少女眼看发出的三柄淬毒飞刀，被萧翎掌力震的偏向五尺外飞去，心中又惊又恨，既惊萧翎雄浑的内家劈空掌力，又恨他多管闲事，冷笑一声，一双翠袖齐扬，四道金芒，电射而出，两柄奔向萧翎前胸，两柄射向周兆龙。

萧翎双手并出，一挥之间，竟然把两道金芒，一齐接在手中。

周兆龙显是不敢冒险，右手一抛，绿芒暴闪，叮咚两声，近身金芒，尽为击落。

萧翎看手中的金芒，竟是两柄形如短剑之物，两侧形如锯齿，无数铁刺，泛出一片蓝汪汪的颜色。

这时，楼上群豪，暴喝一声，分头向八手神龙及那青衣少女扑去。

只听周兆龙低声叹道：“萧兄艺高胆大，实叫兄弟佩服，这金剑两侧无数的锋刺，尖利无比，纵然是练过铁砂掌的功夫，也是无能禁受，上淬剧毒，人中必死，萧兄竟能凭借两指之力，挟着金剑的剑身，毫厘之差，生死殊途……”

萧翎暗叫一声：惭愧。放下手中金剑，转眼望去，只见周兆龙右手之中，握着一支翠玉尺，长约一尺二寸，隐隐泛现一片绿芒。

周兆龙不待萧翎询问，已抢先说道：“兄弟这翠玉尺，虽然谈不上什么稀世之宝，但却是一种极为少见的千年寒玉，坚如铁石，不畏刀剑，萧兄如若喜爱，兄弟愿以玉尺相赠。”

萧翎急忙双手乱摇道：“这个兄弟如何敢当？”

只听两声闷哼，紧接着响起了砰砰两声大震。

转眼望去，只见那些扑向八手神龙和青衣少女的群豪，已然躺下了四五个。

八手神龙功力深厚，劈出的掌势，威猛无俦，群豪虽然分由四面八方扑击，仍是无法近他之身。

萧翎扫掠那青衣少女一眼，只见那原本端庄严肃的脸上，此刻却现出激愤之容，一双圆圆的大眼睛中，充满着仇恨和怨毒，萧翎和她的目光一触，不自觉心中一震。

回头望去，只见那周兆龙带着微笑，望着场中搏斗的形势。

这时，又有两个人倒了下去。

但周兆龙仍是凝立不动，仿佛那些伤亡，都和他无关一般。

萧翎眼看着伤者渐多，心中老大不忍，突然一迈步，欺身而上。

他一出手，立时有两个大汉闪身退到两侧，让开了一条路。

八手神龙端木正双目尽赤，看萧翎攻了上来，不禁大怒，厉声喝道：“接老夫一掌试试。”呼的一掌，当脸劈到。

萧翎初次和人动手，毫无经验，看掌势猛恶，竟不敢硬接，右手斜里划出，五指拂向端木正的脉门。

端木正霍然一惊，疾退两步，道：“兰花拂穴手。”

萧翎道：“是啊！”忽见金芒一闪，刺向左肋，兵刃未到，寒风先至，萧翎吃了一惊，身子一侧，反臂拍出一掌。

他惊惶之间，无暇转头，这一掌势在意先。

只听啪的一声，一只金剑，斜里飞出，那青衣少女疾退两步，左手抱着右腕，双目中泪水盈睫，显是受伤不轻。

原来萧翎反臂一掌，正击在那青衣少女右腕之上。

萧翎微微一怔，心中甚觉歉然，正想说几句告罪之言，忽见八手神龙袍袖一抖，一片金星银芒，漫天袭来。

耳际响起了周兆龙的声音，道：“萧兄小心暗器。”

那端木正号称八手神龙，暗器手法，独步武林，挥手之间，飞刀、袖箭、银梭、金镖等多达十余件，当真是密如骤雨，分袭萧翎全身十余处大穴要害。

萧翎心中大惊，暗道：一手能发出这多暗器，当真是闻所未闻。右手疾急的拍出一掌，人却向后跃去。

一股强猛的内劲，涌了出来，那飞来暗器，有如撞上了一堵无形的气墙，斜飞横走，纷纷向两侧偏去。

端木正突然长叹一声，说道：“孩子，咱们走吧！”左手一探抱起那青衣少女，右手疾快的劈出了一掌，人却穿窗而去。

萧翎微一挫腰，人已到了窗口，但见人影一闪，周兆龙跟踪而至，道：“萧兄，有道是穷寇莫追，放他们去吧。”

萧翎本无追人之心，只是想看看那端木正抱着一个人，能否跃下高楼，只见他右手一按窗台，借力跃上一座屋面，去如惊鸿，转眼不见，暗暗舒一口气，回头说道：“这两人和周兄有过节吗？”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江湖上恩怨是非，自是难免，这两人兄弟不相识，不知为何要行刺兄弟，今日多亏萧兄相救，要不然兄弟恐早已伤在那淬毒飞刀之下了。”

萧翎暗想：我那岳姊姊又何尝和那些人有仇恨了，他们只为贪图“禁宫之钥”，就不惜使用各种手段，和我岳姊姊为难。

当下叹道：“周兄说的不错，这江湖间的是非，当真是莫可预测。”

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报二爷，剑门双英的侠驾，已到了楼下。”

周兆龙低声说：“快些把受伤的人扶下楼去。”牵着萧翎右手，接道：“走！萧兄弟，我替你引见一下剑门双英，多识几个人，总是无害。”

萧翎只好随着周兆龙走下楼梯，刚行到店门口处，两匹高大的健马，已到店外，马上坐两个身着浅灰劲装、身披黑色斗篷的大汉。

周兆龙放开萧翎，双手抱拳，道：“兄弟适才遇上了刺客，未能远迎二兄，还望恕罪。”

马上人一跃而下，齐声说道：“周兄言重了，那刺客可曾抓到？”

周兆龙笑道：“刺客已逃，有劳二兄下问。”

那当先一个年龄较大，留有黑色长髯的大汉说道：“可惜我们兄弟晚了一步，如若能早到一步，量他难以逃走。”

后面一个年纪较轻的，白面无须之人，接道：“什么人吃了豹胆熊心，敢对周兄无礼？”

周兆龙笑道：“来人武功高强，连伤了敝庄七位好汉……”目光一转，投注在萧翎身上，接道：“如非这位萧兄援手，兄弟恐早已伤在那刺客的淬毒飞刀之下了。”

那黑髯大汉叫道：“有这等事，那还得了……”

目光一转，望着萧翎，道：“这位是……”周兆龙笑道：“兄弟忘记为二位引见了……”指着萧翎道：“这位就是近年中崛起江湖的萧大侠萧翎，

萧兄年纪不大，但艺业惊人，早已是名重武林的人物了。”

那大汉上下打量了萧翎一眼，似是不信，微一拱手，道：“久仰大名了。”

萧翎虽觉此人词态冷漠，但还未觉到对方有着看不起自己之心，遂抱拳还了一礼，道：“好说，好说。”

周兆龙指着当先那黑髯大汉，道：“这位是剑门双英的老大，追风剑裴百里……”微微一顿，又指着白面无髯的大汉接道：“这位是老二，无影剑谭侗。”

萧翎又一抱拳，道：“以后还望二位多多指教。”

裴百里冷冷地说道：“咱们兄弟不敢当。”

周兆龙眉头一皱，道：“二兄跋涉远来，腹中想已饥饿，楼上备有酒饭，为二兄接风洗尘。”牵着萧翎，闪到一侧，欠身让客。

谭侗紧随裴百里的身后，行近萧翎身侧时，突然屈指一弹，一缕指风，袭向萧翎左膝间的“阳关”穴。

萧翎万不料他突然弹指施袭，一时慌张失措，骇然避开。

谭侗微微一笑，道：“萧兄好快的闪避身法。”词意刻薄异常。

如以萧翎的武功而论，运气闭穴，硬挡他这弹指一击，也是无碍，只是他从无对敌经验，是以临事慌乱，不能自己。

周兆龙生恐萧翎气愤之下，绝袂而去，暗施传音之术，说道：“萧兄看在兄弟份上，不用介意，这两人雄居一方，狂放惯了，再有机会时，萧兄不妨露一两种绝技，给他们见识一下，以后，他们就自知收敛了。”

萧翎本想发作，但听得周兆龙这一劝，反倒不好意思起来，强忍下这股闷气。

楼上残席早已重整，周兆龙牵着萧翎和剑门双英，同坐一桌。裴百里抢过酒壶先倒了一杯酒，站起说道：“萧兄，咱们初度见面，兄弟先敬一杯。”

萧翎已有戒心，缓缓站了起来，正待举手去接酒杯，突听一声微响，一枚隐泛蓝光的银针，刺入了酒杯之中，同时耳际响起了一个娇若银铃的笑声，道：“好啊！客人还未到齐，你们就喝起酒来，我瞧哪一个有脸子，敢把那杯酒喝下肚去。”

转头望去，只见一个身着红衫红裙的妙龄少女，斜倚在楼梯口处，咯咯大笑。

周兆龙起身一个长揖，道：“三姑娘好俊的轻功，咱们这样多的眼睛，竟然未见三姑娘几时上了楼来。”

那红衣少女笑容突然一敛，冷冷地说道：“周二庄主飞函相请，邀我来此，竟然是这等怠慢，那是显然瞧不起我唐三姑了。”

周兆龙拱手赔笑，道：“唐三姑说的哪里话，兄弟对四川唐门绝技，仰慕万分，岂有存心怠慢三姑娘的道理，只因兄弟适才遇上一件意外之变，才致有失远迎，失了礼数。”

唐三姑道：“什么意外之变？”

周兆龙道：“兄弟遇上了刺客。”

唐三姑秀眉耸动，星目在剑门双英脸上一转，道：“有这两位名剑在此，想那刺客，不死亦要伤在剑下了。”

裴百里心中早就不乐，唐三姑一现身就发出一枚毒针，射穿他手中酒杯，但碍于周兆龙的情面，不便发作，哪里还能再忍受唐三姑的撩拨，冷笑一声，接道：“四川唐门的暗器，威震江湖，这个咱们兄弟是早就听说过了，今日见识姑娘这毒针穿杯的绝技，又开了一次眼界……”

唐三姑淡淡一笑，道：“好说，好说，你可是有些不大服气吗？”

裴百里话未说完，又被她接了过去，心中更是恼怒，脸色一变，愠道：“四川唐家的毒药暗器，虽然毒绝天下，但剑门双英还未放在心上……”

唐三姑一面缓步行来，一面接道：“你如不信唐家的暗器之毒，那就不妨把手中一杯酒喝下去试试看？”

第十二回 不识江湖险恶

裴百里低头一看，只见杯中之酒，已变成了一片紫黑之色，心头骇然，但神情仍是十分镇静，冷笑一声，道：“就算吃了这一杯药酒，也未必能把我裴某人毒死。” Li9

唐三姑淡淡一笑，道：“那就请吧。”

裴百里暗运内力，杯中酒突然化作一道细小的喷泉飞起三尺多高，直向唐三姑樱唇中射了过去，口中却淡淡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在下先敬三姑一杯。”

楼中群豪目睹此等内功，相顾失色，暗自惊骇不已。

唐三姑樱口轻启，吹气如兰，那射向樱口的毒酒忽然又折转向裴百里酒杯之中射出。

这两人各以上乘内功，逼出杯中酒，往返折射，蔚为奇观，只见楼上群豪个个凝神相注、目瞪口呆。

裴百里暗暗惊叹道：这唐三姑一个女流之辈，武功如此了得，江湖上只传四川唐家的暗器，毒绝天下，未免是委屈他们了。

唐三姑也为对方的深厚内功所慑，暗自吃惊，心想：无怪这剑门双英，能得周兆龙这般尊敬，果是名不虚传，武林中只传诵剑门双英剑术，却不料内功竟也是这般精纯。

这两人相互生出了敬仰之心，敌意顿消，相视一笑，齐齐坐了下去。

萧翎眼看两人各以内力逼出酒线，来回折返，心中亦甚惊骇，暗自忖思，不知自己是否也有此等功力。

只听周兆龙朗声说道：“在下再替三姑娘引见一位朋友……”

唐三姑接道：“什么人？先说给我听听。”

周兆龙道：“大大的有名人物，三姑娘定已是早就听过他名头了……”指着萧翎接道：“就是这一位，鼎鼎大名的萧翎萧大侠。”

唐三姑秋波一转，投注到萧翎身上，他虽然衣着破旧，满脸风尘之色，但却掩不住那天生的秀拔英挺，不禁微微一笑，道：“江湖间盛传那萧翎，剑如神龙，人如玉，今日方知见面尤胜传言许多，只可惜这身装束，未免不够风雅。”

萧翎被一个大姑娘在人前这般称赞，甚觉不好意思，双颊间，顿时泛起了两圈红晕。

周兆龙笑道：“萧兄不愿炫露，这般衣着，无非便于江湖之上行动罢了。”

萧翎暗道：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哪还有银钱来做衣服，但此等之言，自是不好出口，淡淡一笑，默然不言。

剑门双英已领教过唐三姑的武功，那确实高明的很，但萧翎这名不见经传的人，不但极受周兆龙的礼遇，而且唐三姑对他似是亦很服贴，心中好生不服，但那萧翎沉默寡言，两人一时间想找岔生事，却是无从找起。

只见唐三姑缓缓站起来，伸出纤纤玉手，挽起酒壶，满斟了一杯酒，轻启樱唇，笑道：“萧相公布衣玩世，那正是名士风采，适才贱妾言语间多有得罪，奉敬一杯水酒，聊表歉意。”

众目睽睽，她这般婉转道来，直似旁若无人。

萧翎有着手足无措之感，他心中本想说几句谦谢之言，再婉言拒酒，但行动却是刚刚和心中所想的背道而驰，缓缓站了起来，茫然端了酒杯，说道：“唐三姑娘言重了。”仰脸喝了下去。

唐三姑一仰脸，也把杯中酒喝个点滴不剩。

周兆龙微微一笑，端起酒杯，道：“三位不辞劳苦，千里而来，给兄弟这个面子不小，兄弟这里先干为敬。”

此人心机深沉，随时留心着四周形势，看谭侗脸色大变，唯恐引起纠纷，赶忙举杯敬酒。

剑门双英只好也陪着干了一杯。

唐三姑的为人一向是我行我素，萧翎破衣草履本不起眼，唐三姑原也未把他放在眼中，但经过一番仔细品量，却不禁怦然心动，只见他轮廓端正，英华内蕴，清秀中含蕴一种刚健气度，有着温文尔雅的美，也有着豪情慷慨的英雄气质，但最是撩人处，还是那一双黑白分明、朗如寒星的眼睛，犹如深壑大海，雾里冬阳，有时清澈照人，有时却一片迷茫，叫人看不真切。

她幼小在唐门的威名翼护下长大，行走江湖，任性放浪，武林中人，大都怕结怨唐门，对她都逊让三分，十余年来，养成一股骄狂之气，有如脱缰之马，心之所愿，那是从不顾及旁人。

她既对萧翎生出了好感，纵然在大庭广众之间，也是不多顾忌，缓缓站起身来，走到萧翎身边坐下。

萧翎只觉一阵脂粉的幽香，扑入鼻中，不安的移动了一下身躯，正襟而坐。

无影剑谭侗冷冷的望了唐三姑一眼，缓缓站了起来，道：“兄弟也敬萧兄一杯。”右手一伸，平托酒杯，递了过去。

萧翎想到适才他弹指袭穴一事，料想这杯酒定非好意，星目中寒芒一闪，暗自运起了乾清罡气，护住身子，正待伸手去取，忽见一只粉白皓腕，横由身前伸过，耳际间响起唐三姑的娇笑，道：“你不能吃！这杯酒让我替你喝吧！”

无影剑谭侗，五指暗蓄功劲，只待萧翎接取酒杯时，暗点他的脉穴，却不料半路里忽然杀出个程咬金来，唐三姑横里插手，竟是代他喝酒，而且动作奇快，玉腕一伸，纤纤玉指，已搭在酒杯之上。

萧翎一看唐三姑代行出头，知她一番好意，只好坐着不动。

谭侗冷冷说道：“三姑娘如若想和在下拼酒，谭某人自是舍命奉陪，这杯酒，是敬萧兄的，三姑娘何苦要扫兄弟的面子？”

唐三姑道：“反正是一杯酒，谁喝也是一样。”取过酒杯，一饮而尽。

谭侗脸色大变，但却忍了下去，五指上蓄劲未发。

周兆龙眼看情形，愈来愈行紧张，再吃下去，势非要闹出事情不可，赶忙起身说道：“大庄主还在庄中相候诸位，咱们也该去了。”

也不容剑门双英答话，举手一挥，道：“回庄。”

四周群豪，纷纷站起，下楼而去。

剑门双英脸上一片阴沉，随着站起了身子。

唐姑娘却依然是笑容满面随着萧翎身侧下来。

店门口，早有人牵马恭候，周兆龙欠身肃客，先让剑门双英上了马，说道：“三姑娘坐的轿子，已经备好……”

唐三姑接道：“我要骑马。”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兄弟早已教人多备了一匹，三姑娘请上马吧！”

唐三姑侧身低声对着萧翎，道：“剑门双英处心积虑要暗算于你……”微微一顿，接道：“不过，你和我走在一起，就不用怕他们了。”

一伸手，把接过的马缰，转交到萧翎手中。

萧翎跨上马鞍，周兆龙早已控缰在等候，道：“两位慢慢走，兄弟要先行一步。”

唐三姑道：“尽管请便，你要去劝劝那剑门双英，别要自寻苦吃。”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在我们百花山庄，量他们也不敢多生是非。”一带缰，转身纵马而去。

唐三姑回眸一笑，道：“咱们也该走啦！”一掌拍在萧翎的坐马上，健马一声长嘶，放腿向前奔驰而去，唐三姑纵马急追，和萧翎并骑而行。

快马如飞，转眼间跑出了六七里路。

萧翎的心中，正在想念岳小钗，暗自忖思道：如若此刻和自己并骑而行的，是日夜想念的岳姊姊，岂不是一件莫大的赏心乐事……

唐三姑俏目流转，看萧翎端坐马上，正在凝目沉思，若有无限心事一般，神情痴呆，忍不住嗤的一笑，道“喂！你在傻想什么？”

萧翎道：“我在想一个人……”

唐三姑一扬柳眉儿，道：“什么人？是男人还是女人？”

萧翎回目望去，只见唐三姑满脸期待之色，等待答复，他涉世未深，不善谎言，心中明明知道，不便说出实言，但却不自禁的脱口说道：“女人。”

唐三姑先是脸色一变，继而淡淡一笑，道：“那一定是人间绝色，比我这丑丫头漂亮多了。”

萧翎上下打量了唐三姑一阵，道：“你很美，只是没有我姊姊那种清高的风标……”

唐三姑那眉梢眼角间，展布开一片喜气，接道：“你是在想你姊姊？”

萧翎正待答话，瞥见周兆龙纵马如飞而至，遥遥抱拳笑道：“有扰两位谈兴。”

唐三姑道：“什么事？”

周兆龙道：“小事情，有几位武林同道，下顾敝庄，两位请慢一点走，兄弟先回庄去，此事原本不愿惊扰两位，但恐两位入庄之时，误以为兄弟怠慢佳宾。”一带缰，就要放马疾奔。

萧翎突然说道：“既是有人相犯贵庄，在下等亦当同去，或可略助一臂。”

周兆龙道：“区区小事，怎敢有劳萧兄和三姑娘。”

萧翎道：“彼此相交，正该如此。”

周兆龙道：“如此劳动两位，叫兄弟如何安心。”

唐三姑道：“救人事急，咱们得快些走了。”

一抖缰绳，当先纵马急驰。

三匹快马，急如流星闪电，飞奔在一条碎石铺成的大道上。

这条路行人甚少，但修筑的却整齐宽阔，两旁插柳植花，风物宜人。

绕过了一座突起的石岗，景物忽然一变。

触目百花杂陈，五色缤纷，那宽阔大道，也至此而断。

花丛后，转出来好几个青衣少年，垂手肃立道旁。

周兆龙一跃下马，拱手笑道：“到了。”

唐三姑和萧翎双双跃下马背，几个青衣人，伸手接过几人坐马，转入右侧花丛之中，消失不见。

萧翎追随庄山贝，学艺数年，不但尽得庄山贝武功真传，而且学得了易理五行，一看那杂陈百花行列分布，已瞧出暗合五行之数，微微一笑，道：“寓奇阵于花树之中，当真是高明的很。”

周兆龙眉宇间闪掠过一抹惊异之色，口中却微微一笑道：“雕虫小技，萧兄见笑了。”

萧翎胸无城府，那周兆龙又是有意笼络于他，处处讨好，萧翎如何能不跌入圈套之中，当下纵目四望，一面笑道：“正奇变化，相互为用，如若这花树阵中，再布上一些反五行，那就更见佳妙了。”

周兆龙心中大为震惊，暗道：此人小小年纪，但却身怀绝技，胸罗万象，幸是他涉世未深，还未尽解江湖间的权谋运用，如是假以时日历练，必将是武林中一代天骄人才，如果不能收为己用，必得趁早杀之……

萧翎不闻周兆龙言笑之声，还道这等不留余地的批评，伤了他自尊心，接口说道：“兄弟是随口胡言，周兄不要见怪才好。”

周兆龙笑道：“萧兄言重了，兄弟是正在想着，如何能够留萧兄几日，兄弟也好向萧兄多讨一点教益。”

穿过十丈花阵，但见翠树迎风，楼台亭阁，景物绮丽。

两扇黑漆巨门，早已大开，只见十二个身着劲装，怀抱雁翎刀的大汉，分列大门两侧。

萧翎抬头望去，那十二个黑衣大汉，身材一般高大，都是二十二三的精壮少年，一色青绢包头，白裹腿倒赶千层浪，雁翎刀把处，飘垂着二尺长短的红绸子，心下愕然，暗道：这些人都是劲装抱刀，如临大敌，排列门侧，

不知是何用意……

只听唐三姑娇声笑道：“啊哟！二庄主，这等重礼迎接，叫我们如何敢当。”

萧翎暗暗叫道：惭愧，这原是迎客之礼，幸好我还未问出口来。

周兆龙笑道：“萧兄初度驾临敝庄，自是应该大礼迎接……”忽然觉着冷落了唐三姑有点不对，赶忙又接口说道：“三姑娘虽然和兄弟相识已久，但这番应邀而来，给足了兄弟的面子，自是也该大礼相迎。”

唐三姑笑道：“迎接他也是——样。”

周兆龙回顾唐三姑启齿一笑，唐三姑才觉出这句语病太大，不禁脸上一热，泛起了两朵羞红。

萧翎却是懵无所觉，大步儿直往前走。

将近门前，十二个劲装大汉，突然挥动手中雁翎刀，但见刀花一错，红绸子飘飘乱飞，十二人姿势全变，右手单刀，斜指地上，左手立掌当胸，欠身垂首，神态恭谨无比。

萧翎一时间，不知是否该答人之礼，不禁停了下来。

周兆龙大迈一步，挽着萧翎的左手说道：“萧兄请啊！”并肩而入。

进得大门，乐声忽起，十二个分执弦管乐器的彩衣少女，缓缓奏起细乐。

周兆龙侧身让萧翎行前半步，穿过一道白石铺成的小径，步入大厅。

大厅中极尽豪华，红毡铺地，白玉作壁，画梁雕栋，四个身着白绫的垂髻美婢，手捧玉盘，款步迎来。

周兆龙肃容让客，笑道：“两位请稍坐片刻，兄弟去请大庄主来。”

萧翎道：“如此大礼相待，兄弟心已不安，如何还能惊动大庄主。”

心下暗自狐疑，想道：方才说是有人犯庄，但我一路行来，不见半点迹痕，想来那来访之人，定是百花山庄的朋友了，下人传事不明，才有误报。

周兆龙道：“不瞒萧兄和三姑娘说，在下义兄，一向很少见客，但萧兄名重一时的大侠，兄弟有幸攀交，三姑娘武林世家，门望盛誉，百年不衰，自是又当别论了。”

转身行了几步，突然又停了下来。

原来，他突然想到自己一走，萧翎如若问起这百花庄的底细，唐三姑口没遮拦，泄露了自己身份之秘，大有不便，目下和萧翎初交不久，对他为人性格，尚未了解，唐三姑一泄底细，萧翎或即将拂袖而去，这一场用心，岂不是白费了。当下举手一招，唤过一个美婢，低言数语，那美婢匆匆出厅而去，自己却重又退了回来，拱手一笑道：“兄弟一去，实有怠慢佳宾之嫌……”

萧翎接道：“周兄尽管请便。”

周兆龙道：“我已着人去请大庄主。”

唐三姑笑道：“百花山庄二庄主这般的屈己待客，我还是初次见到。”

周兆龙道：“兄弟和萧兄虽是初交，但却一见如故，但愿萧兄能折节下交，也把我周某人当个朋友看待……”

萧翎急急接道：“兄弟得周兄垂顾，幸何如之。”

这时，三个白衣美婢，行了过来，手托玉盘，奉上香茗。

萧翎取过玉杯，喝了一口，但觉清香可口，不禁赞道：“好茶。”

他山居五年，一直吃的是粗茶淡饭，此刻骤饮香茗，自是倍觉甜香。

周兆龙看他神情举动，确非装作，心下暗暗喜道：看来是不难网罗于他，口中却朗朗说道：“此茶乃兄弟亲手焙制的菊松香，萧兄能一口品出，足见渊博。”

萧翎被他不着痕迹的捧来捧去，不觉间对周兆龙生出甚深的好感。

唐三姑大眼睛转了两转，忽然问道：“贵庄中全无警兆，犯庄之人，可是退走了吗？”

周兆龙道：“江湖之上，虽是难免是非，但冤家宜解不宜结，敝庄……”

唐三姑道：“哼！武林中有谁不知你们两兄弟心……”

周兆龙重重咳了一声，接道：“三姑娘此次虽是应了兄弟之邀，束装东来，但得以结识萧大侠，可算得不虚此行，日后两位并骑江湖，英雄佳人，珠联璧辉，定然将大大哄动武林。”

唐三姑只觉心中一甜，回眸望着萧翎一笑，道：“只怕我没有这好福气。”

萧翎心中若有所觉，但却又不全然明了，怔了一怔，道：“好说，好说……”

正自苦思不出措词，瞥见一个白衣小婢，急奔而入，步履矫健，分明是身怀武功，直奔三人身前，欠身说道：“大庄主在望花楼恭候佳宾。”

周兆龙一挥手道：“知道啦！”起身抱拳对萧翎一礼道：“有劳萧兄登楼一行，兄弟心甚不安。”

萧翎道：“兄弟应该拜见大庄主。”

周兆龙当先带路，穿过了二重庭院，但见奇花罗布，环绕着一座青石砌成的高楼。

萧翎约略一眼，暗估那百楼要高在九丈以上，工程宏伟，异常壮观。

周兆龙带两人拾梯而上，直登楼顶。

萧翎心中暗数，这石楼共有一十三层，每一层都有一人把守，把守之人的年岁，越到上层越大，到了十二层楼，守门之人，已是个发髯皆白的老叟了。

七层之前的守门人，还对周兆龙欠身作礼，愈高愈冷漠，十层之上的守门人，竟是望也不望周兆龙一眼，看样子，不拦他已然是很给面子了。

萧翎心中想道：这大庄主不知是何等人物，气魄如此之大？

忖思之间，已登了第十三层。

周兆龙抢先一步，抱拳说道：“拜见大哥。”一撩衣襟，似要跪拜，只听一个微带沙哑的声音，说道：“不用施礼了。”

萧翎转目看去，只见北面壁间靠窗处，一张雕花的檀木椅上，坐着一个黑须及腹、儒巾长衫、驼背的中年文士，面色红润，丰颊隆额，浓眉海口，气度威严，凛凛然慑人心神，如若他不是驼背，神态将更见肃穆。

周兆龙放下衣襟，欠身行到那人身侧，指着萧翎道：“这位就是小弟结交不久的萧翎萧大侠。”

驼背文士微笑颌首道：“后起之秀，果是神采不凡。”

萧翎听他口气托大，不由激起傲气，右手微微一挥，道：“兄弟萧翎，请教老兄贵姓。”

周兆龙脸色微变，心中暗叫糟糕，生恐大庄主突然变脸，下令逐客，他熟知大哥性格，此事几乎是定而不移。

但事情却大大的出了他意料之外，那驼背文士微微一笑，道：“在下沈木风，号称血影子，你满意了吧？”

萧翎淡淡一笑，道：“原来是沈兄，久仰，久仰。”

唐三姑娇躯微微颤动了一下，她虽知百花山庄盛名，向为江湖视作畏途，但却不知百花山庄的大庄主，竟然是江湖上人人畏惧的血影子，当下欠身说道：“小女子常听祖母谈起沈老前……”她本想说老前辈，但话将出口之际，突然想起自己和周兆龙平辈论交，这血影子是他义兄，自己如若叫声沈老前辈，岂不自贬身份。

沈木风似是知她心中之难，淡淡一笑，道：“在下和唐老太太，有过数面之缘，但武林无长幼，咱们各交各的朋友就是。”

萧翎突然接口说道：“这话不错，在下是一向主张，和人平辈论交。”他心中一直牢牢记着那南逸公嘱咐之言，行走江湖，不论遇上何等人物，都要他平辈称呼。

沈木风笑道：“好一个平辈论交。”

举起双手突然互击一掌。

只听一阵轧轧之声，屋壁间，突然裂现出一扇门来，四个身着红衣的美艳少女，每人手中捧着一个锦墩，款步分行到几人身侧，放下锦墩。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两位请坐。”

萧翎首先移步，大模大样的坐了下去。

唐三姑嫣然一笑，也随着坐了下去。

沈木风回顾了周兆龙一眼，道：“二弟也坐下吧！”

周兆龙道：“谢大哥赏坐。”

行近锦墩，正襟挺胸的坐了下去。

萧翎暗暗忖道：这两人虽是称兄道弟，但这周兆龙对这血影子的敬畏，似是尤过师徒。

忖思之间，瞥见那裂开的石门中，又走出四个绿衣的美艳少女，每人手中托着一个玉盘，盘上放着一只瓷杯，分行到四人身前，屈下双膝，高高举起玉盘，顶在头上。

萧翎心想这沈木风好大的排场，当先伸手入盘取过瓷杯，打开盖子，立时有一股清香之气，冲入了鼻中。

低头看去，只见杯中一片深绿的浓汁，也不知是什么东西，酒不像酒，

茶不像茶。

沈木风扫掠了萧翎和唐三姑一眼，道：“不知两位驾临寒庄，未备美味待客，请吃千年松参茶，聊表在下待客之诚。”当先举起瓷杯，一饮而尽。

萧翎取过瓷杯，但见那少女仍然跪地不起，心中好生奇怪，忍不住说道：“姑娘请起。”

那绿衣少女抬起头来，嫣然一笑，但却仍跪着不动。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萧兄，请用参茶。”

萧翎微微一皱眉头，举起手中瓷杯，一饮而尽，把瓷杯放在那玉盘之上，那少女才欠身站了起来，悄然退去。

沈木风缓缓把目光移注到萧翎的脸上，道：“萧老弟出道不过年余时光，但已声名大噪武林，想必是身怀绝世之技了？”

萧翎正待否认，那声名大噪武林的萧翎，是另有其人，并非自己，沈木风已接口说道：“不知萧老弟，可否显露出一两种绝技，让在下也开开眼界。”

周兆龙道：“萧兄的武功，兄弟是亲眼看到，还希望能给我们兄长一个薄面。”

沈木风接道：“萧老弟，需用何等之物，尽管请说，在下立刻叫人备来。”

萧翎目光一转，只见四个绿衣少女，并肩站在靠壁之处，心中忽然一动，想起柳仙子穷尽了数年苦功，研练而成的一种绝技“回旋指力”，当下举手对着一位绿衣女一招，说道：“请借姑娘玉盘上的瓷杯一用。”

那绿衣女望了沈木风一眼，才款款行近萧翎身侧，屈膝跪下，双手举起玉盘。

萧翎伸手取过一只瓷杯道：“兄弟如若失手，诸位不要见笑。”

这番话虽是谦词，其实也是实情，他虽得庄山贝、南逸公、柳仙子三人传授，但自己究竟有了几成火候，学得多少，心中却茫然不知。

周兆龙笑道：“萧兄不用谦辞，兄弟等拭目一观。”

唐三姑看他取过一个瓷杯，心中暗自着急，忍不住低声说道：“萧兄弟，这沈木风乃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你如无出奇之技，那就不如藏拙的好。”

但事情已如满弦之箭，不得不发了，萧翎心中虽无把握，也只有硬着头皮挺了下去，缓缓站起了身子，暗运内力，手腕一振，一只瓷杯，穿窗飞了出去。

唐三姑暗暗叹息一声，忖道：这等拙劣的暗器手法，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

她心中对萧翎情意真切，对他的荣辱，关怀异常，眼看萧翎竟以此等平淡无奇的暗器手法，打出瓷杯，心头难过至极。

那瓷杯飞出窗外，有如投海泥牛，半晌不闻声息。

周兆龙脸上微现讶然之色，望了萧翎一眼。

沈木风神态肃穆，一语不发，他为人一向阴沉，别人也无法看出他心中是怒，是乐，就是那追随他十余年的拜弟周兆龙，也是无法预测他的喜怒。

望花楼一片静寂，静的可听得心跳声音。

萧翎心头暗急，忖道：糟糕，莫非是用错了暗劲，那瓷杯直飞而去，或是力道用的不够，瓷杯认向不准，中途碰上了什么物体撞碎，这个丑可是出得大了。

正自焦虑之间，忽然沈木风脸色一变，侧身让开窗口。

只听呼的一声，一团白影，由沈木风身后窗中飞了进来，直向萧翎扑去。

唐三姑惊叫一声，正待扬腕发出暗器，萧翎右手已突然疾伸而出，道：“三姑娘不用惊骇，这是瓷杯。”

凝神望去，只见萧翎手中托着的正是那只掷出窗外的瓷杯。

楼上又是一阵沉寂，但这次沉寂，却和上次不同，是惊骇的一种沉寂。

半晌之后，周兆龙才长身而起，抱拳一礼道：“名不虚传，萧兄这惊世骇俗的武功，让人叹为观止矣，兄弟又开了一次眼界。”

唐三姑长长吁了一口气，粉脸上绽开出如花笑容，道：“我们唐家世代以暗器驰名武林，但我却未见过这样手法。”

沈木风微微颌首道：“数十年前，有一位巾帼女杰柳仙子，以轻功、暗器、修罗指，名震武林，号称武林三绝，在下出道晚了几年，未能得睹那柳仙子的风采，但萧兄这等回旋暗器的手法，纵然柳仙子重临江湖，只怕也要自叹弗如了。”

他当着唐三姑之面，却不肯称赞唐家暗器手法，隐隐间流现着内心的狂傲之气。

唐三姑正满心为萧翎高兴，虽然听得了沈木风的话，也未放在心上。

萧翎心中暗道：这暗器手法正是柳仙子传授之技，除她之外，世界上人只怕再也无人有这奇奥的暗器手法了，心中却微笑说道：“诸位过奖。”

缓缓将手中瓷杯，放入玉盘之中。

只见沈木风举手一招，那托着玉盘的绿衣女，立时急步行了过去，沈木风伸出右手，取过一只瓷杯言道：“在下也用这一只瓷杯献丑。”

缓缓伸出左手，掌心托着瓷杯，此人除了驼背之外，玉面长髯，生相十分俊雅，纤长手指，莹白如云。

只见他五根莹白的手指，逐渐由白泛红，片刻之后，成了一片血赤，掌中瓷杯，也渐渐泛起一片殷色。

大约有一盏热茶工夫，沈木风掌指上的红色，逐渐退去，又恢复那莹白之色，但那雪白的瓷杯，却变成了一片灰白，沈木风轻轻一吹，掌心瓷杯突然化作一阵细灰，飘落一地。

萧翎心头骇然，暗暗惊道：是什么内功，如此利害？

但闻沈木风朗朗一笑，道：“献丑，献丑。”举手一挥，道：“摆酒。”

周兆龙先是一怔，继而微微一笑，走近萧翎身旁，低声说道：“望花楼乃大庄主静修之地，平常之人，难得登上一步，在此地设筵待客，那可是从未闻过之事，足见大庄主对萧兄的推崇了。”

萧翎口中谦逊道：“得蒙庄主如此盛情款待，兄弟甚感不安。”心中却是暗自忖道：这又有什么稀奇之处，也值得这般郑重，令兄也不过是一个庄主而已。

但闻细音传来，十分悦耳动听，一对美艳小婢，鱼贯由那壁间门户中走出，送上餐具桌椅，桌椅刚刚摆好，酒菜随着上来。

沈木风缓缓站起身子，萧翎暗暗吃了一惊，原来此人身体奇高，这一站，足足有九尺以上，如若不是驼背，只怕要一丈开外了。

周兆龙拱手笑道：“萧兄请入上座。”

萧翎道：“这个兄弟如何敢当。”

沈木风道：“百花山庄，立庄以来，萧兄是我沈某人第一次在这望花楼上欢筵的贵宾。”

萧翎道：“兄弟亦甚感荣宠。”

沈木风微微一笑，坐了下去，唐三姑却傍着萧翎一侧坐下。

沈木风、周兆龙，各坐一方相陪。

席间的佳肴美味，无一不是珍品，大都是萧翎未曾吃过之物。

他虽然出身官宦世家，吃过不少罕奇之物，但这筵席上的东西，却大都是未曾品尝之物，只觉吃来味美可口。

一席酒罢，沈木风起身送客，抱拳对萧翎笑道：“在下身体有些不适，还未疗养复元，恕我不送下楼了。”

萧翎一挥手，道：“不敢劳动大驾。”转身大步而行。

周兆龙紧行一步，走在萧翎身侧，笑道：“萧兄那回旋暗器手法，当真是技绝人世，兄弟今日还是初次闻见，如若萧兄不吝绝技，还望今后能指点一二。”

萧翎心下为难，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于他，此技乃柳仙子毕生心血研创而成，岂能随便授人。

正自为难之际，唐三姑却接口说道：“此等师门绝技，萧兄未得师父允准之前，只怕是不能随便传人。”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兄弟只不过是一句玩笑之言，萧兄不用认真。”

萧翎甚感不好意思，说道：“周兄如若是真的想学，兄弟当自告……”

唐三姑此刻已然心向萧翎，怕他承担下来，以后难以改口，当下重重的咳了一声，打断了萧翎未完之言，接道：“奇怪呀，怎么未见那剑门双英他们哪里去了？”

周兆龙心中虽然恨她打岔，但却话题已被岔开，自是难再接上，只好微微一笑，道：“剑门二英，已被兄弟派人引入别院休息，唐姑娘可是想见见他们吗？”

要知萧翎那“回旋指力”，打出暗器的手法，乃武林从未闻见之学，周兆龙原想趁他几分酒意，用话挤着他承诺下来，好叫他无法反悔，却不料唐三姑从中打岔，叫他心愿难偿。

唐三姑道：“谁稀罕见他们了。”

忽然想起来此之时，自己曾大言不惭的要保护萧翎，此时知他武功高过自己甚多，不禁泛起一阵羞惭，双颊飞红，望了萧翎一眼，缓缓垂下头去。

周兆龙抢前一步，把萧翎和唐三姑带入一座风景幽美的跨院之中。

这百花山庄，占地不下百亩，庄院辽阔，放眼望去，但见亭台楼阁，不知有多少院落。

百盆奇种兰花环绕着一座精细的瓦舍，红墙绿门，极尽华丽。

两个容色娇艳的翠衣小婢，早已迎候门前，见三人缓步行来，齐齐跪了下去。

萧翎赶忙欠身还了二婢一礼，说道：“两位姑娘快快请起，这等大礼相迎，叫在下如何敢当。”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这座兰花精舍，乃敝庄贵宾下榻之处，不知萧兄是否看得上眼？”一面说话，一面举步入室。

萧翎道：“萧翎有何德能，承蒙如此款待，实叫兄弟难安。”

周兆龙道：“萧兄能够看得上眼，兄弟就大感荣幸了……”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萧兄一路风尘劳累，也该早些休息了，兄弟不多打扰……”

目光一转，扫掠了两个翠衣小婢一眼，道：“好好侍候萧爷，如果有怠慢贵宾之处，你们就别想活了。”

两个翠衣小婢齐齐躬身应道：“奴婢等不敢。”

萧翎暗道：这百花山庄好大的气魄，好严厉的家法。

周兆龙欠身抱拳，说道：“萧兄如有什么需要，尽管支使这两个丫头，兄弟告退了。”

萧翎还了一礼道：“周兄尽管请便。”

周兆龙回顾了唐三姑一眼，道：“三姑娘的宿住之处，就在萧兄这兰花精舍西首的梅花阁，兄弟领先带路！”

唐三姑望着萧翎，嫣然笑道：“萧兄休息吧！我要走了。”

萧翎道：“三姑娘一路劳累，也是该休息一下。”抱拳送客。

周兆龙带着唐三姑离开兰化精舍，穿越过一段碎石小径，真入梅花阁。

这梅花阁，顾名思义，满植梅花，品类繁多，不下十余种，看上去又有一番古雅清丽的景象。

梅花环绕中，有一座耸立的阁楼，两个白衣小婢，早已迎候阁外。

兰花精舍和这梅花阁，虽然是紧相连接，但因庭院广大，精舍和阁楼，相距亦有十余丈远近。

周兆龙带着唐三姑步入阁中，轻轻咳了一声，笑道：“三姑娘，那萧翎的人品如何？”

唐三姑常年在江湖之上闯荡，虽还是姑娘身份，但却是早已没有了儿女情态，当下微微一笑道：“嗯！英俊潇洒，秀出群伦，

比起你周二庄主，那是强的多了。”

周兆龙淡淡一笑，道：“不敢，不敢，兄弟从未对三姑娘存有非分之想。”

唐三姑笑道：“那是最好不过，要不然就要尝尝我唐家一十八种绝毒天下的暗器滋味。”

周兆龙道：“唐门一十八种绝毒暗器，不知三姑娘学会几种？”

唐三姑道：“不怕周兄见笑，小妹么，只会一十二种。”

周兆龙道：“了不起，一十二种绝毒暗器，那是足以行遍天下了。但不知唐家的暗器手法，比起那八手神龙端木正如何？”

唐三姑笑道：“那八手神龙端木正，我虽未曾见过，但却听家母说过，以暗器扬名武林，博得八手神龙的雅号。”

周兆龙道：“两下相较，孰优孰劣？”

唐三姑笑道：“如说手法，或将是各有千秋，但如讲到对敌伤人，端木正岂足以和我们唐家相提并论。”

周兆龙道：“愿闻高见。”

唐三姑道：“唐家一十八种绝毒暗器中，有九种是小巧之物，落时无声无息，且可一发数十枚，剧毒淬炼，见血封喉，谅那端木正也难以及得。”

周兆龙道：“领教了……”脸色突然一整，接道：“三姑娘接得在下函邀，肯翩然惠临百花山庄，使蓬荜生辉不少，但兄弟有一件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还得望三姑娘大度包涵。”说话时神情严肃，郑重其事。

唐三姑微一沉吟，道：“可是为了萧翎吗？”

周兆龙道：“三姑娘说对了一成。”

唐三姑见周兆龙说她只说对了一成，不由问道：“此话怎么说？”眼看周兆龙肃冷的神色，不禁暗自运功戒备。

周兆龙道：“此事不但关系着萧翎，而且也关系着你三姑娘，还牵扯我们百花山庄和区区在下，因此三姑娘只算说对了一成。”

唐三姑道：“你说吧，我洗耳恭听。”

周兆龙道：“兄弟想和三姑娘来个君子协定。”

唐三姑道：“什么事呢？”

周兆龙道：“三姑娘和萧翎的私人情事，兄弟不加过问，而且还一力促成……”

豪放的唐三姑，听到周兆龙这等单刀直入的说法，也不禁羞红泛颊，急急接道：“你说说看要我怎么办？”

周兆龙道：“简单的很，只要三姑娘不与萧翎谈起我百花山庄中的一切情事！”

唐三姑一皱眉头，沉吟了一阵，说道：“如若他问起我呢？我既不能骗他，也不能推诿说是不知道啊！”

周兆龙道：“其实三姑娘知道的也不过是百不及一，只不过是听到江湖上一些传闻罢了，如若是萧翎问你，你尽可推到兄弟身上，要他问我就是。”

唐三姑道：“如若我说了，那要怎么办呢？”

周兆龙双目精芒闪动，说道：“兄弟自然也要在萧翎面前说三姑娘的坏话了……”

唐三姑急道：“我有什么坏话可说？”

周兆龙道：“三姑娘纵然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坏话，但当该知道那谣言足以中伤，兄弟如编些故事，自信也能说的十分逼真。”

唐三姑轻轻叹息一声，道：“好吧！咱们就此一言为定。”

周兆龙一抱拳，道：“三姑娘早些安息，兄弟告辞。”大步出阁而去。

再说萧翎眼望两人去远，返身回入精舍，尚未坐下，一个翠衣小婢已捧了一杯茶送上，萧翎接过茶杯，道：“有劳姑娘。”

那翠衣小婢欠身说道：“萧爷这般称呼我们，如被庄主知晓，定然难免一场好打，小婢叫玉兰，她叫金兰，萧爷以后请呼叫我们名字就是。”

萧翎喝了一口茶，笑道：“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玉兰掩口一笑，道：“萧爷太客气，奴婢等担当不起。”

金兰接口说道：“浴汤早已备好，萧爷，可要沐浴一下吗？”

萧翎想到跋涉奔走，已然快两天没有洗澡，点头笑道：“劳请带路，在下也实该洗个澡了。”

金兰转过身子，款步行去，穿过敞厅，直入浴室，果是浴汤早已备好，蒸蒸热气上腾。

玉兰随后而入，回手关上室门，伸手去脱萧翎的衣服。

萧翎愕然退后两步，道：“你干什么？”

玉兰道：“萧爷沐浴，难道就不脱衣服吗？”

萧翎双手乱摇，道：“你们不出去，我如何好脱衣服。”

金兰笑道：“奴婢侍候萧爷沐浴。”

萧翎急道：“那怎么成？我不是三岁小孩子，你们快些出去吧！”

玉兰道：“我等如若侍奉不周，只怕庄主责罚。”

萧翎道：“男女授受不亲，古有明训，何况沐浴的事，你们快退出去。”

二婢相视一笑，齐齐躬身说道：“既是如此，奴婢告退了。”

萧翎道：“快些出去吧。”

二婢鱼贯退出浴室，萧翎关好室门，才宽衣沐浴。

浴罢出室，二婢早已恭候在门外，与萧翎直入卧室。

卧室中锦榻绣被，极尽豪华。

金兰捧过一套新衣，说道：“庄主吩咐奴婢等为萧爷备好了衣服，萧爷先行试穿一下，看看是否合身。”

萧翎望了那新衣新履一眼，道：“你们出去，我自己试着穿吧！”

二婢已知他固执，只好齐齐退了出去。

萧翎刚刚换好新装，玉兰已推门而入，手托玉盘，盘上放了一杯人参莲子汤，笑道：“萧爷换着新装，更见俊雅，奴婢等三生有幸，得以侍候萧爷。”

萧翎出身官宦世家，儿时身受婢女的侍候，尤有记忆，忍不住嗤的一笑，

道：“你很会说话。”

玉兰嫣然一笑，道：“不是小婢讨好萧爷，这百花山庄中，佳宾川流不息，倒也有不少潇洒的俊雅人物，但如和萧爷这一比较，实不啻天壤之别。”

二婢不但生得面目姣好，亭亭玉立，而且言词温文，显是受过了长期的严格训练，才培养出这般尔雅娇柔的风情。

萧翎回头望了玉兰一眼，笑道：“你们这百花山庄，不但风物绝佳，而且气魄宏大，豪华瑰丽，虽王宫亦难比拟。”

玉兰笑道：“奴婢等自幼在这百花山庄中长大，住久了，倒也不觉有什么豪华之感。”

萧翎点头吟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觉其香……”

金兰掩口笑道：“萧爷年少英俊，资兼文武，无怪能受我们庄主敬重，这兰花精舍，一向是甚少迎客，就奴婢记忆所及，数年来，不过三次而已。”

萧翎道：“这么说来，你们百花山庄的迎客之处，是很多的了。”

玉兰接口道：“就奴婢所知，除了这兰花精舍之外，还有梅花阁、牡丹亭、翠竹轩等三处，百花山庄，一向是高朋满座，宾客川流不息，但这兰花精舍，却是终年空着，很少人住过，但今年倒是两度作迎宾之用，开前所未有的先例。”

萧翎心中忽然一动，暗道：听她之言，凡是能得住进这兰花精舍之人，似是百花山庄极为敬重的宾客，我和周兆龙不过是萍水相逢，初次论交，竟然得他们这般敬重，心中在想，嘴里却随口问道：“两位姑娘可是常住在兰花精舍中吗？”

二婢似是和萧翎极是投缘，竟是有问必答，金兰微微一笑，道：“是啊！凡是留住在这兰花精舍中的客人，都归我们妹妹接待，百花山庄中，每一座待客阁轩中，都有专司待客之责的人。”

萧翎道：“那你们可记得上次居住这兰花精舍的佳宾是何等人物吗？”

二婢沉吟了一阵，玉兰才低声说道：“庄中之秘，奴婢等本是不敢多言，但萧爷正人君子，与众不同，奴婢不能相欺，但望萧爷先行答允奴婢等一事，我姊妹才敢畅言所知。”

萧翎道：“什么事，你们说吧。”

玉兰道：“也不是什么大事，只要萧爷答应我们今宵所言之事，不对外人谈起！”

萧翎好奇之心大起，点头应道：“好吧！我不说出去就是。”

玉兰道：“三个月前吧，那位留住这兰花精舍的人，也极得我们庄主敬重，他叫宇文寒涛。”

萧翎心中低吟道：“宇文寒涛，宇文寒涛，啊，好熟悉的名字啊……”

金兰盈盈一笑道：“除了那位宇文寒涛之外，这兰花精舍还有一次留住佳客的传说，但那时候奴婢等年纪还小，已不复记忆是何等人物了！”

萧翎仍然在想着宇文寒涛这个名字，只觉耳熟的很，却是想不起几时见

过。

玉兰看萧翎凝目沉思，忍不住叫道：“萧爷，你在想什么？”

萧翎如梦初醒般啊了一声，道：“那位宇文寒涛，是什么样的人物？”

金兰道：“看上去四十多岁，儒巾长衫，黑髯及腹，怎么？萧爷认识他吗？”

萧翎道：“这个名字很熟……”

玉兰接道：“那宇文寒涛，有一个极其容易记起的特点，那就是他整日提着一个描金箱子，寸步不离，也不知那箱子里放的是什么珍贵之物，睡觉时枕在头下，吃饭时放在身侧，哼！生怕给别人偷了去似的！”

萧翎只觉脑际中灵光一闪，五年前三元观中的往事，一幕幕展现脑际，心驰神往，久久不言。

金兰嗤的一笑，道：“萧爷，你好像有很多心事，可要奴婢等为你高歌一曲？”

萧翎微微一笑，道：“不敢再多劳动两位，二位自管休息去吧！”

二婢相互望了一眼，粉脸上突然飞起两颊红晕。

萧翎奇道：“你们还有什么事？”

玉兰羞恹一笑，垂下头去，说道：“萧爷如有需要奴婢等的地方，只要呼唤一声……”

萧翎道：“这个我早就知道了，你们休息去吧。”

二婢欠身辞去，萧翎随手掩上了房门，盘膝坐在榻上，运气调息，但觉重重疑云，泛上心头，竟是难以安心行功。

他毫无江湖阅历，心中虽然觉着这百花山庄有些不对，但却想不出哪里不对。

天色逐渐的暗了下来，室门启处，玉兰手捧着一支红烛，款步行来，缓缓把红烛放在案上，柔声说道：“萧爷，天要下雨了，可要早些安歇，我帮你款下衣服。”

萧翎道：“不用了。”

玉兰知他脸嫩，不敢相强，放下绣帐，悄然退出。

突然间，亮起了一道闪光，紧接着雷声大震，真的下起雨来了。

萧翎扬手一挥，一阵暗劲，涌了过去，熄去火烛，仰卧在床上，想着日来所闻所见，越想竟是越觉不对，自己言语中尽多破绽，那周兆龙似该早发觉自己并非那名震江湖的萧翎。

那一十三层的望花楼中，似是到处布满着机关，守护是那等严谨，好像随时都会有人攻袭一般。

他思绪如潮，难以入梦，不觉间，已然是二更过后，听窗外雨声潺潺，更是毫无睡意，披衣而起，轻启室门，步入庭院。他怕惊动了二婢，落步甚轻。

只觉一阵凉风，迎面吹来，心神陡然一清，抬头望去，望花楼上，灯光

明亮，似是那沈木风还未安歇。

闪光划空而过，瞥见数丈外一条人影，漫步行来，匆匆一瞥面，萧翎虽是有过人的目力，也不过只看出来人是一个娇小的体形，当下一吸真气，横移数尺，贴壁而立。

只见来人也不隐蔽，竟是踏着石径而来。

萧翎究是初入江湖，沉不住气，忍不住低声喝道：“什么人？”

那人影顿然而住，答道：“是我，你可是萧兄吗？”

柔音细细，赫然是唐三姑娘的声音。

萧翎迎了过去，道：“深更半夜，你不睡觉，跑来这里作甚？”

唐三姑低声说道：“说话声音低些，不要惊动了那两个丫头，百花山庄中，人人都是会家子，耳目极是灵敏……”不容萧翎接口，又抢先说道：“你又为什么不睡呢？”

萧翎道：“我睡不着，想在雨夜中散散步。”

唐三姑笑道：“我也是睡不着啊！所以来找你谈谈。”

萧翎道：“深更半夜，孤男寡女，有什么好谈，你有事咱们明天再谈也是一样。”

唐三姑道：“亏你还是男子汉、大丈夫，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萧翎正色道：“咱们虽然是心胸磊落，但终是男女有别，被人瞧见，难免要说闲话。”

唐三姑道：“咱们武林中人，哪有那多规矩，如果和世俗儿女一般，岂还能在江湖之上走动。”

萧翎暗暗忖道：这话说的也是，武林中人，是无法严守一般世俗礼法。

唐三姑看他不言，心知己为自己言词所服，当下微微一笑，道：“咱们雨中走走如何？”

萧翎心中正闷着重重疑问，暗道：她虽是女流之辈，但出身武林世家，见闻甚广，倒是不妨向她请教一些疑难，当下举步，向一片花丛中行去。

唐三姑冒雨而来，全身衣服，已然淋湿，但见萧翎的衣服，未为雨淋，伸手牵着萧翎左腕，道：“咱们到那边花架下去，别要淋湿了衣服。”

萧翎知她是一番好心，也不便拒绝，只好任她牵着行去。

阴云低沉，夜色如墨，如非两人都有极好的内功，目力异于常人，绝难见三尺外的景物。

两人刚刚奔入花架下，突见一道红光冲天而起，升高约七八丈后，爆开了一片火花。

紧接着，亮起数盏红灯，高高挑起。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那数盏高挑的红灯，忽沉忽升，不停的移动。

唐三姑轻轻一扯萧翎的衣服，道：“有人摸进了百花山庄，如若不找到咱们跟前，你就不要多管闲事。”

萧翎道：“咱们既在百花山庄作客，岂有袖手不管之理。”

唐三姑道：“听我的话，决错不了，咱们如若擅自出手，不但难以使那周兆龙心生感激，反将招引起他们多疑之心。”

萧翎奇道：“为什么？”

唐三姑道：“他不愿咱们知道这百花山庄中太多的秘密。”

萧翎轻轻嗯了一声，道：“三姑娘的高论不错。”

定神看去，风雨中只见那红灯忽沉忽起，忽左忽右，但却听不到一点声息。

唐三姑看那红灯，沉浮移动，久久不停，又轻声对萧翎说道：“来人武功甚高，看样子，恐一时之间，还难击退，嗯！是啦，这些人定然白昼来探过道，对这庄中的布置，虽然未必能了若指掌，但却有了大略的了然。”

她似是要在萧翎面前表现出她的广博见解，微微一顿，又接着说道：“这些人，似是想攻向那望花楼。”

第十三回 义结金兰望花楼

萧翎仔细看去，果然发觉高挑的红灯，都缓缓集中向望花楼。

这时，那望花楼上的灯光，早已熄去。

只听一阵娇嫩呼叫之声，传了过来，道：“萧爷……”

萧翎一皱眉头，大步出了花架，道：“玉兰吗？”

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道：“正是小婢。”声落人到，玉兰、金兰联袂而至，一色绢帕包头，劲装佩剑。

金兰目光一掠唐三姑，道：“姑娘也在此地，那是最好不过。”

唐三姑道：“我刚到不久。”

玉兰微微一笑，道：“小婢等适才接得二庄主传来的口谕，问两位是否有兴致去看看热闹，如是有此兴致，奴婢们即刻带两位前往，如是没有兴致，两位请早些休息。”

这几句话，听在萧翎耳中还没有什么，但唐三姑却是听得暗暗惊心，二婢之言，分明是早已在暗中监视着两人的举动了。

萧翎看那高挑红灯，突然沉落下去，只余一盏，在夜暗风雨中移动，不禁动了好奇之心，道：“既是周二庄主相请，我等自是应该去瞧瞧才对。”

玉兰道：“萧爷既有兴致，奴婢等走前一步，替两位带路。”

萧翎道：“不要慌。”

飞步奔入卧室，取了随身带来之物，才随着二婢行去。

他暗中留心两人的身法，竟然十分快速矫健，心中暗自敬佩，道：想不到这百花山庄中的一个婢女也是身怀有上乘武功。

二人行速甚快，地势又熟，只见她们穿花绕树，片刻间，已到了望花楼下。

萧翎抬头望去，只见一个身躯魁梧的劲装大汉，手中高举着一盏红灯，周兆龙仍然是穿着一身华丽衣服，赤手空拳，但他身后却排列着一行怀抱利刃的劲装大汉。

但见玉兰脚步加快，两个飞跃，人已到周兆龙的身前，欠身说道：“萧爷和三姑娘大驾已到。”

周兆龙转身迎了过来，笑道：“有扰两位清兴，兄弟不安的很。”

萧翎道：“言重了，那犯庄之人哪里去了？”

周兆龙笑道：“已进了望花楼。”

萧翎道：“周兄，何以不拦住他们呢？”

周兆龙笑道：“他们指名要闯望花楼，如若不让他们试试，只怕他们死也难以瞑目。”口气平和，行若无事一般。

但见火光闪动，望花楼一十三层，同时亮起了明亮的灯光。

萧翎心头纳闷，暗道：哪有敌人想到哪里，就让他到哪里去，这倒是未闻未见之事。

周兆龙低声笑道：“怎么？萧兄和三姑是否想登楼去瞧瞧他们的搏斗？”萧翎按不下好奇之心，说道：“如是可以的话，兄弟倒是想登楼见识一番。”

周兆龙笑道：“好吧！咱们就上楼去看看！”回顾身侧的玉兰、金兰一眼，说道：“你们回兰花精舍去吧！”

二婢躬身一礼，返身而去。

目光一转，扫掠了那些怀抱利刃的劲装大汉一眼，接道：“你们守在楼下，如若那登楼之人，能够全身下楼，便送他们出庄，不许留难。”

萧翎只听得暗暗赞道：这周兆龙的气度，果然非常人能及。

只见周兆龙双手抱拳，微微一笑，道：“萧兄和三姑娘请。”

唐三姑正待谦辞，瞥见萧翎已大步进了望花楼，立时举步紧随萧翎身后而入。

周兆龙负起双手，走在最后。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那守护第一层楼的劲装人，面色苍白，靠在壁上，手中一柄锯齿刀，垂在地上，右臂间鲜血湿透了大半个衣袖，显是受了重伤。

周兆龙对那伤者淡淡一笑，道：“怎么？他们上了第二层吗？”言词间，既无慰问之意，亦无代他疗治伤势之心。

那大汉挣动了一下身躯，说道：“奴才无能，挡不住那来犯之敌……”

周兆龙接道：“不要紧。”

牵着萧翎，登上了第二层楼。

只见那守门之人，盘膝坐在地上，身前放着一把奇形外门兵刃万字梅花夺，双眼眼角和两个嘴角间，尚在滴着鲜血。

周兆龙微微一皱眉头，沉声问道：“来人呢？”

那人道：“奴才中了一掌，伤及内腑，被他们冲上去了。”

周兆龙道：“萧兄，咱们上三楼看看。”拉着萧翎，奔上三楼。

三楼上打斗痕迹尤新，那守楼的劲装大汉，抱着左臂，靠在一张木桌上。

周兆龙不再问那伤者，拉着萧翎直登四楼。

烛光照耀之下，只见那守楼大汉，仰卧在地板上，全身有四五处创伤，仍在流着鲜血。

一阵兵刃的交击之声，由五楼传了下来。

周兆龙道：“萧兄，来人正在五楼，咱们快些去看。”

萧翎看那躺在地上的守楼人，伤势甚重，而且鲜血仍然不停往外涌出，显是已经无能自行运气止血，如不及早设法相救，纵然伤势不碍，亦必将流尽身上之血而死，心中甚觉不忍，挣脱周兆龙握住的右手，说道：“这人伤的很重，咱们救救他吧。”

周兆龙微微一笑，也不阻止。

唐三姑抢先奔了过去，掏出金疮药，敷在那大汉四处伤口之

萧翎右手连扬，点了他四处穴道。

那大汉微微一挺身子，道：“多谢援手。”

萧翎道：“一个时辰，最好是不要移动身子。”

但闻楼上兵刃的撞击之声，十分猛烈，显是恶战已到了紧要关头。

萧翎顾不得再和那大汉说话，翻身一跃，直奔五楼。

五楼上正展开着一场猛烈的恶战，剑花错落，刀光如雪，裹起了两条人影。

靠在楼梯口处，站着个胸垂花白长髯的老者，右手握着一个李公拐，另一个三旬左右的大汉，手中横着一柄长剑。

那老者神态沉着，望了周兆龙和萧翎等一眼，仍然不动声色，但那大汉却有些沉不住气，长剑一挥，挡住了三人。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兄台尽管放心，我等并无出手之意。”

那老者冷冷说道：“你倒有自知之明。”

萧翎走在最先，那大汉伸来长剑，剑尖直逼萧翎的胸前，不及半寸，萧翎心中极是厌恶，冷冷地说道：“拿开。”

左手一拂，暗蓄修罗指力，弹在剑身之上。

但闻铮的一声，那大汉手中长剑，突然脱手飞了出去，撞在墙壁上，那胸垂花白长髯的老者，脸色大变，望着萧翎，说道：“兄台好惊人的一指禅功……”

萧翎道：“在下并非是用的一指禅功！”

那老者登时飞起满脸羞红，垂下头去。

萧翎胸无城府，不知此言大伤了那老者的颜面。

在场之人，无一不看的暗暗惊心，他这随手弹指一拂，竟然能使对方紧握的兵刃，脱手飞出，除了少林的一指禅功外，世间还很少闻到此种惊人的指上功夫。

那握剑大汉，长剑被萧翎弹指一击，脱出手后，惊奇、惭愧，交集心头，呆在当地，说不出话，良久之后，才愕然一声长叹，退到那老者身侧。

只见那花白长髯的老者，一顿手中的李公拐，道：“住手！”声若突发的焦雷，震得人耳际嗡嗡作响。

那交错的剑光刀影，乍然分开，现出两个人来。

一个二十上下，全身劲装的英俊少年，手中握着一柄长剑，另一个四旬左右的大汉，手中横着一柄厚背薄刃的鬼头刀。

那握剑少年欠身说道：“师父有何训教？”

那老者长叹一声，道：“百花山庄中藏龙卧虎，今生只怕已难报你爹爹的大仇了。”

那少年双目中滚下来两行热泪，道：“为人子者不能手刃亲仇，还有何颜立足人世。”长剑一扬，疾向颈上抹去。

那老者扬手一挥，一股暗劲冲了过去，正击在那少年右肘间的曲池穴，那少年但觉手肘一麻，长剑脱手落地，那老者冷笑一声，道：“好啊！你可

想死给为师的看吗？”

那英俊少年一屈双膝，跪了下来，道：“弟子，弟子……天胆也不敢有此用心。”

那老者脸上泛现出悲愤之容，长叹一声，道：“孩子，捡起兵刃，咱们走！”

那少年不敢再出言顶撞，捡起长剑，退到那老者身侧。

萧翎只看的如坠在五里云雾之中，茫然不知所措。

只见那老者回过头去，对萧翎一抱拳，道：“请教兄台高名上姓？”

萧翎道：“在下萧翎。”

那老者先是微微一怔，继而说道：“原来是萧大侠，老朽今宵承蒙教训，终生感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回顾了身后两个弟子一眼，接道：“咱们走！”铁拐触地，当先行去。

那大汉、少年，脸上泛现出困惑、迷惘的神色，但见师父忿忿而去，只好紧随身后而行。

周兆龙一闪让开去路，抱拳一礼道：“三位慢走，兄弟不送了。”

那长髯老者冷冷说道：“如若老夫不死，三年内，定然重来。”

周兆龙笑道：“百花山庄日夜畅开大门，兄弟随时候教。”

那老者脸色一片惨然，目光移注到萧翎的脸上，道：“老朽已十年未履江湖一步，此番离山，已闻大名，想不到却在百花山庄幸会。”

萧翎一拱手道：“老兄台贵姓？”

那老者双目中寒芒一闪，道：“江湖无名小卒，说出来萧大侠也是不会知道。”

萧翎道：“在下初入江湖，的确是识人不多。”

那老者狂笑一声，道：“好一个识人不多。”

回身一跃，下楼而去。

三人去如飚风，眨眼间走的踪迹全无。

萧翎一皱眉头，道：“周兄，这三位是何等人物？”

周兆龙笑道：“江湖上尽多狂妄之徒，萧兄不用理他们，也就是了。”

唐三姑突然接道：“那老头子好像是传说中跛侠常大海……”

周兆龙冷冷瞪了唐三姑一眼，道：“兄弟从未听过此人之名。”

唐三姑已然警觉，住口不言。

萧翎道：“跛侠常大海，这人既有侠名，那自然不会是人坏了。”

唐三姑想到和周兆龙相约之言，当下微微一笑，道：“我只听母亲提过此人之名，但是不是他，那就不清楚了。”

周兆龙道：“萧兄的大名，已然震动武林，这三人知难而退，算他们运气不错。”

萧翎道：“好说，好说……”

周兆龙道：“被这三人一扰，打搅了两位的安歇，此刻时光已是不早，

萧兄和三姑娘也该早些休息了。”

当先带路，直把萧翎送回兰花精舍才告辞而去。

金兰、玉兰，早已恭候室中，屈下一膝，替萧翎脱下靴子，笑道：“萧爷可想吃些夜点？”

萧翎一挥手，道：“不用了，你们去睡吧！”

金兰一笑而去，玉兰却在室内一张木椅上坐了下来。

萧翎又待催她去，玉兰已抢先说道：“萧爷尽管上榻休息，小婢守在这里等候使唤。”

萧翎两手乱摇道：“孤男寡女，长夜漫漫岂可同处一室，这不行，你快退出去，你坐在这里，我睡不着。”

玉兰缓缓站起身来，神色黯然，双目中流露出无限的忧苦，欲言又止的款步退了出去。

萧翎不愿再和她搭讪，虽然看出她神情有异，但也不愿多问，关上房门，登榻休息，心中暗暗地想道：这两个丫头似是有些不对，明日得告诉周兄，另行换两个来。念转意定，闭目睡去。

这一觉睡的十分香甜，醒来天已大亮，着衣起床，打开室门，金兰、玉兰晨妆早罢，相候室外。

二婢今天换着了一身银红短装，明艳照人，巧笑倩兮，齐齐躬身，娇声说道：“萧爷早安。”

萧翎笑道：“不用了，你们这百花山庄好大的规矩。”

玉兰道：“婢子们如若侍候不好，要受二庄主的责打，但得萧爷快乐，小婢等是万死不辞。”

萧翎不愿和二婢纠缠，说道：“我要到室外走走，你们不用跟着我了。”举步出室。

但见花色绚烂，兰香扑鼻，心神为之一畅，漫步向花间走去。

昨夜阴云早散，东方天际，旭日初升，金黄色的阳光，照在露珠上，闪闪生辉，有如千万颗珍珠，散在五色缤纷的花叶上。

萧翎徘徊在花丛中，心神一清，脑际登时泛升起重重疑云。

他感觉，这座美丽的百花山庄，似是潜伏着无数的隐秘，笼罩着一层神秘的气氛。

那大庄主沈木风，口头上虽和周兆龙称兄道弟，但那周兆龙对他的敬畏，却尤过父子师徒。

那金兰、玉兰二婢，看上去端庄秀丽，但举动却又是那般放荡轻浮……

正忖思间，突听一阵朗朗的笑声传了过来，道：“萧兄，怎不多睡一会，可是那两个丫头侍候不周吗？”

萧翎转头望去，只见周兆龙一袭青衫，缓步行了过来，只好迎了上去，拱手笑道：“二位姑娘的礼数太多……”

瞥见二婢，并肩站在丈余外傍花而立，柳眉轻锁，满脸哀愁，目光中流

现出无限惊恐，他本想说二婢礼数太多，兄弟深觉不惯，要周兆龙调换两个新人，但见二婢那样惊恐之色，不自觉改口说道：“兄弟承蒙这般款待，心中不安的很。”

周兆龙笑道：“兄弟和萧兄一见如故，若有招待不周之处，萧兄尽管说出，如若这样，那就是见外了……”

微微一顿，接道：“大庄主心感萧兄昨宵代为逐敌之情，特命兄弟邀请萧兄再上望花楼头一叙，兄弟未便惊扰萧兄的好梦，不敢早来打扰。”

萧翎心中暗想：他如果真是感激于我，为什么不肯移樽就教，却要我上楼一叙，口中却应道：“兄弟去梳洗一下，周兄请稍等片刻。”大步奔入室中，二婢早已备好面水，萧翎匆匆梳洗完毕，随着周兆龙同向望花楼去。

周兆龙心思缜密，默查萧翎神色，已料到他心中所思，不待表示，抢先说道：“大庄主身体不适，尚未完全康复，不能亲来相请，特命兄弟向萧兄致歉。”

这一来，萧翎倒觉着不好意思起来，急急说道：“周兄言重了。”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大庄主自养痾望花楼以来，从未接见过宾客，独独对萧兄这般看重，确实从未有过之事。”

萧翎道：“周兄，可知大庄主请在下为了什么？”

周兆龙道：“这个萧兄见着大庄主后，自会明白。”

谈话之间，已到了望花楼。

昨夜的打斗痕迹，早已收拾，几个受伤的守门人，也换了新人。

周兆龙带着萧翎，直登上十三层楼。

沈木风早已在楼门口处，微笑相迎。

萧翎一抱拳道：“承蒙宠召，不知有何见教？”

沈木风笑道：“昨宵承蒙代退强敌，在下甚为感激。”

萧翎道：“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目光转动，觉出这楼上，和昨日有些不同。

原来，靠东面壁间，垂着一幅八尺宽的黄绫幔子。

沈木风肃客入座后，说道：“周二弟昨宵谈起萧兄，对萧兄的武功为人，敬佩的五体投地，言中之意，颇有高攀萧兄的用心！”

萧翎茫然说道：“什么事？”

周兆龙接道：“大庄主亦觉着萧兄才华绝世，为百代难见之才，有心结盟相交，不知萧兄意下如何？”

萧翎怔了一怔，道：“这个兄弟如何能高攀得上两位，我不过是一个末学后进……”

周兆龙接道：“昔有刘关张桃园结义，患难与共，留下千古美谈，兄弟等不才，也不愿古人专美于前。”

萧翎暗暗想道：这两人突然对我这般器重，不知是何用心，难道当真是为了我的武功高强？

他虽身兼三位异人之长，但自己仍是不明白，自己武功究竟到了何等程度，在武林该列名第几流中人物。

周兆龙伸手拉开黄绫垂幔，只见一幅桃园三结义的画像，挂在壁间，壁前的香案上，早已摆好四色礼品，和一大碗好酒，两只高大的红烛，分列画像两侧。

看样子是只要萧翎答应，立时就可以各叙年庚，结作兄弟。

周兆龙双目凝注在萧翎的脸上，缓缓说道：“萧兄是否看得起我们兄弟，还望明言赐告。”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这个得让兄弟考虑考虑，才能答复。”

沈木风脸色微变，道：“此等结盟相交的事，岂可强人所难，萧兄如不愿和咱们结作兄弟，也就算了。”

这是个极为尴尬的场面，沈木风、周兆龙四道目光一齐盯注在萧翎的身上，那周兆龙目光之中，更是流露出无限的乞求之色，沈木风却是神色如常，叫人无法看出他心中之意，萧翎轻轻咳了一声，站起身子，道：“两位这般着重兄弟，兄弟如再推辞，那是不近情理了。”

周兆龙喜道：“萧兄答应了？”

萧翎点头应道：“兄弟少不更事，以后还得要两位兄长多多教诲。”他年轻面嫩，虽觉事出突然，却是难以坚持，被两人情面困扰，竟是答应了下來。

沈木风那毫无表情的脸上，绽开了一片笑容，道：“萧兄弟但请放心，咱们今日结盟之后，从此肝胆相照，生死与共，兄弟如有需用为兄等之处，自是水里水中去，火里火中行。”举步行进画像前香案上，合手轻击两掌。

但见壁间暗门启动，走出来两个素衣少女，点燃火烛后，悄然退下，沈木风当先拈起一炷贡香，就高烧的红烛之上点燃，插在香案上的金炉之中，屈膝跪倒，合掌说道：“沈木风，现年五十八岁，今日和周兆龙、萧翎，结盟订交，从此患难相扶，生死与共，如有异心，不得善终，天神共鉴。”祝毕站起身来，取过桌上锋利的匕首，刺破中指，一滴鲜血，滴入酒中。

周兆龙和萧翎如法炮制，各在那刘关张画像之前，立下誓言，滴血入酒。

沈木风调开血酒，三人各饮一杯，举手一挥，两个素衣少女急急行了过来，收了香案、画像，撤下黄幔，退了下去。

沈木风心中似很欢乐，微微一笑，道：“三弟，从此之后，咱们是结盟的手足兄弟，彼此如有什么为难之事，尽管说出来。”

萧翎突然想起岳小钗来，说道：“小弟眼下就有一桩为难之事，不知如何着手。”

沈木风道：“什么事情？只要为兄力所能及，定当全力以赴。”

萧翎笑道：“也算不上什么紧要之事，只不过是寻找两个人。”

周兆龙笑道：“什么人？说出姓名来，好叫大哥为你做主。”

此人巧言令色，处处讨人欢心。

萧翎道：“我想找中州二贾。”

他记忆之中，只有中州二贾，知道那岳小钗的下落，他若要想找到岳小钗，势必得先要找着中州二贾不可。

沈木风沉吟了片刻，道：“五年之前，中州二贾突然隐没江湖，匿迹不见，世人大都误以为他们死去，或是已经积够了金银珠宝，避世不出，但他们却逃不过为兄的慧眼，这两人不但未死，而且也未避世不出，仍然和往常一般的在江湖之上走动，只不过凭仗着奇妙的易容药物，改变了样子而已。”

周兆龙接道：“这中州二贾，乃数十年来出名的难缠人物，何以不肯以堂堂正正身份，在江湖上走动，却隐名埋姓，混迹在江湖之上？”

沈木风笑道：“这两人贪得无厌，软骗豪夺，积聚了世无伦比的财富，仍是乐此不疲，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两人只要活上一天，必然是不肯收手。他们隐名埋姓在江湖上走动，定然在寻访什么，或是吃了大亏，尽负数十年之名，不好再在江湖上行动，只好借易容掩去本来面目，暗在江湖之上行动，访查敌踪。”

周兆龙道：“那中州二贾和咱百花山庄，可有来往吗？”

沈木风笑道：“昔年我们倒有过数面之缘，但道不同不相为谋，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萧翎接口道：“大哥可知道那中州二贾现在何处吗？”

沈木风轻轻叹息一声，道：“十年来，我一直养痾在望花楼上，从未离开过百花山庄一步，对中州二贾目下的行踪，还难说出，但为兄的当尽我之力，绝不使兄弟失望。”

萧翎心中甚为感动，道：“多谢大哥……”

沈木风摇手拦住萧翎，不让他再说下去，接道：“兄弟，你急于要找那中州二贾，为了何事？”

萧翎心中暗道：此事牵扯到我岳姊姊和那“禁宫之钥”，眼下还是不要说出的好，但他又不善说谎，沉吟良久，仍是想不出适当的措词。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兄弟如有不便出口之处，那就不用说了，为兄的当尽我之能，为兄弟追查那中州二贾的下落，五日之内，当可给你一点消息……”他微微一顿，又道：“你们下楼去吧！为兄的也已到了行功的时间。”

周兆龙和萧翎起身告辞，离开了望花楼，周兆龙一直送萧翎到兰花精舍，才告辞而去。

萧翎和衣卧在榻上，越想越觉不对，心中暗暗自责，道：这藏龙卧虎的百花山庄，似是隐藏着无限的神秘，自己尚未认清那沈木风和周兆龙的为人，竟然和人结作兄弟，情势已成，此后如若发现义兄都非好人，岂不是要自背誓言吗……

但转念又想到，这两人相待的情意，在当时情景之下，如不答应，实在给人太过下不了台……

这两个矛盾的念头，不停的在他心中激荡冲突，他不愿去想这件事，但

又无法抛得开这盘旋在脑际的两个冲突念头。

玉兰、金兰二人，悄然站在室中一角，看他凝目沉思，若有无限心事，也不敢惊扰于他，悄然退出室外……

归州城外酒楼上，八手神龙端木正行刺那周兆龙的一幕往事，又清晰的展现萧翎脑际，面容冷肃、端庄的少女，临去时眼神中流现出的怨恨，和脸上的激愤之色，有如一颗陨星，落在了他的心上，挥之不去。

还有那跛侠常大海，这些人，似都非凶恶之辈，何以竟然和百花山庄结下了很深的仇恨。

这些疑问，在他心中构成了重要的疑云。

正自忖思间，突听室门呀然而开，唐三姑缓步走了进来。

萧翎一跃而起，道：“卧室不便留客，咱们到外面厅中去谈吧！”

唐三姑摇头笑道：“你哪来这样多的酸礼，内室外室，不都一样。”

口中虽是反驳，但人却退到了外室。

萧翎随后而出，肃容入座。

唐三姑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去了望花楼？”

萧翎道：“是呀！你怎么知道，可是那金兰、玉兰告诉你的？”

唐三姑摇头说道：“她们不会说，也不敢说，是我亲眼看到你上了望花楼，不知那沈大庄主找你去干什么？”

萧翎沉吟一阵，道：“他们在那望花楼上，摆好了香案，要和我结为兄弟。”

唐三姑的脸上，泛起一种难以言喻的神色，不知她心中是喜是愁，半晌之后，才轻轻叹息一声，问道：“你答应了没有？”

萧翎道：“他们殷殷相请，我自是不好拒人于千里之外。”

唐三姑道：“那你是答应了？”

萧翎道：“答应了！”

唐三姑道：“你可知道江湖上极为重视长幼之序，师徒之间有如父子，那是不用谈了，结过盟的兄弟，亦都得终身受命于长兄，你既已和那沈大庄主、周二庄主结作兄弟之盟，此后，凡是两人所谕，你必要全力以赴了。”

萧翎想起心中积存的重重疑云，不禁一声长叹，道：“如若他们要我做的事，非我所愿，我自然要他们收回成命。”

唐三姑目光流动，四下望了一眼，道：“如若他们要你去杀一个人，你去是不去？”

萧翎道：“那要看那人是好还是坏，如是作恶多端的人，杀了他为世除害，有何不可？”

唐三姑低声说道：“如若是好人呢？”

萧翎呆了一呆，半晌答不出话，他心中想到此事，顿觉心中惶惶，不知如何措词。

唐三姑接道：“如是你不知那人的好坏，你又将该当如何？”

萧翎但觉心中一阵怦怦跳动，仍是答不出话。

唐三姑微微一笑，又道：“咱们是相识的人，你瞧瞧我是好是坏呢？”

萧翎道：“在下和姑娘相识不久，不敢妄言。”

唐三姑又道：“如是你那两位盟兄，此刻传下手谕，要你在一个时辰之内，提我的人头见他，你要怎么办呢？”

萧翎道：“这个，在下从未想到过此事！”

唐三姑忽然站起身来，满室绕走，目光却是不停的四下流转，似是要借这游动，查看四周，是否有人在暗中窥听。

萧翎早已心有所疑，此刻心中郁结更深，突然站了起来，道：“我要去找他们问清楚！”

唐三姑急道，“不行，你要去问他们什么……”突然伸出食指，轻轻按在樱唇之上，低声急急说道：“有人来了，快坐下去。”当先就原位坐好。

萧翎抬头望去，只见一群分着五色劲装的大汉，缓步向兰花精舍行来。

这些人个个佩带着兵刃，似是要出征一般。

萧翎心头茫然，猜不出这些人到兰花精舍，是何居心。

但见那些分着五色劲服的大汉，在兰花精舍外面排成五行，每行五人，共有五五二十五人，然后，五个当先领队之人，直向兰花精舍行来。

萧翎心中纳闷，回顾了唐三姑一眼，道：“这些人来这里做什么？”

唐三姑说道：“你不用紧张，反正他们绝对不是来捉你，急什么呢？先坐下来，听他们进来说些什么。”

萧翎心中暗想：这话倒是不错，看他们来说些什么，再行设法应付不迟，当下落座以待。

那五个分着五色服装的大汉，行近兰花精舍外面，一列横排，垂手肃立，那当先一个身穿红衣的大汉，缓步走入室中，遥遥对萧翎抱拳一揖，道：“小人等奉命而来，向三爷报到。”

萧翎微微一怔，举手一挥道：“什么事情？”

红衣大汉道：“我等奉命，此后终身追随三爷，听候差遣。”

萧翎暗暗想道：此后终身追随于我，不知是何缘故？嘴里却随口问道：“奉谁人之命？”

那红衣大汉道：“二庄主转下大庄主的手谕，要我等来见三庄主。”

萧翎有些茫然无策之感，侧脸望了唐三姑一眼，挥手说道：“你们先行退去，等我见过二庄主后，再作道理。”

那红衣大汉应声而退，和室外之人合在一起，退出了兰花精舍。

萧翎眼看那些身着彩衣的人去远，才低声问唐三姑，道：“三姑娘，这些人用心何在？”

唐三姑笑道：“事情很明白嘛，你已是这百花山庄的三庄主了，岂可无随行护驾之人，我已替你看过了，那行至室外的五个带队之人，都还不错……”

萧翎道：“什么不错？”

唐三姑道：“武功，那五人还都是内外兼修的高手。”

萧翎默然垂下头去，心中却是百感交集，理不出一个头绪。

唐三姑缓缓站了起来，行近萧翎身侧，柔声说道：“你可是有些……”

只听一声轻咳，打断了唐三姑未完之言。

抬头看去，只见金兰手托茶盘，站在室门口，双目盯注着唐三姑的脸上，神情间充满着敌意。

唐三姑故作不知，淡淡一笑，接道：“你既然有些后悔答应我的太快，那就不用跟我去。”

施展传音入密之术，接道：“这丫头已然对我动了怀疑，咱们胡扯一通，让她听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萧翎心中奇怪，初和这唐三姑相见之时，只见她一付骄狂之气，就是周兆龙也未放入眼中，但自见了那血影子沈木风后，神态突然收敛了很多，好像忽然对百花山庄，生出畏惧之心。

只见金兰缓步走了过来，低声说道：“三爷用茶吗？”

萧翎暗道：好啊！看来这百花山庄上上下下，都已知道我们结盟之事。

伸手取过茶杯，问道：“你怎么称我三爷起来？”金兰笑道：“百花山庄中上上下下的人，有谁不知萧爷加盟之事，您已是百花山庄的三庄主。”

萧翎一皱眉头还未来得及开口，那金兰又接着说道：“二爷已派了快马传出金花令谕，晓知三爷加盟的事，百花山庄也将大开盛宴，邀请武林高手，祝贺三爷入盟。”

萧翎奇道：“这有什么好庆祝的……”

只听一阵朗朗笑声传来，接道：“这等大事，岂可不贺。”周兆龙大步行了进来。

萧翎起身说道：“二哥请坐。”

周兆龙笑道：“三弟，大哥对你器重异常，不但咱们百花山庄，要张灯结彩，为你祝贺，而且还请了当今武林中，几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在咱们百花山庄，来一次英雄大会，使三弟一举之间，成为江湖上人人皆知的英雄人物。”

萧翎道：“小弟何能，劳大哥这般铺张。”

周兆龙笑道：“兄长之命，咱们做兄弟的岂可不从……”

目光一转，望着唐三姑笑道：“三姑娘的祖母，也列在贵宾之中。”

唐三姑道：“沈大庄主能看得起我们唐家，那是我们唐家的荣幸。”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届时尚望三姑娘和令祖母一起来。”

唐三姑淡淡一笑，道：“周兄可是在下逐客令吗？”

周兆龙道：“好说，好说，三姑娘太多心了。”

唐三姑道：“你们兄弟或将有机要之事相商，我要告辞了。”

周兆龙一抱拳，道：“在下不送。”唐三姑道：“怎敢有劳。”步出兰

花精舍而去。周兆龙望着唐三姑背影去远，落座笑道：“大哥因修习一种至高的武功，不幸走火入魔，已绝迹江湖整整十年，近来沉痾已好，武功亦已圆满练成，又得三弟加盟，可算是百花山庄立庄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喜事。”

萧翎道：“大哥功行圆满，那自是一大喜事，但小弟加盟，却是算不得什么。”

周兆龙笑道：“三弟不可自轻，以你武功而论，当世武林，只怕还很难找出几个敌手……”

只听得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传了过来，一个身着红衣的大汉，扶着一个全身黑衣的大汉，奔入了兰花精舍。

那红衣大汉不敢闯入室中，扶着那黑衣大汉奔到门口，立时自动停了下来，肃然站在门外，高声说道：“二庄主、三庄主都在里面，你自己进去吧！”

那黑衣人有如酒醉一般，跌跌撞撞的冲了进来。

萧翎霍然离座，肩头一晃，人已到了门口，伸手扶住了那黑衣人。

凝目望去，只见那人左肋处，衣服破裂，血水已然凝结，想是受伤已经很久，又经一阵奔走，神志已然有些不清楚了。周兆龙端坐未动，沉声说道：“三弟，放开他，让他休息一下。”

萧翎道：“这人受伤很重，只怕是很难复元了。”右掌轻轻按在那人背心之上，一股热力，由那人的命门穴中，直冲而入。

那黑衣人吃萧翎深厚的内力，攻入体内，催动的行血真气，将苍白的脸上，逐渐泛现出轻淡的血色，神志也缓缓的清醒过来，睁大了一双眼睛望着周兆龙，口齿启动了半晌，叫出一声：“二庄主。”

周兆龙面色肃穆，语气森冷地说道：“你怎么受了伤？”

那黑衣人讲话似已十分困难，常常是口齿启动了半天，才迸出一句话来。

只听断断续续地说道：“小的……在江畔，被人刺……了……一剑，伤的……很重……”

周兆龙接道：“我知道你伤的很重，只怕是已经救不活了，快些把经过讲出来吧！”

黑衣人道：“那人问我是不是百花山庄中人……大庄主……是不是叫血影子沈木风……”

周兆龙接道：“你可告诉了他吗？”

黑衣人道：“小的牢记着咱们百花山庄的规矩……纵是身受严刑拷打，……也……也不会说出庄中情形。”

周兆龙微微点头，道：“那很好，你往下说吧！”

黑衣人道：“小的心中怒他出言无状，叱责了他几句，那人就拔出剑来，刺了小的一剑……”

周兆龙道：“你是死人么？站在那里等着他刺？”

黑衣人道：“他出手太快了……快的叫人看不清楚，我只觉眼前寒光一闪，人已中剑倒了下去。”

周兆龙脸色微变，道：“他只攻了一招，就伤了你吗？”

黑衣人道：“不到一招，小的只看到他右手握着剑柄，接着就是寒光一闪，小的就受了伤，根本没有看清楚他如何拔剑出手。”

周兆龙道：“你还记得那人的形貌吗？”

黑衣人道：“详细形貌，已然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年纪很轻，出手奇快……”话至此处，已然讲不清楚，唔唔呀呀，也不知他说的什么。

周兆龙霍然站立起来，抓过身旁的茶杯，举手一挥，把一杯冷茶，泼在那黑衣人的脸上，又厉声问道：“那人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黑衣人吃那冷茶一激，神智忽然一清，道：“小的记不不清了，好像叫什么萧……翎……”

萧翎听得怔了一怔，道：“他叫萧翎？”

那黑衣人身子一阵抖动，缓缓闭上双目逝去。

周兆龙脸色一片镇静，毫无激动之色，说道：“三弟，放开他吧！他已经死了。”

萧翎缓缓放下那黑衣人的尸体，弹了一下衣袖上的水珠，说道：“如若不是二哥问话太急，让他能运气调息，再由小弟用真气助他行血运气，这人或可有几分生机，至少他不致死的这么快，咱们也可以多问他一点事情。”

周兆龙笑道：“他重伤之后，又经过一阵奔行，失血甚多，救活之望，十分微小，万一救他不活，岂不是连这几句话，也是问不到了？”

萧翎口中不言，心中暗想道：这位盟兄看上去十分温文尔雅，怎的心地如此歹毒。只不过是问几句话，就不惜见死不救。

只听周兆龙温和笑声，传入耳际，道：“怎么？三弟可是觉得我心太狠吗……”

微微一顿，接道：“唉！三弟，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必得讲究心狠手辣，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量、毒二字，各自奥妙不同，但却要靠人去如何应用。”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二哥，小弟有几句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三弟尽管请说，为兄的洗耳恭听。”

萧翎道：“适才那黑衣人提起的萧翎，只怕……只怕那人才是真正扬名武林的萧翎。”

周兆龙道：“这么说来，三弟用萧翎之名，是冒充的了？”

萧翎道：“这倒不是，兄弟的名字，就叫萧翎，那人也叫萧翎，不知是何用心？”

周兆龙道：“世间尽多同姓同名之人，那也不算什么。三弟不用放在心上。”

萧翎道：“我要去找他问问，他这萧翎的名字因何起的。”

周兆龙只是微微而笑，不作答复。

萧翎接道：“小弟想到江畔去瞧瞧，那人是否还在。”

周兆龙道：“不用去了，他一定不在啦。”

萧翎回顾那黑衣人一眼，道：“难道咱们就任他伤人之后，平安而去吗？”

周兆龙道：“三弟之意呢？”

萧翎道：“找那人讨还一个公道。”

周兆龙略一沉吟，道：“就以三弟之见。”举手一拍，那肃立在门口的红衣人，急步奔了进来，躬身一礼，垂手肃立，周兆龙一指那黑衣人的尸体，道：“把这尸体拖出去埋了，再替我和三爷备两匹马。”

那红衣人应了一声，抗起那黑衣人尸体退去。

萧翎道：“二哥山要去吗？”

周兆龙道：“三弟武功，天下都可去得，只是江湖上经验缺乏，难以对付狡诈人物，为兄的相偕同去，也好从旁照应。”

说话之间，那红衣人已去而复转，站在室外，抱拳说道：“请两位庄主登程。”

萧翎暗暗忖道：这百花山庄中的行动好快。

他哪里知道这庄中，各种事物，都有专人管理，一声令下，立可办好。

周兆龙当先举步而行，笑道：“三弟用的什么兵刃，庄中皆有准备，吩咐一声，让他们取来。”

萧翎道：“小弟用剑。”

周兆龙一挥手，向那红衣人道：“替三庄主带上一把宝剑。”

那红衣人应声而去，沿花径疾奔如飞。

周兆龙带萧翎缓步而出，穿越花径，直向庄外。

第十四回 落花流水空留恨

庄门外早已排列了数十个劲装大汉，每人佩带兵刃，牵马肃立，眼看两人行来，齐齐躬身相迎。

周兆龙举手一招，五个分着红、黄、蓝、白、黑的大汉，迎了上来，抱拳作礼，神态间极是恭谨，周兆龙笑对萧翎说道：“不论一个人武功如何精深，亦必得有人相助，红花绿叶，相得益彰，这五人分着五色衣服，那是代表五行，每组五人，合共五五二十五人，都是大哥选出的资质绝佳之人，苦心训练而成的勇士，从未在江湖上出现过，三弟加盟百花山庄，大哥欢喜异常，不瞒兄弟你说，为兄的记忆之中，还从未见过大哥那等欢愉之情，特地把这二十五人，交由三弟统领，以三弟的神勇，加上这二十五人相助，扬名武林，立威江湖，实如折枝反掌之易……”

萧翎还未及答话，那周兆龙又接口说道：“还有一事，小兄还未告诉三弟，咱们这百花山庄中，不论男女，都会武功，一向被武林视作泰山北斗的少林寺，自诩寺中僧侣，无一不会武功，但咱们这百花山庄，却不让它专美归前，金兰、玉兰聪慧过人，秀出伦群，在诸婢中，武功最好，大哥已下令拨为三弟随身侍婢，二婢武功上的成就，三弟或已看出，不去说它，而且二婢还极善心机，日后追随左右，当可代三弟运筹、献策，分担忧苦

……”

突闻蹄声得得，一骑健马，飞奔而来。

马背上驮伏着一个黑衣人，直向几人停身之处冲来。

周兆龙右手一摆，道：“看看他断气没有。”

那红衣大汉应声转身，迎着快马奔去，左手一探，抓住马缰，用力一带，那急奔健马，打了一个旋身，停了下来，右手一把抓起那黑衣人头骨，抱起一看，道：“禀告二庄主，这人断气多时了！”

周兆龙道：“伤在何处？”

那红衣人答道：“眉心之上，一剑致命。”

周兆龙道：“放他回庄，咱们上马赶路。”

那红衣人应了一声，放开缰绳，那健马驮着黑衣人的身躯，向庄中奔去。

萧翎目光一转，眼看二十五雄，都上了马，忍不住说道：“二哥，咱们只不过是到江畔找人，能否找着还难预料，带着这样多人同去，如临大敌一般，岂不要人耻笑咱们胆小怕事，倚多为胜。”

周兆龙道：“那咱们少带几个。”转身对身侧五个分着五色衣服的大汉，道：“你们既是五组中的首脑，就由你们五个去吧！”

五人齐齐应了一声，举手向后一挥，其余之人，转身退了回去。

周兆龙道：“三弟上马吧！那人又伤了咱们庄中一人，想必还在近处。”

萧翎一跃上马，道：“二哥请。”

周兆龙道：“咱们并骑而驰。”

双骑齐齐放辔，健马奔行如飞，片刻时间，已出去了七八里路。

周兆龙突然一收马缰，道：“三弟，等一下。”

萧翎疾收辔缰，快马人立而起，打了一个急转，才停了下来，道：“二哥有何见教？”

周兆龙道：“那边有咱们派出的暗桩迎来，或有要事禀告。”

萧翎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头戴竹笠、身披蓑衣的渔人，大步行了过来。

那渔人行近了二人的勒马停身之处，低声说道：“来人在三柳弯。”匆匆行了过去，似是甚怕被人瞧出他的身份。

那人头上的竹笠，低压盾际，萧翎只看到他留着山羊胡子，竟未看清楚他的面貌。

周兆龙把马一带，低声说道：“咱们到三柳弯去。”

七骑马奔行在黄土小径上，又行数里，已无路径，放眼看一片碎石、淤泥，耳际间响起了澎湃的江涛。

马匹踏着淤泥，浆水溅飞。

周兆龙伸手遥指着遥远一丛树影，道：“那就是三柳弯了，这是一片荒凉的江岸，不知那人何以会来此地？”

萧翎抬头看去，果然不错，这是一片异常荒凉的地方，除了碎石、淤泥之外，数里内不见人迹。

三株老柳，并排而生，矗立在江畔，老柳下放着一张木桌，桌前放着一个香炉，炉中的烟气袅袅升起，随风飘散，阵阵香气，扑进鼻中。

木桌上摆着酒菜，还微微冒着热气，显然是这酒菜摆上的时间不久。

萧翎道：“不知在祭奠什么人……”

目光一抬，瞥见那并生的三株老柳，正中一株上，挂着一方雕花的精致木牌，上面写着：亡弟萧翎灵位。

下款写道：断魂人奉立。

萧翎只瞧得心头大震，暗道：这世间不知究竟有多少萧翎，一个已然名重天下，我好好站在这里，又有人在这老柳之下，奠祭萧翎的灵位。

周兆龙回头望了萧翎一眼，道：“三弟，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萧翎虽和沈木风、周兆龙结拜兄弟，但却未把自己身世际遇，告诉两人，周兆龙虽然是才思敏锐，城府深沉之人，一时间，也是想不明白，不禁脱口一问，但话一出口，立时警觉。

萧翎茫然说道：“我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取下那灵位瞧瞧。”

周兆龙一伸手，拦住了萧翎，道：“三弟不可造次，江湖险诈，不可不防。”

萧翎道：“怎么？难道那灵位之后，还藏有什么暗器不成？”

周兆龙道：“这个小兄很难断言，但小心一些，总是没错。”

一跃下马，缓步行到那老柳之下，抬头看了一阵，低声对萧翎说道：“兄弟，那人挂这灵位，只用白线系上，显然是还要来取的……”

萧翎接道：“咱们大队人马一来，只怕是把他吓跑了。”

周兆龙凝目沉思了一阵，突然一跃而起，去取那挂的灵位。只听一声清叱传来，道：“不许动。”寒芒一闪，电射而来。

周兆龙跃起取那灵位之时，早已有了戒备，闻得那清叱之声，立时一沉真气，身子疾沉而下，右手挥处，一片绿光飞起，击落那射来寒芒。

转头望去，只见一个眉目清秀，十五六岁的青衣童子，双目中暴射出森寒的冷芒，手中长剑已然出鞘，凝注几人，神态倨傲，毫无畏惧之意。

那五个分着各色衣服的大汉，迅快的移动身躯，布成了合围之势，兵刃出手，已成剑拔弩张之局，只要周兆龙一声令下，立时将一齐出手。

萧翎目注那高挂的灵位，耳听着滔滔江流，数年前的往事，忽然间回集心头，他想到自己被商八掌风震落江中的往事……陡然大声喝道：“二哥，请不要动手。”喝声中一跃而起，随手抓下那高挂的木牌。

但闻青衣童子怒声喝道：“不要动那灵位。”右手扬处，三点寒芒，一齐飞来，紧接着飞身急扑而上，长剑在日光下闪起朵朵剑花。

萧翎心中有备，左掌疾翻，劈出了一掌，右手已取下灵位，跃飞出一丈开外。

其实，不等他动手，周兆龙已代他挡住了那青衣童子的攻势，右手翠玉尺飞旋，连击脆响中，震飞了那青衣童子三支飞鱼刺，但他未料那青衣童子打出暗器之后，人也跟踪扑上，要待跃起拦住，已自不及，但萧翎翻手劈出一掌的内劲，却及时而至。

那青衣童子，接了萧翎一掌，人被震的落着实地。

萧翎取下灵牌，只见灵牌后面后面写道：成化十一年二月二日，萧翎在此落江，中州双贾留书。

这几个字写的歪歪斜斜，但却深深陷入树中二分多深，一望之下，立可辨出是用惊人的指力，刻在上面。

萧翎心中默算时间，那正和自己落江时间相合。

他落江一事，虽是记得清楚，但却不知在何处落江，目睹中州双贾的留书，心中再无怀疑，这人分明是来奠祭自己了，但不知那断魂人是谁？

这时，那青衣童子又仗剑冲上，却被周兆龙挥动翠玉尺截住，那青衣童子剑招十分辛辣，着着攻向周兆龙的致命所在，两人交手几招，已然是凶险百出。

萧翎大声喝道：“二哥请停手，小弟有话问他。”

周兆龙心中正自惊异那青衣童子小小年纪，剑招如此辛辣，听得萧翎呼喝之声，立时闪身让开。

那青衣童子长剑护胸，飞身一跃，人已到了萧翎身前，怒声说道：“快把灵牌还我！”

萧翎看他急怒之情，溢于言表之间，这灵牌对他似是十分重要，微微一笑，道：“灵牌还你不难，但你得回答我几件事情。”

青衣童子道：“那要看你问的什么。”

萧翎道：“这灵牌之上，写的萧翎，你可认识他吗？”

青衣童子摇头说道：“不认识。”

萧翎道：“你既不认识他，为什么要祭奠他的灵牌？”

青衣童子道：“又不是我要祭奠他。”

萧翎道：“不是你，是哪一个？”

青衣童子道：“是我们相公。”

萧翎道：“他现在何处？”

青衣童子怒道：“你这人问起话来有完没完？快把灵牌还我。”

左手电疾伸出，来夺灵牌。

萧翎肩头微晃，人已后退三步。

那青衣童子一把没有抓着灵牌，右手长剑却突然刺了过来，剑势奇快，一闪而至。

萧翎料不到他出剑如此之快，几乎被他刺中，当下一提丹田真气，横跨三尺，急急避开一剑。

只听周兆龙道：“三弟小心，此人剑招奇辣，甚难对付。”

那青衣童子已然在他说话工夫中，刺出了四剑。

萧翎闪开四剑后，一跃而退，笑道：“不用打啦，我还你灵牌。”

那青衣童子闪电般四剑，一气呵成，对方竟能在闪动剑光中脱身而出，心中亦是暗暗震骇，忖道：他们人数众多，个个武功似是都很高强，大是不好对付，听得萧翎说要还灵牌，立时停手不攻，道：“拿来，哼！你们要是不肯还我，事情就不能算完，我接受一顿责打，非得杀了你们不可……”

萧翎伸手递过灵牌，笑道：“这灵牌又不是什么珍贵之物，有什么好抢的！”

周兆龙却冷笑一声，道：“好大的口气。”

青衣童子接过灵牌，心中气愤顿消，微微一笑，道：“你们把灵牌还我，那自又当别论，等会我家相公回来，我不给他讲就是。”言词之间，对主人充满恭敬和信心。

萧翎回头对周兆龙道：“二哥，此事甚多可疑之处，小弟想多问他几句。”

周兆龙对这青衣童子的辛辣剑招，也动了好奇和怀疑，甚想查明对方的来历和底细，当下说道：“三弟尽管请问。”

萧翎回目望去，只见那青衣童子，竟然抱着灵牌，转身而去，不禁心头大急，厉声喝道：“小兄弟快站着，我有话问你。”

他不叫还好，这一叫，那青衣童子突然放腿疾奔而去，眨眼间已出去四五丈远。

萧翎怒喝一声：“你跑得了吗？”拔步飞追。

周兆龙紧随萧翎身后追去。

五个随行大汉，也紧紧追了上去。

那青衣童子轻功奇佳，矫健如飞，疾逾飘风，萧翎追出百丈，只不过赶上二三尺远，周兆龙还可勉强赶上，那五个随行大汉，已被甩后了两丈多远。

只见那童子沿江而奔，行约四五里，突然跃上了一艘停泊在岸边的小舟，双手拖起铁锚。

船舱中人影一闪，又跃出一个青衣童子，竹篙一点江岸，小船立时向江心冲去。

这时，萧翎距那青衣童子，还有两丈多远，他拖锚动作虽快，总要延误一些时间，小船划动，萧翎已到了岸畔，纵身一跃，直向那小舟上飞去。

那撑篙的青衣童子一挥竹篙，一招“横扫千军”击了过来。

萧翎身子疾沉，竹篙掠顶扫过，左手疾快的伸了出去，顺势抓住了竹篙，沉身、出手、抓篙，在一刹那间完成，动作快的使人看不清楚。

那执篙童子突然振腕一掷，手中竹篙，斜向江里飞去。

周兆龙大声叫道：“三弟快退回来，他们绝跑不了。”

萧翎抓住竹篙，借势换一口气，原想借这竹篙之力，跃上小斜向一侧，小舟却破浪突向江心，这一去一来间，又拉长了不少距离。

萧翎虽然身负着三位奇人传授的绝技，但他毫无临敌经验，应变不够灵活，直待那竹篙将要落水，才一振右臂，把竹篙下冲之力一收，乘竹篙下冲之势，左足踏上竹篙，一点水面，重又跃飞而起，飞向江岸。

这时，他距江岸已然四丈多远，那竹篙借力有限，距江岸还有丈余左右，已力尽向下落去。

只听周兆龙大声喝道：“三弟接着！”

一条白索，抛了过来。

萧翎伸手抓住绳索，双足已落入水中。

周兆龙用力一带绳索，萧翎又借势跃起，飞到岸上。

回头看小舟，已然远在数十丈外，不禁长叹一声，道：“想不到他小小年纪，竟是狡猾异常。”

周兆龙道：“江湖中本多阴诈，以后小心就是。”

萧翎望着渐远小舟，心中实有未甘，叹息一声，道：“二哥，可有办法追上去吗？”

周兆龙沉吟了一阵，道：“他们行舟手法甚熟，纵有快舟，只怕也追赶不及，不如先回庄去，只要他们在归州境中百里之内，至多一日夜间，可查出他们的行踪。”

萧翎望着那消失于滚滚江流中的舟影，心中泛起了无数的疑问，那祭奠自己的人是谁呢？还有那两个青衣童子，只看那轻功的提纵身法，和那挥篙一击的雄浑腕力，分明都是从小即有良师调教的内家高手，这些人为什么跑到这荒凉的江畔，来祭奠自己？

他默算时日，那中州双贾留在那老柳树上的日期，正是他落江之日，世上也许有无数萧翎，但却并未均在此地落江，那人来此祭奠，分明是有意

而来，但使萧翎不解的，在茫茫人世上，他认识的人太少了，会有什么入，专程到这荒凉的江畔上，奠祭他呢？

回头看去，只见周兆龙低首凝目，亦似在用心思索，显然，他也对那两个青衣童子的武功，有着极深的震撼，良久之后，才见他抬起头来，目注萧翎，缓缓说道：“兄弟，那灵位上记着的萧翎，可是你吗？”

萧翎道：“是的，中州二贾的留字，证明确是小弟。”

周兆龙目中光亮一闪，道：“兄弟，你仔细想想看，武林之中，会有什么人来这里祭奠你？”

萧翎低首沉吟，默然不语。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兄弟，这很好想，你也许认识很多武林人物，但身负有绝世武功的绝然不多，尤其那两个青衣童子，年岁不大，但剑招的辛辣、诡异，都是江湖上甚少见闻，如若你见过他们，那该是不会忘记。”

萧翎摇摇头，苦笑道：“二哥，那两个青衣童子，会不会是武当门下？”

周兆龙道：“武当门下的剑术，虽然驰名天下，但却不及那青衣童子的剑招辛辣……”

他忽然放声笑道：“兄弟不用想了，咱们早些回去吧！”

牵着萧翎，直奔百花山庄而去。

那通往百花山庄的大道上，一反平日的寂静、荒凉，衔接不断的快马，往来飞驰，触目一片紧张。

萧翎心中奇怪，低声问道：“二哥，咱们的百花山庄中出了事吗？”

周兆龙摇头笑道：“大哥养病数年，目下体能已复，又得三弟加盟，大哥为使兄弟一举成名武林，特地派出快马捷足，遍传金简，要在咱们百花山庄，举行一次英雄大会，一则庆祝三弟入盟，二则庆祝他功行圆满，三则昭告武林，血影子沈木风，重出江湖。”

萧翎道：“原来如此……”

微微一顿，又道：“这么说来，大哥昔年在江湖上，名头是很大了？”

周兆龙笑道：“眼下咱们已经是生死与共的结盟兄弟，百花山庄中的隐秘，自然也用不着再避着你了。”

两道冷厉的目光，缓缓由萧翎的脸上扫过，道：“兄弟，咱们大哥的名头，何至是很大，在十几年前，凡大哥行踪所至，不是引起轩然大波，便是令那一带武林人，退避三舍。”

萧翎道：“这些年来，大哥退出江湖，不问武林中的是非，可是因为养病吗？”

周兆龙低声说道：“大哥内功精深，哪里会真的有病……”

萧翎道：“是啦！大哥要闭门不出，苦练绝技。”

周兆尤对萧翎似已十分放心，淡淡一笑，道：“三弟只能猜对了一半，大哥避世不出，固然是为了苦练绝技，怕人打搅，但也确实要借机养息伤势。”

萧翎道：“养伤，大哥被谁打伤了？”

周兆龙道：“这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时三弟只怕还在呀呀学语之中，大哥虽然被人打伤，但那一战，却是大大的哄动江湖，大哥是虽败犹荣。”

萧翎道：“大哥可是中了人家的暗算吗？”

周兆龙道：“大哥武功高强，已有罡气护身，别人想暗算他谈何容易。”

萧翎道：“哪是怎么败的？”

周兆龙道：“那一战，参与的高手甚多，九大门派中，有四家掌门人，亲率高手临敌，还有各处的寨主、帮主、教主等，都是一方之雄，大哥连胜十三场，击败了少林寺中罗汉三僧，武当派中的云阳子、终南二侠，和峨眉、青城两派的掌门人，当真是天下哄动，最后败在了少林寺达摩院主持十方大师手下。那十方大师号称当代少林门中第一高僧，岂不是虽败犹荣。”

萧翎心中暗暗忖道：常听人言，少林一派乃是武林中正大门户，沈大哥和少林派作对，只怕不是好人……

但觉一阵烦恼涌上心头，不愿再想下去，放腿疾奔，五个随行的大汉，又被甩落甚远。

百花山庄中，刁斗森严，如临大敌。

周兆龙送萧翎进了兰花精舍，才告别而去。

金兰、玉兰早已迎候室外，一见萧翎归来，巧笑相迎，送茶捧水，极尽柔媚。

玉兰提着一双便鞋，屈下一膝，替萧翎脱下靴子，道：“三爷，奴婢和金兰姊姊，已奉庄主之命，拨作三爷随身侍婢了。”

萧翎嗯了一声，道：“这个我如何敢当。”

玉兰笑道：“我和金兰姊姊，为此欣幸万分，此后得常随三爷身旁，铺床叠被，执鞭随镫，不再侍客兰花精舍，但愿三爷能恩准留用，实奴婢姊妹之福。”

她脸上满是乞求哀怜，显然，这几句话是由衷而发。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两位这般垂青于我，在下感激不尽。”

二婢慌的齐齐跪了下去，眼眶中泪光隐隐，同声说道：“三爷答应了？”

萧翎点头一笑，伸手去扶二婢，口中说道：“你们快站起来。”

二婢一跃而起道：“谢三爷的恩典。”

萧翎心中仍然惦念着江畔灵牌之事，说道：“我要回房去休息一下，无事不要扰我。”

是夜二更，萧翎换上了一身黑色劲装，带上了柳仙子赐赠的千年蛟皮手套，赤手空拳，轻启室门而出。

哪知二婢对萧翎的一举一动，都异常留心，萧翎刚出房门，二婢早已悄立室外，劲装佩剑，似已等候多时。

金兰轻声说道：“三爷，可要奴婢等随行听差？”

萧翎怔了一怔，道：“不用啦。”

玉兰解下背上长剑，道：“眼下这百花山庄，风云紧急，三爷最好带上

兵刃。”

萧翎笑道：“不用啦！我随便走走！”大步离开了兰花精舍，穿越花圃，直出庄外。

花园中虽有守夜之人，他们都已识得萧翎，已是百花山庄中的三庄主，谁还敢拦阻于他。

萧翎仰望星辰，辨识了一下方向，突然一提真气，直奔三柳弯。

这是晚月之夜，星光朗朗，景物依稀可辨，三柳弯仍然一片荒凉、寒冷。

萧翎鹿伏鹤行，走近那三株老柳，提气跃起，抓住一个柳枝，借力一个倒翻，隐入枝叶密茂之处，探首向下望去，只见那木桌依然放在原处，香炉也好好摆在上面，只是金炉中，已没有那飘升起来的袅袅烟气，显然，在这一段时间中，无人来过。

江涛澎湃，浊浪滚滚，夜暗中望上去一片银白。

萧翎隐身在老柳密枝处，足足等候了一个更次，仍不见有何动静，不禁暗暗一叹道：看来今夜是不会有人来了。

正等跃下树去，突闻一阵木橹划水之声，传了过来，不禁心中一动。

转头望去，只见朗星微光下，一艘小舟，急驰而来，片刻间，已近江岸。

三条人影，连翩由小舟之上飞起，瞬间已到了老柳树下。

萧翎仔细一看，不觉心头一跳，暗道：我如早离开一刻工夫，也难见到他们了。

敢情那当先一人，正是白昼在此见过的青衣童子。

只见他身上斜背长剑，双手捧着那块灵牌。

紧随他身后，也是个身着青衣的童子，手中捧一架古琴。

最后一人，蓝衫白履，右手拿着一个折扇，缓步随在两个童子身后。

萧翎目光一转，瞥见一条黑影一闪而没，似是伏下了身子，心中纳闷，暗暗忖道：这一条人影，不知是何许人物？

就这一转念间，那蓝衫人和两个青衣童子，已然行近木桌。

那当先一个青衣童子，跃身而起，挂上了萧翎的灵位，然后取出三炷香来，晃燃火折子，点起了拜香，插入香炉。

借着火光望去，看出那蓝衫人，也不过二十左右，玉面剑眉，生相十分俊雅。

香烟袅袅升起，清香四溢。

蓝衫人放下手中折扇，微微一整衣衫，抱拳对着灵位说道：“兄弟年前到此，见兄大名刻在树上，一时动了奇想，借用了萧兄之名，萧兄地下阴灵有知，请恕在下冒名之罪。”

萧翎暗暗舒了一口气，道：原来如此，我还道这世上，当真有着两个萧翎呢。

只听那蓝衫人继续说道：“兄弟虽然是冒用了萧兄之名，但自信并未有辱萧兄的名讳。”

但闻蓝衫人接下去说道：“兄弟受人之托，带这灵牌，来此奠祭萧兄，今日已满七日，明晨兄弟就携这灵牌别去，交还那相托之人，但愿今宵萧兄能显些灵异，也好让兄弟归去时，讲给那相托之人听，唉！萧兄啊！你虽然已经死了，但世间还有一位红颜知己，为你痛不欲生，晨昏时分，对着你的灵牌流泪祈祷，比起兄弟来，萧兄是强得多了，萧兄阴灵有知，也可瞑目九泉了。”

萧翎听得心中纳闷，忖道：这人在胡言乱语些什么？我哪里有什么红颜知己……

蓝衫人又朗朗接了下去，打断了萧翎的思路，道：“你那红颜知己，为你谱了一首凭吊你的曲子，兄弟今宵就弹此一曲，一慰萧兄亡魂。”

只见那青衣童子，捧过古琴，端放在木桌之上，蓝衫人扬手把折扇插入衣领之中，右手一挥，铮铮几声弦响，划破了寂寂静夜。

紧接着琴音丝丝扬起，果然是声声断肠，九曲百转，如泣如诉，古琴哀弦，闻之断魂。

萧翎心神受到了强烈的感染，不自觉潜然泪下。

突然，铮铮两声，哀哀琴音，倏然而止。

两个青衣童子霍然拔出长剑，跃向两侧，流目四顾。

原来那蓝衫人正弹到哀伤紧要之处，琴弦忽然断了两根。

只听那蓝衫人长长叹息一声，道：“可是萧兄的阴灵，来此听琴？”

他举起衣袖，轻拭去颊上泪水，道：“你那红粉知音，在伤心千回、断肠百折之中，谱出这一首‘流水断魂’的曲子，当真是每一声，每一字，都和她那哀哀哭声一般，萧兄啊！萧兄，你如阴灵有知，能忍心让她为你哀伤一世吗？”

萧翎只听得大为感动，忖道：这个人不错啊！他不过受人之托，但却能这般的忠人之事……

但闻那蓝衫人口风一转，接了下去，道：“她为你这般伤心欲绝，萧兄也该为她想想才对，如若萧兄的阴灵，能显些灵异，使兄弟取信于她，兄弟不才，愿一生追随她罗裙之下，慰藉她的哀伤。”

萧翎听得怔了一怔，道：“好啊！原来你这般求我，要我显些灵异，好如你求凰之愿……”

那蓝衫人突然撩起长衫，不顾满地泥浆，跪了下去，说道：“兄弟借用了萧兄名讳，当尽我之能，使萧兄的大名，宏扬于武林之中，人人敬慕，流芳百代，兄弟这一生一世，永作萧兄的化身……”

萧翎暗道：你又不是真的为我……

那蓝衫人接了下去，道：“萧兄如肯答允兄弟之求，就请显灵给兄弟瞧瞧。”

这时，那同来的两个青衣童子，已然搜索过四周归来，一左一右的站在蓝衫人的两侧。

蓝衫人目光左右一扫，冷冷说道：“你们拔剑出鞘，如临大敌，岂不要吓跑了萧兄的阴灵，还不快给我收起。”

两个青衣童子依言还剑入鞘，看那蓝衫人跪在地上，也跟着跪了下去。

荒凉的江畔，恢复寂静，只有澎湃的江涛声，永不绝息。

萧翎居上临下，看的甚是清晰，那蓝衫人闭着双目面对灵牌，口齿还不住微微启动，似是在暗暗祈祷，一时间，倒不知是否该现身问他一声，那位红粉知音，究系何人。

正自拿不定主意当儿，忽见遥远处，一条人影，悄无声息的掩了过来。

那人举步落足，轻如落叶，虽是行走在泥浆地上，也是听不出一声息。

蓝衫人和两个青衣童子，似都在至诚的期待着萧翎的阴灵出现，全神贯注，不知危难将至。

星光下，可看出那是个瘦高的人影，已然逼近那蓝衫人身后丈余之处。

那人的行动更慢了，似是对那蓝衫人甚多顾忌，蹑手蹑足，异常小心，生怕弄出一点声息，惊动了三人。

萧翎的心中也开始紧张起来，不知是否该出手救那蓝衫人。

沉默寂静中，弥漫着沉沉的杀机，那悄然而至的瘦高黑影，每向前移动一步，就加重了一分杀机。

蓦地里，江流中又传来一阵木橹划水声音，又有一艘小舟，如飞而至，那瘦高的黑影，似是被那划水的木橹声所惊，陡然停下了脚步。

急遽的变化，使萧翎有着目不暇接之感，回头望去，只见那小舟上飞起了一条娇小的人影，一跃飞下，落在江岸上。

来人是个全身劲装的女子，背上斜背着一柄长剑，脚落实地，略一回顾，纵身而起，飞向那蓝衫人停身之处。

就这一刹那，那悄然掩至近处的瘦高黑影，忽然不见，萧翎穷目搜望，才看出他俯卧在地上，想是因为那劲装少女出现的太快，那黑影自知逃避不及，才伏身倒卧了下去。

那劲装少女飞落在木桌旁侧，砰的一掌击在木桌上，说道：“我到处找你不到，你躲在这里干什么？”

蓝衫人缓缓站起身子，语气中甚是冷漠，说道：“你这一闹，惊跑了萧翎的阴灵，我祈祷了半天，眼看阴灵将至，却被你这一闹，前功尽弃了……”

那劲装少女怒声接道：“哪里来的阴灵，我瞧你是被鬼迷了心窍啦。”

蓝衫人道：“就算我被鬼迷了心窍，也用不着你来担心。”

那劲装少女呆了一呆，嚤的哭出声来，飞起一脚，踢飞了木桌，桌上的古琴、香炉，一阵乒乒乓乓飞出了两三丈远。

萧翎看她飞出一脚的威势，心中微微一动，暗道：这女子的武功不弱。

两个青衣童子，早已吓的呆了，眼看主人心爱的古琴飞摔出去，也不知飞身去接，半晌之后，那适才捧琴的童子，才讷讷地说道：“公子，那张古琴……”

蓝衫人接道：“快去捡回来，咱们走啦。”

青衣童子应了一声，跑去捡回古琴。

另一个青衣童子说道：“公子，那萧翎的灵牌，要不要带走？”

蓝衫人怒道：“那灵牌如是丢了，你就别想再活了。”

这青衣童子一惊，暗暗付道：想不到那萧翎的灵牌，竟是比公子心爱的古琴更加重要。

心中忖思，人却返身一跃，直向那正中老柳之上飞去，伸手取下灵牌。

只听那劲装少女喝道：“什么人的灵牌，拿来给我瞧瞧。”

这少女似是也有着一种很高的身份，竟使那青衣童子大大为难，捧着灵牌，呆在当地。

劲装少女怒道：“你敢不听话吗？”

剑童望了蓝衫人一眼，慢慢抬起右腿，向少女迈出一大步。

那蓝衫人喝道：“大胆，掌嘴！”

剑童扬起手，乒乒乓乓，自己掌起嘴来。

他虽是自己掌罚，但落手很重，片刻之间，双颊都肿了起来。

那劲装少女越看越觉得不是味道，厉声喝道：“住手！”

剑童停下双手，望了那劲装少女一眼，又继续打了起来。

那劲装少女羞怒交集，长剑一挥哭道：“好啊！你欺侮我还不算数，要琴剑二童也来欺侮我了？”

那蓝衫人举手一挥，道：“不用打了。”

剑童停下手来，但双颊已红肿起老高，嘴角汨汨流出血来。

那劲装少女哭了一盏茶工夫，那蓝衫人有如未闻未见，既不劝解，也不喝止。

萧翎隐身在老柳之上，看的十分真切，暗暗想道：看来这一对男女，有着很深的渊源，不知何故，蓝衫人竟然对她如此冷漠，唉！女的虽是泼辣一点，但这男的心肠却是太过冷酷一些。

那劲装少女哭了一阵，也不见那蓝衫人来解劝，似是下不了台，哭声愈发尖厉，一面怒骂道：“你们站在这里瞧什么？快些替我滚远些去！”

那蓝衫人不劝不问，似是就在等她这一句话，当下冷笑一声，道：“很好，可是你让我滚的。”抱起萧翎灵牌，大步而去。

琴、剑二童紧随身后，护拥着蓝衫人上了小舟，但闻木橹拨水之声，小舟去如惊鸿，片刻间走的踪迹不见。

那劲装少女耳闻小舟去远，似是真的伤了芳心，呜呜咽咽的当真哭了起来。

她适才的哭声，旨在撒泼，是以哭的声音尖锐刺耳，此刻哭声，却是由内心之中发出，哀哀切切，动人心弦。

萧翎心中忽生不忍之感，暗自想道：得想个法子劝她一劝才行……

心念初转，忽见那卧伏在地上的瘦高黑影，突地又站了起来，缓步向劲

装少女行去。

那劲装少女哭的天昏地暗，耳目早已失去灵敏，那瘦高黑影逼近了她四五尺远，仍无所觉。

萧翎心中大为紧张起来，暗道：姑且不论这女子，是好人、坏人，但堂堂男子，乘人不备，暗算一个女子，实是有欠光明之举，我萧翎岂可坐视不救。伸手折了一段柳枝，分断三截，扣在手中，暗运内力，蓄势待发，如若那瘦高黑影，一声不响的暗中偷袭，立时将以三元联第的手法，打出柳枝。

哪知事情变化，又大大的出了萧翎的意外，那瘦高的黑影，逼近那劲装少女五尺左右时，突然停了下来，说道：“姑娘，不用哭了！”

他虽然尽量想使自己的声音平和，但听上去仍然带着一股冷冰冰的味道。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这声音有些耳熟，当下运足目力望去。

那劲装少女，似是突被毒蛇咬了一口般，哭声顿住，一跃而起，剑随身转，护住了前胸，目注那瘦高黑影，冷冷喝道：“什么人？”

那瘦高的黑影道：“在下毫无恶意！”说话之间，人又向前跟了两步。

劲装少女宝剑一挥，划起一片寒芒，道：“快给我滚开，再要妄进一步，可别怪姑娘我手中宝剑无眼。”

那瘦高的黑影，突然放声一阵哈哈大笑，道：“姑娘今宵的际遇，在下已是亲眼所见，亲耳听闻的了！”

那劲装少女道：“你看到了，听到了，又怎么样？”

那瘦高的黑影笑道：“那人对姑娘实在是太过份了。”

劲装少女道：“我们自己的事，用不着别人来管。”

瘦高的黑影道：“可是那人早已不把姑娘当作自己人了，哈哈，如若在下把今宵所见在江湖上宣扬出去，日后姑娘还有何颜在江湖之上走动？”

劲装少女怒道：“你敢！”

瘦高的黑衣人道：“为什么不敢，一个大姑娘家，向男人撒娇耍赖，人家却不顾而去，这件事当真是好笑的很，哈哈……”

那劲装少女怒道：“闭口，你这般耻笑我，可别怪我要杀你灭口了。”

萧翎暗作评论，道：那男子阴沉、险恶，施出各种手段，迫那女子就范，固是可恶，这女子要杀他灭口，倒也算得上毒辣的了！

那黑衣人冷笑一声，道：“只怕姑娘难以是在下之敌……”

那劲装少女怒道：“胡说！”

刷的一剑，刺了过去。

那瘦高黑衣人侧身一闪，避开一剑，却不肯还击，冷然接道：“姑娘如肯听在下之言，和我合作，不但可挽回情郎变去之心，而且还可大大的在武林中扬眉吐气一番，当可使举世须眉，自愧失色。”

那劲装少女似是被说动了心，刺出的长剑，陡然收了回来，缓缓说道：“咱们要如何合作？”

黑衣人道：“只要姑娘听在下之言，假冒一个死去之人的名字，做几件惊人之事。”

那劲装少女对蓝衫人，似是有深挚异常的情爱，急急问道：“要我冒什么名字？”

黑衣人道：“萧翎。”

藏身那老柳树上的萧翎，只听得心头一震暗道：好啊！想不到我萧翎这个名字，竟然是如此的吃香，除了那蓝衫人冒用之外，还有人威迫这劲装少女冒用……

只听那劲装少女低声说道：“萧翎，萧翎……就是那灵牌上的名字吗？”

黑衣人道：“不错，那人因假冒萧翎之名……”

劲装少女接道：“你说的哪一个？”

黑衣人道：“就是那个穿蓝衫的少年！”

劲装少女嗯了一声，道：“他叫蓝玉棠。”

黑衣人道：“就是那蓝玉棠了，他假冒萧翎之名，引出了一位绝代红颜，才使他见新弃旧，不再喜爱你了……”

那劲装少女急急问道：“哪女子长的好看吗？”

黑衣人道：“自然是好看了……”

劲装少女接道：“不知比我如何？”

黑衣人上下打量了那劲装少女一眼，道：“以在下的眼光，评论两位，那该是春兰秋菊，各极其美，不过，在那蓝玉棠眼中瞧来，那人是比姑娘好看多了。”

劲装少女道：“你又不是他，怎知道他的看法？”

黑衣人道：“事情明显的很，如是那蓝玉棠觉着姑娘比她好看，也不会弃姑娘去喜爱那人了。”

劲装少女的杏目圆睁，冷哼一声，道：“我非得找着她瞧瞧不可，看她哪里比我强了！”

黑衣人道：“那位姑娘武功高强，你纵然找得到她，也未必是她敌手，何况你也找她不到。”

劲装少女道：“这你怎么知道？”

黑衣人道：“姑娘还未答复在下之言！”

劲装少女道：“我这样去找她也是一样，为什么要假冒死去的萧翎之名？我不干。”

黑衣人道：“好！姑娘既是不愿，在下也不勉强，咱们就此别过了！”转身大步行去。

劲装少女心中大急，高声叫道：“站住……”

黑衣人停下脚步，劲装少女问道：“你话还没有说完，她叫什么名字，我要到哪里找她？”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她远在天涯海角，世外仙境，你这一辈子，别想

找到她了；近在咫尺毗邻，随时可在你身边出现。”

劲装少女垂下头去，沉吟不言。

黑衣人接着说道：“姑娘如肯听在下之言，和区区合作，咱们是各取其利……”

劲装少女奇道：“怎么各取其利……”微微一顿，接道：“是啊！因为那女子长的美貌，你可是想打她的主意……”

黑衣人接道：“区区在下的喜好甚多，唯独不爱女色，姑娘猜错了！”

劲装少女道：“那你要干什么？”

黑衣人道：“在下只要她身上一件东西，其余尽交由姑娘去处理。”

劲装少女道：“什么东西？”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姑娘不觉着问得太多了吗？哼哼！你若不愿答应，在下还得去找别人，无暇奉陪了。”

劲装少女突然长叹一声，道：“好吧！我答应你，但你可不能食言，要把她交我处理，杀剐任我做主。”

黑衣人道：“这是自然，在下生平，和人斗智用谋，倒是无计其数，自毁承诺，从不屑为。”

劲装少女道：“你等一下，我去取来应用之物。”

黑衣人道：“慢着！有一件事，在下必得先行说明，姑娘也可想一想，就是在未曾找到那位女子之前，姑娘必须听从在下之命。”

劲装少女道：“依你就是。”转身一跃，登上小舟，摇橹而去。

黑衣人道：“姑娘要快去快来，在下不能多等。”

劲装少女遥遥答道：“我要到坐来的大船上去，一则取应用之物，二则要他们自行回去，不用等我了……”

一顿又道：“阁下的话，姑娘不能相信，我不能在此耽搁，要去追赶那蓝玉棠……”

说到最后一句话，小舟已没入起伏的江涛之中不见。

黑衣人缓步走近江边，举目远眺。

萧翎暗中一提真气，悄无声息的跃下树来，正好落在那黑衣人的背后。

这时，如若他在暗中算计那黑衣人，只不过举手之劳，生擒打死，都无困难。

要知江涛如啸，声闻数里，那黑衣人又正在想着心事，虽然有很好的武功，过人的耳力，也是难免受到干扰，不若平时灵敏，何况萧翎的轻功，得自柳仙子的嫡传，飘身下落，不带一点声息。

那黑衣人心中似是焦虑，站立不安，转身游走，哪知目光一瞬，突见萧翎站在身后，这一惊非同小可，但他久经大敌，遇事的应变能力过人，右掌一立，护住前胸，霍然横移三尺，冷冷地问道：“什么人？”

萧翎道：“萧翎……”

黑衣人心头一震，道：“什么……”

萧翎道：“货真价实的萧翎，你如是想找我，那就用不着请别人假扮了！”

黑衣人镇定一下心神，道：“那萧翎早已葬身江中鱼腹，世间哪里还有真的萧翎，区区亲眼所见，你还骗得过我不成？”

萧翎冷笑一声，道：“哼！我道是谁，原来是你，好啊！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了。”

黑衣人越发惊异地说道：“你知道我是谁？”

萧翎道：“冷面铁笔杜九，中州双贾中老二，哼哼！你可以易容改装，却无法改变你的声音！”

黑衣人呆了一呆，道：“你当真是五年之前，落在这江中的萧翎吗？”

萧翎道：“托天保佑，在下未死！”

黑衣人一拉包头黑巾，道：“那很好，在下正是杜九，你既然没有死，在下也用不着改装易容，掩去本来面目了！”

萧翎冷冷说道：“中州双贾一向是形影不离，你既然在此，想那商八也定在左近了？”

杜九道：“不错！”

萧翎道：“带我去见他！”

杜九道：“你要见他不难，但中州双贾一向是不受人令，何况你是否真是萧翎，在下还未曾认得清楚！”

要知萧翎跌入河中之时，不过是十二三岁的孩子，身罹绝症，瘦弱异常，此刻的萧翎，雄挺秀伟，英气逼人，五年之变，判若两人，那杜九阅人再多，也是难以辨识。

杜九道：“我要你说明那日落江的情形。”

萧翎道：“这又何难。”

当下把那日落江经过，说了一遍。

杜九上下打量了萧翎一阵，道：“果然是你了，我们兄弟，为你改扮易容，五年余未以真面目出现江湖，哈哈，从今之后，再也用不到这般……”

萧翎接道：“快带我去见那商八。”

杜九冷笑一声，道：“急什么呢？早一刻，晚一刻，又有何不同？”

萧翎怒声喝道：“我心急如箭，等它不得，你走是不走？”

杜九仍是那种冷冰的语气，道：“这五年的时光中，你一定有了奇遇？”

萧翎剑眉耸动道：“你可要试试吗？”

杜九道：“该当领教。”

萧翎提起了右掌，道：“那就接我一掌试试！”缓缓推出右手。

他不知自己五年的成就有多大，但脑际中却记着中州双贾的武功十分高强，这一掌去势虽缓，却运足了十成劲力。

杜九疾快的抬起右掌，推了出去。

双掌接实，萧翎蓄蕴在掌心的暗劲，突然发了出来。

杜九在双方相触的一刹那，已然觉出不对，但已无法闪避，只好硬接下

了一掌。

只觉一股强猛绝伦的劲道，直撞过来，心神一震，身不由己的退了三步。

萧翎收了掌势，道：“可以去见商八了吧？”

杜九长长吸一口气，纳入丹田，压制住翻动的气血，道：“皇天不负有心人，你真的投到了北天尊者门下。”转身放步而行。

萧翎急欲早见商八，也懒得解说，紧随在杜九身后而行。

第十五回 神功震双贾

社九逐渐的加快行速，行了顿饭工夫，到了一处孤立的茅舍前面。

茅舍的木门紧闭，室中不见灯光。

杜九轻轻咳了一声，道：“大哥在吗？”

木门呀然而开，一个竹笠鱼装的白髯老人，当门而立。

杜九晃燃火折子，点起了烛火，道：“大哥，从今以后，咱们用不着掩饰本来的面目了，萧翎他没有死去……”

突然张嘴吐出了一口血，摔倒在地上。

白髯老人两道冷电一般的目光，投注在萧翎的身上，道：“你真是五年前落江的萧翎吗？”

萧翎应道：“正是在下。”

白髯老人突然举手在脸上一抹，白髯尽落，露出一张团团的圆脸，道：“可是你打伤了他？”

这张圆脸，留给了萧翎很深的记忆，正是那金算盘商八。

萧翎道：“适才在江畔，在下和他对了一掌。”

商八脸上泛现起困惑之色，道：“只一掌你就震伤了他？”

萧翎道：“他伤势本来不重，只因他太逞强好胜，不肯及时运气调息，又经过这一阵奔走，血气难平，故而吐出一口血来。”

商八伏下身子，扶起杜九，接道：“救人要紧，咱们等一会再谈。”

萧翎倚门而立，道：“既然见着了，我也不怕你逃走。”

商八仔细在杜九身上查看了一阵，推活杜九的脉穴，摸出一粒丹药，送入杜九口中，低声说道：“二弟，你运气先调息一下，我和这位萧兄谈谈……”

萧翎冷冷接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瞧咱们也不用谈了，我记得五年前，我曾说过不杀你们，快些告诉我那岳姊姊现在何处？”

商八微微一笑，道：“萧兄的武功，诚然不错，但如说能杀了我们兄弟，却也未必！”

萧翎剑眉耸动，俊目放光，冷冷的扫掠商八一眼，道：“这些事，倒也不用争执，我只问你我那岳姊姊的下落。”

商八摇摇头，道：“不知道，自从你落江之后，咱们兄弟失信于那岳小钗，也无颜回去见她，屈指算来，五年有余，没有见过她了！”

萧翎眉宇间泛现出一片忧郁，冷然说道：“如若我那岳姊姊，有了三长两短，两位纵然被我斩作肉酱，也难消我心头之恨。”语音微微一顿，接道：“我那岳妹妹是被你们囚禁起来的，这话没有冤枉两位吧？”

商八道：“不错，岳姑娘确是我带她安居在一处安全所在，可是我们兄弟答应了把萧兄带去见她，交换那禁宫之钥，不幸你落江失踪，咱们兄弟在左近十里江面上寻找甚久，但却一直未能找到萧兄，中州双贾能在江湖之上立足，受到武林中朋友器重，就是因为一生中从未失信于人，既是找不到你

萧翎的下落，那等于砸了我中州双贾的招牌，自是壮士无颜去见那岳小钗了……”

萧翎急急接道：“她在什么地方，快带我去见她！”

商八摇头说道：“岳姑娘的秘密居所，咱们只留有半年的食用之物，我们兄弟找不到萧相公，无颜回去见她，但却不能让她活活饿毙，因此，在萧兄落江五个月后，咱们兄弟易容改装，悄然潜返，给她送去些食用之物……”

萧翎接道：“这么说来，两位还是有点人心了。”

金算盘商八轻轻咳了一声，接道：“但当咱们兄弟回到那处秘居，岳姑娘早已自断铁栅而去，行踪不明，咱们兄弟化装寻访数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仍是找不出她的下落。”

萧翎冷笑一声，道：“未找到我岳姊姊之前，两位不能算脱干系，有劳两位随我一行……”

商人道：“到哪里去？”

萧翎道：“百花山庄，咱们以三年为限，三年之内，如若找到了我岳姊姊，自是释放两位……”

杜九突然一睁双目，失惊道：“百花山庄！”

萧翎道：“不错，这也值得大惊小怪么……”语音微顿，接道：“如是三年之内，还找不到我那岳姊姊，我就杀了两位。”

杜九功力深厚，又得灵丹之力相助，经过这一阵调息，早已复元，一跃而起，道：“在下适才因是轻敌，被你一掌震伤，岂能心服。”

萧翎道：“那你是还想试试了？”

杜九道：“当然奉陪。”

萧翎目光一转，道：“室中狭小，咱们到外面较量。”

商八一伸左臂，拦住了杜九，道：“且慢，纵然要打，也得把话先说清楚。”

萧翎道：“什么话，快说！”

商八道：“你认识那血影子沈木风？”

萧翎略一沉吟，道：“那是我的结盟大哥！”

商八道：“他为什么不收你为徒？”

萧翎怒道：“这些事，你也要管。”

商八道：“你从那血影子沈木风学艺，武功自是了得，五年时间，不算太长……”他顿了一顿，又道：“纵然他细心相授，你天资聪慧，尽得他的真传，但真力内功方面，却未必就强过咱们兄弟，一对一的搏斗，你可以巧补拙，以血影子传你的诡奇招术，可打成一个半斤八两的平分秋色之局，你或可有取胜的机会，但如我们兄弟二人联手，你却是必败无疑之局……”

冷面铁笔杜九冷冷接道：“就算那血影子沈木风亲自到来，也难在百招内，胜得中州二贾。”

萧翎听得心中一动，暗道：听这两人口气，对我那结盟大哥沈木风，似

是甚多畏惧，看来大哥的名头，果然是威震江湖，非同小可。

金算盘商八不容萧翎开口，又抢先接道：“你估量一下目下之局，在下是句句出自挚诚。”

萧翎道：“我从何人习武，不用两位多管，如若我存下了杀害两位之心，适才长江岸畔，那杜九早已横尸溅血了！”

杜九口虽不言，心中却是暗暗的想到：这话不错，如若他在岸畔出手多攻我几招，我在重伤之下，绝对抵拒不住，势必非伤在江畔不可……

萧翎道：“两位既然说不出我岳姊姊的下落，只有委屈同往百花山庄一行了！”

商八道：“如是我们兄弟不走呢？”

萧翎道：“由不得你两位做主。”

商八笑道：“好大的口气，中州双贾做了数十年的生意，好不容易创出的金字招牌，毁于一旦，害得咱们易容改装，在江湖上混了五年，这宗买卖，已然大亏血本，你还来讨债不成。”

萧翎道：“对本对利，找不到我岳姊姊，贵兄弟两条命抵她一条。”

商八道：“做生意讲究本钱，你这娃儿凭什么？”

萧翎道：“就凭我这一双掌。”

商八笑道：“那很好，我们兄弟是当得奉陪。”

萧翎道：“这室中狭小，动手时有碍手脚。”

商八道：“北行三四里，有一座荒凉的破庙，咱们到那里去如何？”

萧翎道：“事不宜迟，要走就得立刻动身。”

商八一跃而出，道：“兄弟带路。”

三个人影联袂而起，疾向正北方奔了过去。

果然，行约四里左右，有一座残破的大庙，商八带路，跃入庙中，直奔大殿后一座阴森的大院里。

这座后院，足足两亩大小，荒草及膝，四周长满了高大的槐树，只有中间三四丈见方处，长草已被铲去，露出一片黄土地。

商八伸手指着近东一排厢房，道：“在那排厢房中放有二口空棺材，如若我们兄弟伤亡在你的手中，那就有劳代为收了我们兄弟尸体，埋入这一片黄土地中。”

萧翎微微一怔，道：“如是兄弟战死，也要劳请两位代办一事。”

商八道：“但得力能所及，无不从命。”

萧翎道：“日后两位如能再见到我岳姊姊时，别告诉她我战死此地的事！”

杜九接道：“不行，中州双贾素不说谎。”

萧翎心知中州双贾的武功高强，如若二人一齐出手，实难有制胜把握，淡淡一笑，道：“有我遗言相托，自是算不得说谎。”

商八道：“好，咱们就此一言为定。”

萧翎道：“两位是一齐上呢，还是一个一个的动手？”

商八回顾了杜九一眼，道：“在下先单独领教，如若是你当真能把我打败，我们兄弟再联合出手如何？”

萧翎豪气飞扬地说道：“如若是我萧翎怕你们中州二贾联手合击，也不敢奉陪来此了。”

商八道：“那就请出手吧！我们人多，先让你三招。”

萧翎道：“且慢，还有一事，必得先说清楚。”

商八道：“在下洗耳恭听。”

萧翎道：“贵兄弟为了一世英名，此刻已有了拼命一战的决心，但兄弟此际却无杀害两位之意，如若我侥幸胜了两位，还得两位答允留下有用的性命，帮我寻找我那岳姊姊！”

商八哈哈大笑道：“看起来，萧兄这胜我兄弟之心，倒是坚强的很……”语声微顿，肃然道：“我兄弟如若当真是同败在你手下，那就终身听命于你，如果我兄弟胜了呢，也得你答允一事。”

萧翎道：“什么事？”

商八道：“寻得你岳姊姊之后，你得帮我们讨来‘禁宫之钥’！”

萧翎道：“好吧！小心了。”

呼的一掌，劈了过去。

商八身躯横里一闪，一式脱袍让位避开一掌，只觉一股劲急的掌风，从身侧飞过，飘起衣袖，不禁吃了一惊，暗道：好小子，掌力果然不弱。

萧翎一击不中，跟着欺身而进，双手左右合击，拍了过来。

这一击却是无声无息，劲力蓄蕴掌心不发。

商八一式移形换位，身子滴溜溜一个大转身，又避开了一掌。

但觉人影一闪，萧翎双掌如影随形般，紧接而到，这次却是擒拿手法，五指搭向了商八右腕。

商八心头大骇，暗道：好快的手法，急施了招风回弱柳，脚尖微微一用力，身子飘飘而起，避开一击。

他虽然避开了三招，但人却退后一丈多远。

萧翎停手不攻，冷然说道：“这一次，你该还手了。”

商八道：“不劳费心。”身子向前一探，右拳迎胸击了过来，拳势将要接近萧翎时，突然一张五指化作神龙探爪，抓向萧翎肩头。

萧翎一塌肩，人立原位不动，右掌却疾然而起，食中二指急急划出，拂向肩头。

商八骇然而退，失手叫道：“兰花拂穴手！”

萧翎道：“不错啊！贵兄弟当真是见过世面。”

左手一探，五指平屈半伸，拂向肩头。

商八哪里还敢大意，右手一招惊涛裂岸，呼的一掌，劈了出来，强猛的内劲，山涌而至。

萧翎已打的性起，右手一挥，接了一掌，左手斜里拂出食、中、无名三

指，半屈轻弹，点向商八左肩缺盆、堂门、中府三穴。

这一招兰香四射乃十二兰花拂穴手中一记绝招，金算盘商八，虽是久经大敌之人，也不禁有些应变不及之感，何况他右手已和萧翎硬拼上了掌力，闪避之间，更是困难。

匆忙中一吸真气，左肩疾沉，塌落五寸。

他应变虽已够快，仍是晚了一步，中府穴上，已被萧翎弹出的指力拂中。

冷面铁笔杜九，眼看商八已吃了亏，如不及时解救，三两招中，即将落败，冷冷喝了一声：“接我一掌。”

中州二贾，正好和萧翎相反，越打越是心惊，杜九首先为萧翎快速掌法所惑，右手斜里推出一招闭门推月，去封萧翎掌势，却不料萧翎左掌穿隙而入，拍向前胸。

杜九门户洞开，这一掌眼看招架不及，只好向后退避。

却不料萧翎拍向前胸的掌势，陡然收回，左掌一翻，拂穴手掠着右臂而过。

杜九只觉臂膀一麻，一条右臂劲道顿失。

商八大惊之下，突然拍出一掌百鸟朝凤，幻起无数掌影，当头罩下。

萧翎毫无对敌经验，眼看对方掌势幻起罩下，心头微慌，身躯一转，准备避开，左手却施一招满天星斗，封架攻势。

就这稍一犹豫，已然慢了一步，商八的掌势，已然拍中右肩肩头。

萧翎得庄山贝传授乾清气功，护身罡气，已有小成，商八一掌击中，立时有一股反震之力，弹了回来，心头更是惊骇，失声叫道：“护身罡气！”

萧翎受创之下，左手一招点出，修罗指力激射而至，点中了商八天池大穴。

金算盘商八身躯摇了两摇，一交跌倒。

杜九大吃一惊，急急叫道：“大哥……”扑了过去。

他右手受伤，难以运劲，左手一探，抓起了商八的身子。

萧翎右肩挨了商八一掌，打的骨疼如折，他护身罡气，只不过三成左右的火候，如何能挡得商八的雄浑掌力。

这一战，三人尽皆受创。

但萧翎受伤一事，中州双贾却是懵无所觉。

要知那玄门罡气，乃武林一道中至高绝学，在中州二贾的观念中，萧翎既有罡气护身，自是不会受伤。

萧翎暗中咬牙，强忍伤疼，沉声说道：“不要动他，他中了我修罗指力，不知解救之法，不但徒劳无益，且将害他性命。”

杜九脸色一变，道：“修罗指力？”

放下商八，缓缓退到一侧。

萧翎运起功力，抵拒伤疼，一面又施展柳仙子传授的独门手法，解开了商八为修罗指力所点伤的穴道。

他虽然解开了商八的穴道，但自己却疼出了一身大汗。

杜九冷眼旁观，还道他为了替商八解穴疗伤，累出了一身大汗，心中暗生感激之情。

商八穴道被解，挺身坐了起来，双目圆睁，望着萧翎出神，半晌之后，才长叹一声，道：“萧兄身兼数家之长，我商八今宵算是大开了一次眼界……”

长长喟叹一声，接道：“兄弟这一生之中，和人斗智比武，虽非第一次挫败，但却从未败的似今日之惨……”

他回顾冷面铁笔杜九一眼，道：“兄弟，今将如何？”

杜九一时之间，不明所以，茫然说道：“什么事？”

商八轻轻咳了一声，接道：“为兄的已答允了萧翎，如若是败在他的手中，那就终身听命于他，但此事是重过一个人的生死，为兄的虽然是答允，但也不敢迫使兄弟相随。”

杜九默然不言，但从闪烁不定的目光中，显见他心中正自有着强烈的变化，良久之后，才缓缓接口说道：“大哥之意呢？难道你当真的要追随于他，终身听他之命吗？”

金算盘商八道：“为兄出口之言，几时不算过了，但兄弟并未亲口答允过他，眼下倒还有一个摆脱为兄代你承诺之策。”

萧翎心知此刻是两人今后一生作为所系，任由两人研讨相商，也不插口。

杜九心中为难，来回绕了两个圈子，道：“有何良策？”

商八道：“如若兄弟此刻和我割袍断义，划地绝交，从此两不相关，那兄弟自是可不受为兄承诺之言的约束了。”

但见冷面铁笔杜九仰脸长长吁一口气，突然放腿疾奔而去。

他奔行之势，迅若闪电飘风，眨眼之间，已走的踪影不见。

萧翎轻轻叹息一声，道：“一言承诺，事关终生，也难怪他要远远的离你而去了！”

商八摇头说道：“我那义弟，绝不是这等含含糊糊的人，他纵然要走，亦必是清清爽爽，绝不会拖泥带水，但此事关系太过重大，他一时难以决定罢了……”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在下有一事相求萧兄！”

萧翎道：“但能力所及，无不应允。”

商八道：“如若我那兄弟决心要和我割袍断义、划地绝交而去，萧兄请看在我的身上，不许出手拦阻于他。”

但见一条人影流矢一般奔了过来，绕着两人打个转，又疾奔而去。

萧翎看的真切，来人正是那冷面铁笔杜九，当下一挺胸，道：“商兄也不用太过为难，武林中人，视声誉重过生死，如果商兄有些后悔了，亦不必为此承诺所苦，尽可离此而去。”

商八双目中暴射出无限欢愉之色，但瞬即消失不见，长长叹一口气，道：“我商八一生之中，从没有说过不算的话，武林同道看得起中州双贾，其因

在此，我商某人也因此自傲江湖，这是我商某人一生奉行的金科玉律，头可断，血可流，信念不可屈辱。”

但闻步履之声，传了过来，杜九重又奔了回来，行近两人身侧，突然停了下来，缓缓地说道：“大哥，小弟想了好久，才决定下来……”

商八哈哈一笑，接道：“为兄已和萧兄谈好，他已答允不阻拦兄弟，咱们兄弟半生劳碌，积聚的珠宝，算是兄弟你一个人所有……”

杜九接道：“小弟想来想去，还是要追随大哥，不论天涯海角，刀山剑林，生死不离。”

商八一皱眉头，道：“你并未亲口允诺，尽可独行其是，何苦要终身受人之命，兄弟你……”

杜九道：“我知道，但大哥答允了，和小弟亲口承诺，有何不同。”

此等友爱诚挚之言，出自他的口中，仍是有些冷冰冰的味道。

商八轻轻叹息一声，道：“为兄的害了你啦。”

萧翎突然一抱拳，道：“两位肯答应，帮我找寻我那岳妹妹，兄弟已感激不尽，此后咱们是兄弟相称，平坐平行，不要谈那些终身受命的事了！”

商八哈哈一笑，道：“萧兄的年岁不大，胸襟气度，实非常人能及，既是如此，兄弟也不再谦辞，从此刻起，萧兄是我们龙头大哥就是。”

萧翎道：“兄弟这等年岁，如何敢当……”

商八接道：“武林之中，强者为高，原本也无年岁之分，大哥请受兄弟一礼。”一撩长衫，拜了下去。

杜九紧随着商八拜倒地上。

萧翎也急急大礼相还，相对一拜而起。

杜九突然说道：“萧大哥，做兄弟有几句不当之言，不知是否该说出口？”

萧翎道：“江湖阅历，我不如两位甚多，这方面还得多承指教了！”

杜九道：“大哥言重了……”

他仰起脸来，望着满天繁星，重重的咳了两声接道：“我们今宵一诺，那是终身奉行，但却是只听你大哥一人之令，至于其他的人，不管和你萧大哥什么关系身份，咱们可是不卖这份交情。”

萧翎沉吟了一阵，道：“这个任凭两位。”

商八道：“兄弟也有句不当之言，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大哥这身武功，是不是从那血影子沈木风学的？”

萧翎道：“不是，不过那三位授艺前辈，都已多年绝迹江湖，说将出来，只怕两位也不知道。”

他年轻面嫩，面对着两个几十岁的大汉，实在叫不出兄弟二字。商八哈哈笑道：“大哥如是有不便告人的地方，那就作罢，但得无碍，何妨告诉小弟们听听。”他心中对萧翎在短短五年多的时间中，有得这样一身成就，实是百思不解，疑问重重。

萧翎道：“已是自己兄弟，说说自是无妨，但两位却不可随便告人！”

杜九道：“大哥放心，小弟等岂敢乱谈大哥的出身。”

此人的声音，总是带着一股冰冷之味，纵然是天下最柔和的言词，从他口中说出来，听来也有着冷若冰霜的感觉。

萧翎道：“我这身武功，得自三位奇人，义父南逸公、恩师庄山贝，还有位姑姑柳仙子。”

商八双目圆睁，道：“这三人还活在世上吗？”

萧翎黯然说道：“他们隐居在三圣谷内……”想到别离三位老人时，那等情景，心头一酸，再也接不下去。

商八道：“大哥旷世奇遇，能得这三位老前辈的垂青，各传绝艺，那是无怪大哥的成就，超逾了武学常规。”

杜九接道：“血影子沈木风，十年前凶名已震动江湖，大哥和他交往，还望要小心一些！”

商八道：“沈木风、周兆龙，阴险毒辣，最擅暗箭伤人，他们结交大哥，恐是别有用心，唉！大哥的事，小弟们本是不该多问，但此事关系大哥安危，务望大哥多多留心。”

杜九道：“最好把咱们今宵之事，别告诉两人，免得他们对你生疑。”

萧翎还未及接口，商八又抢先说道：“近日中，江湖上，似是起了甚大的波动，但小弟等一直全神在追查那蓝玉棠，希望能查出岳姑娘的下落，未曾留心其他的事，明日起当在暗中查明情势，禀报大哥……”

萧翎急急接道：“怎么？那位蓝玉棠和我岳姊姊有关连吗？”

杜九道：“眼下还未查出眉目，小弟等还不敢妄言，大哥请耐心等待几日，小弟必有确讯禀报。”

语音微顿，立刻接道：“那蓝玉棠冒用大哥之名，出道不过年余时光，已然震动江湖，此人出身如谜，来历不明，但剑招之诡奇、辛辣，却是一时无两，小弟眼看他和人动手从未用过两招，拔剑一击，对方不死即伤，大哥日后遇得此人，还望多加谨慎小心。”

商八道：“未遇大哥之前，小弟等是一心一意的查追那岳姑娘的下落，但此刻，小弟却不得不留神江湖上的动静了，大哥目下和绝世凶人相处一堂，诸事望多小心，兄弟要先走一步了。”

萧翎急道：“咱们日后要如何相会？”

商八道：“我等如有要事，自会找上大哥，传递消息，但如大哥相招，可用暗记指引。”当下把暗记告诉萧翎。

此人心思缜密，说完暗记之后，仍是有些不大放心，回头指着那正东厢房，接道：“如是江湖有甚惊变，咱们兄弟连络不易，或小弟等因要事困扰，难以晋见大哥，大哥可到那厢房之中，靠南方一口棺材里取阅小弟们的报告，但这等连络之法，乃非常手段，平常之时不可轻用，大哥珍重。”抱拳一礼，回身而去。

杜九随着离去。

萧翎望着两人远去的背影，说不出心中是何感觉，两人再三警告他处境险恶，使萧翎生出一种怅然的感觉，想不到那日和周兆龙等结盟，确实是为人情、形势所迫扰，糊糊涂涂的答应了下来，事后想来，无疑中了圈套，但米已成饭，悔之已晚，日后要小心从事，相机应付了。

这番深深的思量，似是陡然间长了不少见识，仰天长长吁一口气，离开了荒凉的破庙，直向百花山庄而去。

夜色沉沉，寒风拂面，萧翎一路急奔，直待将近百花山庄，才放缓了脚步。

忽然间，瞥见一条黑影，一闪而没。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什么人，深更半夜，这么慌急的赶路，而且不走大道，看去向，又似是赶往百花山庄。

正自难作主张，突然身后蹄声得得而来。

回头望去，只见一匹快马，闪电流矢一般，飞驰而来。

萧翎暗暗赞道：好快的马儿……心念初动，健马已到身侧。

马上人一身黑色的劲装，伏在鞍上疾奔。

萧翎还未看清楚来人面貌，那马上人已抢先喝道：“什么人？”呼的一声，一条长长的皮鞭，抽了过来，萧翎心中大怒，暗道：这人好生冒失，也不问清敌友，出手就是这样重的鞭子，左手一挥，疾向那马鞭抓了过去。

马上黑衣人武功了得，右腕一挫，长鞭陡然收回。

那前行的健马，快速惊人，那人收回鞭子，快马已远距萧翎两丈开外。

萧翎心头大怒，一提真气，正待施展轻功，追那快马，却不料那快马突然打了一个旋身，重又转了回来，长鞭扬处，又抽过来。

这一次，萧翎有了准备，哪还容他收回长鞭，右手疾翻而起，一式破云摘星五指一合，已然抓住皮鞭。

萧翎这快速、准确的手法，使那马上黑衣人大为吃惊，冷哼一声，道：“放手。”寒光一闪，削向萧翎的右腕。

此人出手奇快，长剑紧随在长鞭之后削来。

萧翎暗暗吃惊道：好快的剑招。右手一挫，带动长鞭，左手兰香暗送，五指半屈半伸，拂向那人腕脉。

快马上的黑衣人，似是知道此招利害，虽然未失声叫出兰花拂穴手，人却松开了长鞭，一跃下了马背。

萧翎右脚一抬，直踏中宫而上，左手闪电劈出四掌。

南逸公那连环闪电拳掌，为武林一绝，出手之快，变化之急，世间拳掌，无与匹敌，这四掌快攻，迫的那黑衣人连退了四五尺远。

那黑衣人跃下马背时，长剑已横胸而立，准备出手抢攻，哪知萧翎的动作，比他更快，一欺而上，照面攻出四招，抢尽先机，迫的那黑衣人不但无力还手，而且连招架也来不及。

但他武功确实不弱，待萧翎四掌攻过，势道一缓，立时展开了反击，长

剑挥动，寒芒流转，快剑急攻，涌起朵朵剑花，又把萧翎迫退了两步。

萧翎怒气上涌，暗忖道：素不相识，无仇无恨，出手如此毒辣，非得教训他一顿不可！正等出手反击，忽听一声熟悉的大喝道：“快快住手，是自己人！”一条人影，疾奔而至。

那黑衣人当先一跃而退，收了长剑肃然而立，道：“不知二叔驾到，小侄未能迎候，尚望恕罪。”说话中抱拳一揖。

萧翎转眼望去，只见来人一身华衣，正是百花山庄的二庄主周兆龙。

周兆龙挥手微笑，道：“这位是你的萧三叔，快快过来见过。”

那黑衣人愣愣的望着萧翎，呆了一阵，抱拳说道：“小侄单宏章，见过萧三叔。”

萧翎凝目望去，只见那单宏章二十四五，面如锅底，黑中透亮，虎目阔口，两道浓眉，看上去一脸精悍之气。

这人的年龄大过萧翎甚多，这么恭恭敬敬的叫了一声萧三叔，萧翎心中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急急还了一礼，道：“不敢当，单兄……”

周兆龙急急说道：“长幼有序，这辈份礼数，乱它不得，三弟不用客气了。”

单宏章一直瞪着一双虎目，不停的打量萧翎。

萧翎轻轻咳了一声，道：“单贤侄不用多礼。”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单贤侄乃大哥的入室弟子，派去塞外两年，今宵才赶了回来，不知三弟加盟之事，如有开罪兄弟之处，万勿放在心上。”

萧翎道：“小弟亦有莽撞之处，如何能怪得单贤侄。”

单宏章欠身说道：“小侄不识三叔，多有得罪，愿受责罚。”

萧翎只觉脸上一热，连连说道：“错在双方，不提此事也罢。”

周兆龙接口笑道：“有道是不知者不罪，贤侄也不用抱疚了，你这萧三叔武功绝世，日后你要向他多多讨教。”

萧翎道：“二哥不用捧小弟，这单贤侄的武功，不在小弟之下。”

周兆龙道：“彼此一家人，三弟不用太过谦辞……”目光一转，望着单宏章，道：“贤侄最得你那恩师器重，此行塞外，定有大成了？”

单宏章道：“只能说幸不辱命……”

微微一顿，又道：“我那恩师伤势可好了吗？”

周兆龙笑道：“足以告慰贤侄，令师不但伤势痊愈，而且他数十年的苦练，始终未能大成的‘血影神功’，也借这养伤之机，功行圆满，连带几种绝学，均都练成，再有你萧三叔加盟相助，单贤侄塞外之行，又圆满如愿归来，行即将见百花山庄的金花令谕，号今天下武林。”

单宏章道：“这些年来恩师闭门养伤，庄中大事，都由二叔一人承担，这多年来二叔实也够辛苦的了。”

周兆龙笑道：“总算平安度过了。”

单宏章抬头望天色，道：“小侄还得先行回庄，禀报此次塞外之行的

经过，两位叔父且请慢行一步，小侄得先走了。”

周兆龙道：“你那恩师正在望花楼上欢宴佳宾，遍寻三弟不着，庄中已派出一十八骑快马，传谕百里内的暗桩，找寻你萧三叔的下落，想不到你们叔侄，却在这里打了起来……”

他纵声一阵大笑，接道：“大哥久候三弟不见，又不便怠慢佳宾，已然开了筵席，咱们也得早些回去了。”带着萧翎，放腿而奔。

萧翎低声问道：“来的什么人物，竟得欢宴于望花楼上？”

周兆龙道：“届时大哥自会替三弟引见，急也不在一时，咱们得快些赶路了。”

三条人影，疾如流矢般，奔行在宽阔的大道上。

单宏章虽然已和萧翎动手数招，觉出他武功确实不弱，但见他那点年龄，心中仍是有些不平，暗暗想道：师父也是，纵然是邀人加盟，也该找个年龄大一点的才对，此人年不过弱冠，此后我要以长辈之礼，侍奉于他，实叫人心下难服。

他胸中一股闷气，难以发泄，全力提气奔走，希望能在轻功之上，压倒萧翎，也好舒出一点闷气，弃马步奔，疾若流星，眨眼间已然超过了周兆龙和萧翎。

周兆龙何等狡猾，那还会猜不出单宏章的用心，当下放开萧翎手腕，低声说道：“三弟，咱们也走快一些。”

全力奔驰，快如飘风。

萧翎的轻功，得自柳仙子的传授，那柳仙子昔年以轻功称绝江湖，一时无两，但是萧翎不愿太露锋芒，始终追随在周兆龙的身后，三个人保持不足一丈的距离，电掣星驰般，冲向百花山庄。

这一段行程，不足五里，三人这般追奔，那消片刻，已然进了百花山庄。

单宏章陡然收住奔行之势，暗运一口真气，调息一下，转目望去。

只见周兆龙和萧翎并肩而立，相距自己不过二尺。

那周兆龙面上微现红晕，隐隐间有喘息之声，但萧翎却是行若无事，不禁心头微微震惊，忖道：看来，我和周二叔，都已使出了全力奔走，这位萧三叔却是轻描淡写的追踪而行，幸得这段行程很短，难以明显的分出优劣，如是长程奔走，只怕画虎不成反类犬了，不自禁的对萧翎多生出两分敬重之心。

周兆龙是早已知萧翎的武功，自是不放在心上，微微一笑，道：“贤侄北上塞外两年，轻功反是大有进步了，可喜，可贺。”

单宏章道：“小侄急欲晋见恩师，面告塞外之行的经过，致放肆抢先而行，两位叔叔勿怪。”

周兆龙笑道：“见贤侄武功日益精进，我们这作叔叔的高兴还来不及，哪有见怪之理。”当先举步领路，大步直奔望花楼。

高耸的望花楼上，灯火通明，隐隐可闻到传下来的欢笑之周兆龙当先入

楼，单宏章却欠身相护，走在最后。

萧翎目光微转，见各层楼门处的守护之人，都是兵刃出鞘，戒备十分森严，心中暗暗忖道：看来那来人身份不低。

三人直登上了十三层楼，见楼上盛筵已开，四名美婢，出侍两侧，首位坐着一个全身白衣、绣有金花的美妇，次位上坐着一位四旬左右，天蓝长衫，胸前黑髯及腹，脸色红如童子的人。

萧翎只觉那人十分面熟，似在哪里见过，目光一转，看到他脚旁放着一个三尺长短、二尺宽窄的描金箱子，心中灵光一闪，暗道：是了，这人是浙北向阳坪璇玑书庐的主人宇文寒涛。周兆龙急行两步，欠身说道：“大哥，小弟已把三弟找回来了。”

沈木风缓缓转过脸来，望了萧翎一眼，拍拍身边的椅子，道：“你过来，坐在这里。”

他气度言行，自有一种威严，萧翎不自主的走了过去，在他身旁坐下。

周兆龙独自在下首落座。

单宏章屈下一膝，道：“弟子叩见师父。”

沈木风道：“你回来了，塞外之行如何？”

单宏章道：“未辱师父之命。”沈木风举手一挥，道：“知道了，你下楼休息去吧！”

单宏章起身倒退至楼梯口处，抱拳说道：“弟子告退。”转身下楼而去。

沈木风指着那胸绣金花的美妇，道：“这位金花夫人，远由苗疆到此，三弟快敬一杯酒。”

萧翎端起酒杯，道：“兄弟萧翎，夫人多指教。”举杯一饮而尽。

金花夫人樱唇轻启，笑道：“传言中原多灵秀，今宵见得小兄弟，可证传言不虚。”皓腕轻伸，取过面前酒杯，也干了一杯。

沈木风道：“在下这位兄弟，武功虽小有成就，但江湖见闻不多，以后还得夫人多指点他一些。”

金花夫人眼波流转，风情万种地笑道：“如若令弟有兴，我绝不吝绝技。”

她口中虽是在和沈木风说话，但两道目光，却是一直在萧翎的身上打转。

萧翎暗道：好大的口气，这不过是一句客气之言，难道我萧翎还真的向你求教不成。

沈木风道：“在下代三弟谢谢夫人了……”目光一转，望着宇文寒涛，接道：“这位是璇玑书庐主人，宇文寒涛先生。”

萧翎一抱拳，道：“久闻大名，有幸一会。”

宇文寒涛笑道：“萧兄出道江湖，不过一年有余，便已盛名大噪，今宵得能一见，实偿渴慕。”

那宇文寒涛虽在武当山上听蝉阁中见过萧翎，但那时萧翎还是个弱不禁风的小孩子，和此刻大不相同，哪里还能记得萧翎的样子。

沈木风见宇文寒涛称赞萧翎，淡笑道：“宇文兄夸奖了。”他抢先出口，

不要萧翎有辩证的机会。

萧翎心知这等缠夹不清的事，纵然解说，也是难以说的明白，索性默默不言。

宇文寒涛道：“沈兄神功已成，金花夫人也从苗疆赶来，眼下时机已熟，但不知沈兄作何安排？”

沈木风道：“兄弟想到几点办法，但却不敢专擅，两位来的正好，兄弟正想听听两位的高见。”

金花夫人道：“我僻居边疆，对中原武林形势不甚了然，但凭两位做主就是。”

沈木风道：“宇文兄近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暗里审度武林形势，想必早已成竹在胸。”

宇文寒涛道：“目下各大门派中，除了武当派中的无为道长之外，都还如在梦中一般……”

金花夫人突然接口说道：“宇文先生数度驾临武当山，难道还没有说服那无为道长吗？”

宇文寒涛道：“那牛鼻子老道，虽曾数度和我接谈，但却一直没有和咱们联手之意，每当我话及正题时，他不是装糊涂，就是顾左右而言他，硬把话题岔开，兄弟也不便讲的太过露骨，虽然数度晤面，却是一无所成。”

沈木风道：“那无为牛鼻子，自认是正大门户中人，自是不肯与咱们联手了！”

宇文寒涛笑道：“这个沈兄但请放心，一个月之内，我料他必然到百花山庄之中求救。”

沈木风奇道：“求救？”

宇文寒涛道：“不错，求救，兄弟前数日和无为道长见面之时，暗中施放了金花夫人相赠之物，那毒物发作虽然缓慢，但却利害无比，除了夫人的独门解药外，无法解得，故而我料他一月之内必来。”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那无为道长一向自负，只怕他宁让毒发而死，也不肯来这百花山庄求救！”

金花夫人突然接口说道：“除非那无为道长是钢筋铁骨，不畏疼痛的人，只要他是血肉之躯，就难熬受那金蛇噬体之苦……”

她带着笑容的脸上，突然泛现出一片冷厉之色，两道勾魂摄魄的秋波，也暴射出一片寒芒，凝注着宇文寒涛，道：“宇文兄，可知那无为道长会到百花山庄中求救吗？”

宇文寒涛道：“夫人但请放心，在下离开那武当山时，曾经面告无为道长……”

金花夫人接道：“你可是告诉他暗中放出了我的金蛇？”

宇文寒涛笑道：“在下虽然愚拙，也不至如此的冒失，我说他近日气色不佳，或将身罹怪疾，在下现在借居百花山庄，道兄如有不适之感，不妨派

人赶往百花山庄之中。”

沈木风道：“那无为道长聪慧过人，宇文兄这几句话又说的十分露骨，难道他就未当场发觉吗？”

宇文寒涛道：“也许那牛鼻子当时已发觉，也许他真的还懵无所知，我起身告别，他还送出丹室，但却一直未发一言。”

金花夫人凝目沉思了片刻，说道：“你暗放金虻袭攻那无为道长，今日是第几天了？”

宇文寒涛道：“算上今日，已有七天，不知那金虻该在何时发动？”

金花夫人微作沉吟，道：“算来早该发动了！就算他内功精湛，开头两天能忍得住，但昨天便该躺下，彼等若是见机得早，今日就该有人赶来。”

突然莞尔一笑，接道：“如果三日之内尚无人前来，那就只好打消与武当联手之议了。”

沈木风道：“夫人的意思是……”

金花夫人道：“那时武当派忙着料理掌门人的丧事，自然更无余暇沾惹江湖是非了。”

沈木风暗暗一惊，忖道：事情尚未发动，如若先废了无为道长的性命，武当弟子势必鼓噪起来，那可弄巧成拙，想不坏事也不能了！

他心中在想，口中却含笑道：“在下虽是久知苗疆绝艺的厉害，却还不知厉害到这等境界。”

金花夫人毫不谦逊，目光一转，笑道：“一个人身怀绝艺，难免好强，其实呢，以真实功夫取胜固然也好，只是多费手脚，有时太不值得。”

萧翎暗暗忖道：她东扯西拉，讲出此等闲话，不知用意何在？

他心中早已惊疑不已，隐隐听出这几人聚在一处图谋着一件大事，那无为道长似是首当其冲，先遭毒手……

忽听一阵喝叱之声隐隐传来，似是第三层上有了事故。

沈木风忽然端起酒杯，笑道：“夫人的见解高人一等，三弟入世未深，多向夫人讨教，一定得益匪浅。”

金花夫人微微一笑，一伸皓腕，酒杯朝萧翎一晃，萧翎只好举杯就唇，三人干了一杯。

这几人谈笑自若，镇静逾恒，全都不将下层隐约的喝叱声放在心上。

酒过三巡，宇文寒涛忽道：“沈兄，来人能够硬闯到七层楼上，必然不是泛泛之辈……”

沈木风面庞一转，道：“二弟下去瞧瞧，来人若是武当派的，就将他领来此地。”

周兆龙急忙放下酒杯疾步走下楼去，片刻之后领着一位仙风道骨、飘飘出尘的道人登上楼来。

沈木风转面一看，原来竟是武当门下名重一时的云阳子到了，这云阳子面如满月，黑髯拂胸，十多年间，相貌一些未变，沈木风虽然与他久违，仍

旧一眼即认了出来。

云阳子乃是武林中的知名之士，沈木风未便失礼，当下离座而起，拱手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云阳道兄，未曾远迎，罪甚罪甚。”

沈木风离座相迎，萧翎主人身份，也随同起立，跟在他的身后，宇文寒涛与云阳子亦是旧识，彼此未曾破脸，因而也出座相迎，只有金花夫人留在座中，恍若未睹。

只见云阳子走前两步，朝沈木风稽首一礼，道：“昔年一别，匆匆十余载，沈庄主英风胜昔，可喜可贺。”

沈木风见他气定神闲，飘逸雍穆，一点刚刚激斗过的痕迹也没有，心头亦是暗暗佩服，听他恭维自己，不禁哈哈一笑，道：“这位是武当派下大名鼎鼎的云阳道长，三弟先行见过。”

萧翎忙一拱手，道：“不才萧翎，道长多指教。”

云阳子先是一怔，随即单掌当胸，道：“原来是萧公子，恕贫道眼拙了。”突然转过身子，将手一伸，含笑道：“宇文施主果然在此，贫道那掌门师兄是有救了。”

他口中讲话，手已伸了过来，按照江湖规矩来说，这举动显然含有较量功力之意，宇文寒涛微感意外，暗道：这老杂毛急昏了头，居然也来这俗套。

他坦然无惧，伸手迎去，纵声笑道：“日前到武当拜访，适逢道长云游在外……”

说话中，两人的手掌业已紧紧握住，云阳子的手掌灼热无比，内力非同小可，不过宇文寒涛劲力足以承受。

云阳子好似点到为止，略略一握，立即内力一收，把住宇文寒涛的膀臂，笑道：“贫道的掌门师兄对施主佩服不已，叮嘱贫道一定要向施主好好请教。”

沈木风肃容入座，心头直是犯疑，暗道：这老道的言语举动不伦不类，大是反常，其中必然有诈。

众人坐定，沈木风一指金花夫人，道：“这一位是苗疆奇人金花夫人，道长可曾见过？”

云阳子举掌一礼，道：“贫道前此无缘识荆，夫人的大名却是久已耳闻。”

金花夫人淡淡一笑，道：“听道长先时之言，莫非贵掌门玉体违和了？”

云阳子道：“夫人猜的不错，敝掌门忽然身罹怪疾，百药罔效，想起宇文施主曾经讲过，有事可至百花山庄求救的话，贫道因掌门人的安危非比寻常，故尔不揣冒昧，擅自闯到此地来。”

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在下虽然善观气色，略识休咎，却无回春妙手，不懂针灸药物，不过道长宽心，沈庄主这百花山庄之内，时有奇人异士来往，无为道长的贵恙，包在宇文寒涛身上便了。”

云阳子举掌为礼，道：“宇文施主鼎力相助，贫道感激不尽。”

金花夫人倏地冷冷一笑，道：“道长此来，除了求药之外，难道就没有旁的事？”

云阳子道：“贫道来此之前，也曾问过掌门师兄……”

宇文寒涛道：“令师兄可曾交待什么？”

云阳子故作沉吟，道：“没有啊，敝师兄言道，那药求得到则求，万一求不到么……”

众人见他欲言双止，全都感到为之一怔，那金花夫人冷哼一声，道：“求不到则怎样？”

云阳子道：“万一良药难求，那就只有交换了。”

金花夫人黛眉一耸，道：“武当派有什么稀世之宝，能够换回掌门人的性命？”

云阳子神情肃然，目光由沈木风、宇文寒涛脸上掠过，最后落在金花夫人的脸上，缓缓说道：“自然是价值连城之物。但贫道要事先了解你们如何能救得敝掌门的性命。”

金花夫人冷笑一声，道：“只要那宝物的价值，确能重过于无为道长的生死，我自然有药到病除的手段；如是那宝物不值一顾，倒也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云阳子道：“哪两条路？”

金花夫人道：“一条是由贵派和百花山庄联手合作，听命于沈大庄主；一条是你立刻回归到武当山去，为贵派掌门人准备后事。”

云阳子脸色一变，似要发作，但立刻又忍了下去，淡淡地笑道：“可有第三条路吗？”

宇文寒涛接道：“道兄不用太急，慢慢的商量，总可以找出两全其美之策。”

金花夫人冷笑一声说道：“这第三条路么，那就瞧瞧道长那价值连城的宝物了。”突然撩起衣衫，探手入怀，摸出一个淡青色盒子，扬手一挥，叭的一声，投在那楼梯门口之处，盒子应手而碎。

她这出人意外的举动，不但使云阳子瞧的莫名其妙，就连那沈木风和宇文寒涛，也瞧的有些大惑不解，却不禁凝目望去。

一瞧之下，室中群豪，都不禁为之心头一震。

原来那淡青色盒子破裂之后，八只黑色人面蜘蛛，一拥而出，交错游走，片刻之间，在那楼梯门口结了一片蛛网。

灯光照射之下，那蛛网上泛现出一片惨绿之色。

八只黑色蜘蛛，分盘在一大片蛛网之上。

金花夫人举起雪白的右手，理着鬓边散垂下来的秀发笑道：“诸位纵然认不出这黑色蜘蛛是何等可怖的毒物，当该从那绿芒闪闪的蛛网上，瞧出异常之处，别说被它们咬一口了，单是那蛛网丝沾在身上，就足致人死命了……”

她洋洋得意一阵娇笑，接道：“中原武林之中，盛传我们苗疆女子，善于放蛊，却不知除了放蛊之外，尚可役施百毒。”

萧翎突然插口说道：“那蛛网纵含奇毒，但却未必能够伤得到人。”

此言如是出自别人之口，金花夫人必然大为震怒，但自萧翎口中说出，情势大为不同，金花夫人不但毫无怒意，反而柔媚一笑，道：“小兄弟这般说来，想是已有高见了？”

沈木风本想喝止萧翎住口，但见金花夫人毫无怒意，也就不再阻拦。

萧翎道：“那蜘蛛纵有奇毒，但它行动缓慢，岂能追得上人，至于那片蜘蛛网，更是不足为害，缕缕弱丝，当不得一阵风雨，难道还能挡得内家掌力一击不成？”

金花夫人咯咯一阵娇笑，道：“问得好，亏你想得这般周到，可惜，这等苗疆特产的毒蜘蛛，不但绝毒无伦，而且生命力十分坚强，行动虽然迟缓一些，但如它们结成了蛛网之后，那就又当别论了，小兄弟如是不信，何妨试它一掌。”

萧翎心中暗作忖思，道：云阳子昔年曾对我有过救命之恩，看今日形势，他似已陷入了十分险恶之境，我何不设法助他一臂之力，只怕今宵他已难安然离开这望花楼……

只听沈木风说道：“我这位三弟少不更事，出手不知轻重，还是夫人自行试它一掌吧！”

原来这沈木风的为人，老奸巨猾，他虽然瞧出蛛网大不同于一般蛛网，但想到萧翎的内力，何等的深厚，掌力是何等的雄浑，如若一掌把那片蜘蛛网劈碎，伤了黑蜘蛛，说出去也不好听，是故从中阻劝。

哪知金花夫人淡淡一笑，道：“那就请沈大庄主，试它一掌吧！”

沈木风微微一怔，回顾了云阳子一眼，笑道：“咱们彼此之间，都是结盟好友，如是一掌击不破一片蛛网，只怕云阳道长难以心服，在下之意，不如由云阳道长试它一掌，结果如何，也好叫他心服口服。”

此人阴险恶毒，不肯出掌相试，却嫁祸于云阳子。

金花夫人秋波一转，笑道：“不错，让这牛鼻子老道试上一掌，也好让他开一开眼界。”

云阳子心念掌门师兄的安危，不得不忍气吞声，抬头看了那蛛网一眼，缓缓举起右掌，道：“既是如此，贫道是恭敬不如从命了。”右掌一挥，发出了四成内力。

一股潜力，直涌过去。

别说云阳子，就是室中所有之人无不认为那区区一片蛛网，如何能挡得内家掌力，还不是应手而飞。

哪知事情的变化，大大的出了几人意料之外，云阳子掌力击中那蛛网之后，分布在那蛛网的黑色蜘蛛突然四面分开，口吐毒丝，悬空一荡，竟向发掌之处游了过来，扑向云阳子。

那片蛛网，在掌力催动之下，一阵起伏，竟然是完好无恙。

这意外的变化，不但使云阳子为之大吃一惊，就是沈木风也有些脸色微

变。

金花夫人咯咯娇笑道：“道长小心了，如是沾上毒丝，或是被蜘蛛咬上一口，那就比令师兄的伤势严重多了！”

就这几句话的工夫，那八个黑蜘蛛已随扩大的蛛网，向四壁和屋顶伸延开去。

这黑蜘蛛看上去行动虽然迟缓，但在那游丝上行动，却是快捷异常，只见那毒丝愈荡愈长，逐渐的接近了云阳子。

云阳子一翻右腕，唰的一声，拔出背上长剑，道：“夫人如若再不制止这些毒物，只怕贫道要失手伤了它们。”

金花夫人淡淡一笑，道：“道长如若自信能够伤得了它们，尽管出手就是。”

云阳子道：“这般说来，贫道倒要试试了。”眼看一只蜘蛛荡了过来，立时一振右腕，长剑疾点而出，劈了过去。

第十六回 暗箭伤人

沈木风右手突然一拍，一缕潜力，激射而出，点向云阳子长剑之上。

云阳子手中长剑，将要点中那黑蜘蛛时，突觉长剑向下一沉，几乎脱手，不禁心头一震。

耳际间传来了沈木风冷冷的声音，道：“道长到敝庄来，是为救令师兄的性命呢？还是来展露武功来了？”

云阳子心中暗道：江湖上传说这血影子沈木风武功惊人，看来果是不错，单是这无声无息击来的暗劲，就非我能力所及，口中却冷冷说道：“沈大庄主这弹指震剑的功力，果然不凡。”

沈木风眼看那蛛丝愈扩愈大，由屋顶上蔓延而来，已然将近席筵之上，忍不住说道：“夫人快请设法制住这几只毒物，别让它们把整座房屋，都盘上毒网。”

金花夫人笑道：“这蜘蛛虽是绝毒之物，但它究竟非人，只要那位道长向后退开两步，那蜘蛛找不出施袭之人，自然停下，不再扩张毒网了。”

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道长请退后两步如何？生死大事，犯不着和几个蜘蛛呕气。”

云阳子想到师兄命在旦夕，此来旨在讨药，小不忍则乱大谋，虽受着宇文寒涛的讥刺，只好忍了下去，向后退了两步。

这时，室中所有之人，都把目力集中那黑蜘蛛上，几个蜘蛛荡游在云阳子停身之处，未找着施袭之人，就自动停了下来。

沈木风道：“夫人这毒蜘蛛，也使在下开了一次眼界，看来倒还是有些通灵，酒席之上，有这几个毒物，大不雅观，不如把它们收起来吧。”

金花夫人笑道：“大庄主的眼光果是超人一等，这几个蜘蛛，不但毒绝千古，而且已有些通灵，如是把它毁去，那是太可惜了。”

沈木风心头一震，暗道：毒网已然蔓延半个房子，楼门亦被毒网封死，如是不能收起，咱们都将彼困在这层楼上，最毒妇人心，莫要她借机，把我们也算计其中了。

他为人机深沉，心中虽已动疑，但神色却是丝毫不露痕迹，微微一笑，道：“怎么？这毒蜘蛛无法收回了吗？”

金花夫人道：“办法倒有两个，但不知哪一种好。”

沈木风道：“夫人请把两个办法都说出来，也好让我们长些见闻。”

金花夫人道：“第一个办法，是让我的白线儿，把它们一齐吃掉，只是这一来，却白耗了我十余年的心血，而且这等异种毒蜘蛛，求之不易，实在太可惜了。”

萧翎心中奇道：“什么是白线儿？”

金花夫人娇声笑道：“小兄弟想见识一下吗？”探手从怀中取出一个尺余长短、直径不足半寸的玉盒，接道：“在这里了。”

萧翎去接，金花夫人却一缩手，把玉盒收过去，笑道：“不是我小气不让你瞧，只是白线儿性情躁急，万一伤着了，如何是好！”

沈木风接道：“第二个办法呢？”

金花夫人道：“解铃还需系铃人，既是这位道长惹恼了它们，还是请这位道长施舍点东西，喂喂它们。”

沈木风道：“什么东西？”

金花夫人笑道：“最好是一条手臂，如是这位道长舍不得的话，那就请斩下三根手指……”

云阳子冷哼一声，道：“贫道如若不答应呢？”

金花夫人笑道：“那就只好用你的心肝喂它们了。”

她言词锐利、毒辣，这等惨酷之言，由她口中说出，却始终面带笑容，若无其事一般。

沈木风回顾了云阳子一眼，笑道：“云阳道兄远来是客，我沈木风为一庄之主，岂可这般对待佳宾，在下自有道理。”

举起双掌，互击一响。

一个绿衣美婢，应声走了过来。

沈木风神情冷肃地说道：“你叫什么名字？”

绿衣美婢道：“小婢荷花。”

沈木风道：“本庄主想问你借点东西，不知你肯不肯答应？”

荷花道：“庄主之命，奴婢怎敢推辞。”

沈木风道：“很好，很好，把你的左臂斩下来吧！”

荷花呆了一呆，道：“奴婢自奉命调到望花楼来，从没有半点错误……”

沈木风接道：“这个我知道……”目光一转，望着周兆龙道：“二弟可带有匕首吗？”

周兆龙躬身而起，从身上摸出一把匕首，恭恭敬敬的递了过去。

沈木风接过匕首，放在桌上，道：“你自己动手吧！”

萧翎只瞧得热血上腾，激动地说道：“大哥，无缘无故，如何要她自残肢体……”

沈木风伸出左手，轻轻拍了萧翎两下，接道：“三弟不用多管，难道当真要云阳道长自断一只手臂不成？”

荷花似是已自知难免，一咬牙，伸手去取桌上匕首，道：“庄主之命，奴婢怎敢不遵。”

云阳子长剑一探，按在匕首之上，说道：“姑娘且慢，贫道有几句话说。”

沈木风道：“道长请说。”

云阳子道：“贫道惹出的事情，岂肯让一个无缘无故的女子担当，要贫道自断一臂，亦非难事，但先请庄主交出解药。”

金花夫人笑道：“解药虽有，但却不在沈大庄主那里。”

云阳子道：“那是在夫人你那里了？”

金花夫人道：“除我之外，世间恐怕已无第二个人有！”

云阳子道：“看将起来，我掌门师兄，也是被你施放毒物算计的了？”

金花夫人道：“你如一定想知道，那就不妨告诉你了。”

云阳子道：“贫道洗耳以待。”

金花夫人道：“毒物是我所有，但却借宇文兄的手中放出。”

云阳子脸上神情，片刻间，连现数种变化，道：“夫人如肯相赠解药，贫道愿自断一臂。”

金花夫人道：“此一事，彼一事，两件事岂可混为一谈。”

只听噼的一声，红光迸冒，溅飞一片血珠，荷花一条左臂，已然齐肘而落。

原来云阳子和金花夫人谈话，荷花突然抽出匕首，自己斩了一条左臂。

萧翎两目中冷芒如电，凝注着金花夫人，道：“我还未听说过蜘蛛能吃人手臂。”右手疾伸而出，点了荷花左臂穴道，替她止了流血。

沈木风提起断臂，递给金花夫人，道：“这只手臂，不知是否可用？”

金花夫人接入手中，道：“自然是可以用了……”目光一转望着萧翎，道：“小兄弟不是想见识一下么，留心了。”

右手一挥，半截断臂直向蛛网中投了过去。

断臂沾在那蛛丝之上，前后一阵闪荡后，停了下来。

八只黑蜘蛛疾快的回奔过去，齐齐奔向那只断臂，动作之快，目不暇接，一刹那间，八只黑色的蜘蛛，竟然一齐叮在那断臂之上。

眼看着那浑圆雪白的小臂，缓缓的枯了下去，断臂中的存血，似已被八只黑蜘蛛吸完。

萧翎只看的脸色微变，长叹一声，道：“吸血的蜘蛛！”

金花夫人咯咯娇笑道：“不错，吸血的蜘蛛，这是毒绝天下的奇种蜘蛛，小兄弟，你今天是否算开了眼界？”

萧翎心中既是惊骇，又对金花夫人生出了无比的厌恶，暗暗忖道：这女人的心肠当真是毒过蜂针蛇蝎……

沈木风素来是喜怒不形于色，但目睹这一幕蜘蛛吸血的奇事，亦不禁脸色微变，轻轻叹息一声，言道：“兄弟久闻金花夫人为苗疆第一位役施百毒的高手，今日算是有幸一睹了！”

金花夫人伸出雪白的玉手，理了理头上的长发，笑道：“好说，好说，沈大庄主夸奖了，妾身虽然僻居边陲，但却常和中原武林人物往来，久闻沈大庄主身负绝世武功，不知可否现露一二，让妾身也一广见闻？”

她虽然是苗疆之人，但言词文雅，声音清脆，有中原儿女的气度。

沈木风暗暗忖道：她逼我现露武功，不知是何用心，这女人娇媚迷人，全身带满了无数奇奇怪怪的毒物，虽然还不知她真正的武功如何，但心机的深沉，已然可见端倪，倒是不得不防她一着。

心念警惕暗生，口中却是微笑说道：“兄弟一点微末之技，只怕有污夫

人的双目，好在来日方长，总有让夫人看到之时，此刻此情，高宾远来，兄弟如不藏拙，恐难脱炫露之嫌。”

金花夫人淡淡一笑，道：“沈大庄主说的不错，咱们谈论正事要紧。”

那荷花虽被萧翎点了穴道，止了流血，但断臂之疼，岂能易受，只疼得脸色惨白，冷汗直滚，但她深知百花山庄的规矩，一向森严，故仍强自咬牙忍受，静立不动，一声不出。

沈木风回顾了荷花一眼，道：“你可以退下去休息一下了。”

荷花躬身说道：“多谢大庄主的恩典。”

回过身子，缓步而去。

她虽然极力保持平静，和走路姿势的端正，但伤疼刺心，疼得她娇躯微微颤动，身躯摇摆不定。

云阳子望着她踉跄的步履，不禁心头黯然。

八只奇毒的蜘蛛，吸完荷花臂上存血，立时静止不动。

沈木风回顾云阳子一眼，笑道：“武当派在江湖地位崇高，道长在武当一门，身份仅次于掌门无为道长，无为道长派道兄大驾亲临敝庄，想是定能全权做主了？”

云阳子道：“贫道奉敝掌门的令谕而来，只限于谈论易换解药之事，不及其他。”

沈木风道：“如是令师兄不幸逝去，武当一派掌门之位，自是舍道兄莫属了？”

云阳子道：“各门各派，都有它们的规矩，掌门之位如何交接，似和别人无涉。”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如是在下相助道兄一臂，接掌武当门户，荣任掌门之位，不知道兄意下如何？”

云阳子严肃地说道：“本门中人才鼎盛，敝掌门纵然是当真的毒发而死，也轮不到贫道接掌门户，此事不劳费心了。”

沈木风看名位利禄都难诱使云阳子投靠百花山庄，不禁脸色一变，道：“好！那咱们就谈谈令师兄的生死之事。”

云阳子道：“这才是贫道此来最首要的大事，也是唯一的一件事情。”

沈木风望了金花夫人一眼，道：“这位道兄性格高傲，不屑和咱们论事，夫人，你和他谈谈解药的事吧！”

金花夫人笑道：“但凭沈大庄主裁决，妾身是无不遵命。”

沈木风道：“夫人言重了……”目光又转到云阳子身上，道：“不知道长要以何物，易换解救令师兄的解药？”

云阳子道：“如是普通之物，想来庄主也不会答应……”

沈木风哈哈大笑，道：“无为道长是何等身份之人，自非普通之物，可以换回性命。”

云阳子道：“一本三奇真诀价值如何？”

沈木风呆了一呆，道：“三奇真诀在你们武当门中？”

云阳子肃然说道：“此物虽在武当门中，但据敝师兄说，上面记载的武功，和本门法统不合，奇则奇矣，但太过偏激，失之于惨，故而本门中人，没有一个学过。”

沈木风道：“无为道兄一向固执成性，又深信贵派武学，师法正宗，故不愿旁支混杂其中，想来定是不错……”

云阳子道：“贫道只问其价值如何。”

沈木风道：“三奇真诀虽然可列武林之宝，但如和贵掌门性命相较，仍显得有些份量不够。”

云阳子沉吟了良久，道：“再加上一幅玉仙子的画像如何？”

沈木风双目一瞪，道：“你说什么？”

他耳目何等灵敏，云阳子说话的声音很大，满室中人，个个闻听得十分清楚，那沈木风岂有听不清楚之理，但他仍是忍不住失声一问。

云阳子道：“玉仙子的画像。”

沈木风缓缓移动一下身子，道：“但不知是否真迹？”

云阳子道：“那玉仙子的画像，天下只有一幅，那自然是不会错了！”

金花夫人突然插口问道：“玉仙子是何等人物，区区一幅画像，有什么稀奇之处？”

沈木风道：“夫人不知，那玉仙子的画像，乃中原武林中盛传的一件奇物，据说那画像出于百年前画圣时天道之手，彩笔传神，栩栩如生，那时天道生具怪僻，不愿把绝世画笔，传留人间，逝世之前，把他所有的画，全用火焚去，只有一幅半画，留在人间……”

萧翎听得大为神往，忍不住问道：“何谓一幅半画？”

沈木风笑道：“因那时天道焚画之时，只留下玉仙子一幅画像未毁，这是留传于世唯一完整的一幅画笔；至于半幅画，据传是在焚画之时，一幅画烧了一半，另一半被隐伏一侧，准备抢他手绘图画的武林高人，暗发劈空掌力，震飞室外，那时天道不但画笔精绝一时，而且武功之高，亦为当时极少数高人之一，在那个时代中，能和他颉颃的武林人物，很难找出三五个来，时天道眼看未烧完的半幅画，被人震得飞出室外，心中大为震怒！”沈木风顿了一顿，接道：“他提聚了毕生功力，一举之间，击毙了那随伏在一侧的武林同道……”

萧翎叹息一声，道：“这人也真奇怪的很，为什么不肯把他的绝世画笔，留传于世呢？”

沈木风哈哈大笑，道：“假如那时天道在人间留上千幅、万幅的名画，那也不会被人视作价值连城的珍贵之物了！”

宇文寒涛接道：“这话不错，但据兄弟所知，那时天道一生呕心沥血，也不过画成了十幅名画，纵然全都留传于世，也不能算多。”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宇文兄隐居璇玑书庐，读尽万卷书，跋涉名山

胜水，行过万里路，见识自然是强过兄弟，但不知那时天道留下的半幅画，是画的什么？”

宇文寒涛笑道：“据兄弟所知，那是一幅众星捧月图，可惜的是那最耗时天道心血的半轮明月，已然为火焚去，余下的只有一十二颗星星了。”

沈木风道：“宇文兄果然是博闻广见，那时天道遗留人间的正是一幅众星捧月图，稍有不同的是，留下的星星，只有十一颗半。”

萧翎问道：“那时天道既然出手击毙那暗发掌力的人，何以不肯追回那半幅飞出室外的图画？”

沈木风道：“那时天道其时已是大病奄奄，行将绝气，又在震怒下拼尽余力一击，病势发作更快，那半幅众星捧月图被震出室外之后，又被一阵大风吹走，他纵有追回之意，但追至室外，已然力尽而死，两只脚还留在室门口。”

萧翎道：“他焚尽了一生心血结晶的画笔，何以单单留下这一幅玉仙子，不肯焚去？”

沈木风道：“那一幅玉仙子，是他一生中大半的精力所铸，他虽然不愿名画留存于世，只怕也不忍心一并毁去……”

宇文寒涛接道：“据兄弟所知，那幅玉仙子的画像还包括一个情爱故事，传说那幅画像确有其人，此事倒十分可信，不论那时天道天赋多高，手笔多妙，也无法凭借想象之力画出那玉仙子的轮廓……”

云阳子心悬掌门师兄的安危，忍了又忍，还是忍耐不住，接道：“两位的宏论，贫道虽然神往，但敝师兄命悬旦夕，无心多听，两件价值连城的珍物，换取解药一事，还得请沈大庄主早作决定，也好让贫道安心。”

沈木风抬头望着金花夫人，道：“在下之见，三奇真诀和一幅玉仙子的画像，已然重过那无为道长的生命，但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金花夫人凝目寻思片刻，道：“妾身有一个不情之请，但不知庄主是否赐允？”

沈木风道：“夫人尽管请说，在下力能所及，无不答应。”

金花夫人笑道：“妾身原来无所需求，是否给他们解药，全由两位做主，但闻两位把一幅玉仙子的画像，讲的天下少有，世间无双，使妾身亦动了好奇之心……”

素来喜怒不形于色的沈木风，此刻也不禁脸色一变，道：“夫人可是想得那幅玉仙子的画像？”

金花夫人道：“正是如此，不知庄主是否赐允？”

室中突然沉寂下来，静得可听到彼此心跳的声音。

金花夫人突然咯咯娇笑起来，望着萧翎说道：“小兄弟，你可要见识见识我这白线儿的威力吗？”

萧翎心中虽然对她厌恶，但却按不下好奇之心，忍不住说道：“什么是白线儿？”

金花夫人取出怀里那只长约尺余、直径不及半寸的玉盒，笑道：“小兄弟，看清楚了。”玉手突地一挥，一道白芒，由那玉盒中激射而出，盘空打了个急旋，落在筵席之上。

萧翎仔细一看，竟然是一条白色的小蛇，下半身盘成一个小盘，抬起蛇头，口中红信伸缩，四下张望，在群豪目光注视之下，竟然毫无所惧，大有一副唯吾独尊之概。

金花夫人又从怀中摸出一只淡青磁盒，打开盒盖，投向蛛网之上，口中发出一种低沉的怪啸。

八个叮在那已然干枯手臂上的蜘蛛，闻得那怪异的啸声之后，突然向那磁盒中游去，鱼贯而入。

尚有最后一只未入磁盒，金花夫人口中的低啸，忽然一变。

只见白光一闪，那盘居在宴席上的白线儿，突然跃飞而起，扑向那蛛网之中。

那余下的黑蜘蛛，本来长腿挺立，神态十分威猛，但见到那白蛇之后，忽然自行收足缩头，片刻之间，身躯缩小了一半。

小白蛇红信一伸，点在那蜘蛛身上，卷入口中吞下。

这一幕蛇蛛自相残杀之事，只看得群豪个个神色为之一变。

金花夫人突然离开座位，缓步走了过去，合上那淡青磁的盒盖，把余下的七只蜘蛛，藏入怀中。

那小白蛇吞下一只黑蜘蛛，突然发起威来，咕咕两声大叫，全身的白鳞倒立起来。

金花夫人突然举手一挥，小白蛇应手而起，又落在筵席之上，目光四下转动，红信伸缩，似欲择人而噬。

萧翎只看的暗暗惊心，忖道：这条小白蛇纵跃如此迅速，实是叫人难防。

沈木风目光一掠金花夫人，道：“在下答应夫人。”

金花夫人咯咯一笑，道：“大庄主果然是慷慨的很，妾身定当有以相报。”举起玉盒，口中又发一种怪异的啸声，那条小白蛇缓缓的游入盒中。

沈木风阴沉的脸色上，泛现一片笑意，道：“云阳道兄，咱们就这样一言为定，但不知那玉仙子的画像和三奇真诀现在何处？”

云阳子道：“此物眼下并不在贫道身上。”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这个早在我沈某预料之中，道长请说出一个交换之法，咱们作一场公平的交易。”

金花夫人接口说道：“如是在一十二个时辰之内，不让令师兄服下解药，异种金蛇奇毒，攻入他的心脏之中，纵然取回解药，也难再救他的性命了！”

云阳子目光缓扫了室中群豪一眼，道：“此刻什么时辰了？”

沈木风道：“四更过后，五更不到，寅末卯初。”

云阳子道：“今日巳午之间，贫道乘小舟一只，恭候于三柳湾江面之上，双方不许多带人手，各乘小舟一只，在江心之中会晤，彼此交换。”

沈木风笑道：“很好，很好，但不知双方准备许几人参与？”

云阳子道：“各以四人为限，不得超过。”

沈木风道：“就依道长之意。”

云阳子冷冷望了宇文寒涛一眼，道：“敝师兄对宇文先生，优礼有加，却不料中了宇文先生的暗算。”

宇文寒涛干笑一声，道：“江湖上斗智斗力，各凭才能，令师兄虽然对我很敬重，那也是他别有用心，讲不上情义二字。”

云阳子冷笑一声，道：“如若敝师兄有了三长两短，宇文先生可算是首恶元凶。”宇文寒涛道：“道兄夸奖了！”

云阳子目光转到沈木风的脸上，道：“贫道就此告别。”

沈木风目光一转，望着周兆龙道：“有劳二弟，代我送送云阳道长。”

周兆龙应声而起，抱拳应道：“道长请。”

云阳子也不谦辞，转身向前行去。

金花夫人突然起身喝道：“慢着，那蛛丝之上，奇毒甚烈，两位如是被蛛丝碰着，只怕将先那无为道长而死。”

沈木风道：“那就有劳夫人，送他们下此楼门了。”

原来，那楼梯门口之外，仍然是蛛丝盘绕，封住了出路。

金花夫人笑道：“大庄主养尊之处，如若在这片绝毒蛛丝，代封门户，岂不是多了一层险阻，全都毁去，未免是太可惜了？”

沈木风微微一皱眉头，笑道：“百花山庄，虽然谈不上铜墙铁壁，但防备足以御敌，夫人的盛情，在下心领了！”

金花夫人笑道：“既是如此，妾身恭敬不如从命，代庄主除去这片蛛丝就是。”莲步款移，行了过去。

室中群豪个个凝神相注，看她如何除去蛛丝。

沈木风心机深沉，要她除去封门的蛛网，用心也就在于瞧她除去毒网的方法，日后也好有个破解之策。

但见金花夫人探手入怀，摸出一只长不逾尺的金色短剑，举手一挥，立时闪起一片蓝焰，所有封门蛛网，顿然化作乌有。

金花夫人似是不愿让厅中群豪，看清楚手中兵刃，极快的把金剑藏入怀中，回头笑道：“两位可以走了。”

周兆龙抢先一步，道：“在下替道长带路。”

云阳子紧随在周兆龙的身后，大步下楼而去。

金花夫人缓缓地坐回原位，笑道：“大庄主可是当真准备把金蛇的解药给他交换吗？”

沈木风道：“不错，江湖之上，虽然讲究险诈，但这信诺之言，却是必得遵守，如若那云阳子当真以三奇真诀和玉仙子的画像交换解药，咱们不能失信于人。”

金花夫人道：“如若我另易药物给他呢？”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那武当派能够屹立江湖数百年，盛誉不衰，岂是很好对付的么，夫人适才听云阳子的安排，各以小舟一只，在江湖之上交换，当知他们是如何的细心了。”

金花夫人笑道：“如若我随便拿出一种药物，说是可解金蛇之毒，只怕大庄主也难瞧得出来。”

沈木风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夫人太小觑中原武林人物，也低估了武当派中的人才！”

宇文寒涛生恐两人言语冲突起来，赶忙接口说道：“沈兄十年前已然领袖中原绿林，夫人也坐镇苗疆，雄视一方，两位都是号令一方的霸主……”

语声微微一顿，笑道：“但此刻形势不同，携手合作，贵在相互忍让，何况目前已然骑上虎背，欲罢不能……”

轻轻叹息一声，回望着金花夫人，接道：“夫人已在那云阳子的面前，承认了咱们暗算无为道长的事，那无疑与武当为敌，武当派声势浩大，而且和少林、峨眉、青城等互通声息，守望相助，事情闹开之后，少林、峨眉等定然会拔刀相助，夫人和沈大庄主，如再不能和衷共济、诚心合作，正好授人以可乘之机。”

沈木风点头说道：“宇文兄的高论不错，兄弟是由衷的佩服。”

金花夫人沉吟了一阵，笑道：“你言未尽意，怎的忽然不说了？”

宇文寒涛轻轻咳了一声，道：“夫人当真是有着过人之才，兄弟的意思，是想由夫人和沈兄两人之中，推举出一位主盟大局之人，也好收事令统一之效。”

沈木风道：“夫人千里跋涉而来，应为盟首。”

金花夫人凝目寻思了片刻，道：“大庄主不用客气，强宾不压主，还是由大庄主主盟的好。”

宇文寒涛笑道：“如论两位的才智武功，都足以主盟大局，不过兄弟之见，还是沈兄主盟的好，夫人虽然身负绝技，但因久居苗疆，对中原形势，不甚了然，不如沈兄调度得宜。”

金花夫人道：“妾身也是这般看法，沈大庄主也不用再推辞了。”

沈木风道：“两位这般说法，兄弟是恭敬不如从命，但兄弟有一件心愿，必得先予说明，能得两位允准，兄弟才敢答允。”

金花夫人回顾了宇文寒涛一眼，默不作声。

宇文寒涛道：“沈兄有何高见，尽管请说。”

沈木风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贵在事令统一，兄弟才学平庸，势难独当大任，因此每一件重大决定，还得两位参与其中，共商良策。”

金花夫人道：“应该如此。”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事情如经决定那就义无反顾，两位还得率先遵行，以重盟规，因此兄弟主张设制一面盟旗，令旗所至，任何人不得有违。”

金花夫人笑道：“那玉仙子画像一事，当不在此限之中……”

沈木风接道：“夫人取笑了，在下既然已答允了那玉仙子的画像，归于夫人所有，难道还会反悔不成？”

宇文寒涛道：“沈兄言之有理，那盟旗当由兄弟负责设计。”

沈木风道：“好！兄弟已派出快马，邀请昔年故友、旧属，和几位盛誉卓著的高人，举行一场群英大会，兄弟想借机邀请他们入盟。”

宇文寒涛笑道：“沈兄重出江湖一事，已然使武林震动，这一场群英大会，势必将引起各大门派的注目。”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宇文兄过奖了。”

金花夫人接口说道：“群英大会，尚有一段时间，咱们尽可从长相商，眼下有一桩事，还得沈庄主早作决定。”

沈木风道：“可是云阳子那正午之约？”

金花夫人道：“是啊！那牛鼻子只限定一只小舟，四人与会，庄主可曾想过哪四个人去吗？”

沈木风道：“有劳夫人一行，宇文兄随伴夫人同行。”

宇文寒涛颇感意外地说道：“沈兄不去吗？”

沈木风笑道：“兄弟不去了，由我二弟、三弟代我就是。”

金花夫人笑道：“百花山庄的隐秘已露，庄中随时可能会有强敌来袭，由大庄主坐镇庄中，自是上策。”

沈木风笑道：“夫人才慧过人，此行定然是马到成功，在下先为夫人浮一大白。”举起面前酒杯，一饮而尽。

金花夫人也举起面前酒杯，一口喝干，笑道：“但愿不负庄主厚望。”

沈木风目光一转，扫掠了周兆龙和萧翎一眼，道：“二弟、三弟，下楼去休息一会，听我之令，随从夫人赶赴正午之约。”

萧翎欠身而起，当即下楼而去。

望花楼半宵时光，使他大开了一次眼界，也使他感觉自己跌入了一个布好的陷阱之中。

他满怀着激愤忧郁，直奔入兰花精舍。

金兰、玉兰，早已盛装含笑，迎候在兰花精舍之外，但见萧翎满脸愠意，不禁笑容一敛，悄然随萧翎身后而入。

玉兰捧了一杯茶，轻步走到了萧翎身侧道：“三爷，可是生奴婢们的气吗？”

萧翎摇摇头叹息一声，说道：“和你们毫无关系，你们退下去吧，我要静静的坐一会。”

二婢知他脾气，不敢停留，悄然掩门而退。

萧翎熄去烛火，和衣而卧，只觉思绪如潮，涌上心来，哪里能够睡的安稳。

突然间，传来了一个沙哑的声音，道：“三弟睡了吗？”

这声音异常熟悉，萧翎一闻之下，立即辨出是沈木风，一跃而起，道：

“大哥吗？”

但闻门声呀然，火光一闪，金兰举着火折子当先走了进来，燃起烛火。

沈木风背负双手，缓步踱入室中，笑道：“今午之约，金花夫人为主，兄弟要听她之命行事。”

萧翎欠身应道：“这个小弟知道。”

沈木风道：“那玉仙子的画像，乃一代画圣时天道的绝笔，珍贵无比，如说价值，实在高过那三奇真诀，如是落入那金花夫人之手，未免是太可惜了！”

萧翎望着沈木风，茫然说道：“大哥不是已经答应，那玉仙子的画像，归于金花夫人所有吗？”

沈木风点头笑道：“不错，为兄的虽然是答应了，但兄弟没有答应啊！”

萧翎道：“可是要小弟抢回画像吗？”

沈木风道：“眼下咱们正在需人之际，那金花夫人武功高强，尤其是那满身毒物，举世间，不作第二人想，对咱们乃是大大的一个帮手。”

萧翎一皱眉头，道：“大哥既想得回那玉仙子的画像，但又不让小弟由金花夫人手中抢来，这就使小弟难以区处了。”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咱们不能失去那玉仙子的画像，也不能由金花夫人手中去抢，难道兄弟不可以由那金花夫人手中骗过来吗？”

萧翎呆了一呆，道：“骗过来……”

沈木风笑道：“天生一物，必有克制，那金花夫人善役百毒，智慧绝人，除了兄弟之外，放眼当世之人，只怕难再有第二人能够使她服贴……”

萧翎接道：“大哥不用取笑，小弟才智阅历，件件不如金花夫人，如何能骗得到她的画像？”

沈木风道：“正因兄弟毫无江湖阅历，不带风尘气息，才使她无法防备……”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历来武林之中，确曾出过不少绝世才女，貌美如花，心毒手辣，武功、才智，都不在男人之下，但试看今日武林，有几个女英雄，创出了百年不朽大业，在武林独树一帜门户？她们本身最大的一个缺点，那就是由来才女最多情，不论她们把多少男人们玩弄于掌股之上，但终归为情所困，抱恨而终……”

他脸色突然间转变成一片肃穆，接道：“苗女多情，尤胜汉人，兄弟如能动之以情，不难取回那玉仙子的画像。”

萧翎道：“这个小弟不屑……”

沈木风轻轻咳了一声，打断了萧翎未完之言，接道：“三弟可记得你立下的誓言吗？”

萧翎道：“小弟记得。”

沈木风道：“那很好，长兄之命，万死不辞，何况那金花夫人，并非良善之辈，为兄的告辞了。”

萧翎一抱拳，道：“小弟送大哥……”

沈木风举手在萧翎肩上，轻轻拍了一掌，笑道：“为兄对你寄望甚深，日后能继我大业者，非你莫属。”

缓缓转过身子，慢步而去。

萧翎望着沈木风远去的背影，心中更加深一重烦恼。

太阳爬过了树梢，秀致的兰花精舍，沐浴在一片金黄的阳光中。

萧翎满怀着郁闷、烦恼，徘徊在花丛中。

金兰、玉兰悄然站在数丈之外，望着那绕花踱步的萧翎，暗暗为他的生死担忧，二婢从小在百花山庄中长大，对这里排除异己和惩治叛徒的惨酷手段，了然甚深，萧翎这形诸于外的不满神情，只怕已埋下了杀身大祸的种子……

二婢虽然是同在一起长大，情如姊妹，但心中仍然是彼此有疑，不敢互相吐露为萧翎担忧的心事。

金兰轻轻叹息一声，道：“三爷好像有着很沉重的心事？”

玉兰正待接口，忽见周兆龙一身华衣，急奔而来，改口说道：“你去迎接二庄主，我去通报三爷一声。”

二婢还未来及行动，周兆龙已然急奔而入，高声叫道：“三弟起来了？”

萧翎回身一抱拳，道：“起来了。”

周兆龙道：“金花夫人和宇文先生，已在厅中相候咱们，三弟去收拾一下，咱们也该去了。”

萧翎道：“不用收拾了，咱们走吧！”

两人行入大厅，那金花夫人和宇文寒涛，果然已早在相候，宇文寒涛一拱手，道：“有劳二庄主和三庄主了。”

周兆龙道：“彼此乃是一家人，宇文兄太客气了。”

金花夫人换了一身轻装，白衫白裤，白绢包头，前胸上仍然绣着两朵金花。

她虽已是四旬以上之人，但内功精湛，驻颜有术，望去不过二十许人，只见她，秀眉淡扫，脂粉薄施，瑶鼻樱口，秋波勾魂，纵然是中原之地，也难得找出这般秀致人物。

萧翎心中虽然不愿敷衍于她，以骗取她那玉仙子的画像，但沈木风临去那几句相嘱之言，一直在他心中盘旋不去，不自觉抱拳对金花夫人一礼。

金花夫人秋波转动，以苗礼还了萧翎一礼，娇声笑道：“小兄弟太多礼了，这叫我作姊姊的如何敢当。”

萧翎心中暗道：谁是你的兄弟了，自拉自唱。口里却微微一笑，默不作声。

他为结义誓言束缚，心结难以解脱，不自觉的依照沈木风之命行去。

周兆龙微微一笑，道：“厅外马已备齐，请夫人和宇文兄上马赶路。”

四人鱼贯出厅，四个劲装大汉，早已牵马相候多时，周兆龙当先跃上马

背，说道：“在下为夫人和宇文兄等带路。”

纵骑出庄，直奔三柳湾。

金花夫人微笑一带缰，健马紧依萧翎，并骑而驰，一双圆圆的大眼睛，却不停在萧翎身上打量，日光耀射下，只见他剑眉星目，脸儿嫩红，蜂腰猿臂，潇洒中微带几分羞意，英挺秀伟，撩人春情，不禁暗暗一叹，忖道：这等人物，放眼天下，只怕也难找得出几个。

四骑马放辔疾驰，一口气奔出去数十里路，只见江涛汹涌，已然到了长江岸畔。

周兆龙一勒马缰，停了下来，遥指着下游一丛隐现树影，笑道：“那就是三柳湾了，咱们由此地登舟，顺流而下，不出一顿饭时光，就可到了。”

金花夫人飘身落马，目光转处，只见江岸畔早已泊好了一只小舟，两个身披蓑衣渔人装着的大汉，迎了上来，抱拳对周兆龙一礼，道：“小舟早已备好，二庄主还有什么吩咐？”

周兆龙一挥手，道：“你们去吧！用不着在此等候了。”

两个渔人欠身应了一声，跳上另一只渔舟，摇橹而去。

金花夫人回顾了萧翎一眼，笑道：“小兄弟，你们百花山庄的伏桩很多啊！”

周兆龙接口答道：“不瞒夫人，归州百里方圆之内，到处都有百花山庄眼线、伏桩。”

金花夫人淡淡一笑，举步一跨，娇躯突然离地而起，飞上小舟。

周兆龙只瞧的暗暗惊心，忖道：这女魔头，当真是一位难缠人物，不但能使百毒，武功亦有着惊人的造诣，就凭适才她那举步一跨，行若无事的飞落小舟，已足见其惊人轻功了。

那小舟距几人停身之处，还有近丈的距离，腿不曲膝的举步一跨而上，如非有极深厚的内功修为，和特殊的轻功，绝难办到。

萧翎暗暗一提真气，身子突然一转，凌空旋飞，落到了小舟之上。

金花夫人娇声笑道：“小兄弟好俊的轻功。”

萧翎道：“班门弄斧，还得夫人多多指教。”

萧翎说话之间，宇文寒涛和周兆龙也双双登上小舟。

周兆龙目光一掠萧翎，说道：“三弟掌舵，我来摇橹。”

萧翎应了一声，走向船尾。

金花夫人目光一直在萧翎的身上移动，看他双手抓橹的姿态，不禁莞尔一笑，道：“小兄弟，你掌过舵吗？”

萧翎摇头道：“没有。”

金花夫人双肩微微一晃，娇躯带着一阵香风，飞落到萧翎的身旁，笑道：“我这做姊姊的来助你一臂之力如何？”

萧翎心中虽然对她厌恶，但沈木风那相嘱之言，却在心中生出了很大的力量，言不由衷地说道：“如此多谢夫人了。”

金花夫人伸出纤白的玉手，把住舵把，道：“小兄弟不用客气，日后咱们合作之处甚多，只要小兄弟不嫌弃我这做姊姊的愚鲁，我当把苗疆绝艺，一股脑传授给你。”

萧翎暗暗骂道：不知耻，谁要你那些玩蛇的鬼玩艺了。口中却微笑答道：“只怕在下才拙质愚，有负夫人雅意。”

金花夫人道：“大姊妹从不走眼，只要你肯用心去学，不足三年，姊姊就没东西教你了。”

萧翎道：“好说，好说。”

周兆龙两手摇橹，小舟疾驰离岸。

金花夫人一转舵，小舟转头顺流而下。

萧翎望着那滔滔江流，想到五年前落江之事，不禁感慨万千。日升中天，已到过午时分。

周兆龙缓缓摇橹，小舟回荡在三柳湾的水面上。

金花夫人已然等待不耐，忍不住说道：“这牛鼻子竟然延误了相约时刻，要咱们在这江中等了这久的时光，等一会非得给他们一点苦头吃吃不可。”

宇文寒涛笑道：“夫人不用急，事关无为牛鼻子的生死，料想他们绝然不致失约，此刻，还不过刚到午时……”

说话之间，遥见一点舟影，分浪裂波而来。

那小舟来势奇快，片刻工夫，已然驰近，船头之上，站着一个羽衣椎髻的中年道长，背插长剑，衣袂飘风，正是那云阳子。

金花夫人一转舵盘，冷然说道：“快迎上去。”

周兆龙应了一声，双手加劲摇橹，小舟快如流矢，迎了上去。

第十七回 各逞其能

两只快船，一来一迎间，疾快的接触一起，金花夫人微转舵盘，两只小舟擦身而过，各自打了一个旋身，慢了下来。

云阳子仰脸望望天色道：“有劳几位久候了。”他见天色不过正午时分，那自是不用为晚来致歉。

金花夫人冷笑一声，道：“你晚来一刻时光，贵掌门就多一分死亡之险。”

这时，双方小舟，相距不过两三尺的距离，舟上全无隐蔽，一目了然全舟景物。

萧翎转眼望去，只见对方小舟之上，也是四人，除了云阳子站在船头上，还有个二十七八岁的劲装少年，面目英俊，气宇轩昂，腰中横束着一条白色的英雄带，排插着七柄小剑，背上插着一柄长剑，红色剑穗，随风飘拂，萧翎凝目想了一刻，忽然忆起此人正是五年前在无为道长丹室之中见到的展叶青。

除了这两人之外，船后舵盘旁侧，一前一后的坐着两个人。

较前一人，短须绕颊，根根如戟，环目方脸，相貌十分威猛，穿着一身深灰色的劲装。

较后一人，胸垂花白长髯，儒巾蓝衫，白净面皮，看去十分斯文。

宇文寒涛微微一皱眉头，继而哈哈大笑，道：“幸会，幸会，终南二侠竟然也赶来参与了这场盛会。”

此人心地阴毒，惟恐金花夫人和周兆龙不认识终南二侠，先行出言叫出终南二侠之名，好让金花夫人和周兆龙知道了劲敌，早作准备。

那儒巾蓝衫，一派斯文的老者，轻拂胸前长髯，淡淡一笑，道：“兄弟和无为道长数十年交往，情谊深重，自不能坐视不管。”

那短须绕颊的大汉，却冷笑一声，道：“宇文寒涛，无为道长对待你十分仁厚，你却人面兽心，暗中施放毒物，伤害于他！”

宇文寒涛脸色泛起一片愧色，垂下头去。

金花夫人冷冷接道：“今午之约，诸位是交换药物呢？还是想借这机会，动手拼搏一阵？”

云阳子说道：“今午之约，自然是以交换夫人的药物为主。”

金花夫人已放开舵盘，缓步走到船头之上，道：“道长那本三奇真诀，和玉仙子的画像，可曾带来了吗？”

云阳子道：“三奇真诀，和玉仙子的画像，都在贫道身上，夫人的药物呢？”

金花夫道：“药物自然是随身所带，但必得道长先行交出三奇真诀和那玉仙子的画像，让我瞧瞧是真是假，然后再交付药物。”

云阳子微微一沉吟，道：“夫人不觉着此举有欠公平吗？”

金花夫人冷笑一声，道：“你如若是不想易换，那就算了，咱们用不着

多费唇舌……”回头一挥玉手，道：“咱们走！”

展叶青刷的一声，长剑出鞘，喝道：“站住！”

金花夫人当下脸色一沉，冷峻地说道：“就凭你那几招把式？”

展叶青正待反唇相讥，却被云阳子摇手喝止，道：“夫人如是想先看那玉仙子的画像，和三奇真诀，倒也非难事。”伸手入怀，摸出付白绢，抖将开来，高高举起，道：“夫人先请观赏玉仙子的画像。”

阳光照耀之下，凝目望去，只见一个绝世无伦的美女，依附在白绢之上，罗衣轻飘，面带微笑，直似要乘风而去。

这哪里是一幅画像，简直是一活生生的玉人。

金花夫人素以美貌自负，但和那彩笔传神的画像一比，却自觉一无是处。

宇文寒涛、周兆龙已看得目瞪口呆，两眼发直，连萧翎也看得油然而生倾慕，暗暗叫几声神仙姐姐。

展叶青别过脸去，目光不敢落在画像之上。

高举着画像的云阳子，一脸虔诚之色。

那坐在舵盘下的老者，重重的咳了一声，道：“够了，收起来吧！”

云阳子迅速的收起画像，藏入怀中，道：“诸位看清楚了？”

宇文寒涛道：“画圣时天道之名，果非虚传，这玉仙子的画像，实算得天下第一奇宝。”

周兆龙道：“秀色可餐，古人诚不我欺，这幅画像，当使得天下美人自惭形秽……”

金花夫人冷哼一声，接道：“不论她如何的传神、动人，还不是一幅像，岂能和真人相比！”

周兆龙偶然的神志，突然一清，道：“夫人说的不错。”

云阳子又从怀中摸出一本绢册，道：“这本三奇真诀，想来也不致使四位失望。”揭开黄色的绢皮、高高举起。

金花夫人等的目光，是何等敏锐，纵然在深夜之中，亦能见物，那绢册上字虽不大，但在几人的目光中，却是清晰可见。

这几人都有着精博的武功，看得数行，已瞧出上面所记，果然是极深奥、绝世的武学。

金花夫人秀眉耸动，似想跃过小舟抢夺，但却被宇文寒涛施展“传音入密”之术阻止，说道：“夫人不可造次，那终南双侠，在武林久负盛名，是两个极难缠的人物，力搏起来，咱们纵然不致落败，只怕也难以抢得三奇真诀，和那玉仙子的画像，何不以假药换回二物再说。”

只见云阳子双手一合，收了绢册，道：“诸位已然过目了三奇真诀和玉仙子的画像，当知贫道所言不虚。”

金花夫人探手入怀，摸出一个玉瓶递了过去，道：“这瓶中有三粒丹丸，专解金蛇之毒，每隔两个时辰，服用一粒，三粒服完，毒伤可愈。你把那玉仙子的画像，和三奇真诀一齐递来，咱们一手交药，一手交货。”

云阳子淡淡一笑，道：“夫人，这交易未免是不公平吧？”

金花夫人愠道：“一手交画，一手交药，哪还不公平？”

云阳子道：“三奇真诀和玉仙子的画像，夫人已然看过，那是货真价实，毫无虚假的了，但夫人瓶中的药物，如何能让贫道相信不是伪药。”

金花夫人道：“要如何你才能够相信？”

云阳子道：“敝师兄现在五里外一座茅舍之中，劳驾夫人同往一行，只要药物确能救活贫道师兄，贫道立刻奉书献画……”

宇文寒涛哈哈一笑，接道：“道兄之话，未免是有欠思考，咱们相约在江心之中，以真诀和玉仙子画像，易药换物，而且规定双方只许四人参与，不得多带一人，这规定是道兄所订，此刻，不但要我等到江岸上去，而且还要等令师兄醒来之后，才能算数，此等之言，从道兄口中说出，前后不足半日，但是却自相矛盾，不知道兄如何自圆其说？”

云阳子道：“宇文先生能够想出一个办法，证明金花夫人手中玉瓶内的药物，确是专解金蛇巨毒的丹丸，贫道就立刻奉过书画。”

宇文寒涛呆了一呆，道：“这个，这个……”

云阳子似已瞧出，这四人之中，以金花夫人为首，合掌欠身说道：“贫道既出示玉仙子的画像和三奇真诀，确系诚心以二物换药，贫道以武当派数百年来之信誉担保，绝不会有诡计，引诱夫人等入伏。”

萧翎突然接口说道：“道长之言，甚是公平，我们应该如此。”

金花夫人柳眉儿扬了一扬，娇声说道：“小兄弟，你说什么？”

萧翎道：“彼此之间，相对为敌，那是难怪人家不能相信咱们了。”

金花夫人笑道：“小兄弟的意思，是咱们应该真的救活那无为道长了？”

萧翎道：“那是当然，一诺千金，岂可使诈。”

金花夫人咯咯一笑，道：“好吧！就依小兄弟之见。”

玉手一挥，接道：“道长带路。”

云阳子望了萧翎一眼，掉转小舟，直向江畔驰去。

周兆龙划动小舟，紧追云阳子小舟而行，一面低声对萧翎说道：“三弟，咱们此来，只是听命金花夫人行事，且不可擅作主张。”

萧翎本待反驳，却又咽了下去，道：“二哥责备的是，小弟以后不再多言。”

金花夫人回眸一笑，道：“不妨事，你有什么尽管说出来，说错了也不要紧。”

两艘快舟，疾驰在滚滚的江流中，不大工夫，已靠江岸。

云阳子一跃登岸，回首肃客，合掌说道：“有劳夫人跋涉。”

金花夫人笑道：“就算那无为道长在龙潭虎穴中养息，我也是一样的敢去。”

展叶青冷哼一声，道：“好大的口气。”

金花夫人秋波一转，道：“你如是不信，何妨试试？”

云阳子厉声叱道：“师弟不许多口……”

回首对金花夫人笑道：“夫人说笑了。”

这位玄门高人，一心以掌门师兄的安危为重，处处忍气吞声，忍受着冷嘲热讽。

终南二侠大部分保持着缄默，很少开口。

这是处荒凉的江岸，极目不见渔舟人家。

云阳子当先带路，提气疾走，穿越过一片杂林，到了一座破落的茅舍前面。

云阳子停下脚步，道：“敝师兄就在茅舍中养息，夫人请进。”闪身让到一侧。

金花夫人也不客气，一低头，当先进入屋内。

云阳子横跨一步，挡住了宇文寒涛，紧随金花夫人入屋。

这是一座荒凉的茅屋，屋外生满了乱草，但室内却已扫得十分干净，一张竹床之上，铺着厚厚的褥子，卧着一个长髯黑袍的道长，紧闭着双目，似是已睡熟过去。

两个佩剑的道童，分立榻旁，神情间一片沉痛。

萧翎眼看到奄奄一息的无为道长，陡然间想起了五年前的往事，那时，如非无为道长全力相护，只怕自己早已为宇文寒涛、江南四公子等擒去，大丈夫受人点滴之恩，当该涌泉以报，我萧翎岂能眼看着无为道长死去，不予救治……

一念动心，主意暗定，准备倾尽所能，暗中相救无为道长。

他出道虽仅短短月余，却遇到了武林中最厉害的凶人，眼看到他们的阴沉、狡诈，不觉间大长见识。

这短短的月余时光，抵得上他数年江湖阅历，暗中打了主意，但外形上却是丝毫不露神色。

云阳子挡在竹榻之前，说道：“这就是贫道掌门师兄，已然晕过去两日未醒，全要仗夫人灵丹相救了！”

金花夫人缓缓从怀中摸出玉瓶，倒出一粒白色的丹丸，道：“你让他先服下这粒丹丸。”

云阳子留心观察，果然发现玉瓶的颜色不同，暗暗提高警觉，忖道：这金花夫人如此阴沉狡诈，这只玉瓶的药物，也不知是真是假，缓缓伸手接过丹丸，道：“夫人，这药物没有错吗？”

金花夫人冷漠地说道：“你如不相信我，那就别让他吃了！”

云阳子淡淡一笑，道：“贫道实有几句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金花夫接道：“你说吧！”

云阳子道：“夫人这疗毒丹丸，并非是施舍给我们，而是贫道以价值连城的奇书，和一幅名画所换得……”

金花夫人道：“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云阳子道：“夫人适才在江中小舟之上，也曾取出一个玉瓶，和此刻玉瓶的颜色不同，怎能使贫道不生怀疑之心？”

萧翎暗暗赞道：这云阳子名满天下，果非幸至，除了武功之外，心思竟也是这般缜密。

周兆龙却听得暗暗骂道：这牛鼻子老道，当真是难缠的很。

金花夫人又缓缓从怀中摸出两个玉瓶，一齐放在竹榻旁侧的一条木凳上，说道：“我能够役使百毒伤人，但解毒之药，就这三种，这三种之内，自然是有一种可解那金蛇之毒，你如不信任我、那就自己选一瓶用吧。”

云阳子望了三个玉瓶一眼，微微一笑，道：“如若贫道也备有一瓶假的三奇真诀，和玉仙子的画像，让夫人凭运气，自行选它一幅，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金花夫人暗道：这牛鼻子老道胡吹大气，我且逼他拿出两幅出来瞧瞧，当下道：“如若当真有此准备，妾身倒是想见识一下。”

云阳子望了宇文寒涛一眼，道：“阴谋暗算只能使用一次，贫道当不致再蹈覆辙。”探手入怀，果然摸出了两本黄绢封皮，大小一般，厚薄相等的绢册，和两卷羊皮封包的图画，接道：“夫人可要从这一真一假的书册、画绢中，凭运气选上一幅吗？”

金花夫人仔细瞧了两本绢册，和两幅画卷一眼，只见形状相同，竟是难分真假，一时间哑口无言。

萧翎突然一侧身，大步行了过来。

展叶青只道他要出手抢夺，肩头微晃，闪身而上，挡在书画前面。

但见萧翎拿起三只玉瓶，道：“请问夫人，这三只玉瓶中，哪一瓶中的丹丸，可解金蛇之毒？”

金花夫人道：“白色玉瓶中的白色丹丸，但他们却不肯相信，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萧翎伸手抓起那白色玉瓶，托在手中，道：“夫人，这药物不会错吧？”

金花夫人脸色微微一变，道：“小兄弟，你要干什么？”

萧翎道：“咱们此来，旨在取那三奇真诀和玉仙子的画像，如若这般各逞心机，相斗下去，只怕谁也讨不了好去，因此，在下想请求夫人，先以治疗金蛇剧毒的药物相赠。”

金花夫人笑道：“好啊！小兄弟，我这作姊姊的成全你的英名就是，你换过左面那翠色的瓶子。”

萧翎暗忖道：这女人果然阴毒的很，当下换过左面玉瓶，递向云阳子，道：“道兄请倒出瓶中的药物，让贵掌门试服一粒。”

他心中不敢信任金花夫人，因而言词之间，也不敢说的十分肯定。

云阳子亦觉此等对峙下去，非长久之策，接过玉瓶说道：“萧大侠誉满武林，贫道相信得过。”言中之意，把责任完全加诸萧翎身上。

萧翎被云阳子大帽子一扣，心中突然一震，暗道：那云阳子为了信任于

我，才让无为道长服下瓶中药物，如若这药物之中有毒，那无为道长岂不是死在我一句话中，心中紧张，不禁回头望了金花夫人一眼。

金花夫人美丽的脸上，绽开一片笑容，道：“小兄弟你瞧什么？难道不信任我这大姊姊吗？”

萧翎心中暗道：你狡诈凶险，实难叫人信任。

但却连连应道：“哪里，哪里。”

云阳子打开瓶塞，倒出一粒丹药，亲手服侍无为道长服下。

周兆龙虽觉萧翎多管闲事，但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斥责于他，只好闷在心中。

展叶青、终南二侠和云阳子，八道眼神一齐投注在无为道长的身上，瞧他服过药物后的反应。

破烂的茅屋中一片沉寂，但沉寂中却潜伏着无比的紧张，终南二侠、云阳子、展叶青，以及宇文寒涛、周兆龙等，都暗暗运集了功力戒备，如若无为道长服下药物的反应不对，立时将展开一场凶险的恶战。

金花夫人那深深的心机，狡猾的生性，和那美丽娇靥上如花的笑容，使人无法捉摸她的为人，行起事来更是真真假假，莫可预测。

大约过了一盏茶功夫，忽见无为道长伸动一下双臂，长长的吁一口气。

萧翎暗暗放下一块石头，忖道：看来这药物不似假的了。

忽闻柔音细细，传入耳际，道：“小兄弟，让那牛鼻子老道倾尽玉瓶中的两粒丹丸，一齐给无为道长服下，半个时辰之内，他就可以清醒过来了。”

萧翎目光转动，回顾茅屋中人，都无所觉，心知是金花夫人施展“传音入密”之术，说给自己一个人听，一时间也无暇细作思量，急急说道：“快把瓶中余下两粒丹药，给他一齐服下。”说过之后，心中才霍然警觉，暗道：金花夫人之言，也不知是真是假？但话既出口，已难收回。

云阳子回目望了萧翎一眼，倒出瓶中药物，投入无为道长的口中。

展叶青剑眉微微一蹙，似是对云阳子信任萧翎一事，大不满意，但他却隐忍未发。

突然间，蹄声得得，传了过来，由远而近，似是直向这茅屋而来。

终南双侠紧靠屋门而立，听得蹄声之后，回手掩上了两扇柴扉。

但闻蹄声愈近，健马似是已到了茅屋外面。

这是片荒凉的郊野，这茅屋更是一座久无人居的荒舍，一不近官道，二不通要隘，陡然间有快马奔来，自非寻常。

但茅屋中的群豪，却是一个个凝立不动，除了终南二侠随手掩上柴扉之外，对那已奔近茅屋的快马，浑如不觉。

只听一个清冷的声音说道：“剑童，你进这座茅屋中瞧瞧去。”

萧翎听得心中一动，暗道：“原来是假冒我名字的蓝玉棠到了，只怕此番免不了真假萧翎要对面相见了。”

但见展叶青口齿启动，那儒巾长衫、胸垂花白长髯的终南大侠，不住微

微点头，但却不闻声息，显是两人正用“传音入密”之术交谈。

只听砰的一声，柴扉被人踢开，一个十四五岁手横宝剑的青衣童子，大步而入。

他似是未曾料到这茅屋之中，竟然有这样多人，不禁微微一呆。

室中群豪仍然凝神肃立，竟无一人理他。

那剑童颇有识人之能，目光一转，已瞧出茅屋中无一弱手，个个都是内外兼修的高人，最使他不解的是这茅屋中人，个个都已提聚了真气，蓄势待敌。

区区一座破烂的茅屋，不过两间房子的大小，但却有八个武林高人，各提真气运功相持，似友非友，似敌非敌，扑朔迷离，玄奇难测。

只听那清冷宏亮的声音，由室外传了进来，道：“剑童，室中有人吗？”

剑童后退一步，长剑护住胸前，急道：“禀告相公，这茅屋中都是人，站满了人。”他急切之间，难以修词，慌慌张张，词不达意。

室外人冷哼一声，道：“都是些什么人？”剑童道：“我认不出来，对啦，那日在江畔夺萧翎……”忽然想起主人现在正假冒萧翎之名，急改口说道：“抢夺那灵牌之人，也在这里。”室外人愠声说道：“你是怎么了，今日连话也说不清楚。”语声未落，一个穿着蓝衫背插宝剑的英俊少年，大步走了进来。

茅屋中的终南二侠、宇文寒涛等人，似是都不愿首先和来人冲突，竟是无人挡阻于他。

萧翎目光一转，看那蓝衫少年，果然是假冒自己之名的蓝玉棠。

蓝玉棠似是也未料到，一座荒凉的茅屋中，竟然有这么多人，也不禁为之一呆。

他目光流转，发觉室中之人，竟都是目光炯炯、英华内蕴的武功高手，心中更是震惊。

金花夫人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发，回顾了蓝玉棠一眼，不禁芳心一动，暗道：中原武林道上，竟有这许多俊俏人物，当下娇声说道：“看样子你们是无意闯到此地了？”

蓝玉棠心情逐渐平复下来，冷冷答道：“就算是有心到此，又怎么样？”

宇文寒涛暗道：好横的小子，如非大敌当前，就对这句话，也该出手教训他一顿。

金花夫人咯咯一笑，道：“口气很大，想是大有来头的人物了，你叫什么名字？”

蓝玉棠俊目中寒光一射，扫射了群豪一眼，道：“萧翎……”

室中群豪，全然为之一怔，十几道目光，一齐投注在那蓝衫少年的身上。

金花夫人咯咯大笑，道：“萧翎，不知这中原武林道上，一共有几个萧翎？”

蓝玉棠怒道：“有什么好笑的？”

身子一侧，直向金花夫人冲了过去。

宇文寒涛右掌一挥，拍出一招“天外来云”，口中冷冷喝道：“小小年纪，怎的这等放肆？”

但闻砰的一声，蓝玉棠竟然硬接了宇文寒涛一掌。

一掌交接，全室中群豪震动。

原来宇文寒涛一掌虽然把蓝玉棠的去势挡住，但宇文寒涛却脚下移位，横里退了两步。

那蓝玉棠出手快速，内劲的强猛，不但使宇文寒涛心头震动，就是旁观诸人，也暗自吃惊不已。

蓝玉棠接下一掌，身子微一停顿，左脚一抬又跨了进去。

这茅屋中本就狭小，一榻、一凳，已占了不少地方，再加上几个人，余下的空位，实在有限，蓝玉棠举步一跨，冲向了萧翎停身之处。

如若萧翎不肯闪身让避，两人非得撞上不可，如是闪身避开，让出去路，蓝玉棠落足之处，正好是木凳旁侧，伸手可取木凳上放的两幅三奇真诀，和玉仙子的画像。

就在那短短的一瞬间，萧翎连转了两三个念头，决定封挡住这蓝玉棠的来路，不让他有机会取到那玉仙子的画像，和惊扰着无为道长，当下暗运功力，身子一横，反向蓝玉棠身上撞去。

蓝玉棠冷笑一声，抬起的脚步，悬空下落，右手疾快拍出，点向萧翎的左肩。

萧翎早已有备，身子一侧，避开了一击，正待反袭一掌，瞥见金花夫人纤手横里扫来，五指尖尖，扫向了蓝玉棠的脉门。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几人虽只是简简单单的放对几招，掌不带风声，招不见诡异，只看那出手的速度，都已知遇上了劲敌。

蓝玉棠抬起的右脚，突然向后踢出，攻向了周兆龙。这一着突然至极，他本待向前冲进的右脚，忽的前后易势，攻向后面，周兆龙骤不及防，竟然被迫的横移一步。

原来，在那一瞬间，蓝玉棠已发现了萧翎防守之势，严密之极，无懈可击，而且在那防守之势的后面，还隐伏着凌厉绝伦的反击之能，金花夫人拂出一掌之后，也有着连绵攻出的后招，正是武功中极上乘寓守于攻，攻中含变的手法，自己一脚悬空，两则受敌，形势大为不利。

只有先稳住身子，立于可攻可守之地，才能从容对付这两个生平未遇过的大敌，才陡然间易势变向攻向周兆龙了。

周兆龙横移一步，蓝玉棠右脚踏落实地，右手斜里推出一招“巧扣连环”，封挡住了金花夫人的攻势，头未转顾，左手同时向后拍出、一招“云封雾锁”、封住了身后的门户。

果然，周兆龙不甘受欺，身子移位的同时，右掌疾快的拍出了一招“浪撞礁岩”。

但闻砰的一声轻响，如击败革，双掌接实，周兆龙被震的又向后退了两步。

蓝玉棠晃了两晃，才把身子稳住。

显然，这一掌硬拼之中，双方都用出了六七成功力。

金花夫人咯咯一笑，道：“嗯！果然是身手不凡。”

柳腰一探，左手斜斜扫来。

蓝玉棠剑眉一耸，双手忽然合掌当胸。

金花夫人攻出掌势，疾快收了回来，脸上笑容敛失，泛现出凝重之色。

周兆龙连吃两次大亏，众目睽睽之下，有着难以下台之感，右手一探，翠玉尺已握手中。

宇文寒涛似是早已料到他要恼羞成怒，身子一转，挡在周兆龙的前面，暗施“传音入密”之术说道：“周兄，小不忍则乱大谋，此人武功高强，室外还不知有几位帮手，如若和他拼了起来，岂不是授人以柄，让那武当派坐收其利。”

周兆龙道：“宇文兄说的不错，错过今日之局，再和他算帐不迟。”

那蓝玉棠连试数招之后，心中暗生凛骇，已知这室中之人，无一弱手，默察形势，双方似敌非友，倒不如暂坐以观变，是以，金花夫人缩手不攻之后，竟也不再出手。

室中，暂时恢复了沉寂，但加上个蓝玉棠出手一搅，原本紧张的局势中，又渗入了一层微妙的混乱。

金花夫人暗施传音之术，对萧翎说道：“小兄弟，来人武功很高，只要他不再乱闯，暂时不要惹他。”

萧翎淡淡一笑，代表了答复。

但闻一声轻微的叹息声，那仰卧在竹榻上的无为道长，忽然睁开双目。

展叶青情绪激动，忍不住低声喊道：“大师兄……”

云阳子以目示意，阻止展叶青再说下去。

无为道长涣散的目光，环扫了室中一周，重又缓缓闭上。

金花夫人道：“令师兄已经醒来了，我们不用再等了。”右手一伸去取木凳上的三奇真诀和玉仙子的画像。

展叶青一式“手挥五弦”扫了出去，说道：“你急什么？等上一会工夫，再拿不迟。”

金花夫人伸出的右手原式不变，五指却突然一曲，疾快弹出。

这一曲一弹之间，反守为攻，数缕指风，袭向展叶青的脉门。

展叶青右腕一沉，指风掠掌而过，扫出的右手，竟是也不收回，化作“迎云捧日”，反扣金花夫人的手腕。

两人掌未易势，但沉浮曲指间，连变数招，各抢先机。

金花夫人掌势一翻，五指半曲，向下拍去。

这一次，双方都已无法再变招式，势非接实不可。

忽然间寒芒一闪，剑气森森，云阳子长剑递出，就在两人掌势欲接未触之际，扫了过去，硬把两人将要接触的掌势分开，说道：“夫人暂请忍耐片刻，贫道出口之言，焉有反悔之理，那玉仙子画像、三奇真诀，已是夫人之物，又何必这般的迫不及待呢？”

金花夫人柳眉间杀机涌现，冷笑一声，默然不语。

她显然已动了怒火，但又似顾虑甚多，强自忍了下去。

蓝玉棠啊一声，自言自语地说道：“玉仙子的画像。”双目中暴射出冷电般的寒光，投注到那木凳上的书册和画卷之上。

金花夫人、云阳子等齐齐望了蓝玉棠一眼，谁也没有理他。

忽听木榻边，一阵轻微的响声，仰卧在竹榻上的无为道长，全身在轻微的颤抖起来。

展叶青脸色一变，右手一探，刷的一声，拔出了背上长剑。

萧翎一皱眉头，暗道：糟糕，金花夫人如若是给的毒药，武当派必将我恨之入骨，我原想暗助无为道长，却不料竟然害了他的性命，这狡猾阴毒的女魔头……

忖思之间，忽见无为道长一挺而起，缓缓下了木榻。

沉着、稳健的云阳子，也有些按耐不下心头的激动，沉声问道：“师兄的伤势……”

无为道长说道：“好多了。”

两道目光投注在宇文寒涛身上，接道：“宇文兄别来无恙。”

宇文寒涛淡淡一笑，道：“兄弟如若不死，随时候教。”

云阳子双手缓缓从怀中摸出一本绢册，和一幅画卷，递向金花夫人，道：“木凳上的两份，全是伪品，夫人刚才纵然抢到了手中，也是白费一番手脚，真品在此，敬请收过。”

金花夫人接过绢册、画卷，道：“道长老谋深算，好生令人佩服。”

云阳子道：“事非得已，贫道不得不防人一着，并非是故意施诈。”

金花夫人道：“怎能证明你这份绢册和画像，不是伪品。”

云阳子道：“夫人如若不信，不妨当面看过。”

金花夫人回顾了宇文寒涛一眼，打开画卷，略一过目，立时合上，又翻了两页真诀，发觉果是真品，才缓缓收藏怀中。

那假冒萧翎之名的蓝玉棠，目光一直随着金花夫人手中画卷、绢册移动，直待她收入怀中之后，才冷笑一声，道：“喂！你那玉仙子的画像，可肯卖吗？”

金花夫人收过三奇真诀，和玉仙子画像，心中已较为宽畅，淡淡一笑，道：“你买得起吗？”

蓝玉棠道：“你开价吧！”

金花夫人怔了一怔，道：“我要你一双眼睛，纵然你得到了名画，也是瞧不成。”

蓝玉棠道：“哼！好大口气，你如果不肯卖，可别怪在下要抢。”

金花夫人道：“那就抢一下试试？”

蓝玉棠道：“有何不可，咱们走着瞧吧！”

说着转身向室外行去。

金花夫人担心如和这人冲突起来，只怕授给武当派以可乘之机，他既不愿此刻动手，那是最好不过，也不出言拦阻，回顾了宇文寒涛和萧翎一眼，道：“咱们走吧！”当先举步向外行去。

萧翎缓缓扫掠了云阳子和无为道长一眼，欲言又止，转身紧随在周兆龙身后而行。

展叶青突然高声喝道：“宇文寒涛，你站住……”

宇文寒涛霍然回身，道：“展兄有何见教？”

展叶青冷冷说道：“你也想走吗？”

宇文寒涛道：“如是展兄想赐教几招武当绝学，兄弟自是当留此地奉陪。”

展叶青肩头微微一晃，突然欺进三尺，长剑护胸，冷笑道：“室中狭小，咱们到室外去较量吧！”

宇文寒涛左手仍提着那只描金箱子，横在身前，道：“兄弟就用这只箱子，试试武当派的绝学。”

云阳子肃然说道：“师弟，回来。”

展叶青停下脚步，道：“师兄有何吩咐？”

云阳子道：“宁叫他人无义，但咱们武当派不能失信于人，今日是换药物，不可迫人动手……”

目光一转，投注到宇文寒涛身上，接道：“宇文兄请便吧，错开今日，咱们哪里见面，哪里算这笔帐。”

宇文寒涛哈哈一笑，道：“很好，很好，兄弟当随时候教。”

紧随在金花夫人身后，大步出门而去。

周兆龙低声说道：“咱们身怀重宝，不宜节外生枝，早回百花山庄，不知道夫人和宇文兄的意下如何？”

金花夫人咯咯一笑，道：“怎么？你可是怕我把这玉仙子的画像和三奇真诀，带回苗疆去吗？”

周兆龙听得心头一震，暗道：你这种女人阴毒狡诈，什么事做不出来，口中却说道：“夫人说笑话了。”

金花夫人道：“我此番进入中原，一来想畅游中原的名山胜水，二来想见识一下中原武林人物，此刻周兄就算想让我回归苗疆，妾身亦难应命，但请放心好了。”

这番话表面上甚是柔和，骨子里却是大大把周兆龙挖苦了一顿，只听得周兆龙暗暗骂道：好一个多疑恶毒的女人。但他脸上却仍是陪笑说道：“夫人巾帼中一代女杰，此番东来，不难扬名于中原武林道上。”

天下人，无不喜爱别人奉承，周兆龙这一顶高帽子顿使金花夫人眉开眼

笑，道：“周二庄主太夸奖了，风闻那沈大庄主，除和我及宇文先生结盟之外，尚从关外请来一位高人，不知是何等人物？”

周兆龙微笑道：“这个兄弟不太清楚，回得庄去，夫人一问大庄主，当可尽悉内情了。”

金花夫人笑道：“你和那沈木风，虽是以兄弟相称，但却是畏他若师是吗？”

周兆龙暗骂一声：好刻薄的口舌。口中却笑道：“咱们中原人物，一向是长幼有序，兄友弟恭，谈不上什么畏惧。”

金花夫人突然回过头来，望着萧翎说道：“小兄弟，你也很怕沈木风吗？”

萧翎扬了扬剑眉说道：“礼义当先，长者为尊。”

金花夫人笑道：“好一个长者为尊……”

突然停下脚步，住口不言。

抬头看去，只见适才闯入茅屋中那蓝衫少年，背插宝剑，卓立在道中，两眼望天，一派傲气。

在他两侧，各站一个十四五岁的青衣童子，左面的仗剑，右面的捧琴。

宇文寒涛道：“此人就是年来突起武林，名噪一时的萧翎，夫人不可大意。”

金花夫人回顾了萧翎一眼，道：“小兄弟，你不也是萧翎吗？怎么凭空的又多出一个萧翎来呢？”

萧翎道：“天下同名同姓之人很多，这也没什么稀奇之处。”

那蓝衫少年似是突然被针扎了一下，望着天空的目光，突然移注到萧翎的脸上，道：“怎么？你也叫萧翎吗？”

萧翎道：“不错啊！兄弟可是货真价实的萧翎。”

蓝衫少年冷笑一声，道：“哪一个还是假冒的不成？”

萧翎心中暗笑，忖道：“那夜你跪在江边拜我灵位，要我阴魂显灵，助你好事，此刻你面对真人，却又是这般的理直气壮。”

他想到可笑之处，不觉由脸上流露了出来。

蓝衫人怒道：“你笑什么？”

萧翎道：“笑一笑也不行吗？”

蓝衫人冷冷地说道：“不行，如若你真的叫萧翎，今日咱们两人中，必应有一个死亡。”

萧翎扬了扬剑眉，道：“要拼命吗？咱们无仇无恨，何苦定要你死我活？”

左面那捧剑的童子，道：“谁要犯了我们公子的名讳，死了自是活该。”

萧翎暗道：当真是蛮不讲理，你们公子冒用了我的姓名，还要指我犯了他的名讳，怒从心起，冷笑一声，道：“眼下鹿死谁手，还难预料，不用口气太大。”边说边向前行去。

周兆龙突然一飘身，挡住了萧翎，低声说道：“三弟且请忍耐片刻。”回头又对那蓝衫人一拱手，道：“兄弟周兆龙……”

蓝衫少年冷笑道：“我知道，你是百花山庄中的二庄主，贵庄中有几个管事的兄弟，是伤在兄弟的剑下，你如想替他们报仇，那就不妨和萧翎一齐出手。”

周兆龙一皱眉头，暗道：江湖上传他是个冷面辣手，看来是传言不虚。

他为人心机阴沉，不愿这真假难辨的两个萧翎，在这时动手相搏，强忍心中怒火，笑道：“萧大侠言重了……”

忽见一骑快马，闪电飘风般直冲过来。

马上人手中高举着一面金花令旗，大声叫道：“大庄主传下了金花令谕，要诸位快些回庄中去！”

百花山庄中的弟子，一向狂傲惯了，虽见路上有人，也不肯勒缰转马，竟直向那蓝衫人冲了过去。

周兆龙正待出言喝止，已然不及，但见那蓝衫人身子一转，右手抬动，寒光一闪，耳际间一声人叫马嘶。

那骑马大汉，已然连人带马被劈作两半，横尸路旁，流了一地鲜血。

再看那蓝衫人拔剑出手快速，手法干净利落，不但使周兆龙心中大为震惊，就是金花夫人、宇文寒涛和萧翎，也都是看得惊奇不已。

金花夫人回顾了宇文寒涛一眼，道：“这是哪一家的剑法？”

宇文寒涛道：“这剑法，在下亦未见过，不知是哪一家的独门密技。”

但闻那蓝衫人冷冷说道：“萧翎，出来啊！可是害怕了吗？”

萧翎道：“二哥闪开！”身子一闪，呼的打个转，从周兆龙的身侧翻了过去。

周兆龙伸手一把，竟然没有抓住，不禁吃了一惊，道：“这是什么身法？迅如电转，诡奇莫测。”

金花夫人一皱眉头，低声对宇文寒涛道：“这萧翎的武功很高，周兆龙只怕是望尘莫及，单看那闪身一转的身法，似已得上乘武功神髓。”

宇文寒涛启齿一笑，道：“这萧翎似是甚得那沈木风的宠爱，如果伤在那个萧翎的剑下，沈木风绝然不肯罢休。”

金花夫人急道：“不错啊！”

忽一挫柳腰，一式“海燕掠波”，呼的一声，由周兆龙头上飞了过去，落在萧翎的身后四五尺处，说道：“小兄弟！放心动手，做妹妹的替你掠阵。”

萧翎已看到那蓝衫人的身手，凝神对敌，心无旁骛，右手拔出背上的长剑，蓄势待攻，虽然听到了金花夫人之言，却不愿分神答话。

那蓝衫人脚下不丁不八，但两道眼神，却暴射出森寒的冷光，凝注萧翎，眉宇间，笼罩着一片杀机。

双方对立相持良久，那蓝衫人仍不拔剑。萧翎忍耐不住，说道：“阁下为何不拔剑进击？”

蓝衫人不理萧翎的问话，只是圆睁着双目，不停的上下打量。他似是要从萧翎那仗剑防守的架势中，找出破绽，以便一剑致命。

萧翎暗提真气，已然如满月之弦，但那蓝衫人仍是不肯拔剑出手，但脸上煞气却是愈来愈浓。

金花夫人似是已看出，双方都已把功力提到十成以上，正在找寻对方的破绽，出手一击，定然是石破天惊，必有一伤，细看形势，竟然找不出自己有下手之处，不禁心神微震，暗道：原来这两个萧翎，都是身负绝技的高手。

萧翎究竟是对敌经验不足，面对强敌，不知蓄力自保，却把真气遍行百骸，已成了欲罢不能之势，双方如再相持下去，自己只有冒险一击了，否则那提聚的真气难以宣泄，势将凝成内伤。

那蓝衫人仍是那样不丁不八的站着，似是毫无准备，但如仔细看去，立可发觉那竟是一种极深奥的起手之式，不论从哪一个方向进招，他都可凌厉绝伦的反击过来。

时间在沉默中悄然过去，但沉默中却充满着杀机，紧张得使人窒息。

双方又相持了大约一盏热茶工夫，萧翎全身突然微微的颤抖起来，脸红如霞，衣袖无风自动。

那蓝衫人的神色，也是愈来愈见凝重。

琴剑二童已看出形势不对，缓缓的向后退去。

萧翎虽然仍无法找出那蓝衫人防守之势中的破绽，但已然无法再忍耐，突然一振长剑，剑花一闪，幻起了一片寒芒，连人带剑直冲过去。

但见那蓝衫人手臂一招，迅快绝伦的拔出了背上长剑。

寒光交错，剑气漫空，人影闪动中，响起了一声金铁大震，两条相接的人影，突然又分散开来。

两人这交手一击，快速无比，快得连周兆龙和宇文寒涛都无法看得清楚。

定神望去，只见两人仍是相对而立，但中间已然相隔了七八尺远。

萧翎脸上的红霞已然褪去，脸色显得有些苍白，手中握着一柄断剑。

再看那蓝衫人手中的长剑，也成半截，眉宇间杀机已消，代之而起的是隐隐的困倦之容。

原来两人电光石火的交手几招，剑法是各极其妙，功力上半斤八两，手中长剑，一齐震断。

那蓝衫人望了萧翎一眼，突然投去手中的断剑，冷冷地道：“阁下的剑道，果然不凡，一年之内，在下当造访百花山庄领教。”

回顾了琴剑二童一眼，道：“咱们走！”当先转身，疾奔而去。

琴、剑二童紧随身后相护。

周兆龙眼见蓝衫少年和琴、剑二童渐渐远去的身形，一皱眉头，低声对宇文寒涛道：“这人的武功不弱，今日如放他回去，岂不是纵虎归山。”

宇文寒涛似是早已洞悉了周兆龙话中之意，冷笑一声，道：“周兄何不追上去杀了他，斩草除根？”

周兆龙暗骂一声：好个老奸巨猾的东西！大步行了过去，伸手在地上捡起那金花令旗，说道：“敝庄主既传出了金花令谕，想必有紧要之事，咱们

得早些回去了。”当先带路，急奔而去。

四人急急赶路，一口气奔回百花山庄，直入大厅。

宽敞的大厅中，坐了不少的人，血影子沈木风高踞桌首而坐，眼看四人归来，起身相迎，拱手对金花夫人一礼，道：“夫人和宇文兄辛苦了。”

金花夫人道：“不用客气。”

沈木风道：“夫人可曾取来交换之物？”

金花夫人道：“幸未辱命。”

沈木风道：“诸位辛苦归来，本该先行休息一阵，但有一桩要事，必得请诸位参与才好……”瞥见萧翎脸色苍白，说道：“三弟怎么了？很累吗？”

萧翎微微喘息了两声，道：“路上遇到一位强敌，动手大战一场，但见到大哥的金花令谕，未及运气调息，就赶了回来，故而疲累未复。”

沈木风道：“遇上了什么人？”

周兆龙接口道：“萧翎。”

沈木风道：“胜负如何？”

周兆龙道：“三弟和他动手，一齐震断了手中长剑。”

沈木风转眼望着萧翎道：“你快坐下休息一会吧。”

萧翎道：“多谢大哥。”就近一处坐位，坐了下来。

沈木风欠身肃客，让金花夫人和宇文寒涛坐上上宾之位、才缓缓就坐。目光一转，扫掠了厅中之人一眼，笑道：“他们远道来此，又不能停留，在下既和夫人携手合作，自是当开诚布公，以示诚意，是以，才传了金花令谕，催请几位早些归来。”

金花夫人和宇文寒涛，瞧了那排列而坐的群豪一眼，只见他们个个黑巾包面，只露出两只眼睛。金花夫人道：“这都是些什么人？”

沈木风哈哈一笑，道：“如是普普通通的人，在下也不会催请夫人等回来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你们各自报出身份来吧！”

这些人都穿着一身劲装，满脸风尘之色，一望之下，即知是经过了长途跋涉来此。

但见左首第一人站了起来，欠身一礼道：“小僧现在少林罗汉堂……”

紧接着第二个站了起来，道：“贫道在武当门下。”

第三人站起说道：“小僧在峨眉门下。”

第四位站起说道：“贫道托身在青城门下。”

右手一扬，举起了一只形如柳叶的小剑。

第五个紧接站起，右手一圈一吐，左掌随势推出，道：“在下托身在昆仑门下。”

第六个起身说道：“在下混迹丐帮之中。”右手托出一枚金钱，高高举起。

第七个身子奇矮，站起来还不足四尺身材，声音冷漠地说道：“现在神

风帮中。”

沈木风突然一摆手，不让余下之人再接下去，起身说道：“夫人够了吧！”

金花夫人点点头说道：“沈大庄主之能，妾身佩服之极，余下之人，想也是混在各大门派中的伏桩了。”

沈木风道：“不错，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天下各门各派，都有我沈某伏桩，不论武林中形势如何变化，各大门派的情形，我都能了如指掌。”

语声微顿，挥手说道：“眼下武林中风云紧急，你们不宜多留此地，各自起程去吧。”

厅中群豪站起，鱼贯出厅，分头而去，片刻间走的一个不剩。

宽敞的大厅上，只剩下了沈木风、周兆龙、金花夫人、萧翎、宇文寒涛等五个人。

沈木风目注金花夫人，说道：“兄弟在各大门派中，埋下暗桩一事，除我之外，世间本无第二个人知道，今日兄弟借他们五年一度聚会之期，公诸在夫人和宇文兄的眼前，以示推心置腹，合作之诚。”

金花夫人道：“沈大庄主数十年前，已然处心积虑，派人到各大门派中卧底，这等深谋远虑，实叫妾身敬服，如今他们都身居要位，对沈大庄主，自是更有大用了……”

沈木风道：“对夫人又何尝不是呢？”

他轻轻咳了一声，道：“夫人换回之物，可曾查看过吗？那云阳子狡狴难缠，不能以等闲视之。”

金花夫人笑道：“都已查过，想是不会错了。”

一面取出三奇真诀和玉仙子的画像，接道：“这本三奇真诀，请沈大庄主收下，这幅玉仙子的画像……”

沈木风急急接道：“那玉仙子的画像，已归夫人所有，还提他作甚……”右手一扬，说道：“三弟好好的保管此书。”挥腕向萧翎投了过去。

萧翎一直微闭双目，装作调息，其实在那沈木风指令埋伏在各大门派中的暗桩，自报身份时，他已凝神静听，心中震撼不已。

直待听到沈木风呼叫之声，才霍然睁开双目，伸手接过三奇真诀，正待出言推辞，沈木风已抢先接道：“这本三奇真诀，乃是咱们百花山庄和金花夫人及宇文兄共有之物，必得妥为收藏起来，如有遗失，唯你是问了。”

萧翎只好应了一声，收起书册。

金花夫人缓缓收起玉仙子的画像，目注萧翎说道：“小兄弟深藏不露，剑术精绝，实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沈木风接道：“在下还未听得你们的详细经过，不论你们哪位说给我听听，那武当派中，应约的人，除了云阳子外，还有何人？”

宇文寒涛笑道：“还有终南二侠，及武当一位俗家弟子。”

沈木风道：“终南二侠，也参与了这场是非中吗？”

宇文寒涛道：“不错，兄弟亦曾劝过两人，无如两人执意地趟这次混水，

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金花夫人道：“怎么？那终南二侠，很扎手吗？”

宇文寒涛道：“终南二侠，威震江湖三十年，盛名不衰，那位一看上去斯斯文文的葛天仪，一把铁骨风火扇，不但招术精绝，变化万端，而且暗藏水火暗器，歹毒绝伦，独步武林三十年未逢过敌手，这两人如若全力相助武当派，倒是两个劲敌。”

金花夫人冷笑一声，道：“这么说将起来，我倒要得斗斗他们了……”

语声一顿，目光缓缓由宇文寒涛脸上扫过，道：“相烦宇文兄一事如何？”

宇文寒涛暗暗一皱眉头，道：“在下能力所及，无不全力以赴。”

金花夫人道：“趁他们还未行远，劳请代我邀约终南二侠，明晨日出时分，在这百花山庄外面一会。”

宇文寒涛道：“夫人为何要邀终南二侠？”

金花夫人道：“我要会会那葛天仪的风火扇。”

沈木风笑道：“咱们准备尚未成熟，邀约的人手，尚未到齐，夫人最好先忍耐一二。”

金花夫人道：“妾身之见，和沈大庄主不同，那无为道长身体尚未复元，武当派领导无人，明晨妾身约斗那终南二侠，得手之后，便一鼓作气，生擒那无为道长，然后迫使武当门下归附百花山庄……”

沈木风接口笑道：“据在下所知，无为道长和云阳子等，都是生性高傲之人，纵为玉碎，亦不为瓦全。”

金花夫人道：“那就借机先把武当一派首脑诛绝，蛇无头不行，鸟无翅不飞，余下的弟子人数虽众，但领导无人，不难扫穴犁庭，先清除卧榻之侧的威胁，亦可借机大振百花山庄的威名。”

萧翎只听得心神震动，暗道：这女人当真是又毒又辣！

沈木风沉吟了一阵，道：“夫人既然智珠在握，有把握胜得那终南二侠，就依夫人之见，但送信之人，却用不着劳动宇文兄的大驾了。”

金花夫人笑道：“武当一门中人，似是对宇文兄恨入骨髓，若由他出面邀约，云阳子和终南二侠，绝然不会推托。”

沈木风道：“以终南二侠在江湖上数十年的威名，接到夫人邀战之请，绝然不会借故推托……”举手一招，立时有一个青衣美婢走了过来，躬身说道：“大庄主有何吩咐？”

沈木风道：“传我令谕下去，着令各处暗桩，注意那无为道长的行踪。”

那美婢应了一声，急急而去。片刻间又回大厅，欠身说道：“已派遣出一十八匹快马，传出了大庄主的令谕。”

沈木风微一点头，道：“好！要当值夫子写一封邀斗终南二侠的书信送来。”

那美婢应声而去，片刻间携信而至。

沈木风看了一遍，送给金花夫人，道：“夫人请过目一下，如无修改之

处，落下头名，我立刻派人送出。”

金花夫人略一过目，取过毛笔，写了姓名。

沈木风随手把书信交给那青衣美婢，道：“交给当值的管家传我令谕，今夜子时以前，如若交不到终南二侠手中，要他提头来见。”

那美婢应了一声，接过书信，匆匆而去。

沈木风目睹那美婢出了大厅，缓缓站起身子，道：“夫人和宇文兄，也该休息一下，在下不再打扰。”当先起身，离了大厅。

第十八回 龙争虎斗

且说萧翎回到兰花精舍，那金兰、玉兰早已迎候室外，捧送茶水，侍候的无微不至。

萧翎伸手从怀中取出三奇真诀，和衣倒在床上，心中暗暗忖道：听那金花夫人口气，似是早已成竹在胸，无为道长对我有保护之情，云阳子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岂能坐视不管吗？怎生得想个法子，通知他们一声，也好要他们早作准备……

玉兰捧着一个瓷碗走了进来，一碗桂花白木耳百合汤，仍在冒着热气，她向萧翎恭声道：“三爷，请您吃碗桂花木耳百合汤。”

萧翎心绪紊乱，本待拒绝，但见玉兰捧碗而立，神情间无限关怀，不忍再拒绝，取过银匙舀了一口吃下，道：“很好吃。”

玉兰道：“但得适合爷的口味，奴婢就心满意足了。”

但见软帘启动，金兰捧着银盘进来，笑道：“爷的头发乱了，我替你梳梳头。”

萧翎想到岳云姑替自己梳头的事，轻轻叹息一声，默然不语。

金兰打开了萧翎头发，用梳子梳理。

玉兰却从萧翎手中取过银匙，舀汤送入他的口中。

一碗桂花木耳百合汤吃完，金兰也替萧翎梳好了头。

萧翎突然想起了唐三姑来，一日夜未见过她了，忍不住问道：“那位唐姑娘可来找过我吗？”

玉兰呆了一呆，手中瓷碗，几乎跌在地上，望着萧翎答不出话。

萧翎暗暗想道：她们这般怕我，想是我对她们太凶恶了，以后该对她们好些才是，当下微微一笑，道：“用不着害怕，我以后再不对你们发脾气了。”

玉兰道：“奴婢们得三爷提携，摆脱苦海，终生为奴为婢，任凭三爷打骂，也是心甘情愿，但望三爷答应我等执鞭随镫，不要在大庄主面前辞了奴婢们，我们姊妹已感激不尽了。”

萧翎道：“好吧！我只要留在百花山庄一日，就要你们随我身侧就是。”

玉兰愁眉一展，道：“多谢三爷，如若三爷离庄时，能把奴婢们带在身侧，那就更好不过了。”

萧翎笑道：“我在江湖上走动，带着你们两个姑娘，岂不是要被人笑话。”

玉兰道：“如若三爷不喜女妆，奴婢们可改扮作小厮书童，也是一样。”

萧翎道：“好吧……”

玉兰接道：“三爷答应了，我给你磕头啦。”

真的屈膝拜了下去。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我对她们从来少假词色，但她们却对我这般迁就，我答应留她们在我身侧，带她们随我在江湖上走动，竟能使她们这般的欣喜若狂……

忽然想到望花楼上，婢女荷花断臂一事，心中若有所悟，缓缓伸出手去，扶起玉兰，道：“你们放心吧！我答应了，绝不欺骗你们。”

玉兰忍着眼泪，笑道：“妾婢姊妹们，当尽心尽力的侍候三爷。”

萧翎笑道：“不用谈这些事了，那位唐姑娘来过没有？”

玉兰眼睛一眨，滚下来成行泪水，望着金兰，默然不语。

金兰轻轻叹一口气，低声说道：“玉兰妹妹不敢言，那位唐姑娘，已经被大庄主下令关入石牢中了。”

萧翎吃了一惊，叫道：“为什么？她不是二庄主特地请来的客人吗……”

金兰骇的娇躯一颤，急急说道：“三爷，小声点好么！”

萧翎镇定了一下心神，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玉兰道：“爷和金兰姊姊谈吧！我去把风。”放下瓷碗，一闪而出，身法干净利落，轻功竟是不弱。

金兰道：“详细的情形，小婢亦不知道，好像和爷有关！”

萧翎脸色一变，道：“和我有关，这非得问问不可了。”霍然站起，举步欲行。

金兰大急，横身拦住了萧翎，道：“三爷，你要去问哪一个？”

萧翎道：“我去问二庄主。”

金兰道：“问了又能怎样？二庄主也难做主放她出来。”

萧翎道：“那我去找大庄主。”

金兰摇摇头，道：“大庄主既然下令把她关入石牢，自然也不会答应再放她出来，问明白也没有用。”

萧翎道：“这么说来，我就不能管了？”

金兰道：“不管最好。”

萧翎道：“不成，这件事我非得管管不可，无缘无故，函邀别人而来，为什么却又要把人关入石牢？”

金兰道：“三爷，你可知道，咱们这百花山庄中，从无一人敢违抗大庄主的令谕……”她突然压低了声音，接道：“你虽得大庄主垂青，但也不可忤犯于他。”

萧翎微微一皱眉头，道：“我知道啦，多谢你的指点，但此事情理有亏，我非得问个明白。”

金兰道：“你不怕……”

萧翎接道：“怕什么？我不信大庄主就一点不讲道理！”

金兰轻轻叹息一声，道：“妾婢自幼在百花山庄之中长大，耳闻目睹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惨事，三爷一定要问大庄主，妾婢也不敢强劝，但望三爷多多留心……”

萧翎道：“我不怕，你不必为我担心！”

金兰黯然泪下，轻声说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爷要小心了。”

萧翎沉吟一阵，道：“我一步走错，陷入泥淖……”

突然人影一闪，玉兰疾跃而入，道：“金花夫人来了。”

萧翎急急收起三奇真诀，刚刚藏好，室外已传进来金花夫人娇脆的笑声，道：“小兄弟在家吗？”

萧翎正待答话，那金花夫人已一阵风般冲了进来，目光四顾，打量了金兰、玉兰一眼，道：“这两位姑娘不错吧！小兄弟艳福不浅。”

二婢齐齐躬身一礼，道：“夫人说笑了，奴婢等如何担当得起。”

金花夫人道：“谁和你们说笑了，我是由衷的赞美你们。”

二婢知她是百花山庄中的贵宾，哪里敢和她顶嘴，奉上一杯香茗后，悄然退出。

萧翎起身说道：“男女有别，这卧室中谈话不便，咱们到外面厅里坐吧！”

金花夫人笑道：“男女有别，那两个丫头就可以在你的卧室中停留吗？我瞧这地方不错，就在这里谈谈吧。”

萧翎无可奈何地说道：“夫人莅临，有何见教？”

金花夫人道：“你对我这做姊姊的这般客气，不觉着有些见外吗？”

萧翎一时之间，想不出如何回答，只好沉吟不语。

金花夫人微微一笑，道：“兄弟，姊姊明日约斗终南二侠，你是知道了的。”

萧翎点点头，道：“适才听夫人之言……”

金花夫人接道：“夫人是别人叫的。”

萧翎道：“那我要如何称呼你呢？”

金花夫人道：“我叫你兄弟，你该叫我什么？”

萧翎不愿叫她姊姊，灵机一动，道：“可是要我明晨为你助阵吗？”

金花夫人咯咯一笑，道：“用不着了，姊姊自信还能对付得了终南二侠……”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但战阵之间，难免有失手伤亡之虑，听你那大哥和宇文寒涛之言，终南二侠个个身负绝技，尤其老大葛天仪一柄风火扇，更是暗藏绝毒暗器，变化神鬼莫测，姊姊也不得不准备一下。”

萧翎道：“不知有什么需在下效劳之处？”

金花夫人道：“效劳倒不用，委托你代我收存一件珍贵之物。”

萧翎道：“什么珍贵之物？”

金花夫人道：“玉仙子的画像。”

萧翎呆了一呆，道：“这个……”

金花夫人道：“不用这个那个了，这玉仙子的画像，由沈木风亲口之中说出，为我一人所有，明日一战，我如不幸战死，这画像就送给你了。”

萧翎暗道：她为什么不把画像交给那沈木风保管，却要交我代她收存？

只听金花夫人接道：“不瞒你说，你那两位义兄和宇文寒涛，都不是可以信任的人，我瞧来瞧去，只有你可靠一点！”

萧翎道：“那倒未必。”

金花夫人笑道：“你纵然不肯还我，也不要紧……”探手入怀，摸出玉仙子画像，道：“小兄弟，你打开瞧瞧，看看画像是真是假。”

萧翎道：“自然不会是真的了，不用瞧啦。”

金花夫人道：“那你就好好的收存起来吧！明晨恶战过后，我如不死，再来取回画像。”

萧翎道：“既是如此，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

金花夫人四下打量一眼，突然低声说道：“那个小婢，可是沈木风给你的吗？”

萧翎道：“她们都是百花山庄中人，一向在这兰花精舍之中待客。”

金花夫人嗯了一声，打断了萧翎之言，接道：“可是你却加盟这百花山庄不久。”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这金花夫人当真是不可轻视，百花山庄戒森严，想来无人告诉她，口中却反问道：“何以见得？”

金花夫人道：“我从两件事情上推断出来。”

萧翎心中大奇道：“哪两件事？”

金花夫人道：“第一件事，是你的武功路数上看去，我虽然未见过沈木风的武功，但已从那周兆龙和贵庄中的属下瞧出，武功路数似出一源，但你却大不相同……”

萧翎道：“我们兄弟并非同出一师，武功上自是大有差别了。”

金花夫人笑道：“还有一件事，你就无法狡辩了。”

萧翎道：“什么事？”

金花夫人道：“物以类聚，以那沈木风的阴沉，周兆龙的狡诈，但你却是够阴沉，也说不上狡诈，和他们全然不同，如你是久在百花山庄，本性难移，沈木风纵然不杀你，亦必早在你身上做下手脚，以便控制于你。”

萧翎只听得心头一寒，默然不言。

金花夫人突然咯咯一笑，道：“但请放心，此刻正值用人之际，沈木风纵然已动了杀你之心，暂时也不会下手……”她突然压低了声音，道：“但你要留心那两个小婢……”

萧翎道：“他为什么要杀我？”

金花夫人道：“今日在那茅舍之中，你明里为百花山庄，暗中相助那云阳子，救了无为道长性命，这件事我能瞧得出来，宇文寒涛和周兆龙岂有瞧不出来之理，自然这做姊姊的也替你担了大部责任，把那真的解药给了无为道长。”

萧翎心头大震，但表面上却极力的保持着镇定从容，说道：“在武林中走动，信义当先，人家既然以真本真画，给咱们交换解药，咱们岂可以伪药给人，沈大哥纵然是知道，也未必就会怪我……”

语声微微一顿，又道：“至于要我留心二婢，那更使在下不解，难道二婢还敢谋算于我不成？”

金花夫人笑道：“你一片天真，对人对事，毫无戒备，在江湖之上走动，未免是太可怕了。二婢固然是不敢害你，但令兄沈木风难道也不敢害你吗？”

突然停口，侧耳听了一阵，疾快的一个翻身，跃出室外，又缓步走了回来，接道：“如若我的推断不错，这两个丫头，必然极尽温柔体贴，撒娇卖乖以博取你的信任宠爱，使你对她们丝毫不生怀疑之心……”

萧翎暗暗忖道：这话倒是不错，这两个丫头确实如此。

但闻金花夫人继续说道：“沈木风把两个深得你宠信的内奸，放在你的身侧，如是想动手谋算于你，你自是防不胜防，姊姊役使百毒，但亦有有用的能手，如若有一天，沈木风发觉你桀骜难驯，或是发觉你为人太过端正，难以和他们同流合污，随时可以命二婢在你的茶、饭之中下上缓性毒药，解药由他控制，迫你就范，听他之命，为他所用……”

萧翎想到沈木风喝令那侍女荷花自断手臂的残酷，心中油生寒意，暗道：这话倒也不错，如若那沈木风觉着我不和他们合流时，以他为人，极可不顾结义之情，在我身上下毒。

只听金花夫人接着道：“那时，你悔之已迟，姊姊言出由衷，小兄弟你可要三思，最好能够和二婢疏远……”

突然伸手，由头上拔下一支玉簪，接道：“小兄弟，这支玉替，乃天山特产的寒玉，带在身上，不但可避瘴气，且可试出百毒，吃饭用茶，先用这簪试试，如若茶、饭之中有毒，这玉簪立时变成紫黑之色……”

萧翎道：“这等珍贵之物，在下如何能……”

金花夫人笑道：“此事关系你的生命安危，我这做姊姊的岂能不关心么，快些收起来吧！”

萧翎缓缓伸出手去接过玉簪，道：“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夫人的宠赐，使在下心中不安。”

金花夫人道：“你只要知道姊姊对你一片爱护之心，那就够了。”缓缓站了起来，接道：“姊姊不打扰了，这就告辞。”转身走了出去。

萧翎只觉心中一片惘然，想叫住金花夫人说几句感激之言，又觉甚难启齿，只好忍了下去。

在这充满着心机、狡诈的环境之中，使萧翎有着无所适从的感觉，他初入江湖，即卷入了一场势关武林劫运的漩涡之中，而且他已隐隐觉着，自己正是制造这场劫运的要角之一。

突听一声轻咳，传入耳际。

抬头看去，只见沈木风背着双手，倚门而立，不禁心头一震，抱拳一个长揖，道：“不知大哥驾到，小弟未曾远迎……”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你心有所思，耳目失去了灵敏。”缓缓行前两步，坐了下去，接道：“那金花夫人来过了？”

萧翎道：“刚去不久，大哥如早来片刻，就可见到她。”

沈木风道：“那倒不用了……”

他脸上的笑容，逐渐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片森严的脸色。

萧翎暗道：糟了，只怕玉兰、金兰二婢，当真是他派来监视我的人，想那二婢定在暗中偷听，把金花夫人之言告诉了他……

但闻沈木风长长叹息一声，道：“三弟，你可听过苗疆养蛊的事吗？”

萧翎道：“这个小弟听人说过。”

他在三圣谷中之时，已从庄山贝口中听得了江湖上各地奇事，苗人养蛊之事，早已由庄山贝详于讲解。

沈木风缓缓接道：“你可知道那金花夫人，乃当今唯一养蛊的名手吗？”

萧翎吃了一惊，道：“这个小弟就不知道了！”

沈木风道：“一般人下毒，大都是在茶饭之中，但那金花夫人却能借肌肤相触间，传下蛊毒，唉！为兄的一时忽略，忘记早些告诉你了。”

萧翎只觉前胸被人重重击了一拳般，心神震荡不已，良久才镇静下来，道：“那金花夫人既要和大哥推心置腹，共图大事，难道还会在小弟身上下毒不成？”

沈木风道：“为兄在这一方面，可是全然不精，更无法看出端倪，好在三五日内为兄有一位精通医道的好友，即可赶来，不论何等药毒，他无所不精，为了学解蛊毒，他曾在苗疆住了十年之久，待他赶到之后，就可看出你是否中有蛊毒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着道：“在那位神医未到之前，兄弟要多多小心一些，为兄的告辞了。”说罢转身而去。

萧翎急急说道：“大哥止步！”

沈木风回身笑道：“三弟还有事吗？”

萧翎道：“那金花夫人适才来到小弟之处，曾把玉仙子的画像交由小弟代她保管。”

沈木风神色间掠过一抹森冷的笑意，但一闪而逝，缓缓说道：“她为什么交你代她保管呢？”

萧翎道：“她说明晨要和终南二侠决战，生死难卜，故而把玉仙子的画像，暂时交由小弟保管，如若明晨胜得终南二侠，再来取回画像，如是不幸伤亡在终南二侠手中，那幅玉仙子的画像就算送给小弟。”

沈木风道：“那你就好好的代她收存着吧！待她赴过明晨之约，再还给她就是。”

他欲擒故纵，以退为进，每一句话都在激动着萧翎的感情，使初出茅庐，识见不多的萧翎步步自蹈入他的陷阱之中。

果然萧翎中了沈木风欲擒故纵之计，忍不住说道：“此图现在小弟之处，大哥可要过目？”

沈木风道：“画圣时天道遗留在人间的，只有这一幅是完整之作，小兄虽然见过那‘众星捧月’残图，却未见过这玉仙子的画像，如若方便，那就不妨取来瞧瞧。”

萧翎伸手将玉仙子的画像，递了过去，道：“大哥请看。”

沈木风接过画像道：“为兄原想要你骗取那金花夫人这画像，但想到她会下蛊毒一事，心中甚是不安，特地赶来告诉你小心一些，却不料她却先我而来，如今暂把这画像交你保管，咱们势难不还，待为兄鉴赏之后，明晨之前，定当派人送回，免得你到时作难。”

萧翎呆了一呆，道：“大哥要带回望花楼去吗？”

沈木风笑道：“风闻这玉仙子的画像，巧夺天工，为兄如在此处鉴赏，万一金花夫人撞来，反有甚多不便。”缓步出门而去。

萧翎心中灵机一动，道：“大哥携走画像，万一那金花夫人再来问起，小弟甚难回答于她，不如小弟出庄避她一避。”

沈木风略一沉吟，道：“目下咱们百花山庄之外，风云紧急，不如就在庄中避起来吧！”

萧翎道：“这个小弟自会小心，不劳大哥挂怀。”

他是异常聪明之人，交出玉仙子的画像之后，已知道入了圈套，图既到了沈木风的手中，势难立刻讨回，想到结盟兄弟之间，还是这般的尔虞我诈，心中大是不安，但此情此景，自己又想不出对付之策，只有设法和中州二贾，会上一面，研商一个方法出来。

只见沈木风点头说道：“你如避出庄外，可得小心一些，早去早回，免我挂念。”

萧翎道：“小弟记下了。”送沈木风离开了兰花精舍，返回室中，收起三奇真诀，立时离开了百花山庄，直奔正北而行。

萧翎出了百花山庄，撇开了大道，专走田野，旋展开轻身提纵之术，疾奔而行。

他隐隐还记得那夜和中州双贾比武订交的破庙所在，认定方向一阵急赶，夕阳返照下，果然看到了一座破落的大庙。

这是片异常荒凉的所在，一座破落的荒庙，四周生满了杂树、野草。

萧翎隐身在一株大树后，向后探视良久，不见有人追踪，才一提真气，施展开“八步赶蟾”的上乘轻功，一连几个飞跃，人已跃过围墙，进入了庙中，穿过二门，直入大殿后院。

仔细一看，景物依旧，乱草之间，空出三四丈见方的一片黄土地。

萧翎看景物和记忆相合，辨认一下方向，直向正东厢房行去。

厢房中木门已朽，满地积尘，但却一左一右的放着两口棺材。

他迅速打量了一下室中景物，走向南面一口棺材，暗运内力，轻轻一推棺盖。

但闻呀然轻响，棺盖应手而开。

低头一看，不禁为之一惊，只见那棺木之中，铺着锦被，锦被上仰卧一人，全身都被一付白布单掩起，无法看得出面貌、衣着，但见身体娇小，如不是女子，亦必是一个十几岁的童子。

破落的古庙，阴森的厢房，存棺中竟有一具尸体，萧翎纵然胆大，也不禁心头一阵怦然跳动，良久之后，才恢复了镇静。

低头嗅了一下，竟是毫无腐尸气味，暗道：这人如不是血肉早化，定然是刚刚存入的新尸，正待伸手去揭开那覆身的白单瞧瞧，忽然心中一动，又停下手来，暗道：“如若这是具女子尸体，我岂不是太过唐突了吗？此来旨在寻找那中州二贾的留书，如是不见书信，也不用惊动这棺中停尸。”

目光转动，忽见一角纸笺，露出在那白单之外，心中一阵惊喜，伸手探入棺中，手指还未及笺角，突然一个冰冷的声音，传入了耳际，道：“不要动他！”

这一声轻喝，声音虽然不大，但却字字充满森寒的味道，只听得萧翎毛骨悚然，头皮发乍，不自禁的向后退了两步。

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全身黑衣的枯瘦大汉，当门而立，睁着一双圆大的眼睛，逼视着萧翎。

此人来的无声无息，以萧翎的耳目，竟然不知他何时到了门口。

萧翎略定惊魂，暗中提聚了真气戒备，才缓缓问道：“这棺木中的尸体是你的什么人？”

那黑衣枯瘦大汉，突然向前欺进了一步，道：“你管不着。”声音一片冷漠。

萧翎看他举步一跨，竟然有七八尺远，人已到了那棺尾之处。

萧翎暗道：不能问死人，活人该可以问了，一抱拳，道：“兄台上姓大名？”

那黑衣人突然又向前跨了一步，人已到棺头，随手一拂，已把打开的棺盖合上。

这时，萧翎惊魂大定，胆子也壮了起来，自注那黑衣人，道：“阁下如再逼进一步，休怪在下无礼。”

那黑衣人忽然纵声大笑，道：“可惜你已失去制服我的机会了。”

萧翎茫然道：“咱们尚未动手，胜负根本无法预料，在下失了什么机会？”

黑衣人道：“你如不离这具棺材，我纵有一击毙你之能，也是不敢下手。”

萧翎暗暗忖道：那具棺木，有何重要，而重要的是想必是那棺木中的人了，难道那是一位活生生的人不成？

疑念丛生，却又理不出一个头绪。

那黑衣人冷漠地说道：“你是自己动手呢？还是要我动手？”

萧翎道：“不知如何一个动手之法？”

那黑衣人道：“你如自己动手，我就借给你一把毒刀，刀上淬有剧毒，见血封喉，你只在身上随便刺破一处，立时可以死去，而且还落得一个全尸！”

萧翎忍下怒火，淡然一笑，道：“如若是你动手呢？”

黑衣人道：“那就有你的痛苦受了，我要把你活擒过来，每日杀你几刀，七日你才能死，那份活罪，纵然钢筋铁骨的人，也是承受不了！”

萧翎道：“我不愿自己动手，也不愿让你动手，那该如何？”

那黑衣人脸上突然泛现出喜悦之色，道：“有办法，有办法，你这人当真是聪明的很。”

萧翎道：“什么办法？”

黑衣人道：“看你的神态，似是有着很好的武功……”

萧翎道：“武功么，略知一二。”

黑衣人道：“内功愈深的人，效果也愈大……”

萧翎听得茫然不解，大声喝道：“你在胡说什么，叫人听不明白。”

那黑衣人道：“我每日为你预备下最好吃的东西，只要你肯和我合作，我绝不伤害你的性命。”

萧翎道：“你在说些什么？”

那黑衣人忽然变的很有耐性，笑道：“我走了很多地方，一直就未瞧到过有你这般的人物，只要你肯帮忙，小女定然是有救了。”

萧翎笑道：“如若是救人的事，在下倒是愿尽心力，你说出来听听吧，要我如何帮忙？”

那黑衣人道：“小女患染了一种绝症，就是躺在那棺木中之人，你刚才已经瞧到了。”

萧翎道：“她还活着吗？”

黑衣人点点头，道：“她病势发作之后，就和死人无疑，我必得点她几处穴道，以保住她最后一口元气不散，护住心脉，然后再设法替她疗治，每次她都能幸得生还……”

萧翎道：“有这等事，那你的医道不错啊！”

黑衣人道：“这倒不是老夫自夸，当世之间，恐难再有超过老夫医道之人。”

萧翎仔细瞧去，只见他脸上的肌肉僵硬，除双目可以转动，嘴巴可以说话之外，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活人面孔，暗道：这么样一位形容古怪的人，还要自夸医道绝世，如若他说的是实话，当真是人不可貌相了。

只听那黑衣人接着说道：“老夫到此，本想访一位挚友，但小女的病势，却突然发作，老夫不得不暂栖身这古庙之中，先设法救了小女之命，再去拜访那位故友。”

萧翎道：“你说了半天，还未说出救人之法，但在下得事先说明，对医道我可是一窍不通！”

黑衣人道：“那倒不劳费心，只要你答应救助小女就行了。”

萧翎道：“好吧，我答应。”

那黑衣人喜道：“好极了。”突然伸手摸出了一个玉杯，和一把细微锋利的铁管递了过去，道：“你先放出一杯血来，让我瞧瞧你的血色如何？可否能用？”

萧翎呆了一呆，道：“要放出一杯血来？”

黑衣人道：“怎么？你自己答应的，现在又后悔了不成？”

萧翎心中暗道：不错，我确实答应过他，拿起那锋利的细小铁管一瞧，不似涂有毒药，当下说道：“如果令爱当真能被在下身上一杯血救活，萧某有何吝惜。”

举起铁管，刺入了左臂之上，果然鲜血由那铁管中流了出来，片刻间已流半杯。

但闻那黑衣人高声说道：“可以了，不用放啦。”

那黑衣人接过玉杯，高高举起，仔细的瞧了一阵，然后用舌尖伸入杯中舐了一下，品尝了一阵，突然笑道：“好血，好血！”

萧翎心中一凛，道：“人身血液，其味如一，难道我身上之血，和别人不同吗？”

那黑衣人眉宇间，洋溢着一片欢愉，说道：“不同，不同，这里面学问大了，我走遍天涯，尝过无数人的血液，但却以你身上的血最好！”

萧翎道：“老前辈既是位岐黄妙手，为什么不把令爱的病势一次治好？”

黑衣人道：“良药苦难求，老夫虽然有回春之手，也是无可奈何！”

萧翎道：“你带着重病奄奄的爱女，走遍天涯海角，可就是为她寻药的吗？”

黑衣人道：“十几年来，我足迹遍及了大江南北，但终于被我寻到了疗治小女病势的良药！”

萧翎道：“不知那药在何处？”

黑衣人道：“就在这座荒凉无人的古庙之中。”

萧翎四顾一眼，道：“灵药生天地，想不到你天涯海角都找不到的良药，竟然生长在这荒凉的古庙之中。”

黑衣人微微一笑，道：“小女虽然身罹重病，但她的容貌，却依然是娇若春花，你答允赐血给她，那是她的救命恩人，请过来瞧瞧小女的容色如何。”

萧翎摇头笑道：“在下适才不知，多有冒犯令爱，此刻既已知道，岂可再有冒犯，男女不便，不用瞧了。”

那黑衣人左手揭开棺盖，说道：“有老夫在此，瞧瞧何妨！”

萧翎暗道：这人枯瘦如柴，却偏把女儿说的娇艳如花，倒不妨瞧瞧，看他女儿究竟是何等模样，举步走了过去，正待探头瞧向棺中，突然腰间“京门”穴上一麻，不禁心神大震，左手正待回拍出去，左臂“天井”、“曲池”二穴，又已被人点中，紧接着“五枢”、“维道”二穴，又是一麻。

他全身之上，五处要穴均已被点，就是庄山贝、南逸公等也是禁受不起，身子摇了两摇，一交跌倒地上。

那黑衣人拍拍双手，笑道：“年轻轻的，竟有如此功力，唉！可惜呀！可惜！”

萧翎虽被点了五处穴道，但无一处哑穴，全身的劲力虽已失去，但口还能言，怒声喝道：“在下早该存具戒心才对，但却被你巧言所骗，遭你暗算，

大丈夫死而何惧，谁要你假慈悲了！”

那黑衣人微微一笑，道：“小女沉痾，世无良药可医，兄台乃是她救命之人，老夫这里先谢过。”

萧翎道：“要我救你女儿之命，应该好好的商量才对，为什么还要暗算于我？”

黑衣人笑道：“此等事情，不是商量能成，此刻你为老夫所制，纵然是告诉你，也不妨事。”

他轻咳了一声，接道：“老夫要把你身上之血，放入我女儿的体内，小女固然是沉痾可起，但你却失血枯死，此等事情，岂是可以商量的吗？如若老夫和你商量，你是否能够答应呢？”

萧翎呆了一呆，道：“在下从未听人说过，有此等疗病之法！”

那黑衣人又道：“别忘了老夫乃当代第一神医，别人视为难事，但老夫却易如反掌……”

他哈哈一阵，接道：“你还有四个时辰好活，老夫要尽四个时辰之功，打通小女全身经脉，然后换去她身中之血，你虽然死了，但小女的身上，却有着你的血液，那是虽死犹生了！”

萧翎暗暗想道：我从恩师学过运气冲穴之法，只要他一个时辰之内，不再动我，我可可自行解开穴道，他要用上四个时辰打通他女儿的经脉，这时间是足够用了。

他从必死的境遇中，找出一分生机，心中宽慰不少，冷哼一声，闭上双目，不再理会那黑衣人。

但闻那黑衣人继续说道：“本来还有一个和缓之法，老夫替你配些补血的药物，让你每日食用，费上七日工夫，一样可救小女之命，也可保下你的性命，但适才老夫点你穴道时，发觉你已练成了护身罡气，如若留下你的性命，定然是一大祸害，为小女借箸代筹，必得置你死地，以绝后患。”

萧翎道：“以我之血，救你女儿之命，那也罢了，却又要把我置于死地，你这位大夫，可称得心狠手辣！”

黑衣人笑道：“武林之中，人人称老夫为毒手药王，这名字岂是让人白叫的吗？”

萧翎冷笑一声，不再言语，暗中调息真气，准备冲开被点的穴道。

那黑衣人突然从怀中摸出一支银针，高高举起，道：“老夫虽然不知你的师承，但你既然练成了护身罡气，想必会运气冲穴之法……”

萧翎心神大震，突然睁开了双目。

只见那黑衣人脸上泛现出一抹冷峻的笑意，道：“我毒手药王岂是受人蒙骗的人吗？”突的银针疾起，刺入萧翎的“天突”穴中，哈哈一笑，接道：“这‘天突’穴，属于任脉，刺入这枚银针之后，你即将失去运气之能，听候老夫的摆布了。”

萧翎心中泛起的一线生机，至此全绝，暗暗叹息一声，忖道：想不到我

萧翎不死在对敌相搏之中，却被人放出全身的血液而死。

只见那黑衣人探手伸入棺中，抱起女儿，大步走了出去。

片刻之后，重又回来，抱走萧翎，进入另一座厢房。

这座厢房，和那停棺的厢房，不过是一墙之隔，但此屋门窗俱全，都甚完好。

那黑衣人早已把地上打扫干净，铺上褥子，把女儿平放在褥子上，却把萧翎放在地上，然后关好木门。

萧翎心念电转不息，谋思求生之法，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四个时辰之内，中州双贾能够赶来此地，但事先既未约定，这希望是渺茫的。

